

一、血气方刚——曹操行刺董卓.....	3
二、枭雄曹操遇上喷青陈宫.....	6
三、世俗中庸 pk 有志敢为 —— 十八路诸侯会盟讨贼.....	10
四、初露峥嵘 —— 温酒斩华雄.....	14
五、英雄略见不同——预示着将后波澜壮阔的纠缠.....	16
六、貌合神离的结果——分道扬镳.....	19
七、一块石头招来的灭身之祸——吃不下的千万别兜着.....	21
八、曹操征徐州——既善于寻得和把住机会，又善于临机应变.....	25
九、天上掉下的馅饼.....	30
十、 阴阳平衡——挫折之后来惊喜.....	31
十一、 得何足喜——失何足忧.....	34
十二、 吕布辕门射戟——杯酒释兵戈.....	35
十三、 枪打出头鸟——袁术称帝.....	37
十四、 曹操巧取徐州——小动作大作为.....	40
十五、 曹操想收刘备于麾下——捉鸡不成反噬一把米.....	46
【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想收服刘备，以喝酒闲聊拉近感情】.....	46
【小差错大问题——曹操对刘备信任有加，结果事与愿违，反噬一把米，被刘备发咬一口】.....	49
十六、 连锁反应——黑云压城——曹操的煎熬与奋起.....	50
十七、 忠义与权谋的纠缠.....	53
十八、 曹操的施恩——关羽的回报.....	55
十八、 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兄弟重逢.....	57
十九、 官渡大战——勇气加计谋.....	59
二十、 官渡大战震惊天下——刘备无赖之下投靠荆州.....	65
二十一、 曹操巧吞冀州——安抚人心.....	68
二十二、 寄人篱下的磨难——刘备山穷水尽与峰回路转.....	70
二十三、 刘备三顾茅庐——双翼起飞.....	74
二十四、 曹操南征——金戈铁马足踏长江.....	83
二十五、 江东子弟也风流——临危不乱.....	84
二十六、 穷途末路之后的峰回路转——赤壁大战.....	86
二十七、 诸葛亮舌战群儒.....	88
二十八、 孙权当机立断.....	91
二十九、 孔明与周瑜的也敌也友游戏.....	94
三十、 各自心怀鬼胎玩太极——三国鼎立.....	101
三十一、 曹操的太极与关羽的义薄云天.....	104
三十二、 有惊无险——和稀泥.....	105
三十三、 司马懿主动出山.....	109
三十四、 见微知著.....	112
三十五、 物极必反——曹操的意想不到.....	113
三十六、 荆州之争——判若两人的周瑜.....	118

三十七、刘备的仁义——假仁假义.....	121
三十八、刘备从周瑜口中夺去荆州——正中曹操下怀.....	122
三十九、 纠结难解——东吴内部分歧的太极法调和.....	123
四十、 东吴的静心带来回报——刘备承认借荆州.....	127
四十一、 偏向虎山行——患难见真情.....	131
四十二、 霸道的周瑜 pk 善耍太极的老太婆.....	134
四十三、 百年难遇的枭雄——刘备叫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140
四十四、 武夫 pk 谋士.....	144
四十五、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周瑜的最后一搏.....	145
四十六、 铜雀台盛会——深不可测的宫廷游戏.....	149
四十七、 经受风吹雨打——方能茁壮成长.....	152
四十八、 曹操平定西凉——勇与谋的巅峰.....	157
四十九、 刘备取西川——取与舍难解难分.....	160
五十、 单刀赴会——傲视群雄 pk 智谋深远.....	171
五十一、 对知心老友的阻拦不为所动——曹操扫除忠汉旧臣.....	174
五十二、 司马懿心智过人——曹丕心服司马懿.....	175
五十三、 司马懿初露峥嵘——联孙抗刘.....	176
五十四、 曹操与刘备血拼汉中——孙权渔翁得利.....	177
五十五、 危险总在狂欢时逼近——曹操忍痛，刘备欣喜.....	178
五十六、 关羽北伐——一路凯歌中的轰然倒塌.....	181
五十七、 孙权的心狠与柔术.....	186
五十八、 曹操谢幕——谋略家.....	187
五十九、 司马懿的崛起.....	189
六十、 刘备和诸葛亮对荆州之失的痛悔.....	195
六十一、 刘备顿失初心.....	195
六十二、 刘备伐吴——家与国两难全.....	198
六十三、 司马懿的磨难.....	208
六十四、 白帝城托孤——命中注定刘备一生坎坷.....	209
六十五、 司马懿在惊涛骇浪中小心翼翼地求存.....	213
六十六、 诸葛亮北伐——文臣和武将都与诸葛亮相左.....	214
六十七、 司马懿柳暗花明.....	217
六十八、 司马懿一鸣惊人及其韬光养晦.....	219
六十九、 司马懿再次临危受命——再次扭转危局.....	225
七十、 司马懿遭受大败——再次经受考验.....	226
七十一、 司马懿能屈能伸——忍辱伺机东山再起.....	227
七十二、 以其人之道反报其人——诸葛亮内院起火.....	230
七十三、 天敌与知音的上方谷决战——命由天定.....	235
七十四、 诸葛亮心系身后事.....	231
七十五、 司马昭青出于蓝胜于蓝.....	242

七十六、司马懿经受最后考验.....	242
七十七、司马懿修炼一生终成正果——高平陵政变.....	244

《新三国》电视剧百看不厌：人物没有正面和反面之分，也没有错与对的标准，各路英雄各自玩各自的，各自一路走来，轰轰烈烈，悲壮感人。例如，荀彧，才华横溢，死心塌地跟随曹操，立下旷世功勋，但对曹操称王一事，愤然反对，甚至与曹操分道扬镳，引颈自戮；对一个不得不杀，却又是自己的知心老友，曹操既是伤心至极，同时也不为所动。还有刘备，一路走来，坚守仁义为立身之本，令天下英雄豪杰叹服不已，但一旦成了君王，初心顿失，转回世俗，落得个“托孤白帝城，无颜回成都见蜀中父老”的终局。在该剧中，各路人物既有英雄非凡的地方，也有常人世俗的一面，无丝毫的包装粉饰，展示的全都是一页页原汁原味的人生画卷。看该剧，知原原本本的人生全景图。特记下精彩台词，稍作评说，以供兴趣者共享。

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金民

2018年8月28日

一、血气方刚——曹操行刺董卓

第一集：东汉末年，董卓为西凉刺史，戍守边疆。朝廷宦官专权，明争暗斗，动荡不安。大将军何进密调董卓带兵进京拨乱反正。不想董卓一进京，来了个军事管制，自己独霸朝纲，专横跋扈。朝廷百官敢怨而不敢怒。朝会之后，百官走出皇宫，骁骑校尉曹操对袁太傅说：“哎呀，大家都是同朝称臣，可是有些仁兄，却耻于与我曹操为伍啊。”

袁太傅：“孟德果然有事啊？”

曹操：“如蒙太傅不弃，想与你为伍，陪你走几步，不知可否？”

袁太傅：“听凭尊意”

曹操：“袁太傅，今日可是司徒王大人的寿诞吗？”

袁太傅：“孟德不光眼力好，而且听力也不错”

曹操：“你说，替司徒大人传话的小黄门传话的时候，为什么把你们都请了去，单单没有请我曹操呢？要知道，**我是最敬重你们这些先皇旧臣了，尤其是敬重司徒王大人。**

袁太傅：“老夫回答你之前，有一事也要请教足下”

曹操：“请大人示下”

袁太傅：“正如足下所说，王司徒请宾客，却为何偏不请你曹孟德呀？”

曹操：“问得好”

袁太傅：“既然好，那就请你不吝赐教了”

曹操：“我想是因为受邀者个个都是出自名门豪族，世受皇恩。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阉宦之后，肮脏不堪，**一个卑贱之徒，怎能与列位尊者为伍呢？**

袁太傅：“曹孟德能把话说到这个境界上，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还有些原因”

曹操：“袁大人真的要让我都说出来吗？”

袁太傅：“是你要与老夫同行的，同行若不同道，这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异呢？”

曹操：“好，那我就说了，受邀者个个都是**先皇旧臣**，也个个都是以王允为首的**帝党心腹**。而我曹操在你们

看起来，却**品行轻贱，甘为鹰犬，屈身侍贼**”

袁太傅：“足下怎么不说了？你接着往下说呀，你怎么个轻贱法？再怎么个屈身法？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你侍的又是哪家的贼？”

曹操高声喊道：“**国贼董卓**嘛！”

袁太傅既惊讶又害怕：“你，你，你，你小声一点”

曹操：“怎么了？袁大人。这国贼二字，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公卿大臣恨碎了牙，操碎了心吗？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京师皇宫之中，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你们不是把金銮殿都视为圣地，那么多道貌岸然的公卿大臣都**噤若寒蝉，胆战心惊**。这才让我真正地看到了**什么是尊，什么是卑？看到了尊卑的别样意境**。一个小小的喷嚏，却使自命清高者尽成鼠辈。”

袁太傅：“你你你你。”

曹操：“嗨嗨嗨”

【曹操厉害：地位卑微，自然没人理睬和注意。曹操要翻身，首先得引起人家注意，于是挑人们乐听的话题：阉宦之后，肮脏不堪，甘为鹰犬，屈身侍贼。然后便是反戈一击：你们噤若寒蝉，而我呢，虽卑微，却敢高声，理直气壮地在大庭广众中喊出国贼董卓。你们的尊在哪里？还不如我这卑呢。这一来，别人不得不对曹操另眼相看】

【就算是曹操所为传到了董卓耳中，曹操知道也不会有问题，他可以给董卓解释：我是故意这样做，目的是套出这些旧臣到底是什么心思】

曹操去司徒王允家拜寿，吃了个闭门羹。在门外高声喊道：“开门迎客”。

寿宴大厅里，家仆对王允说：“老爷，有一人自命是骠骑校尉曹操，不请自到，非要给你拜寿。”

王允：“曹操？”

在座公卿 1：“曹阿瞒，真是太无礼了，近乎厚颜无耻啊。董卓一进京，曹操就拜入董贼门下，卑躬屈膝，邀宠献媚，简直是丢尽了士子人臣的脸面啊。”

在座公卿 2：“是啊，开头他还是隔日一朝拜，可是现在呢，竟然是晨安暮省，紧紧跟随，他实为相府之鹰犬。这个人啊，我看简直就像是董卓的干儿子。”

在座公卿 3：“禀司徒大人，曹操此行必是来替董卓当耳目，打探消息的。”

在座公卿 4：“是啊，大人，赶快将他撵走吧，将他赶出去吧，将他赶走。”

在座公卿们：“对对对”

王允：“未必。据老夫看来，曹操这个人**不像是董卓的鹰犬之辈。起码他不甘于沦为此辈**。曹操这个人哪，**一向有大志，表面趋奉，暗中韬晦，在心腹之间，肯怕别有所图啊。**”

在座公卿附和道：“是啊，大人说得有道理，是啊，是啊。”

王允：“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口口声声，是说来给我拜寿的，我岂能将贺客逐出门外呢？管家啊，在门旁增设一末席，置小几一张，小盏一具，赐曹操入席吧。”

曹操：“晚生曹操，恭祝司徒王大人六十大寿。”

王允：“多谢，请入席吧。”

在座公卿：“这曹操太不知趣了，他怎么来了？”

曹操：“曹操谢座。”

王允：“列位，请。”

在座公卿：“好酒啊，好酒，好酒。”

王允：“我是想借生日之名，把大家聚于寒舍，告诉列位，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啊。江山沦丧，日月无光，宗庙屠毁，巨奸篡国，天子受辱，君臣蒙羞，内有董贼，横行于朝，外有群雄，称霸于野。呜呼哀哉，礼崩乐坏，肝肠寸断啊。”

在座公卿附和：“还有哪，董贼每夜都闯入皇宫，夜宿龙榻，任意奸淫嫔妃宫女，行同禽兽啊。”

王允：“曹操，为何失笑？”

曹操：“**晚辈是在笑，满座大丈夫，尽作女儿态。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

王允：“你有什么能，出言竟如此轻薄？”

曹操：“**曹某不才，弹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首级取下，悬于长乐宫门。**”

在座公卿：“太狂妄了，狂妄之极啊。”

在座公卿：“这，这是狂妄之词，太狂妄了。”

王允：“来人”

家眷：“在”

王允：“将大胆狂徒曹阿瞞赶下大堂，逐出府外。”

曹操：“且慢，且慢，司徒大人请听我一言。”

王允：“说”

曹操：“你这个人虽然迂腐，但你府上的酒很不错。**你这么迂腐的人，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酒呢？**可惜，可惜了啊。”

王允：“叉下去。”

曹操：“可惜，可惜好酒啦。”

曹操：“鼠辈，鼠辈，鼠辈呀。”

曹操刚一出寿宴大厅，家仆跟上悄声说：“曹将军，曹将军，请留步。”

曹操：“曹将军？**眼皮一眨，老母鸡变鸭。**怎么曹阿瞞又变成了曹将军了？世态炎凉转瞬间啊。你这奴才，有何话说？”

家仆：“曹将军，我家主公令奴才再三向曹将军谢罪。我家主公说，宴席之上人多口杂，取董贼头颅之事万万不可言及，所以才佯作大怒，将曹将军赶了出去，这也是为了保护曹将军啊。请将军到书房稍候，待宾客散去，我家主公自会亲来向你谢罪。”

曹操：“嗯，这倒颇像王允的为人。好吧，那我就先到书房稍候。不过酒席上的酒，你得给我拿两壶，不得让我枯坐。”

寿宴完毕，王允来到书房，说：“孟德兄，孟德兄久候了，老夫深感不安，谨此再拜，深至歉意。”

曹操：“司徒大人太过客气了。敢问公卿大臣们都走了吗？”

王允：“刚刚离去，适才席上人多，老夫不便细叙，请问孟德兄真有诛贼妙计吗？”

曹操：“当然。”

王允：“请”

曹操：“我曹操，**既非卖主求荣之徒，更非虚言欺世之辈**。适才席间，列位公卿实在是误解我了，**我屈身侍贼实则是为了杀贼。**”

王允：“如何杀贼？”

曹操：“当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得到了国贼董卓的信任。尽管相府甲士林立，防范甚严，我却可以无需禀报，直达相府的内院。只是这董卓，内衣里总是穿着一件贴身的铠甲，寻常的刀剑都不能伤到他。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去年春上，伍浮手持利刃刺杀董卓的事，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穿透铠甲，这才功亏一篑，惨遭灭族。”

王允：“那孟德兄的意思是...”

曹操：“我是听说司徒大人的府上，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能削金断玉，锐不可当，对吗？如果大人能把这口宝刀借给我，我愿意怀揣宝刀进入相府，栖近董卓身旁，寻机屠之，如屠猪狗。**董卓一死，西凉军群龙无首，必定溃散，那时大事弹指可定。**”

王允：“相府行刺，如此一来，孟德兄自己不也是有去无回了吗？”

曹操：“志士为国除害，岂能顾惜一己性命。如果能把董卓的头颅挂在城门之上，我曹操**便可青史留名**。如果不能，那么挂在城门上的，就可能是我曹某的头颅。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在所不辞。**”

王允：“曹孟德，曹将军，如果你真能**手刀刃巨贼，那必然功盖天地，万世不朽**。四百年大汉王朝之命运，此时此刻，**俱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

曹操：“那我就取刀了。”

曹操一看刀，说：“当世第一的宝刀，竟然如此**质朴无华**”

王允：“**世间奇珍异宝往往不在其表**”

曹操：“三日之内，我要**让它名垂青史，血溅长虹。**”

王允：“四百年大汉王朝，尽托于曹将军之手了。”

第二天，曹操来到董卓相府，初见吕布，董卓高兴地给曹操作介绍。曹操夸赞道：“吕将军的威名，在下早就如雷贯耳了。世人云，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再加上将军手里那杆方天画戟，真可堪人间罕见，天下无敌。”

董卓：“奉先，听到了吧，**曹孟德这张嘴啊，那才叫天下无敌呢。**”

吕布：“孟德兄言过了，吕布不敢当。”

曹操又溜须一番董卓：“臣以为最重要的是有相国你。相国带兵如韩信，治国如萧何，我大汉开国四百年，何曾有过相国这样的经天纬地之才啊。”

董卓：“曹孟德啊，曹孟德，**听你说话啊，就是让人高兴**，孟德啊，咱家想再问你个事”

二、枭雄曹操遇上喷青陈宫

第二集：话说曹操拿了王允的七星刀，进入相府。趁董卓睡下时拔刀行刺，不料董卓翻身醒来。曹操情急间只好说是献宝刀给相国。刺杀董卓失败，曹操一出相府，骑马就往城外逃跑。董卓后知，曹操此次来目的不是献刀，而是刺杀，非常怒火，对吕布道：“我如此重用他，他反而来害我”。遂下令缉拿曹操。且说曹操

逃出城外后，路过中牟县，被守关的卫士擒住，送交县令。这位县令，就是陈宫。

县衙大堂上，陈宫问道：“你何人啊？”

曹操：“小的沛国客商，复姓黄浦，名章。这几位军爷是认错人了，把小的拿来了，请大人明察”

陈宫：“曹操，曹孟德，你竟如此健忘，两年前我到京师去求官，还登门拜访过你，当时你的架子还是够大的啊，连我投拜的名片看都不看，还让你手下人掷还于我，还顺便送了我一句话，什么当今奸臣当道，京官不做也罢，想起来了吗？”

曹操：“原来是陈公台，在下有眼不识圣贤，多有得罪。不过就算是你今天，仍到我府上去求官，我还是那句话：‘当今奸臣当道，京官不做也罢’”

陈宫：“我气的倒不是你说的那几句话，我气的是你连面都不见我一见。曹阿瞞啊，曹阿瞞，你历来都是轻狂傲慢，狂妄自大，藐视天下”

曹操：“阶下之囚啦，不敢与县令大人论天下”

陈宫：“当然，我也不屑于与你这个钦犯论什么天下。和你论天下，还不如听听我的蚩蚩儿叫呢。不过，我今天倒是想，论一论菜米油盐的事情。拿下你曹操的脑袋，赏千金，封万户侯，听清了吗？千金哪，值三十万担谷，相当于我一个县令，三百七十五年的俸禄，相当于中牟县所有百姓一年的口粮，还要外加上一个万户侯。从今以后，我陈宫可是要坐拥金山了啊。曹操，我真是弄不明白，你连皮带肉也就一百多斤重吧，怎么会值千金呢？那悬赏之人是不是瞎了眼睛了？”

曹操：“好了，不要再啰嗦了，尽管拿着曹某的脑袋到董贼那儿去领赏吧。我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一把快刀，免得爷爷遭罪”

陈宫：“好，不错，不错，不错，死到临头了倒还有股子英雄之气，别着急，明天一早我就会准备一口坛子，装上你的脑袋，奔赴京师。不过今天晚上嘛，好歹你还是本官的客人，来人啊，让他尝尝中牟县大牢的厉害，大牢伺候”

晚上陈宫独自一人来到牢房，对曹操道：“曹操，据我所知，董卓对你不薄啊，你为何要刺杀他？”

曹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陈宫：“我这只燕雀倒还真想知道你的鸿鹄之志”

曹操：“我历代祖上世受汉禄，世受皇恩，如果我曹操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如今奸贼当道，生灵涂炭，正臣授首，士子蒙羞，四百年大汉江山危在旦夕，越是在这危难中，就越是**英雄辈出之时。凡我志士仁人都可杀贼建功，振兴汉室，治国平天下**。而欲救国，就必须先诛杀董贼，我正是为了杀贼，才不得屈身侍贼以谋求时机”

陈宫：“孟德兄真乃无双国士，智勇超群，请受陈宫一拜”

曹操：“你这是为何？”

陈宫：“孟德兄，大堂之上人多眼杂，陈宫我不得不折辱你一番，就算是报我当年登门受辱之愤吧。知道吗？我早就恨透了董卓国贼，早就想手提三尺剑，手刃董贼，而恰恰是你做了我想做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陈某深表敬佩”

曹操：“可是我料事不周啊，刺杀失败了，仓皇逃出京师，亡命于荒郊野地”

陈宫：“不，虽然刺贼没有成功，但是**孟德兄已是名垂青史，不以成败论英雄**”

曹操：“说实话，对刺杀这件事我已经后悔了”

陈宫：“此话什么意思？”

曹操：“我曹操何许人也？我应该**振臂高呼，召集天下壮士，组建剿贼义军，挽江山于既倒，救苍生于水火，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而这也恰恰是最难做的。可是我呢，挑了一个容易的，避重就轻拿了一把刀去刺杀董卓。你看看，我曹操居然堕入刺客者之流了。董卓又是什么人，他不配我去刺杀。再者说，就算是董卓死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枭雄祸国乱世。所以，曹操刺董，**看上去是大智大勇，实则，匹夫之勇，愚蠢之至”**

陈宫：“孟德兄此话令我如梦方醒，汗颜啊，汗颜，我正为你此壮举敬佩不已之时，你已经将它视如草莽了”

曹操：“这也是拜你所赐。我在这间牢房里，痛定思痛悟出来的”

陈宫：“敢问孟德兄，此去何为？”

曹操：“归乡里，发天子诏，召集天下诸侯，兴兵讨伐董卓，重整山河，再造乾坤”

陈宫：“好，陈宫有一愿，务请孟德兄允诺”

曹操：“请讲”

陈宫：“请准许我随你鞍前马后，辅助明公，共创大业”

曹操：“你可是朝廷命官啊”

陈宫：“孟德兄不也是朝廷的一名骁骑校尉吗？”

曹操：“杀贼易，成大业难，一旦把大旗举起来，我等随时都有浑身粹骨的危险”

陈宫：“为了乾坤大业，陈宫不避刀山火海”

曹操：“我再问你，我如今是孤身一人；你的父母，妻子，儿子，他们怎么办？”

陈宫：“罢了，陈宫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只当陈宫从来就没有这些”

曹操：“公台兄，**国士无双，义薄云天，曹某敬佩之至”**

陈宫：“哪里哪里，陈宫与孟德兄并立于此，就算是**国士成双**吧”

曹操：“受我一拜”

曹操和陈宫一路逃走，路过成皋，来到一小庄。不料该庄的庄主原是曹操之父的结义兄弟，姓吕，名伯奢。二人便入庄来见吕伯奢。

曹操对吕伯奢道：“如果不是陈县令，我早已身骨异处”

伯奢听了曹操之话，对陈宫说：“家里没有什么好酒了，我去西村打点好酒。款待使君”。且不说吕伯奢去打酒之事。曹操和陈宫坐下休息没多久，突然听见庄后面有人磨刀的声音。曹操便说：“你听，有磨刀的声音，莫非他们要杀我去见官领赏？”说完，两人惴手惴脚的走入草堂后院时，又听见：“绑起来杀了，怎么样？”曹操听罢，曰：“果真要杀我们，如果我们不先下手的话，必死于此地”。遂与陈宫拔出宝剑，闯入后院，不问原由，不分男女老少，全数斩杀。但到厨房时，却只见厨房里绑着一头猪。

陈宫道：“我们作孽了，误会他们了”

曹操：“他们不是要杀我们，是要杀猪”

陈宫：“孟德啊，你太多疑了。咱们错杀了好人，做下大恶啦”

曹操：“事已至此，悲叹何用？赶紧亡命吧”

陈宫：“走吧”

于是二人急忙出庄，上马逃跑。二人出庄不到二里，只见吕伯奢骑着毛驴，手里拿着酒菜回来。吕伯奢看见他们，道：“孟德贤侄，你们干啥呢，莫非要走？”

吕伯奢又道：“孟德贤侄，这是要干啥呢，这是要去哪儿啊？”

曹操：“伯父，这两天风声太紧，官兵追索甚急。假如我们留下，会给你带来祸患，所以我们还是走了为妙”

吕伯奢：“那可不成，瞧啊，我把美酒都沽来了，家里正杀猪煮猪肉呢。今晚啦，咱们是吃饱喝足，一醉方休。谁也不能走啦。你呆着干嘛？赶快给我回家，别在这儿呆着啦，这大冷天的，你看你”

曹操突然拔出剑，将吕伯奢杀害。陈宫见此，大惊曰：“刚才我们是误杀，这次又是为了什么？”

陈宫又道：“曹孟德，吕伯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是位义士啊”

曹操：“对”

陈宫：“他还是你父亲的结义兄弟啊，是你的伯父啊”

曹操：“对”

陈宫：“我们已经错杀了吕家十几口无辜的人，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吕伯奢？”

曹操：“正因为已经错杀无辜了，所以必须要斩草除根”

陈宫：“你说什么？”

曹操：“你想想，吕伯奢要是回到家里，看到一家十几口都被我们杀了，他还能不惊？不怒？能不带人来追杀我们吗？只有杀了他才能永绝后患”

陈宫：“你，曹孟德啊，你受恩不报，知错还杀。你，你还有半点忠义之心吗？”

曹操：“宁我负人，勿人负我”

陈宫：“你说什么呀？”

曹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

曹操又对陈宫说，我逃了十几天，没吃肉，体能消耗太大，逃不回老家了。提出要回吕伯奢家里，吃了猪肉，补充能量后再上路。一到吕伯奢家，煮起肉后，曹操跪在吕伯奢尸旁，洒酒祭祀起来：“伯父，不是阿瞞害了你，**是这个乱世害了你啊，你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侄儿至死都不会忘记**。侄儿想念你，呜呼痛哉，痛哉呜呼”

陈宫道：“既杀之，又祭之，天下还有这等无耻的事情”

曹操：“伯父，曹操定会为你老人家**报仇雪恨，举义讨贼，廓清天下。日后曹操大业有成，定会赐你丹书铁卷，还要册封你为公侯，让你老人家在天之灵，永享万世香火。**”

陈宫：“听你这话，不像是逃亡的罪徒，倒像是明天的帝王”

曹操：“公台兄，**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将来的事谁说得定呢？**行了，祭祀已毕，该吃东西了，我已经十几天没有吃过肉了。你呢，你在想什么？”

陈宫：“我在想我的那个蚰蚰儿，它们个个都有情有义”

曹操：“但是你却抛弃了它们，跟着我走了，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曹操比那些蚰蚰儿强点啊。所以说，**在乱世中，只有强者才配谈仁义，弱者只有被抛弃**。你是不是有点后悔啊？公台兄，当初在中牟县的大牢里，应该一刀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装到坛子里，送到京师，到董卓那里换几个小钱花”

陈宫：“是，我当初还以为你是英雄豪杰，所以我不惜舍生忘死，抛家弃官跟随于你。今天我真不知道，**你是忠义之士，还是奸恶之徒？**”

曹操：“公台兄，**自古以来就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忠义和奸恶都不是从表面就能看出来的。也许你昨天看错了曹操，可是今天呢，你又看错了。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都不怕别人看错我。**”

曹操：“行了，肉熟了，吃吧”

曹操吃饱后，便倒床酣然入睡。陈宫心里独白：“杀了十几口无辜男女，竟然还能如此酣睡。曹操是个什么人哪？他是人不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话比剑锋更狠！剑锋只杀吕氏一家，可曹操这话却能尽诛天下人心啊。此人比董卓更为奸诈，更危险，更可怕。此人如不死必为大害。我何不将他杀了？为天下人除害。……，我昨天救了他，今天却又杀了他，我这样做好吗？我不是反复无度了吗？曹操无义，我不能无情啊”。说完，陈宫自己一个走了。

曹操醒来，看到陈宫把剑狠插在旁边地上，说：“要杀便杀吧，何必犹豫呢，搞得自己很痛苦。”

【曹操其言语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感人性，一个囚犯竟能煽动审判官陈宫来抛弃一切，跟随自己。曹操杀吕伯奢，体现的是自我生存为首的原始本性。当然，曹操知其所为的丑恶，因此祭祀起吕伯奢。陈宫是典型的纯美理想主义者，忠义和奸恶水火不相容，看到曹操的忠义和远大志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曹操的丑恶就气愤不容，愤然离去。从吕伯奢身上，我们要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是：作为一位寻常百姓，千万不要与极端的人，例如犯罪分子，有所接触和往来，因为这类人很极端敏感，什么都做得出来，防不胜防，容易反受其害】

【为什么曹操能酣然入睡，不怕陈宫杀了自己？其实曹操早已多次试探了陈宫，也把自己的志向和观点充分传达给了陈宫，摸准了陈宫这个人不会杀自己】

三、世俗中庸 pk 有志敢为 —— 十八路诸侯会盟讨贼

第三集：曹操逃回家，变卖家财，招募兵勇，筹谋着逐鹿天下。曹操对其父说：“成大事者不可无钱，又不可倚靠于钱。成事在于人，得一英雄豪杰胜过十万金银”。曹操又对家族子弟说：“孟德能够得到各位壮士襄助，实乃天意，大事必成。大伙儿坐吧，咱们从长计议”。

【注：后面有个曹氏亲贵。曹操的父亲本是夏侯氏人，过继给曹家做儿子。因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以及后面的曹真，曹休都是曹操的亲族】

曹仁说：“大哥，袁绍派人送信来，说他已经从渤海起兵，沿途邀聚了十八镇诸侯，欲讨伐董卓，力请大哥前去入盟呢。”

曹仁又说：“中原十八镇诸侯都响应入盟了，仅此就占去了大半个天下，我看董卓和他的西凉军，岂不是弹指可灭吗？”

夏侯渊：“大哥，赶紧动身吧，弟兄们都与你同去，愿随你同往。”

曹操想，自己凭什么跻身十八路诸侯？想出假造天子诏书的主意。曹操对家族子弟说：“大伙想想，这十八路诸侯，原本都是各地枭雄，哪一个手里没有几万兵马？我们就凭着这点家族子弟，怎么可能在盟军中占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果没一席之地，就算你打败了董卓，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些诸侯原本就是来争官，争饷，争城池，谁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曹仁：“大哥真是有远见啊，董卓还没有灭掉，你就已经看到功成之后的事了”

曹操：“智者虑远，见微知著”

曹仁：“那你说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入盟了吗？”

曹操：“当然要入。因为我已经给十八路诸侯准备了一份大礼。而这，恰恰是十八路诸侯最要紧之物，它的

价值胜过十万雄兵”

曹仁：“大哥，什么礼物呀？”

曹操：“天子诏书。大伙想想，十八路诸侯什么都有了，兵马，粮草，军械，唯独缺少了讨贼所必须的天子诏。无此，他们凭什么举义讨贼？凭什么号令天下？他们岂不名不正言不顺了吗？而我刚刚从京师出来，只有我能携出天子密诏。也就是说，只有有了我曹操，十八路诸侯才算是名正言顺，盟军才算是奉天举义。”

曹仁：“大哥，天子真的授予你讨贼诏书了吗？”

曹操：“当然没有，不过我可以替天子拟出一道诏书”

大伙：“矫诏啊，矫诏”

曹操：“对，假的，**假的有时候比真的还管用**”

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也骑着马前来入盟，征讨董卓。路上，刘备说：“二弟三弟，那就是陈留城，袁绍正在汇聚各路诸侯，我们这就去入盟吧”

张飞：“去，去，但有一条，大哥非依我不可”

刘备：“三弟说”

张飞：“既然是去入盟，那大哥就得做盟主。要不，咱们就不入那破盟”

刘备：“三弟，你有所不知，袁绍四世三公，名震天下，他所召集的十八路诸侯，个个都是刺史太守之类的人物，任谁都比你哥哥的**名头大**”

张飞：“咱不管这个，咱只要问问，在这些诸侯中，可有像哥哥这样的**汉皇后裔**吗？”

刘备：“只怕没有”

张飞：“可有像哥哥这样的**仁义君子**吗？”

关羽：“只怕也没有”

张飞：“这不就结了，大哥不做盟主，谁做呀？难道叫我张飞做吗？我最怕这些啰嗦事，盟主是我大哥的，副盟主是我二哥的，俺张飞嘛，就做个先锋将军”

刘备：“好了，三弟，不可胡言，快快进城吧”

关羽：“三弟，咱大哥志大岂在一时哪，还是赶紧进城吧，既然各路英雄都已赶来，咱们也早早地进城”

张飞：“大哥，大哥，讲明白啊，这盟主你到底做还是不做哪？”

刘备：“**三弟，咱们此次会盟聚义，我们是为了剿灭董卓，中兴汉室，并不是为了加官进爵，贪图高官厚禄**”

张飞：“知道了，大哥，走，咱们进城”

【上述曹操和张飞的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拿出自己显眼的绝手货来，最好是稀有的，才能引起别人注意，打动别人，跻进高层。曹操的绝手货是天子诏，尽管没有，假的也行，只要能自圆其说，别人接受就行。而刘备的绝手货则是仁义之君，皇室后裔。这种绝手货，粗一看来，谁都可以拿来往自己身上贴光，因为这些东东根本就没法考证。当然哪，要打这种招牌，也得像模像样才行。刘备做到了，因为手下有两个确有本事的结义弟弟（关羽温酒斩华雄），自己的言表、话语、风度还真像个皇室后裔的样子，就连曹操都惊讶】

刘备三人来到城关口，门卫喊：“站住！尔等何人？”

张飞：“小子，快去叫袁绍出来接驾，我大哥前来会盟了”

门卫：“你？”。张飞见状，正要发作打人。

刘备：“三弟，休得无礼。这位弟兄，请通禀一声，就说平原刘备，关羽，张飞前来会盟”

门卫：“刘什么？关什么？没听说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刘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门卫：“既然没请，就请快快离去，城关内都是群英聚义，没你们的坐席，走吧，赶紧走吧”

张飞一听，要教训起门卫来：“**打你个不长眼的，反啦，反啦**”

此时曹操也来到，曹操说：“**哎，想当初，我赴王司徒寿宴的时候，也是因为名位太低而被拒之门外，想不到今天这三位壮士，和我同此遭遇**”

刘备：“在下刘备，有礼，敢问足下是...？”

曹操：“**骁骑校尉曹操**”

刘备：“**你就是刺董贼的曹孟德**”

曹操：“**曹某未曾建功**”

刘备：“**孟德兄，刺贼义举，已经名扬海外，刘备深感敬佩**”

曹操对门卫道：“**这位将军，你既未听过这三位壮士的大名，那你听说过我曹操的名吗？**”

门卫：“**曹公大名，如雷贯耳**”

曹操：“**在我刺董贼以前，也和他们一样，是无名之辈。你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无名之辈，来日会不会名震天下呢？假如有一天，他们真的名震天下了，你又会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呢？**”

门卫：“**曹公说的是，曹公说的是**”

曹操：“**三位随我入关吧。**”

刘备：“**多谢曹将军**”

曹仁：“**三位英雄，请。**”

来到会盟大堂，曹操对各路英雄说道：“**骁骑校尉曹操率家族壮士四千，前来会盟**”

袁绍：“**孟德兄，你终于来了，我等可都是望眼欲穿了呀**”

袁术：“**曹孟德只身刺董，名扬海外，兄弟见礼了**”

孙坚：“**孟德兄，中原八百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呀**”

张飞：“**嗨，你们怎么没有看见我哥哥在这里吗？**”

刘备：“**三弟，不可无礼**”

袁绍：“**孟德，这三位壮士，是你的人吗？**”

曹操：“**倒也不是。我是在关前与他们相遇，当时守将正在为难他们，我顺便就把他们带进来了。都是陌路英雄啊。来，三位，我给你们引见一下**”

曹操：“**这位就是咱们十八路诸侯的盟主，袁绍，袁本初将军**”

曹操：“**这位是...，对不住，我实在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了**”

刘备：“禀袁盟主，在下刘备，字玄德。这位是我二弟关羽，字云长。这位是我三弟张飞，字翼德”

袁绍：“请问足下是何出身？”

刘备：“我是汉室宗亲，景帝之子，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下边有人道：“这人自称是汉帝之后，不可能吧，八成是假冒的”

袁绍：“请问足下是从何而来？现居何官爵？又以何事为业啊？”

刘备：“刘备世居乡里，并无爵位，以织席贩履为业。二弟关羽，河东解良人氏，以守门护院为业。三弟张飞，河北涿州人氏，以买酒屠猪为业”

袁术：“嗨，一个织席贩履，一个看门护院，还有一个屠猪卖酒的，可笑三个莽夫，竟然在此大言不惭”

张飞要动刀，刘备道：“三弟”

曹操：“曹某以为，一个**堂堂帝王之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天下英雄面前，将织席贩履，屠猪卖酒说得如此泰然，可见此人心胸不凡呀**”

大伙道：“说得是啊”

袁绍：“刘备，你此行来有何目的？”

刘备：“闻袁本初传书海内，**聚义讨贼**，在下是来会盟的”

袁绍：“哦，你有多少人马？”

刘备：“连我在内，三人三骑，二弟关羽为马弓手，三弟张飞为步弓手。我兄弟三人义同生死，荣辱与共”

袁术：“我十八镇诸侯，引兵最少的也有一万五千，你们区区三人，也好意思与我同盟”

刘备：“**救国兴亡，忠义为先，岂在人多**”

袁绍：“既然是皇族后裔，那就看座吧”

刘备：“谢座”

曹操道：“袁公，诸位，我们虽然起义讨贼了，但是我们师出无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一道天子诏书，如果我们没有天子诏，我们不就成了乱兵了吗？我们不就跟董卓一样无道了吗？”

袁绍：“可天子掌控在董贼的手中，无法给我们此诏啊”

曹操：“我出洛阳之前，天子亲手授予给我一道密诏，招天下英雄入京勤王，除贼护国，十八镇诸侯，接诏！”

曹操打开圣旨，大声念道：“**贼臣董卓，篡夺朝纲，秽乱宫廷，荼毒生灵，祸国弑君**，朕发此诏，招天下英雄率兵入京勤王，**廓清环宇，扫平奸贼，中兴大汉**”

袁术：“这诏书有些不对啊？”

曹操：“哪儿不对？”

袁术：“天子年幼，又被董贼拘于深宫，再说他也没见过臣下，怎么会把此诏传给你呀？”

曹操：“公路将军说得对，天子年方九岁，怎么能写出如此雄壮的诏书呢？这诏书乃是我曹操替天子起草的”

大伙：“原来是矫诏啊”

曹操：“请问公路将军，既然那董贼能把天子拘于深宫之中，视为掌上玩物。我等为什么就不能以天子为旗帜，**拿他来为我所用呢？**再说，曹某手中的诏书，**哪一句不是天子想说，而不敢说得话。此诏书虽假，却比**

真的更真。我料定此诏一旦颁布天下，定然是**群贼胆丧，群雄奋起”**

大伙：“说得是啊，是啊”

袁术：“好啊，好啊，好啊，人言曹孟德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曹操：“哈，哈，哈，多谢公路将军夸奖我。我不但替天子拟好了一道诏书，我还替咱们大伙拟好了一套讨贼方略。出洛阳之前，我已经屈身侍贼有半年多了。这半年多时间里，我已经把西凉军部署的军力，粮饷供给，强弱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有了这些，我相信咱们就能**胜券在握**，大伙请看.... ”

四、初露峥嵘 —— 温酒斩华雄

第四集：董卓部将华雄在盟军城外讨战，接连斩了盟军三将。盟军大营无人再敢出战。盟主袁绍对诸侯们道：“一个小小的华雄都如此地棘手，以后碰到吕布怎么办呢？谁敢出战华雄，赏金千两，赐良马百匹。谁敢出战？.....。只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未在。如有一人在此，岂容华雄放肆啊。”

关羽：“马弓手关羽请战华雄。”

袁术：“什么？你一个小小的马弓手，竟敢口出狂言。你以为我们众诸侯中，没有大将军了吗？叉出去。”

曹操：“公路兄，息怒。你看，此人既敢于请战，必有勇略，为何不让他试试呢？”

袁术：“使一个小小的弓手出战，岂不是让华雄耻笑吗？”

曹操：“公路兄，请看，此人生得卧眉凤目，满面英雄气，华雄又怎么知道他是个弓手呢？”

张飞：“这个姓曹的说得对。我二哥这个弓手，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诸侯”

关羽：“若砍不下华雄的头，那就砍关某的头谢罪。”

刘备：“刘关张三兄弟义同生死。如我二弟不胜，愿砍我三兄弟的头”

曹操：“好，刘玄德不愧是皇室宗亲，豪气干云。军校，拿酒来，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行。请”

关羽：“不必，小小华雄，何须借酒。诸公稍候，关某去去便回。”

刘备：“二弟小心”

关羽：“哥哥，放心。”

关羽出战，温酒斩华雄。当关羽把华雄头颅扔在大堂上时，满堂惊讶。袁绍道：“听令，增设第十九镇讨贼兵马，统兵将军为刘备”。

刘备：“刘备听命”

盟军先锋，长沙太守孙坚率部猛攻洛阳，但粮草总提调官袁术扣下其粮饷不发，导致孙坚受挫。盟主袁绍责备袁术。袁术诡笑着道出满腹的深谋远虑。原来，袁术早就看出**汉室运尽，早晚将亡**。此时只有**愚者才傻乎乎地一味扶汉，恶者如董卓则早就篡汉自立**；而智者既不应与愚者同，更不应入恶者流。应在**乱世中积蓄实力，静观待变**。眼下**虽然**八路诸侯会盟，但他们真正的动机未必是为国除贼，却是想在天下塌落时能分得**最大的一块地盘**。诸侯中，最可怕的就是长沙太守孙坚，他勇猛无比。所以，**孙坚一旦破洛阳斩董卓，岂不会拥兵自立么？岂不会成为比董卓更可怕对手？**因此上策是，在剿灭董卓的同时，削弱孙坚等诸侯的兵马势力，最好让他们与董卓一块灭亡，那时天下便可独落袁氏囊中了。袁绍假作正经：“孙坚一旦兵败，数十万盟军都可能土崩瓦解。到那时，你我也是身败名裂，何以自立于天下？”

刘关张三兄弟在营地坐着一起聊天。刘备道：“二弟啊，愚兄再敬你一杯，你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令众

路诸侯对咱们兄弟刮目相看”

张飞：“就是，就是，二哥，你把华雄的脑袋往那堂上一扔，那满堂的诸侯啊，全都看傻啦，什么刺史啊太守啊将军的，我看哪，都是饭桶草包。二哥，我也敬你一碗”

关羽：“大哥，关某不负大哥、三弟厚望，侥幸成功，来，来，来”

张飞：“大哥啊，有句话，我先撂下。二哥，你已经是斩将立功了，回头那吕布小子来了，可不准二哥你动，该轮到我了”

关羽：“成，我让给你”

刘备：“二弟，三弟，我们三兄弟此次来会盟，从入关起便饱受欺辱，十八路诸侯就根本没有把我等放在眼里。**在这乱世当中，我们要想有立足之地，就必须要靠自己的本事剿贼建功，方能成就大业”**

关羽：“大哥，你现在也应该是一路诸侯了，第十九镇统兵将军，如今咱们也可以和各路诸侯平起平坐了”

刘备：“未必，我这路将军是虚设的。袁绍袁盟主，答应给我们的兵马粮饷，可曾见踪影啊？”

关羽：“我已经派小校去取了，料那袁绍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总不至于言而无信吧”

张飞：“再说，二哥，你刚替他斩了华雄，立了功，袁绍那厮，如敢赖账，我拿大耳刮子扇他”

恰在此时，小校跑来报告说：“主子爷，主子爷，主子爷，小的叫人给打了”

关羽：“打了？打了？”

小校：“他们使大耳刮子打了小的”

关羽：“谁打你？为何打你啊？”

小校：“小的奉二爷之命，去大营领取粮饷，可是那个后将军袁术，他一个子儿也不给咱们”

刘备：“你有没有说过，是袁盟主当着众诸侯的面许给我们金千斤，马百匹，粮草五百石。”

小校：“小的说清楚了。可袁术说粮草堆在洛阳城呢，想要啊，自个儿打进洛阳城去取。小的和他争辩，他的手下就打了小的，还辱骂了三位主子爷”

张飞：“骂什么呀？一个字都不许漏，说给我听听”

小校：“他们骂，他们骂主子爷是，是什么织席贩履之徒，屠猪，屠猪卖狗之辈”

张飞：“奶奶的，这帮鸟人”

关羽：“三弟，且慢”

张飞：“二哥，你刚替他们出生入死，斩将立功，这帮鸟人言而无信。二哥，你别管，让我去捅袁术那小子一万个透明窟窿”

关羽：“等等，我们应该和袁绍去说理”

张飞：“袁绍那小子浑身上下都是嘴，跟他讲理用口舌啊，管个鸟用哪，只能刀下理论”

刘备：“三弟不可造次，依我看，无论是说理还是动刀，只怕都没有用”

关羽：“为何？”

刘备：“袁术是袁绍的堂弟，而且还是袁绍亲自任命的，他为盟军总提调官。我担心，袁术拒不发给我们兵马粮饷，袁绍心里清楚但佯装不知。真没想到袁氏兄弟名满天下，做起事来竟如此不堪”

张飞：“既然有这份担忧，我们干嘛还要呆在这儿寄人篱下，在这地方受人鸟气。我们离开这鸟地方，走人！”

关羽：“三弟，别急，且听大哥有何主意。大哥...”

刘备：“你们还记得曹操吗？”

关羽：“当然记得”

刘备：“此人暗藏韬略，颇有见识，为人也很仗义，对我们也算不错。我想不妨先向他请教一下，再作定夺”

张飞：“那小子满脸虚情假意，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五、英雄略见不同——预示着将后波澜壮阔的纠缠

不料，曹操主动来探望刘备。路上，曹仁对曹操道：“我就知道大哥为什么要去探望刘备。”

曹操：“为何？”

曹仁：“大哥想将他收入麾下。”

曹操：“没错，乱世当中，有的人夺皇权，有的人抢城池，有的人抢兵马钱粮。可是你要记住，大业之本首在英才。英才比什么都重要。这三个人可都是英雄啊，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现在正处于英雄末路，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分好处，抵得平日十分”

曹仁：“这三人虽勇，却势单力薄呀。大哥如想招募他们，只需书信一封，黄金百两即可，何必专程折腰拜访呢？”

曹操：“无知！有的人，你可以召之即来；可是有的人，你就是千呼万唤他也不一定来。这三个人可不得了，你没瞧见他们在帅台上的样子吗？刘备虽然坐于末位，却器宇轩昂。那两个也是，傲视群雄。你知道当关羽把华雄的头颅扔在大堂上的时候，我最吃惊的是什么吗？”

曹仁：“是什么呀？”

曹操：“是刘备的眼睛，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就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深不可测啊”

曹仁：“是呀，我想起来了，的确如此。大哥，你要是招不动这三个怎么办？”

曹操：“嗨嗨，招不动，那我就让他们主动来投靠我”

曹仁：“好呀，照我看来，大哥你才是天下真正的英主呀，刘关张不过是英才而已”

【刘备的绝手货：“仁义之君，皇室后裔。连曹操都完全认可：连关羽这样的英雄都是刘备的小弟；刘备器宇轩昂，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就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到了刘备营地，曹操道：“在下曹操，拜访刘将军。”

刘备：“原来是曹将军大驾光临，未及远迎，请恕罪。”

见刘备营地只有一间茅屋，曹操说道：“怎么？这就是十九镇将军府吗？”

张飞：“正是”

曹操：“好得很，我看比他袁本初的帅台要气派”

刘备：“曹将军为何要这么说？”

曹操：“因为袁绍的帅台虽然显赫，却只围了一群碌碌之徒，和势利小人。这间茅屋，却住了三个义薄云天的兄弟。风闻，这三个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曹某在百里之外，都能感到这茅屋里发出的英雄之气啊”

张飞：“曹操，你讲得太好了，刚才我还在骂你来着呢”

曹操：“请问翼德老弟在骂我什么？”

张飞：“我刚才骂你呀，虚情假意。多有得罪了”

曹操：“**翼德老弟骂的对。我是宁肯听你的骂，也不愿意听他们的虚情假意，甜言蜜语**”

张飞：“说得好，说得真好呀，说得我心里舒服死了。你知道，那袁术哥俩，他奶奶的，真不是个东西”

曹操：“看来，袁绍是食言了。”

刘备：“或许是袁本初一时疏忽了吧”

曹操：“三位请看，这车上有千斤粮食，百斤熟肉，还有十坛美酒”

刘备：“啊，袁绍把赏赐之物拨发给我们了？”

曹仁：“不是袁绍，是我大哥。我大哥听说袁术竟敢难为三位英雄，立刻令我从我部存粮当中拨出一部分来，襄助三位英雄啊”

刘备：“拜谢曹将军，多谢！”

曹操：“**些许薄物，聊表寸心罢了。不过，不是我自夸，这十坛美酒，都是沛国的百年佳酿啊，每一坛都价值百金哪**”

张飞：“真的吗？那太好啦”

曹操：“**美酒能让英雄所饮，也是美酒的福分。**曹仁哪，你先陪云长翼德饮酒，我跟刘将军叙谈片刻”

曹仁：“好”

张飞：“好呢，走走走走，拿酒”

刘备：“曹公请入内，请”

刘备：“京城董卓作乱，九州战火纷起，官民士子，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四百年汉室日渐衰亡，我身为刘氏宗人，何以面对先皇在天之灵呀，**痛哉痛哉，痛不可当呀**”。

曹操：“我倒是与君不同，一方面是痛，另一方面却是喜”

刘备：“敢问曹公喜从何来？”

曹操：“夏，五百年止于商；商，五百年止于周；周，三百年而骤起春秋战国，是时天下大乱，**引来英雄辈出**。由此可见，国运盛衰长短俱凭天意。如无乱世，何来英雄？请君设想，**如果是在太平盛世，你只能是个织席贩履之徒；我呢，也只能是个门下校尉之辈。恰恰是这天下大乱，你我才能创下不世功名。**”

刘备：“看来曹公是为这乱世而生的了？”

曹操：“**嗨嗨，生于乱世是为不幸。但如能变乱为治，岂不为不幸中的大幸。**敢问玄德兄，这次会盟有何志向？”

刘备：“刘备虽不才，却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除贼安邦，中兴大汉，**

曹操：“好，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你的雄心呢？”

刘备：“天下大乱之根源，首先在于人心丧乱。因此，欲安天下，先取人心；而**人心之本，在于循天道，行仁义，持忠孝**”

曹操：“在下认为，如今安天下已经不可能，取天下却有可能。而**取天下之道在于权谋。权谋所至则英才毕**

集，上有贤君良臣，下有精兵强将”

刘备：“莫非曹将军暗怀君王之志吗？莫非你想取汉自立吗？”

曹操：“曹某岂敢有这等非份之想。不过我此次一进城关，我就感觉到各路诸侯名为会盟，实则勾心斗角，暗藏雄心大志的也绝不在少数”【曹操说此话的技巧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刘备：“这一点，在下也有同感。我一直在想，何以袁绍振臂一呼，十八路诸侯纷纷聚集会盟？难道他们真的想除贼兴汉吗？未必，乱贼董卓原是西凉一刺史，其权位尚不如这些诸侯。而今呢，高居京城，口衔天宪，独霸朝纲。这就使得天下的诸侯们，心中不平呀。他们会觉得，昔日西凉一猪狗，怎配窃居龙廷？怨在下直言，与其说他们在仇恨董卓，倒不如说他们在嫉妒董卓。于是匆匆起兵，匆匆会盟，其意是想趁天下碎裂之时，争得一块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哪里是在救天下？他们是想趁乱争天下，趁乱分天下。所以，在下才认为，天下大乱之根源，首先在于人心之丧乱”。

【刘备的这段分析太精辟了，大白了世人的真实心理。】

曹操和曹仁访客后，在回去的路上，曹仁对曹操道：“大哥，你跟刘备谈得如何啊？”

曹操：“你先说说，你和关张两位酒喝得如何？”

曹仁：“好啊，关张这二位，真是忠肝义胆，豪气冲天啊。好，好，世上罕见的英雄”

曹操：“如此英雄，却不属于我，竟然落到了刘备手里，可惜，可叹，可恨啊”

曹仁：“莫非，莫非刘备，没能让大哥收入麾下？”

曹操：“此人既非囊中物，也非池中鱼。他暗藏雄心大志，岂能为我所用？但愿日后不要成为我的大敌才好。”

第六集：盟军大营外，吕布前来挑战。在曹操军营中，曹操和刘备三兄弟在一起聊天。一听吕布前来，曹操便对刘关张说：“世上有两样绝品——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更为可怕的是，世间这两样绝品竟然合二为一了，天下英雄在吕布眼里如同弃履草芥，山川巨谷在赤兔马蹄下如履平地”。张飞一听，心想建功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拍马出战吕布。刘被和关羽在旁观战，看到吕布确实骁勇异常，于是一齐冲上去，来了个三英战吕布。吕布一人难敌三，败走。主将败阵，西凉军溃退，诸侯们便乘胜追击。京都洛阳不保，董卓便决定弃洛阳，迁都长安。曹操和孙坚商议，兵分两路进军。

在进军追击的路上，曹仁对曹操道：“大哥，你为何要把洛阳让给孙坚？自己却要追杀董贼呢？”

曹操：“你说是一片废墟重要呢？还是一个天子重要？”

曹仁：“那当然是天子重要”

曹操：“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无用之物，天子才是宝中之宝，如果我们能劫回圣驾，绝对是汉庭头功，从此之后各镇诸侯都要对我们刮目相看，朝廷至少也要敕封我为西凉刺史或者冀州太守，由此我们就可奠定大业”

曹仁：“末将明白了。不过，大哥啊，我们明明只有四千兵马，你为何对孙坚说，我们有万余精骑？”

曹操：“如果我不这么说，他能把他的三千战骑交给我吗？”

曹仁：“大哥，此行我们是孤军追杀。董卓虽然败了，但他的西凉败军仍不下数万啊”

曹操：“乘胜进军，不在兵寡；溃逃之师，不惧其多”

曹仁：“可吕布在他身边啊，此人可是骁勇无比啊”

曹操：“你估计自己战得过吕布吗？”

曹仁：“惭愧，若论单打独斗，我非他之敌；但若论排兵布阵，他不是我的对手”

曹操：“说对了，吕布虽然骁勇，却是一介匹夫，绝对成不了气候。西凉军虽多，也是强弩之末；我军虽少，却是乘胜追击，两者一盛一衰，胜负立判。听着，**近敌之后，你无须力战，只要多部疑兵，虚张声势，让西凉军魂飞胆丧即可，而交战之时，你也不要战吕布，更不用去取董卓的首级，我只要你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给我劫回天子即可**”

曹仁：“遵命。”

董卓匆忙迁都，在从洛阳退往长安的路上，对年幼的天子道：“天子啊，老臣的命苦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啊，苦得就像是这车轮底下的野草，苦得就像是这石头缝里的黄连哪。老臣为了救助大汉，不惜抛家舍业，从西凉来到了朝廷。六年多来，老臣是吃不好睡不好，呕心沥血，我是如履薄冰。老臣的一片忠心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满朝的公卿大臣对老臣的恨，换来了中原诸侯对老臣的怒，换来了数不清的明枪暗箭，阴谋诡计。老臣知道，天下的人恨不得剥老臣的皮，食老臣的肉。老臣被他们逼得是，步步走在刀刃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啊，你说是不是？天子啊。咱家可是跟你掏心窝子了，你是老臣唯一的一个亲人啊。你别忘了，是老臣把你摆在这个帝位上的，既然我能把你摆上去，想扒拉下来你，那就扒拉下来你。老臣对你可是一片忠心，你也要忠于老臣哪，你说是不是，你明白了吗？明白没有？”

【在这世界上，有些人外表看来，光彩无限。其背后，其实谁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刘备来到洛阳宗庙废墟前，跪拜道：“刘备身为皇室后裔，进不能剿贼建功，退不能保境安民，愧对各位列祖先皇”

张飞：“哥啊，这说两句就行了，谁知道先帝爷听得见还是听不见”

刘备：“刘备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立誓，此生此世臣定要**剿灭叛贼，堪平四海，光复宗庙，中兴汉室**”

六、貌合神离的结果——分道扬镳

盟军先锋孙坚攻取了洛阳，还从废墟中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袁绍等各路诸侯随后也进入洛阳。在勤德殿，袁绍率各路诸侯，大宴饮酒，为孙坚夺下洛阳庆功。曹操一身血迹斑斑地回来。

袁绍：“哦，孟德兄班师回朝了，情况怎么样？大胜而归，救回圣驾了吗？”

曹操：“我没有得胜，我大败而归，而且败得凄惨。我星夜率兵追杀董卓，不料在荥阳遭遇吕布的伏击，步骑伤亡过半，如果不是曹洪把他的战马让给我，此刻我已经命丧吕布戟下了”

袁绍：“孟德兄孤军追杀，勇冠三军，虽败犹荣”

曹操：“是吗？我也有一句痛彻心扉的话，想说”

袁绍：“说，快说”

曹操：“**匹夫竖子，不相与谋！**”

袁术：“曹操，你这话什么意思？”

曹操：“袁绍，袁盟主，我等会盟以来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把董卓扑灭，可是都被你等生生给错过了。第一次就是我等会盟之初，我建议趁董卓无防，兵分五路攻取洛阳，可是你们不听。第二次就是董卓刚刚出关的时候，我建议出奇兵，攻取董卓的后方大营，可是各路诸侯各为名利，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都不愿意率先出兵。第三次就是董卓西迁，我率兵追杀的时候，你们本应该派出所有的精骑骁将，星夜驰援于我，可是你们都按兵不动，致使我大败”

袁术：“这话就是孟德兄不对了。你为何追杀董卓啊？那是因为你贪功心切，孤军深入。为何呀？你想独自劫得天子嘛。怎么样？中了董卓的圈套，那才大败而至”

曹操：“没错，我是有些轻率，中了董卓的伏击。可是在我被伏击之后，如果有上万的精骑继续追杀下去，一定能够斩杀董卓，劫回天子。**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就绝不会有第二次伏击。董卓伏击得逞之后，必然志得意满，已成骄兵。他料定我们不敢追杀，根本想不到追兵之后还会再有追兵**”

孙坚：“**孟德兄此话深得兵法精髓。**”

曹操：“只可惜我兵败之后，实在是无力继续追杀。可是我回来一看，各位诸侯在这儿宰猪杀羊，饮酒作乐。我曹某经此大败，已经看透了列位的心机，你们**名为扶汉剿贼，实际上都是在谋取自己的私益，曹某深以为耻，谨以告辞。**”

曹操转身就走了。刘备也起身离席。袁绍道：“你这是...。玄德也要走吗？将军且慢”

刘备：“其实在下早已经告过辞了，只不过内心还有报国之恩，所以才徘徊不定。袁盟主既然问起，在下正好直言。我三兄弟自会盟以来**屡建战功，可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反而处处受到刁难。**今天刘备也斗胆问一下袁氏兄弟，你们二位**是想除贼护汉呢？还是想借除贼之名，趁机猎取天下呢？所以我刘备宁肯落入草莽，也羞于与尔等为伍**”

孙坚：“袁盟主，我孙坚自入盟以来，始终担当先锋大任，破白马，战虎牢，可是一直得不到大营的支援，致使我江东子弟死伤过半，**我孙坚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袁绍：“听孙将军的话，也是要告辞了。”

孙坚：“不错，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战伤发作，不能再战了，我准备明日率部返回江东”

袁术：“孙将军之疾肯怕不是战伤吧，是为了那块传国玉玺吧。”

孙坚：“你说什么？”

袁术：“文台兄，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那块玉玺是天子的命脉，朝廷的大宝，任何臣子都不得私自藏匿，否则就有**不臣之心，有謀国之嫌**呀。”

袁绍：“你既然拿到了传国玉玺，为了避众诸侯之嫌，理应放在盟主这里，日后我也好进献给朝廷，归还于天子，并奏报你的护国之功。”

袁术：“否则，众诸侯会说，我们舍生忘死地剿贼，贼在哪儿呀？原来我们自己的大营里，出了妄想篡位的国贼啦。”

孙坚：“怎么哪？袁盟主暗藏甲士，是想杀了我吗？”

袁绍：“哪里，哪里，断断不是。不过我既然身为盟主，就必须秉公办事，为朝廷拿回传国玉玺。这点还请文台兄多多见谅。来人，将孙坚拿下！”

孙坚：“来人”。孙坚的部将程普，黄盖等应声跳出。孙坚拔剑，直抵袁绍脖子。

袁绍：“文台兄，别误会。你我还是从长计议吧。”

孙坚：“请袁盟主讲清楚，我孙坚有没有藏匿传国玉玺？”

袁绍：“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孙坚：“我孙坚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袁绍：“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孙坚：“好，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袁绍：“我就说孙将军战伤复发，引兵回江东养伤去了。”

孙坚离去，袁绍心中窝火愤懑：“**分崩离析，恩断义绝，反目成仇啊**”。当即给荆州刺史刘表去信，请他截

杀孙坚，夺取玉玺。

曹操、刘备、孙坚离盟而去，走前相互道别。曹操：“此番别后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再见时也不知你我之间是敌是友啊”

孙坚：“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孙某绝不与两位英雄为敌”

刘备：“只要是忠于大汉之人，便是我刘备之友；只要是叛汉助贼，不管他是谁，都是我刘备之敌”

曹操：“说得好。玄德，请问你准备往哪里去？”

刘备：“我已得到公孙将军邀请，前往平原县暂住，请问曹将军孙将军呢？”

曹操：“我准备引军前往扬州，别图救国之道”

孙坚：“我嘛，自然是返回江东故里养伤，伤愈后，**只能保境安民了**”

刘备：“可叹啊，**八路军英雄豪杰，刚刚起事却又星散。从此后，汉庭祸乱无休无止啊**”

曹操：“玄德此言实有不确。恕我直言，八路军诸侯当中，只有孙文台兄，你我堪称英雄。其他人物不是英雄而是枭雄。我料，要不了多久，他们之间就会**拼个你死我活**，所以我们选择尽早离开，是为上上之策”

刘备：“刘备谨此告辞”

曹操：“玄德保重”

孙坚：“玄德保重”

刘备：“曹将军，孙将军保重”

孙坚：“孟德兄，告辞了”

曹操：“文台兄留步。在下有一事相问，如有难言之处，你可以不回答”

孙坚：“请问吧”

曹操：“你真的得到了传国玉玺吗？文台兄，恕我直言，在我看来，**此物并非福气而是祸害。袁术，袁绍皆有君王之志，无不贪恋此物啊，你得到的只是一块石头，却可能树敌于天下**”

孙坚：“孟德此话，与我儿孙权说的倒是十分相近。权儿说，**秦皇想用玉玺传百世千世，不料仅仅二世爆秦就亡了**”

曹操：“说得好啊，有见识，养儿子就应该像他一样”

孙坚：“权儿，策儿，走。”

曹操：“保重”

曹操：“江东孙氏满门英豪，**可敬可叹更可虑啊**” **【曹操想事全面深远，预感孙坚将会有麻烦】**

七、一块石头招来的灭身之祸——吃不下的千万别兜着

孙坚要返回江东，必经之地是荆州。荆州刺史刘表接得袁绍密信，约他在三津渡截杀孙坚，夺取玉玺，并封官许愿。刘表和部下商议对策。

刘表：“袁绍此举不是叫我荆州府有失仁义之风吗？不是叫我刘表左右为难吗？”。

妻弟蔡瑁竭力怂恿：“袁绍的势力比孙坚强不知多少倍，他既然想夺传国玉玺，则说明他怀有君王之志。主公如能助他一臂之力，那么不但荆州无忧，日后我们还可借袁绍的势力顺势相机向冀州、青州扩展。如此主公的前途不可限量。”

部将黄祖：“再者孙坚历来藐视我家主公，江东战船也不时侵犯我境。末将赞同与袁绍结盟攻杀孙坚，借袁绍之力消除荆州大患”

刘表：“孙坚骁勇无比，平心而论，你二人是孙坚的对手吗？”

蔡瑁：“主公，孙坚勇虽勇，但他有勇无谋。在下有一计，如果主公依计行事的话，定能灭掉孙坚”

孙坚在行军路上，碰上袁术派来的谋士范进。范进道：“在下袁术账前谋士范进，受袁将军所托在此专候孙将军。”

范进带来一封袁术给孙坚的信：“弟袁术百拜文台兄，先前会盟时，弟**克扣将军粮饷等事，全是奉袁绍所命。袁绍早有帝王之心，意图借会盟之机，壮大实力，取代董卓，独霸天下。**现在他已经密信荆州刘表，许以重利，约刘表在三津渡设伏，截取传国玉玺，文台兄千万小心啊。”

孙坚：“袁公路为什么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我？难道他不是袁绍的兄弟吗？”

范进：“同姓未必同道啊。**我家主公乃仁义之君，袁绍则是假仁假义，口蜜腹剑之徒。**我家主公**不忍见孙将军蒙难，更不愿袁绍祸乱天下。**”

于是，孙坚和儿子孙策，部将程普，黄盖等商议对策。孙坚道：“袁术在信中大谈对我的敬重之情，要和我共谋大业。两位袁氏兄弟**表面亲如手足，内心都是尔虞我诈。**依我看来，这二人都是贪图我的传国玉玺啊。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应付？”

孙策道：“父亲，依我看，袁术比袁绍更可恶，他连自己的堂哥都可以出卖”

程普：“末将的意思是，我部刚受重创，主公又身负重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与刘表交兵，我们还是设法绕过三津渡吧”

孙坚：“三津渡是返回江东的要道，我已经命令渡船在那里等候。如果绕过三津渡，非但渡船在那儿白等一场，而且我们的归程也要延长二十多天，特别是各部已经断了粮，而我们的后续粮草都在渡船上哪。”

黄盖：“末将有个想法，请主公不要生气”

孙坚：“说”

黄盖：“万般祸事都源自玉玺，主公自从得到那尊传国玉玺后，**各地诸侯都像恶狗一般瞪大了眼睛。眼下袁绍袁术贪图玉玺，主公何不抛出它让二袁相争，如此可保江东太平啊**”

孙策：“黄叔，万万不可啊。这传国玉玺乃是上天授予我父亲的，岂能让给他人。要我说，父亲，刘表现在已经老迈昏聩了，绝非我敌。只要我们集中五千精兵，由我来打先锋，我保证在三个时辰内，擒住刘表，攻下荆州”

孙坚：“儿啊，荆州城防坚实，城中又有数万兵甲，仓促之下你攻不下啊。程普，黄盖，你两率本部人马，在三津渡北面设下疑兵；孙策，你率两千精兵在南面设下埋伏，如果刘表敢动兵甲，你们相机杀出，直取刘表首级”

孙策：“父亲，那你呢？”

孙坚：“刘表不是冲我而来的吗？那我就带几百老弱残兵去会会他”

恰在此时，刘表率军迎面而来。孙坚道：“刘表，想取我孙坚的首级吗？”

刘表：“文台兄别来无恙？”

孙坚：“刘兄此行何为呀？”

刘表：“特来给你送一份薄礼，袁绍给我的密信”

孙坚：“果然如此呀，袁绍让你截杀我”

刘表：“你孙坚最了解我，我刘表**年过半百，体弱多病，胸无大志，手无长技，我只想保荆州九郡，上不负皇恩，下不负黎民百姓罢了**。可是袁绍却让我在此设伏，让我截杀足下，这真叫我左右为难啊”

孙坚：“敢问刘兄，如何决定？”

刘表：“我思来想去，只有率军在此布阵，其用意是假作拦截，遮人眼目，敷衍袁绍。现在文台兄，你可以率军冲过我的战阵，直奔三津渡。请你放心，只要你贵部的号角一响，我荆州的军阵立即败退，绝不交战。之后我可以向袁绍禀告说，我刘表无能，拦截失败，我荆州的兵马反而遭到了损失。这样我刘表就既不得罪他袁绍，也不得罪你孙坚了。文台兄，这就是我的两全之策，你意下如何？”

孙坚：“此话当真？”

刘表：“当然，不过我确实还有一个要求”

孙坚：“讲”

刘表：“从今往后你我两家和平相处，你江东的兵马再不要侵犯我荆州的境界了”

孙坚：“刘兄，今日起我江东兵马，永远不会再侵犯荆州半步了”

刘表：“如此，老朽多谢了。文台兄，你现在可以率兵冲杀了”

快出三津渡时，孙坚感叹道：“策儿啊，刘表果然**有皇室风范啊，言而有信，忠义厚道**，我们以前真是错待他了”

孙策：“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刘表竟然这么讲义气”

孙坚：“刘表今日之恩，将来我们必当加倍回报，待回江东后，你立刻把我们以前缴获荆州的所有兵马，全部奉还给他，再送他两千石粮食”

大出孙坚意外的是，恰在三津渡出口处，遭刘表伏击。孙坚大声喊道：“不要慌乱，用力划桨，冲出航道”

程普：“刘表事先把航道用石头堵死了”

孙坚：“弃船登陆，跟刘表拼了”

孙坚：“权儿，你说得对，**传国玉玺果真带来了灾难哪。今日此事尤可见世事凶险，人心恶毒，人心恶毒啊。**”

孙坚身受数箭，临终前对小儿子孙权道：“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刘表，而是袁绍。不久前我还为他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转眼间他就唆使刘表害我**。儿啊，那个传国玉玺咱们不要了，改日把它转交给袁术，让他们袁氏兄弟相争去吧。”

孙坚在三津渡遭刘表伏击身亡。孙策和程普，黄盖等部将奋力冲杀，突出重围，返回江东。然后一起商讨如何去刘表那儿议和，讨回孙坚尸首。

孙策：“我去”

程普：“公子，公子，你现在已经是江东之主，绝不能再陷于险地”

孙策：“还是我去吧，我是父亲的长子，如果我不去，刘表他们怎么会相信我们议和的诚意？”

程普：“他们杀了你怎么办？他们已经害死来了主公，**正盼望着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啊**”

孙权出来说：“哥，我去，我也是父亲的儿子，我去跟刘表议和，他们总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吧”

孙策：“不行，这种事，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子去呢？”

黄盖：“公子，末将觉得，权公子的话有道理。首先，他是主公之子，足见江东诚意；此外，只要大公子在，刘表断不敢加害二公子，因为他们既**害怕大公子复仇，也担心激起天下诸侯的共怒**。所以，以权公子为使，反而会安全。

孙策：“可，可权儿只有九岁啊”

孙权：“九岁怎么哪？刘表那个老头，见了我这个九岁的娃，难道不惊讶吗？难道不感动吗？难道还怕他杀了我不成？”

黄盖：“权公子真了不起，句句说在点子上。我看，以权公子这样的才智，此行必能成功！”

孙策：“二弟，那你去吧”

孙权：“领命”

【黄盖真了不起！三国所有将军中，黄盖最有头脑，看问题，不是凭直感，而且思谋深远】

伏击孙坚后，刘表和部下商议随后的应对之策。刘表道：“蔡瑁，我和江东的仇永世不可解啊；各地的诸侯听到，也会谴责我刘表不仁不义啊”

蔡瑁：“主公，事情已经做下就不必后悔了。再说了，**乱世中强者为尊**嘛，江东恨我们怕什么？他们经此大败，已经不是我荆州的对手了”

恰在此时，孙权带上在伏击战中被孙坚俘虏的刘表部将黄祖一同来见刘表。黄祖道：“主公，末将，末将回来了”

刘表：“江东的使者呢？”

孙权：“孙坚之子孙权，拜见刘伯伯”

刘表：“你就是使者？”

孙权：“是”

刘表：“你多大了？”

孙权：“禀刘伯伯，孙权今年九岁”

刘表：“九岁就来为使，真是可笑”

孙权：“**禀刘伯伯，高祖皇帝九岁时，射死过一只金额猛虎，武帝爷九岁时就弯弓杀敌，我孙权无用，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请伯伯赐还我爹爹的尸首，从今以后我江东永不向荆州复仇**”

【以其人之事说其人，是最能服人的，天衣无缝，后面的东吴赵咨出使魏国，也使用了同样的技巧，也大获成功】

蔡瑁：“主公，江东新败，孙坚亡命，我们何不干脆趁此斩草除根，彻底灭掉孙氏家族，然后趁其不备出兵直取江东，以成王侯大业”

孙权：“**我哥哥孙策已继承父位，领长沙太守，现在他不在三津渡，早已返回江东，整军御敌**”

刘表：“我明白你的意思。孙权啊，我要问你，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报仇啊？反而要来求和？”

孙权：“刘伯伯，父亲临终前交代过一句话”

刘表：“什么话？”

孙权：“爹爹说，**刘伯伯有皇室之风，真义厚道，是袁绍逼着他们来伏击我们的。要复仇就要找袁绍复仇，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爹爹还说，**为了江东的安宁，我们应该与刘伯伯化干戈为玉帛，两家修好，和睦相处**”

刘表：“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孙权：“是”

刘表：“孩子，孩子，快起来。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殓，你可以带回江东，我还要在江边设祭，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孙权：“谢，谢刘伯伯”

【要打动别人，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利益，自己最想要的角度来组织言语和说辞，一定要从别人最想要什么，最关心什么的角度来思考，这样才能成功，否则就只能是一厢情愿。“从今以后我江东永不向荆州复仇”正是刘表想要的，“复仇就要找袁绍复仇，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为刘表推脱掉了责任，刘表自然非常高兴；“两家修好，和睦相处”，正是刘表所期望的，“刘伯伯有皇室之风，真义厚道”，吹捧了刘表，刘表听起舒服死了。这样，孙权也就自然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了】

八、曹操征徐州——既善于寻得和把住机会，又善于临机应变

第十一集：徐州乃中原四战之地，太守陶谦兵寡将弱，前程安危叵测难料，所以他早就想结交一位强大的诸侯引为靠山。而距离徐州最近、声威最高、文臣武将最强盛的诸侯就是雄踞兖州的曹操。曹操父亲曹嵩，正前去兖州投奔曹操，路过徐州。陶谦亲自出城，隆重迎接曹父。结果，陶谦派出护送曹父出境的部将原本绿林出身，谋财害命的旧习未改，竟杀了曹父，劫财后重新落草为寇。陶谦得报，连叹息道：“完了完了，弄巧成拙，祸福瞬变。本想结交强豪，不料结下血仇；本想邀宠献媚，却捅下滔天巨祸。只怕徐州难保。”

曹父被杀的消息传来，曹操在众文武面前，嚎叫其父被徐州太守陶谦杀害，故作伤心态。其谋士荀彧一眼看破。

荀彧：“在下，一者为主公悲伤，二者给主公道喜”

曹操：“荀彧你胡说什么？家父刚刚过世，我何喜之有？”

荀彧：“**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祸相倚，大事可期**”

曹操：“你所说的祸中之福，指的是什么？”

荀彧：“主公心如明镜，何必要拷问在下？主公自起兵两年多来，势如破竹，威震四方，但却有一桩难言之隐，那就是虽然拥兵二十万，却只能蛰伏于兖州一隅，主公想要成天下大业，首先要图霸中原，中原首望之地，当属徐州六郡，因此，主公心里头早就惦记着徐州了，**否则的话，主公刚才的痛苦声中，怎么会带有这么凛然的杀机呢？**

曹操：“**何止是惦记，简直是朝思暮想啊。**让你说着了，我就是想要他们把我的悲愤之情传出去，传给天下的诸侯，陶谦杀了我的爹，我痛不欲生”

荀彧：“此时此刻，这个消息已经随着顺风传出百里开外，但是，主公啊，徐州并不好取”

曹操：“继续说”

荀彧：“在下认为，取徐州有两难，这第一难，徐州刺史陶谦乃先帝钦命，此人治政以宽仁为本，驭民以厚道著称，官绅的口碑也堪称上佳，因此，取之不易。这第二难，是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平原的公孙瓒，甚至连荆州的刘表，都对徐州是垂涎三尺。他们只是望而止步，探而不取，就是怕触犯众怒，树敌于各路诸侯啊，因此，他们能听凭主公你去取徐州吗？”

曹操：“那你说我是去取，还是不去？”

荀彧：“陶谦命部下杀害主公家父，此仇不报，天理难容啊。此外陶谦厚道近乎迂腐，宽仁如同昏昧，像这样的人他能配据有徐州吗？徐州是乃中原重镇，扼黄河而望泰山，得之可纵横南北。**苍天送徐州给主公，如同送一杆大旗给狂风，送一把宝剑给剑鞘，主公不取何待？”**

曹操：“荀彧，听你讲话如饮美酒，令人陶醉呀，简直是一种享受！”

【荀彧的分析真是太透彻，全面了。荀彧，鲁肃，诸葛亮，司马懿，陆逊这些人都是顶尖的智者】

荀彧：“嗨，嗨，嗨，主公，在下建议，即刻给朝廷上疏，奏明陶谦之罪，并派人到袁绍，袁术，公孙瓒等处报丧，让各路诸侯都知道，陶谦杀害了主公父亲。此讯一到，他们也就都明白了。到那个时候，主公起兵去讨贼，那是**奉旨讨贼哪，上合天意，下合人情，中合道义**。为此，这徐州非主公莫属了”

曹操：“我嘛，因为悲伤过度，不能执笔，就劳你代拟写一道哀疏，在上奏朝廷的同时，飞马传送给各路诸侯，表明杀父之仇，和被迫起兵报仇”

荀彧：“**此疏在下已经拟好，请主公过目**”

曹操：“不必了，你写的东西肯定是字字句句都合我意。传命三军，明日辰时起兵讨伐陶谦”

在出征徐州的路上，曹仁问曹操道：“为何这次出征，没有先锋？”

曹操：“那是因为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是要为父报仇，怒火满腔，我已经乱了方寸了，恨不得朝发夕至，所以我的五万大军全都是先锋，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徐州，以免迟则生变**”

荀彧：“袁绍、袁术等诸侯在接到主公的哀疏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接到陶谦的求援书信。就袁绍的心性而言，他要犹豫几天，拿不定主意是帮助陶谦好呢？还是保持中立？**就在他犹豫这几天里，我们一定要拿下徐州，造成既成事实。**”

曹操：“你听听，荀彧说得多好，比我自个儿说得都好。”

曹仁：“未将明白了。”

荀彧：“我不能和主公相提并论，我是跟着主公时间长了，多学了一些教益。”

陶谦得知曹操率大军来征讨，自知不敌，只得披麻戴孝，独自一人出城向曹操乞罪：“在下敬曹老太爷如父，只想趁此结交曹公，乞得平安自保。万不料部将张镡恶性未改，害了曹老太爷。现在，我全家皆为曹老太爷服孝。我准备抱病前往五凤山，亲自捉拿落草的恶徒，交曹公刮心取肝，祭奠老太爷天灵！只乞望曹公宽恕我罪过，暂且退兵”。

曹操却对陶谦至诚乞罪毫不动容：“你说得好听，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区区一个张镡，能让我父亲复活吗？陶谦，你不仅纵使部下杀害我父，还暗中勾结袁绍，谋我兖州，妄想与他人共分我的属地。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曹操。陶谦，你一向都是故作韬晦，虚伪，险恶。我跟你明说了吧，看在你披麻戴孝的分上，今日我就不杀你了，以免天下人说我不义。你赶紧回城备战吧，二天后我就要拿下徐州”

陶谦：“曹孟德，我陶谦也是一方刺史，身受皇命，世受国恩。其实我比你父亲还大一岁哪。我卑躬屈膝地向你乞罪，都乞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放过我吗？你非要强占徐州，非要逼我徐州数十万军民，以死相抗吗？”

曹操：“两日之后破城，我要取你的首级祭奠家父。阁下如果知趣，回去洗净了脖子等着。转告徐州城中的百姓，破城之后，我不会屠城。凡为我父服丧者，都可以免死”。说完，调转马头撤了。

对此，曹仁大惑不解，对曹操道：“主公，你为何不下令趁势攻城呀？你不是要我们一鼓作气拿下徐州吗？”

曹操：“因为我发现，陶谦比我想中的要厉害啊。我刚才仔细看了，虽然他的城关遍插白旗，但是每一杆白旗下都暗藏了强弓硬弩，你看他表面上**对我卑躬屈膝，实则故作韬略，暗藏杀机**。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好了守城的准备，而且城里的军民也一定会跟他一起共存亡。”

曹仁：“陶谦最顽抗，不过是一万八千守军，我们五万精甲，岂能拿它不下这徐州城？”

曹操：“他除了守军，还有几十万百姓呢。陶谦，素以仁爱治民。大难临头，百姓们多会效命。你再看他的城关，高三丈有余，坚固无比。我们的人虽多，但多是轻骑，如果强攻，势必伤亡太大。我答应给他们两天时间，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攻城的器械，要两天之后才到达，那时再攻就可一鼓作气，将其拿下。传命下去，就说陶谦已经被吓得肝胆都破碎了，我们一战可胜，让将士们歇息两天，第三天日出时分，各部合力攻城。”

陶谦派儿子去袁绍那里求援。袁绍谋士许攸对陶谦儿子说：“在你求援之前，曹操的哀疏就已到达。说这杀父之仇可是不共戴天啊，我家主公若是在此时此刻发兵相救的话，不仅是**难以服众，实在是师出无名**啊”

陶谦的儿子：“父亲无意杀害曹操的父亲，反而是想结交曹操”

许攸：“这正是**这件事情的可笑可悲之处**，你父亲原本是向那曹操**献媚**，不料想弄巧成拙，画虎没成，反类其犬，致使你们两家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可悲啊，堂堂的朝廷命官，一州之长尊，居然做出了这等**荒唐的事情**。恕许攸直言，这件事实在是**愚蠢至极**，陶公子不妨想一想，我家主公何许人也？乃四世三公，声振寰宇，威名满天下，我家主公总不能在你家父亲陶谦做出了这等可笑可悲的事情之后，再荒唐地添上一些可叹和可笑吧”

陶谦的儿子只好又去公孙瓒那里求援。此时，恰碰上刘备来见公孙瓒，于是公孙瓒对刘备说：“陶谦危在旦夕，老弟啊，你说我是救陶谦，还是不救？”

刘备：“敢问将军的意思？”

公孙瓒：“我是想救陶谦，但是我现在是兵少将寡，非曹操对手。再说了，袁绍和袁术各自有二十万兵马，却坐观成败，我哪有能力救徐州哪？即便是我全军出援，而且侥幸成功了，我能得到什么？我只不过得到像陶谦这般的弱友，却结下了像曹操袁绍这样的强敌，不值啊，不智啊。”

刘备：“将军所言，在下万万不敢苟同。陶谦为先帝钦命，忠义厚道，治理徐州多年，贤名远播。曹孟德以报父仇为名，趁火打劫，图谋徐州六郡，虽说是乱世争雄各凭实力，但我总觉得，最终必定是，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来和将军辞行的，我要去徐州，援救陶谦”

公孙瓒：“我说你刘备啊，你才有多少兵马啊？区区两三千人，竟敢去破曹操的五万大军，你这可是以卵击石哦”

刘备：“**我刘备未必是卵，他曹操也未必就是石头**”

公孙瓒：“也罢，既然你非得要去，哪我就借给你精兵三千，稍壮声势”

刘备：“多谢公孙瓒将军，在下不要将军任何兵马，只想向将军借一个人”

公孙瓒：“借谁？”

刘备：“常山赵子龙”

公孙瓒：“你为何独独要借赵子龙？”

刘备：“世人只知道吕布名冠天下，却不知道赵子龙之勇，远胜于匹夫吕布”

公孙瓒：“子龙啊，你愿意跟随刘备取救援救徐州吗？”

赵云：“末将愿往”

公孙瓒：“哈，哈，哈，我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啊，是英雄相惜”

从公孙瓒那里出来，刘备对赵云说：“公孙将军虽有数万将士，但**真正的英雄只有子龙一个**”

赵云：“其实在下对玄德君的人品，早已是仰慕已久，从今以后，只要主公一声令下，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刘备：“好，从此以后，刘关张赵就是四兄弟了，你意如何？”

赵云：“谢主公大恩”

赵云：“在下有一事不解，袁绍袁术坐拥几十万人马，却彼此观望，不肯发兵援助徐州。而主公兵不过两千，将不过关张赵，却何以敢对抗曹操呢？”

刘备：“好，问得好，子龙若不问，我早晚也会告诉你。方今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皆以兵马权谋称霸一方。而我刘备在兵马上远不如他们，但我有两样，他们是没的。其一，我以**仁义为立身之本，待人之道，因为天下大乱首先在于人心丧乱，欲治乱世，必须先收人心，我必须以仁抗不仁，以义拒不义**。其二，我身为**汉皇后裔，除贼扶汉是我毕生心愿**。那陶谦是先帝钦命，素以仁义治政，我助他便是扶汉。而那曹操名为报父仇，实则是取徐州，意在取天下，耿耿野心，路人皆知。我举兵抗曹，就是以仁抗不仁，以天下大义拒枭雄之不义。就算是此战不胜，世人也能看见一件事情”

赵云：“何事？”

刘备：“**正道不灭，大义永存**”

【许攸，公孙瓒，刘备分表代表了三类典型世俗：1) 许攸：优越主义者，盛气凌人，顺势嬉落别人一番；2) 公孙瓒：实用主义者，直观的利弊作为行动指南；3) 刘备：理想主义者，一往无前】

刘备带着自己的两千兵马来援徐州，见到陶谦，说道：“刘备早就知道，天下之大，唯陶公最是宽容厚道，爱民如子。我想，如果连陶恭祖这样的仁德之君都无法生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大汉何日才可中兴？刘备无尺寸功德，唯有忠勇二字。今日我**相救徐州，便是救世道良心，救我大汉天下**”

曹操大营中，谋士荀彧对曹操说：“探马来报，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各路诸侯，都不愿意出兵来援助陶谦”

曹操：“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陶谦，与我为敌。徐州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好，好啊，攻城的器械也大部分到位了，明日中午开始攻城”

荀彧：“还有一件事令在下不安”

曹操：“说”

荀彧：“兖州城来信，说南郊一带发现吕布的兵马，八千至一万，似乎有所图谋”

曹操：“吕布，**败军之将，丧主之徒，不足为虑**，难道他敢攻我的兖州大营？”

荀彧：“主公，善用兵者，不虑胜，先虑败，万一吕布作乱呢？兖州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啊，你可不是把精兵强将都带来打徐州了吗，兖州几乎是座空城。主公，吕布可是骁勇异常啊”

曹操：“吕布虽勇，贪而好利，勇而无谋。连袁绍，袁术都不敢动我的兖州大营，吕布他敢吗？再说了，我估计三日之内，我就能攻下徐州，城一破，我就令许褚带二万精兵回防兖州大营，许褚早就想跟吕布大战三

百回合了”

荀彧：“从地图上看，主公的心思似乎已超出了徐州啊？”

曹操：“没错，**天下有那么大，我惦记着它们呢。**”

曹操正要攻城，忽然从侧翼杀出一路人马。其中有一虎将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曹操仔细一看，原来是刘备带着一路人马杀来。曹操见刘备又添一虎将，便笑道：“刘备这厮为何如此命好？”。这是笑着羡慕刘备又得了赵云这个比吕布还英勇的猛将。

第十二集 曹军大营里，曹仁对曹操道：“主公，刘备派人送来一份拜帖”

曹操：“我就知道他会给我来信，你猜猜，那信上头说了些什么？”

曹仁：“这，我可猜不出来”

曹操：“**连这都猜不出来，你今后如何做到料敌于先？如何才能做军中主将呢？**”

曹仁：“这...”

曹操：“我替你猜一猜吧，刘备此信，开头嘛，肯定是奉承我一番，他会替陶谦赔罪，因为毕竟是他的部将杀了家父，最后，他会劝我退军。你念吧”

曹仁念刘备信：“孟德兄如晤，玄德百拜，长安一会，在下铭心刻骨，兄台之文韬武略如日照昆仑，兄台之心胸大志如江海奔腾，在下不甚仰慕。徐州刺史陶谦，实乃宽厚仁德之君，其部下叛逆之罪不能尽归其主，如今兄之父已仙逝，如逝水不可复归。陶谦愧恨无地，愿倾其财物，赔偿兄台，以稍赎其罪。刘备斗胆进言，盼兄台撤军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倘能如此，不但徐州百姓感兄台大恩，天下人也必称颂兄台之明义，否则战端一开，玉石俱焚，刘备不才，愿与陶史公生死与共。”

曹操听了，大声道：“放肆！**刘备只不过是**个织席贩履的匹夫，**竟敢跟我来作对**。传令下去，破城之后，城中的男女老幼全部斩尽杀绝，以慰家父在天之灵。”

曹仁：“主公，这？”

曹操：“我们没有那么多粮食供养几十万战俘”

曹仁：“末将明白了”

这时，谋士荀彧来报：“主公，败报到了”

曹操：“兖州出事了？”

荀彧：“正是，昨天夜里吕布率兵一举偷袭了兖州，攻破了城，城中我军残部正在浴血奋战中”

曹操：“吕布一介匹夫，他哪里来的如此胆识，他竟敢偷袭我的兖州？”

荀彧：“主公，陈宫做了吕布的军师。”

曹操：“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了，原来是陈公台在指使他。”

荀彧：“主公，兖州一旦失陷，那我数万大军，可就无家可归了。”

曹操：“传命，全军即刻回师兖州。”

荀彧：“那徐州怎么办？”

曹操：“等我战罢吕布，回来再说吧。现在嘛，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卖刘备个面子，你替我复刘备一信，就说我接受他的建议，撤军言和。”

九、天上掉下的馅饼

曹操突然撤军，陶谦大喜过望，他深信这是刘备的到来让曹操害怕了，因此刘备在陶谦心目中的地位也更加高尚。这天，陶谦大宴欢庆，席间他再次取出关防，当着所有部下的面宣布：老夫年迈，二子不才，徐州只有在刘使君治驭才可能确保太平。陶谦当场就拟奏汉帝，让刘备来当徐州牧。然而，刘备坚持初衷，坚辞不受，甚至道：“曹操已退，刘某饮罢此杯，就应该履行诺言，离开徐州重回平原县了”。陶谦大急，他的儿子与文武们甚至给刘备下跪、泣阻，乞说：“使君即使不领徐州，也万不要弃徐州而去。否则曹操定然去而复返，徐州早晚要落入奸雄囊中”。刘备无奈，只得奉陶谦所请，驻兵边城小沛。刘备的忠肝义胆与风骨，令陶谦与其儿子们感动不已！一天深夜，陶谦次子悲泣不已地把刘备从小沛接进州府。刘备入内，只见陶谦奄奄一息躺在榻上。陶谦告诉他更紧急的消息：曹操在袁州大败吕布，这意味着曹操又可以腾出手来重取徐州。现在，陶谦自知即将殉命，但他牵挂的是徐州无人可托付。陶谦令儿子第三次取出关防大印，在刘备答应做徐州之主后，才合目而死。

刘备兄弟三人出生入死、飘泊多年，今日终于得到徐州数郡及万余兵马，可以渐图大业了！突然，城门急报，吕布率领数千铁骑城下叩关，请求刘备收容。刘备不禁大惊。原来，吕布被曹操击败后，无处可去。陈宫建议：刘备忠厚，又新得徐州，不妨暂投刘备栖身，以待时变。此时刘备陷入两难之境。他深知吕布是勇冠天下的猛将，任何诸侯如果得吕布相助，则大事可期。可是，伴吕布也犹如伴恶虎，稍不当心便反被其伤。究竟让不让吕布入城呢？

张飞道：“哥，你想想看，吕布一共有多少个爹？这丁原一个，董卓一个，王允一个，再加上他自个儿的亲爹一个，这前前后后共有四个爹，这四个爹都因吕布而死。可见他是个大灾星啊，谁要是做了他的爹，可准不得好死。”

刘备：“我只想做他的友，没想做他的爹”

张飞：“可这回，吕布不甘心做人家的儿子，他想做人家的爹呀。他这回来投靠我们这儿，我看，就是来图谋徐州来了，肯定啊”

刘备：“咱们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前段日子，如果没有吕布偷袭曹操的根据地兖州，曹操岂能退兵？徐州岂有今日之平安？现在吕布势穷来投我，如果拒而不纳，成何道理？再说我等如想匡扶汉室，成就大业，就必须结交各路英雄。眼下，我们的大敌是曹操，吕布的大敌也是曹操，我们两家只有合军拒曹，方能胜算在握。曹操不是有句名言吗，叫‘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也有句名言，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刘表收容吕布。在徐州城内，吕布通过陈宫宴请刘备，叫貂蝉歌舞伺宴，席间称兄道弟。貂蝉唱词：“红牙催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眉黛促成游子恨，玉容初断故人肠”。但好宴被张飞搅局：

关羽：“这吕布设什么家宴，把咱大哥给叫去了。”

张飞：“哎，这又如何？不就是喝个酒吗？”

关羽：“你可知道侍宴的是谁吗？”

张飞：“谁啊？”

关羽：“貂蝉。”

张飞：“貂蝉？就是吕布抢来的那个女人呀？”

关羽：“听说此女美艳无双，男人碰到他呀都会骨酥神迷，这吕布叫她侍宴，这是给大哥摆的什么阵？大哥戎马半生，心肠又软，这不……”

张飞：“好哇！吕布这厮，用自家娘们勾引咱哥，这还得了啊！”

张飞冲入吕布住处，把吕布的方天画戟掷于堂上，骂道：“我哥金枝玉叶，你这厮竟敢叫他贤弟？你是三姓家奴，动不动就喜欢认干爹。丁原董卓王允，不都叫你这个逆子害死了吗？现在你又搬出妖女勾引我哥？赶快执兵器出来，我与你拼杀三百合”。张飞的连吼带骂，逼使吕布明白，徐州难以容身。吕布只好向刘备表示自己立刻另投它处。吕布的姿态反而让刘备大感窘迫，他真诚地劝吕布暂驻小沛。那也是刘备先前驻兵所在，一应粮草俱由徐州供给。以此分开张飞与吕布二人，同时也好彼此成犄角之势。

曹操在自己的兖州大营，对荀彧道：“数月来，我劳师远征，在徐州和兖州两地浴血苦战，花费了几十万的粮饷，却连半寸土地都没有得到。可这个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坐收徐州六郡。由此可见，这个人是**忠厚其表，奸恶其心**”

荀彧：“在下早就说过，刘备表面上看，像个**仁义君子，但他大智若愚，大伪似忠，厉害啊**。主公绝不能小看此人”

曹操：“**我从来都没有小看过他，倒是他在内心里小看我**”

荀彧：“主公想怎么办？”

曹操：“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我想等粮草齐备之后，就攻打刘备，夺回徐州”

荀彧：“不妥”

曹操：“有何不妥？徐州乃夺取中原之要地，我们欲成大业，必须得占领徐州”

荀彧：“主公三思，徐州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刘备与吕布联手，徐州城是更加强大。如果主公率军急攻，势必会逼得两个人生死同心，合力抵抗；相反，主公若是能够容忍一下，徐州城肯定是一山难容二虎。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一个是贪而好勇，一个是虚伪自恃，早晚会争起来。到那个时候，主公再提兵取徐州，岂不是更佳？”

曹操：“言之有理，**急攻则同心相拒，宽忍则必生分裂。荀彧，你想得深远，我不如你**”

荀彧：“主公只是一时恼怒罢了，如果主公心平气和，静下心来，片刻就能看出这里面的要害”

曹操：“这话说得倒是，以后如果我再恼怒过头，你马上骂我，把我骂醒”

荀彧：“在下断然不敢”

曹操：“我命令你骂”

荀彧：“在下遵命”

十、阴阳平衡——曹操受挫之后碰上惊喜

【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的物尽其用，以及人尽其才】

第十三集：在西都长安，先是王允设下连环计，用吕布杀了董卓。随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反叛，又杀了王允，把持朝廷。汉献帝在忠臣董承等相助下，逃出长安，直奔东都洛阳。但李傕、郭汜等紧追不舍。汉献帝在亡命途中急召各地诸侯入洛阳勤王剿贼。袁绍得报，其一些谋臣进言道：“汉室气尽，早晚将亡。救下一个无用的汉帝，无异于给自己找来个主子，平添许多麻烦。今后皇帝有命，主公听是不听，从是不从？”袁绍深以为然，决定不管汉帝死活，把精力用于扩大实力，夺取地盘。这可比皇帝靠得住。散堂后，唯有谋士许攸孤独长叹：“**主公短视！一只传国玉玺尚且争来抢去，而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却没人要！**”

曹操得报，惊喜万分。连声道：“如此良机，千古难觅。起兵救驾。待天子到手之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掌天下之柄”。当即起兵出发，勤王救驾。

在向洛阳急行的路上，曹操道：“痛快，痛快，你们看，咱们跟太阳一块登上芒砀山了”

荀彧道：“已经一天一夜走了五百多里了，这人不累，马也累了，咱们还是歇息歇息吧”

曹操：“行，那就稍歇片刻，等日上三竿的时候出发，继续赶路。哎，袁绍有什么动静？”

荀彧：“据冀州的探报，袁绍没有奉旨前来救驾”

曹操：“袁绍离芒砀山如此的近，可是他却没有来，人昏庸到这个地步，真是叫人喜欢呀。袁术和刘表呢？”

荀彧：“南阳的袁绍没有行动，荆州的探哨回报也没有到，估计他们也不可能前来护驾。”

曹操：“看来天子非我莫属了。”

荀彧一听，吃惊皱眉，说道：“怎么？”

曹操：“我的意思是说，看来救驾的非我不可了。”

曹仁来报：“主公，山下驿道发现车印。”

曹操：“车印有多宽？”

曹仁：“六尺六”

曹操：“不好，天子的车驾已经过去了，马上出发，全力追赶”

曹仁：“主公，从车印来看，这车已经驾过去很长时间了，咱们要是追不上怎么办？”

曹操：“追不上？你就是给我追到洛阳城，追到长乐宫，追到上天入地，也要把天子给我追到手！听到了吗？”

曹仁：“主公，这，有五百多里啊”

曹操：“快去”

曹仁：“遵命”

荀彧：“主公啊，咱们还是歇一会儿再走吧。刚才你已经下令，说太阳到了三竿，咱们再出发呢。”

曹操：“已经三竿啦。”

荀彧：“可在我这儿看，还不到两竿。”

曹操：“我说三竿就三竿，你说没用。”

汉献帝得报，不远处出现救兵。君臣惊喜，以为是冀州将军袁绍奉诏来救。结果不是，竟然是曹操！君臣一片感叹：**袁绍袁术等都距洛阳不远，他们却坐视不顾，而曹操却从八百里外星夜赶来，可见家贫见孝子，患难见忠臣！”**

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曹操决定迁都许昌。在许昌皇宫中，汉献帝对董承道：“曹操会不会把朕杀了，自己当皇帝？”

董承：“不会，曹操只是想把陛下握于掌中，为他所用”

袁绍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谋士许攸道：“我后悔没有采纳先生之言，早把天子夺到手里那就好了，这样一来，挟天子令诸侯就不是他曹操，而是我了。”

曹操：“养一个天子啊，比自个儿做天子舒服多了。”

【同样是手中握有天子，董卓与天下诸侯闹翻。而曹操对天下诸侯分别封赏一番，加官进爵，诸侯们所占的

地盘也都敕封给他们。也就没有诸侯站出来作对，与曹操撕破脸。于是天子这个招牌也就还能挂下去，天下士子之心（比如荀彧）也就能维系住，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能唱得下去，曹操暗中获利就能如愿。下面案例：用天子诏，激起了刘备和袁术之间的你死我活之斗，就是最漂亮的暗中获利体现，从中消灭了袁术，获取了徐州】

在许昌，曹操大兴土木为汉帝营造宫殿。每日每时，汉帝及重臣们都是锦衣美食，供给丰盛。每次见驾，曹操都跪叩如仪，十分恭顺，甚至比先前的王允都更加恭顺！但另一方面，汉帝又觉得自己虽然安全尊贵了，却无异于笼中的金丝鸟。现在，汉帝与大臣们彻底看穿：董卓是青面獠牙的猛虎，曹操是亲切微笑的猛虎。尽管这只虎现在还象猫一样温顺，却比青面獠牙之虎更有力量！重臣董承只能劝解汉帝忍耐，万不可与曹操反目，以便等待时机，徐图大业。

曹操假天子之名让各地诸侯各得其好，并纷纷上表称谢。现在，他开始惦记徐州，怎样把它收入囊中？曹操给刘备发出了一道既甜蜜又恶毒的恩旨，正式册封他为徐州牧，把周边各郡一股脑儿赏赐给他，但又严令刘备发兵征讨袁术。因为“袁术图谋不轨，暗怀称帝之心！”刘备身为汉室后裔，岂能不尽忠勇效命？同时，曹操又致密信给袁术，告诉他：“刘备心怀叵测，竟然给朝廷递上密奏，诬陷足下有称帝之心，要发兵攻袭你啊”。曹操惬意地等待着袁刘双方火拼，自己好伺机夺取徐州！

刘备接到汉帝敕令，正式成了徐州牧，甚喜。对于奉诏讨贼却犹豫再三，最终不得不从，决定发兵北进，相机行事，做出讨贼样子给曹操看。

曹操：“这样一来，刘备和袁术之间必有一场恶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后他们会同归于尽。”

【曹操和荀彧真是厉害，把刘备的脉掐得那么精准。给刘备天子诏，敕封刘备徐州牧，先给了刘备一个大红包，再给刘备一密诏，叫刘备去教训袁术。刘备不得不去，因为不去，那么刘备标榜的“仁义，皇室后裔”，就不攻自破。不从天子诏书，还能说是皇室后裔吗？明诏和密诏是同时给的，如果你说是假诏、矫诏，那么还会敕封你为徐州牧吗？因此只接明诏，不接密诏的话，刘备的“仁义”，“扶汉”，就全都是假的了。两诏都不接，倒是可以，但没有徐州牧这个头衔，刘备拿什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对此诱惑，刘备无法拒接。】

袁术接曹操的密信，气愤地说：“刘备是个什么东西？原本一无名鼠辈，却要谎称是皇室后裔，欺世盗名嘛，趁人家陶谦病亡，窃取了偌大一个徐州尚不知足，还想打我州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属：“世风日下，小人得志啊”

下属：“刘备可恨，请主公发兵剿灭他”

袁术的军师：“刘备固然可恨，那曹操是善良之辈吗？他说的每一句话，就句句都是真的吗？在下以为，此事有几个疑点，其一，刘备是否真的给朝廷上过密奏，诬陷我家主公有不臣之志？这尚且不清；其二，就算刘备给朝廷上过密奏，曹操为何要将此事通报给我家主公，其用意何在？我家主公也不清楚；其三，刘备和曹操之间，彼此交恶，要害在何处？

袁术：“先生，你的意思是...？”

军师：“要害是徐州，刘备区区之辈，得一偌大徐州之城并兼六郡之地，这是让天下诸侯都非常眼红的事，最为妒恨的当数曹操。现在，刘备和吕布两人联手，共守徐州，那是兵强马壮，那曹操是想攻但不敢，欲弃又不舍。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就想挑动主公和刘备打起来，弄得两败俱伤，他好从中牟利。如果主公败给刘备，哪不，那是万不可能的，那他就势取南阳，如果刘备败给主公，他就势取徐州”

袁术：“先生说的极是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军师：“敢问主公，你想不想取徐州？”

袁术：“想啊，我天天在想，朝思暮想啊，【曹操摸准了袁术自认为“出身高贵，实力强大，天下好物自然应该归我”】

军师：“那就趁势取徐州，在下有一计，可使主公轻取徐州”

袁术：“先生快讲”

军师：“吕布虽然骁勇，他却是三姓的家奴，其性多变而又贪婪，他和刘备同处一城，如处水火。如果主公贿赂他以黄金万两，锦缎千匹，令他暗中偷袭刘备【这叫釜底抽薪】，主公到时出兵相迎，如此，定能大功告成。事成之后嘛，主公把徐州下的两个郡，赏给他就足够了。再以后嘛，主公找个机会灭了他，那不是易如反掌吗。主公，意下如何？”

十一、得何足喜——失何足忧

刘备奉旨率兵去打袁术，让张飞留守徐州。好酒的张飞酒醉后，无故打骂部将，导致部将反叛，暗投吕布。吕布顿感天赐良机，出兵攻取徐州。有张飞部将做内应，里应外合，吕布一举攻取了徐州。张飞逃出徐州后，在路上三兄弟又团圆。张飞无颜面见兄弟，痛哭得要拔剑自杀。刘备道：“三弟不要再哭了，徐州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得何足喜？失何足忧？天意，一切皆是天意”。

刘备又道：“三弟，江山已倾覆，何家不遭殃，我三人桃园结义时，立下过誓言，你如果再有此等愚举，为兄的绝不独生”

徐州失守，刘备无处栖身。刘备想到没有任何地方有亏吕布，因此只身前来徐州见吕布。吕布道：“玄德啊，我不是要夺你的城池，都是因为张飞兄弟酒醉杀人，导致军心混乱，我怕他误了守城大事，所以才引兵来这儿守几天徐州。既然玄德回来了，自然应该物归原主，请玄德收下徐州关防。”

刘备：“吕将军，你我初次在此相见时，在下就想将徐州让给你了，现在事实证明在下确实是无才无德，不配拥有徐州。今日之变，可以说是天意，是上天将徐州授予给你，请将军万勿生疑”

吕布：“还是请玄德收下关防吧”

刘备：“不敢，不敢，天授徐州于你，请将军不要再生疑了”

吕布：“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权且替玄德把守徐州。玄德，你自此去何去何从？”

刘备：“在下，确实是无处可去，如吕将军允许的话，我想暂住于小沛，这样也可与徐州互为掎角之势，**共同抵抗曹操和袁术**”

陈宫：“哎呀，玄德兄，那怎么可以呀？这样太委屈你了”

刘备：“如蒙允许，刘备感恩不尽”

吕布：“玄德啊，小沛就归你了，还是你当初那句话，所有粮饷，由我提供”

刘备：“在下拜谢了”

吕布：“只要咱两同心，何愁大业不成，我们可以徐州为根据地，厉兵秣马，先取袁术，次取曹操，再征刘表和公孙瓒，共图天下”

刘备走后，吕布对陈宫道：“刘备是位真君子，受如此大辱，竟如此平静如水，可敬可佩啊。我倒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了”

陈宫：“难道你不觉得刘备可敬可佩之外，更有些可怕吗？”

吕布：“先生什么意思？”

陈宫：“徐州乃刘备的根基之地，将军趁其不备占为己有，任何人受到这种奇耻大辱，都是万难忍受的。可是，刘备呢，竟然没有一句怨言，重归小沛，替将军去看守徐州的北大门去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这种忍耻含愤，平静如水呢？**能够如此这般的，是何等的心胸和志向啊，这种人不可怕吗？”

袁术和谋士商议，说道：“据报，刘备和吕布再度和好了，徐州和小沛互为犄角，联手共拒，如此下去，何日可得徐州啊？”

军师：“如果主公想图徐州，那就要将吕布和刘备分而治之，先结交吕布，使他不援刘备，之后攻下小沛，再图徐州”

袁术：“我不是已把吕布得罪了吗？我答应他的金银绸缎，我没给他【理由是吕布没有取下刘备的首级】”

军师：“主公这么做，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啊。成大事者，不可失信啊，尤其是对小人不可失信，因为小人比君子更加危险”

袁术：“先生说得对啊，可我该怎么办？”

军师：“主公啊，吕布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袁术：“他能想要什么，粮饷呗，他现在到处招兵买马，到处搜刮粮饷啊”

军师：“他问主公要多少？”

袁术：“这小子，狮子大开口，张口就管我要十万粮饷，十万哪”

军师：“给他二十万”

袁术：“二十万啊，给他二十万？”

军师：“对，二十万，能买到的，都是便宜货，成大事者，何吝于粮饷？”

袁术：“好，我给他。”

徐州城中，吕布收到袁术送来的粮草，高兴至极：“二十万粮饷，这可是两年的开销，这怎么能不要呢？”

陈宫：“难道你想助袁术去取小沛，走自取灭亡之路吗？”

吕布：“我不助袁术，也不助刘备，开战之时，我让他们两家罢兵言和”

陈宫：“我说你啊，哪里会有这等的好事？他们连天子的话都可以不听，会听你的吗？”

吕布：“我们可以试一试嘛。来，先生坐下来，陪我喝酒。貂蝉，来给先生唱首曲子吧”

十二、吕布辕门射戟——杯酒释兵戈

第十五集：吕布收下袁术的粮饷，表示保持中立之后，袁术便放心大胆地遣大将纪灵，率五万精兵攻杀驻守小沛的刘备。刘备只有五千兵马，眼看小沛将失，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致书吕布，请他发兵相救。陈宫看了刘备的求援信，不禁抱怨吕布轻率。小沛一旦失守，徐州唇亡齿寒啊。可你又收了袁术粮饷，答应不助刘备，这如何是好？吕布却仍不以为然：“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到时总有办法的”。吕布仍然与貂蝉沉醉在眼前欢乐中。

刘备久久不见吕布回音，绝望了，只得引兵登城，准备与纪灵决一死战。突然一骑快马奔来，传吕布已到五里坡，邀请刘备前去赴宴。刘备惊诧，大战迫在眉睫，生死决于一刻，吕布竟有闲情逸致赶到五里坡设宴？关张俱担心吕布已被袁术收买，设鸿门宴取哥哥性命。刘备却坚信吕布性情单纯，不会加害自己，毅然前往。关张乃随行护驾。

刘备赶到吕布营中，吕布笑道：“贤弟日后得志，不可忘愚兄今日之恩啊！”说得刘备莫明其妙。这时门将高声报：纪将军到。刘备看见死敌纪灵入帐，大惊。纪灵看见刘备也是惊愕不已。吕布赶紧一手抓住一个，笑道：“**我今天高兴，特请两位喝酒助兴，并为你们排忧解难**”。说罢，便命上酒。席间，吕布谈笑风生，还令貂蝉歌舞，刘备与纪灵各自忐忑不安。关、张俱按剑而立。纪灵再也难忍，问吕布：将军欲杀还是不杀大耳贼？吕布说都不杀。刘备说既然如此，请撤席，让我们决一死战吧。吕布笑道：**我平生不好斗，最好解斗！**说得双方更加莫明其妙。酒至半醉，吕布问纪灵：“可挽何等强弓，可射多少步？”纪灵回答可挽五百斤弓，五十步内可穿胸而过。吕布又问张飞。张飞正声道：可挽八百弓，八十步内可穿甲而过。吕布哈哈大笑，令人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插远处辕门下，道：“辕门至此足有一百五十步。如果我一箭射中戟上小枝，**你二人罢兵言和**。如果我射不中，你们只管厮杀！**是战是和，俱凭天意**”。纪灵望去，只见那戟远得几乎望不见，他根本不相信吕布能射那么远，何况射中小枝？于是一口答应。刘备也不相信吕布能射中，但也只能尽凭天意了！

吕布豪饮一大碗酒，取过一只罕见的巨大雕弓，双臂张如满月，大喝一声“着”。一只羽箭嗖地飞去，竟然直中画戟小枝！如此奇迹令所有人顿时惊呆了，连关羽张飞也瞠目结舌，惊叹“**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手下一将取来方天画戟，高举着展示给双方军阵看，三军均高声喝采。吕布掷弓于地，啍啍大笑：“**这是上天令你们罢兵言和啊！谁敢抗天，那我就只好替天行道，只消一支金翎箭就将把他穿胸而过**”。

期间张飞有鲁莽动粗之势。吕布对张飞说：“别，别，别，翼德兄弟，千万别动兵器。”

张飞：“哼！我不是你兄弟！”

吕布：“随你随你，不是就不是，不过，你是不是琼浆美酒的兄弟？”

张飞：“那是，俺张飞那是千杯不醉。”

吕布：“言过了吧？刘备出征那天，你不就大醉了一场吗？”

张飞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你...”。但也无可赖何，因为这是在吕布营中。

曹操征讨袁术：【对天下各路诸侯，曹操一个不漏地，及时以天子名义敕封一番，承认其所占的合法性，于是没有与谁结怨，都能安然相处。当袁术一人站出来，否认天子时，袁术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曹操就能集中专一地对付。如果不是平时多给诸侯施恩，不结怨，那么当袁术跳出来叫板时，就可能有人出来趁势搅局，曹操就可能腹背受敌，无法操控局面。袁术单一跳出来，正中曹操各个击破的下怀。】

纪灵归来向袁术禀报吕布辕门射戟，迫使双方罢战。袁术怒斥吕布：“骗了十万粮饷，却轻薄戏弄，坏我大事！”袁术欲发兵征讨吕布，谋臣劝解：一旦发兵攻杀，那么已经送给他的粮饷就真是助贼了，吕布成了强敌。吕布勇冠天下却愚笨自傲，与其和吕布结为强敌，不如拥为强援。主公不是想成就大业么？那就应该把吕布收为羽翼，继续施恩才是。袁术深以为然。

江东孙坚遭刘表伏击身亡，儿子孙策随后与刘表议和，讨回父亲尸首，掩埋之后便投靠了袁术，人称“小霸王”。恰在袁术与谋臣商讨如何对待吕布时，外面侍卫进来通报，说孙策要晋见主公。袁术急召入内。原来孙策竟然在十日内纵横八百里，攻城拔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江东重镇庐江！袁术感叹：“孙郎之勇，竟比令尊孙坚更有过之！我有孙郎在，吕布何忧？如得孙郎这样的儿子，虽死无恨啊！”袁术当即传令要为孙策设宴庆功。不料，孙策恭敬的交还兵符之后，托辞婉谢而出。

昔日旧将黄盖悄悄追出，问道：“公子难道没有听出袁公的话外之音吗？”孙策笑答，早听出来了。袁公路口声声“得孙郎如子，虽死无恨”，言下之意，是想让我做他的义子。黄盖叹道：“袁氏宗族，四世三公，天下贤才半出其门，袁公更是暗藏帝王之志，多少人想攀附却苦于无门。公子既得其厚爱，何不借此进身？”孙策突然变色道：“**他根本不配做我的义父！**”。黄盖惊骇，继之感慨道：“**公子此言，顿见英雄本色！**当年，孙坚将军视我亲如兄弟，如果公子需要在下效力，万死无辞！”孙策闻言大为感动。

山冈上，孙策在一座孤坟前焚香拜祭。今天是孙坚逝世的忌日。孙策想起了父亲当年何等英雄，而如今自己

既不能报父仇，也不能兴大业，飘泊沦落如斯，不禁悲泣。此时一位英俊将军悄悄跪于其后陪祭，并大喝一声：“大丈夫如不能拔剑而起建功立业，岂不愧对先父天灵么”。孙策回首，竟然是结义兄弟周瑜。周瑜激励孙策脱离袁术，共起大业！

次日，孙策进见袁术，把那只珍藏的传国玉玺进呈给袁术。袁术大喜，因为多少年来，他一直梦寐以求得到玉玺。在他心里，玉玺便是天命所授！孙策哭拜于地，说父仇未报，而今母亲一族，又遭扬州刺史所辱，危在旦夕。乞以玉玺为质当，借兵马渡江救难省亲。袁术慷慨问他想要多少兵马。不料，孙策竟然不要一兵一卒，他只想带上父亲当年的旧将黄盖、程普、韩当。这远比袁术预料的少得多啊！袁术当即慨然相许，并设酒相送。

孙策辞行后，袁术喜悦地左观右察起那尊玉玺，满堂文武更是一片恭贺奉承之声。独有一位谋士仰天叹息：“孙伯符必成大业，他永远不会回到主公身边了”。袁术惊问何意？谋士告诉他，孙策仅用区区一块石头，竟然换走了三员大将，何况这三员大将都是乃父孙坚当年手足。主公由此还看不出他的志向么？孙公子身后必有高人指引啊。袁术顿时愕然。

孙策领着三位旧将与周瑜相会，众人悲喜交集，万分感慨。当即决定：**时不我待，星夜前往故土江东，招兵买马，以图大业！**

十三、枪打出头鸟——袁术称帝

袁术得玉玺，称帝。消息传到曹操那儿，曹操不怒反喜：“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啊？”

手下：“五月初五。”

曹操：“天下的愚夫蠢货，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么？啊？哈，哈，哈。知道吗？袁术称帝了，哈哈哈哈哈，差点没把我笑死。唉，我看错了袁术，此乃我之过啊。”

曹仁：“袁术称帝，主公有何过错啊？难道主公没有看出袁术的野心？”

曹操：“不，我没有看出的是，袁术居然有这么愚蠢，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这么愚蠢的人，一不留神，我居然把他看成了豪杰。我曹操，居然把猪狗看成了龙凤，你们说我错不错啊？”

大伙：“哈，哈，哈，哈，错，错了，错了，错了”

荀彧：“主公原以为，率先称帝的应该是袁绍，没想到袁术却抢先称了帝”

曹操：“天下诸侯当中，袁绍、袁术的实力强过我，刘表、吕布弱于我，公孙瓒等辈都是绣花枕头，外强中干，刘备、孙策之流就不必提了。我早就看到二袁有称帝之心，没想到的是，抢先称帝的是袁术而不是袁绍，由此可见，袁绍要比袁术聪明得多。拥有这么多的兵马城池，却又这么聪明，你们说我是气，还是气不气呀？”

谋士郭嘉：“主公只怕是又气又喜吧。在下认为，如今汉庭就安在许昌，主公已是天下第一重臣，现在朝廷外有人篡汉篡位，不更显得主公是汉室栋梁，朝廷正宗了吗？在下建议，主公以汉帝之名，发布檄文，招天下诸侯剿逆扶汉”

曹操：“袁术拥兵三四十万，是我的两倍有余啊”

郭嘉：“袁术兵马虽多，但其部下文恬武嬉，不堪一击，此其一；其二，袁术既已公开蹿逆，则天下侧目，神人共愤，失道寡助，袁绍等人也不会援助于他，主公一旦发兵，则无人敢挡；其三，袁术称帝以后，主公掌中的天子也就随之贬值了，因为天下有了两个皇帝。如果主公坐视不管，那么第三个皇帝，第四个皇帝也就纷纷冒出来，到那时，主公掌中的天子又有何用呢？”

荀彧：“更重要的可能是其四，主公一旦发兵剿逆，那是高举皇旗，替天行道，主公自然就成为了天下诸侯的盟主，各镇诸侯如果不奉诏，那就是附逆，各镇诸侯如果奉诏，那就等于承认主公天下之地位，比夺几座城池要好得多”

曹操：“说得对，那你估计他们奉诏，还是不奉诏啊？”

郭嘉：“不用估计，诸侯们肯定个个奉诏，但一个都不会出兵，因为他们都在忙自己那点事儿”

曹操：“听令，着荀彧撰写讨贼檄文，布告天下；着郭嘉撰写天子诏书，诏令各路诸侯，凡是受过朝廷敕封的诸侯，每一个都给他们发一道诏书，令他们速速派兵，助我讨贼。

【这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接下来就是战术上重视敌人了，原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来自曹操】

在出征袁术的路上，荀彧对曹操道：“主公还有忧虑？莫非袁术势大，难以取胜吗？”

曹操：“我忧虑的不是袁术，而是吕布。我担心，我跟袁术交战的时候，吕布会再次偷袭我们的后方”

荀彧：“不会”

曹操：“为何不会？换作是我，我就会”

荀彧：“吕布并非主公，虽然他天下无敌，但他的头脑却比不上主公的一个手指头。”

曹操：“但他有陈宫相助啊”

荀彧：“恰恰是陈宫不会让吕布援助袁术，因为那就意味着附逆，将自取其祸。再者，上次吕布偷袭兖州，被主公打得大败，他岂敢重蹈覆辙？”

曹操：“可我们这回是倾城而出啊。”

荀彧：“主公又多疑了，吕布并不知道兖州是座空城。以吕布的心计，他万万不会想到，即便是陈宫想到了，吕布也不敢贸然进攻兖州。现在吕布的心思反而会更担心，主公会不会假途进剿袁术，半道上趁势拿下徐州”

曹操：“**没错儿，我这个人是多疑，成也多疑，败也多疑。**就在此刻，我心中仍有一道忧虑，你能否为我排解？”

荀彧：“请主公示下”

曹操：“此次我们征讨袁术，我们必须战胜。因为一旦败了，天下诸侯都会笑歪了嘴，他们会说曹操**剿贼不成反被贼剿。到那时，我们就成了贼了，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吞噬我们的身体，瓜分我们的地盘，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荀彧：“断然如此”

曹操：“那么你以为，我们该怎样才能战胜袁术呢？”

荀彧：“集中全部兵力，不惜一切代价，直捣袁术的首府寿春”

曹操：“这不就是我的方略吗？”

荀彧：“正是，在下认为，这也是战胜袁术的唯一方略，请主公不必多疑了。”

曹操：“多谢”

荀彧建议即刻把吕布最想要的名号“徐州牧”赐与他，承认吕布为徐州之主(以前徐州牧是刘备，吕布属于非法占据)，令吕布奉天子诏攻击袁术。曹操担心，如果吕布不奉诏呢？荀彧微笑道：“吕布或许不攻袁术，但他不会不要“徐州牧”。只要他接受了朝廷的敕封，袁术自然就会怀疑这个一日三变的三姓家奴了”！曹操猛醒：如此简单的办法，我怎么疏忽了呢？

袁术为了拉盟友，想出联姻之策，娉吕布之女为太子妃。吕布看了袁术招女儿做太子妃，当然高兴，同时也想结交袁术作后盾，于是慨然应允。陈宫外出回来后，得知此事，坚决反对，对吕布说：“你竟然去跟袁术结什么儿女亲家！”

吕布：“袁术开国称帝，娶我女儿做太子妃，这有何不好？我们有他做强援，谁敢犯我徐州？”

陈宫：“正是因为袁术篡逆，我们才应该跟他划清界限，难道你要去做反贼的亲家，去抢着为他殉葬吗？”

吕布得到了久以盼望的朝廷敕封，大喜，再次请教陈宫“受不受封，发不发兵？”陈宫告诉他：这有何难？你只管受下徐州牧，答应剿贼，但按兵不动。坐观曹、袁胜败。吕布担心一兵不发会得罪曹操。陈宫道：谁说一兵不发？自有皇亲后裔会抢着替你出征呢！吕布问谁？陈宫笑道“刘玄德！袁贼窃国，他身为大汉皇亲岂能坐视？”

曹操发天子诏书，招各路诸侯来讨伐袁术，但无一人有实际行动。唯有刘备带着二千兵马前来助战。因为他最恨贼子篡立、一心想匡扶汉室。曹操出帐笑迎：“是了是了，袁贼称帝，天下所有人中，唯刘使君最为切齿啊！”

曹操在进军去打袁术的路上，坐骑受惊吓，践踏了麦田。按军纪，要惩处，荀彧道：“主公，春秋有大义，法不加于尊，主公不要自戕。”

曹操：“春秋胡言乱语，我问你，如果法不加于尊，那么立法何用？今日我割发代首，他日立功相赎。”曹操挥剑割下发髻，高声喊道：“将曹操的首级传示三军！”

曹操去攻打袁术，以弱击强，属于非常时期，自然要有非常手段。围城时，粮草接济不上，曹操只好叫粮官在量米时，用小斗代替大斗，减斤少两。官兵吃不饱，哗闹起来。曹操为凝聚军心，鼓舞士气，只好拿粮官来做替罪羊，渡过难局。

曹操对粮官道：“想借你一样东西，以安军心，盼你不要吝啬。”

粮官：“主公想借什么东西？”

曹操：“借你项上人头，不过此物我只能借，不能还了。”

粮官：“主公，主公，在下无罪啊，主公！”

曹操：“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恐怕会激起兵变。你放心，你死后，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待他们会比待自己的父母更孝顺；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待他们会比自己的儿子更亲近。再说了，你的儿子待在你的身边，不会有待在我的身边这么更有出息，你说对不对呀？”

曹操一鼓作气攻下了袁术的寿春城。刘备对曹操说：“经此一役。孟德兄功垂古今，名震天下，刘备恭喜曹公了”

曹操：“若无足下相助，我岂能成此大功。玄德啊，不要走了，留下，你我联手，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

刘备：“多谢曹公盛情，只是，我部家眷都在徐州，他们也早有望归之心，还是请曹公准我回小沛吧”

曹操：“我早就听说，玄德志大，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今日看来，此话不假啊”

刘备：“哪里？哪里？曹公名下，兵强马壮，**文武皆备，多在下一人不嫌多，少在下一人不嫌少**，还请曹公能履行先前诺言，准许在下告辞。”

曹操：“徐州原本就是你的，是被吕布硬夺走的。你跟吕布表面上看起来，称兄道弟，唇齿相依，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提防，你说我说的是也不是？”

刘备：“曹公之言不确，坦率地说，吕布与在下，互相提防是真，唇齿相依也是真”

曹操：“没错，还是玄德说的透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回小沛呢？须知吕布多变如狐，贪婪如狼，像你这样的仁义之师去那种地方，岂不是住在了狼窝边上？”

刘备：“恕在下直言，**吕布虽然贪婪如狼，曹公却势如龙虎，在下呆在狼身边，总比呆在龙虎身边太平一些吧？**

两人哈哈大笑。

曹操：“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强留你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徐州嘛，我早晚是要带大军去拜访的”

刘备：“哦”

曹操：“陶谦杀害我父亲的仇，我还没有报。身为人子，以孝为先，父仇不共戴天啊”

刘备：“曹公，陶谦早已经归天了，你还不放过他吗？”

曹操：“陶谦虽然死了，可他儿子还在啊，我要杀其子，掘其坟，鞭尸泄愤”

刘备：“依在下看来，曹公是以复父仇为名，攻取徐州”

曹操：“是又如何？”

刘备：“恕在下直言，当曹公大军到时，在下被迫与吕布联手，殊死相抗。曹公若暂时不想杀在下的话，容在下告辞。”

曹仁提出要杀刘备，曹操道：“刘备刚刚立了大功，此时杀他不智；再说杀刘备，也不一定非要我动手，我可以借吕布之手嘛。传命班师，回许昌。”

曹操暗中布下了离间计，用吕布身边的陈圭父子，离间吕布与陈宫。再故意让陈宫捕获给刘备送信的信使，离间了吕布与刘备。

十四、曹操巧取徐州——小动作大作为

【想夺徐州，袁术和曹操都采用了离间计。为什么袁术不成功，而曹操成功呢？袁术用的是明着的离间计，离间大佬吕布。此计谋显得有些直接和简单。大佬的口味自然也大，因为大佬有自己的智囊团，分析把握都透彻全面。这种离间不仅成本大，而且风险也大，因为大佬有本钱赖账，不兑现，你拿他不可奈何。曹操从不用明着的离间计，道理就在于此。曹操用的是暗着的离间计，是个别人暗中活动，在敌手看不出来的情况下，施以小动作，因此成本小，风险小。再加上曹操正蒸蒸日上，人家也愿意投靠效力。于是用陈奎父子离间了陈宫和吕布。另外，使出故意让陈宫抓获信使，搜得密信的伎俩，让敌手未识别出离间计，离间了吕布和刘备。】

徐州城内，吕布每有宴席，陈圭、陈登父子坐在吕布两边，满口谄辞，盛赞吕布勇略。渐渐地，陈宫反而受到冷落。这一日，陈宫忍不住提醒吕布：陈氏父子谄媚如蜜，心思难测，这等人将军应该提防啊。不料，吕布早就对陈宫的耳提面命难以忍受，反而怒斥陈宫：“你无端进谗，欲害好人么？”陈宫出府长叹：忠言不入，如此下去，只怕连我也会大祸临头！

陈宫猎于山野，忽见一骑驿者匆匆躲避自己，他顿时生疑，急令军士追捕。那驿者被拿后神色惊慌。陈宫搜身，果然在此人身上搜出曹操给刘备的密信，大意是：曹操即将发大军攻取徐州，请玄德贤弟里应外合，共除吕布。陈宫冷笑，“这只是给刘备的密信，难道没有给陈氏父子的密信么？”喝令再搜，但是搜遍此人上下，再无其它。

吕布看了曹操致刘备的密信后，大怒，痛骂刘备。陈登在旁边更是义愤填膺，力谏吕布攻取小沛，消灭刘备。陈宫冷眼旁观，含蓄道：在下担心，曹贼在徐州的内奸，恐怕不只是刘备一人啊。陈登顿时悲愤，他当场解下佩剑交给吕布，激动道：请将军斩下我头，以释陈宫之疑。吕布则怒斥陈宫“污陷忠良，蛊乱人心！”厉令陈宫向陈登陪罪，陈宫只得长叹从命。

吕布当即整军，倾城而出，征剿刘备，令陈圭守徐州城。陈宫自请守城，吕布不准，说“对阵临敌，我离不开你”。陈宫忍不住劝吕布：“将军把全部家当交到陈氏父子手里，一旦有失，将军何归？”吕布再斥陈宫：

“你也姓陈他也姓陈，为何你两之间水火不容？我从没听见陈氏父子攻击你，只听你屡屡中伤他们！”

陈登奉命随吕布出征，临行前他密嘱父亲陈圭：“吕布已经怀疑我们了。从现在起，城外之事，儿自为之，城内之事，尽付父亲了。如果吕布兵败，父亲万不可放他入城。”

小沛城中，刘备得报吕布率军来攻城，大惊失色，急上城察探。吕布纵马城下，戟尖上插着曹操的密信。罪证凿凿，大骂刘备外表忠厚，内心奸诈无比，快快献城受死！刘备有口难辩，他只能阻止关、张迎敌，谨慎守城避战。

许昌城中，曹操得知吕布与刘备反目，大喜，认为时机已到，急忙率军前来征剿吕布，兼取徐州。小沛城下，刘备的坚守不战令吕布进退两难，无奈中他只得向陈宫求计。陈宫满面高傲、左推右搪，直逼得吕布折腰认错后，他才献出攻城计谋：将刘备诱出城池，围而歼之！

这天深夜，城下忽然响起鸣箭，一枝信箭直飞入城中。箭上系着曹操给刘备的书信，大意是曹操亲率大军已至，明日某时将与吕布在沛河边交战，约刘备前后夹击。刘备当然信以为真。翌日，刘备在城上远远看见吕布后军大乱，天边隐隐传来鼓号，他以为曹操已与吕布开战，立刻大开城门，率关、张朝吕布前军冲杀过来。吕布军阵立刻败退。不料，刘备与关、张冲到沛河边时，根本不见曹军，只听四面八方战鼓震天，刘备反陷入吕布包围。刘备浴血死战，侥幸脱身，却与关、张兄弟失散。

刘备亡命途中，突见前面旌旗招展，战甲闪亮，他以为又落入吕布截击，这时却看见曹操正向他扬鞭而来。

曹操道：“玄德啊，惭愧啊，惭愧，愚兄来迟一步，连累贤弟沦落到如此地步！”

刘备：“请问曹公，数日前，你是不是遣人带给我一封密信，结果被陈宫截获了”

曹操：“是，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封信不是给你的，它原本就是写给陈宫看的”

刘备：“什么？你故意让他截获的？”

曹操：“呵，当然，否则吕布怎么会向你用兵？徐州又怎么可能会空虚？可惜，为此，我的一个忠仆的性命都丢了”

刘备：“曹操啊，你知道你有多狠吗？你使的这道奸计，不但使我丢了城池，还害得我两个兄弟陷入重围，生死不明”

曹操：“嗨，我知道，我知道，贤弟不必悲伤。城池，我可以替你去取，关张如有不幸，你不是还有我曹操嘛。咱们联手，何事不成？上马，且看我如何收拾吕布”

吕布接报，说曹操大军赶到，自知难敌，立刻下令班师徐州，准备据城避战。不料，吕布回到徐州城下，城门却紧闭不开。

陈圭在城上喊：“吕布，徐州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是你从刘备那里抢夺来的，今日我要把它献给朝廷”

吕布：“你这卖主求荣之徒”

陈圭：“匹夫，曹操大军将至，你赶快逃命吧，否则将成瓮中之鳖”

吕布怒极，急寻陈登，要用他的头颅来逼迫陈圭开门。左右遍寻陈登，全无踪迹。陈宫苦笑：将军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吕布又气又恨，愧不能言，遵从陈宫意见，急投下邳。

刘备跟着曹操来到徐州城下，关羽张飞从远处朝刘备奔来。刘备：“二弟三弟，你们安然无恙，谢天谢地啊”

关羽：“我和三弟杀出重围，到处找你，急死人了”

张飞：“我跟二哥说了，急个甚，咱大哥啊，那是上天托生的，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

刘备：“二弟三弟真豪杰也”

曹操：“玄德啊，我所言不虚吧，你现在兄弟有了，城池也有了”

刘备：“我有兄弟足矣，至于城池嘛，那当然要归属曹公了”

曹操：“这话说得透彻”

吕布到了下邳后，自恃下邳城中粮草足备，城外又有泗水之险，安心坐守，可保无虞。曹操率军围困吕布于下邳，想不战而屈吕布之兵。

曹操策马至城下，对吕布道：“奉先，幸会，幸会”

吕布：“孟德，好久不见”

曹操：“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董卓的府上，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呀”

吕布：“实话告诉你，我还有将士五万多，百日屯粮，下邳城，你也看见了，它高三丈，厚两丈，三面环泗水，易守难攻”

曹操：“奉先，我今天来不是想听你这些的，我是过来跟老友叙旧的。

吕布：“叙旧？”

曹操：“是啊，我老实告诉你吧，天下诸侯中，我谁都不怕，就怕你吕奉先。天下诸侯中，我谁都不敬，就敬你吕奉先，一言以蔽之，我对你是又敬又畏啊”

吕布：“真的？”

曹操：“那当然，你想啊，自从董卓进京以来，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还有我曹操，相继裂土称霸，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有你吕奉先嘛。你助董卓的时候，董卓就可以独霸京师；你助袁术的时候，袁术就敢称帝；你助刘备，甚至不需一刀一枪，只要辕门射戟，就可以一箭定太平。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此言不虚啊。再加上你手中这杆方天画戟，真堪天下无敌啊，

吕布：“那是，那是”

曹操：“由此可见，只要将军愿意助我，则曹操的大业必成。可惜啊，可惜你这些年来一直东征西讨，战守不定，饥则食，饱则去，专门给各路诸侯添麻烦。嗨嗨，人家收容你吧，你反过来夺人城池，人家想剿杀你，又斗不过你，最后反被你所杀，你说是不是？”

吕布：“是啊，孟德兄说得是”

曹操：“所以，我思来想去，与其咱俩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不如我冒个风险，冒个什么风险呢？我跟你结盟，咱们共图大业，只要咱们俩联手，定能一统天下。奉先啊，你听好，我想把所有的兵马都交给你，你来当这个三军大元帅，专事征战。我，给你提供粮饷，军械。打仗嘛，我不行，但是，辅助善战者，正是我曹操之所长啊”

吕布：“董卓当年要肯这么做，他早就当皇帝了，

曹操：“是是是，董卓愚蠢，不识将军的价值啊，奉先，咱们讲和吧，啊，就在这城关下，泗水边，咱们歃血为盟，宰马为誓，结为兄弟，你看可好啊，啊”

陈宫在城楼上喊道：“曹阿瞒，你还认得我吗？”

曹操：“啊，公台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想死我了，咱们可还有一壶酒没有喝完呢。”

陈宫：“先把酒撂下，来，吃我一箭。”

曹操对吕布的游说，因陈宫的搅局而失败。回来对谋士和诸将道：“可恨，可恨，如果不是陈宫放箭，那个呆子几乎被我说动了。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也仔细看过那城防，它确实如吕布所言，高约三丈，厚约两丈。如果强攻，恐怕伤亡太大了”

谋士郭嘉献策道：“主公，在下有主意，在下认为，泗水可用”

曹仁：“那河是是用来护城的，怎么可以用来攻城嘛？”

郭嘉：“为何不可呀？**得于斯者，毁于斯**”

曹操依郭嘉之计，决堤水淹下邳城。吕布内外交困，军心大乱。吕布被部下捆绑着押到曹操面前来献降。吕布对曹操道：“孟德兄，你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最怕的人是我，最敬的人也是我。你要我做你的三军大元帅，为你横扫天下，共创大业。禀曹公，在下愿意做你账下的三军大元帅”

曹操：“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是在我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城上，我在城下，我不能不跟你共创大业。但是现在，你看看你，阶下之囚，你怎么跟我共创大业？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吕布：“玄德贤弟，你还记得辕门射戟吗？”

刘备：“记得，奉先此恩，在下永生不忘”

吕布：“那你还不开尊口，快帮我求求曹操啊？啊”

刘备：“遵命”

刘备：“禀曹公，在下有一事相求”

曹操：“无论何事，但说无妨”

刘备：“吕布曾经拜过三位义父，其一是丁原，其二是董卓，其三是王允，这三位义父都托福吕布不浅。今日恳请曹公收吕布为义子，做他的第四位义父”。

曹操：“听见了吗，谁做吕布的义父，谁就不得好死”

吕布：“大耳贼，你忘恩负义”

刘备：“吕奉先，你也知恩义二字吗？早先我让徐州于你，就是盼望你知恩知义，可是你非但不容我，还屡屡攻杀我，你懂什么叫恩义吗？若你我联手，你岂有今日之祸？”

吕布被押往刑场，貂蝉前来见吕布最后一面，说：“将军，貂蝉无缘与你同生，但愿同死”

吕布：“我吕布有你这句话，虽死无憾，但万万不可如此，你快离开我，你快走啊！”

吕布部将张辽道：“吕布，大丈夫断头不可断志，你何惧之有啊？”

随后陈宫也被押到曹操跟前。曹操道：“坐，快坐，快坐，公台兄，中牟县相救之情，曹操感恩于心。”

陈宫：“曹孟德也长着一颗心。我真是后悔呀，当年成皋县那天夜里，真应该将你一剑穿心。”

曹操：“嗯，理解，完全理解，连我都替你后悔。”

陈宫：“真是个好奸诈小人，无耻之徒。”

曹操：“公台兄，我有一事不能理解。你既然欲图大业，为何不来找我，而去找了吕布。他配不上你的才华

与抱负。

陈宫：“只恨吕布不听我言。要不然，不会有今天。吕布虽然无知，但是为人要比你干净得多。”

曹操：“嗯，是干净，干净得像个傻子。公台兄，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赐教。”

陈宫：“说吧”

曹操：“你说我是应该杀你呢，还是应该留你。”

陈宫：“这好办，快快杀我。”

曹操：“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陈宫：“那我就给你个理由，让你舍得杀我。”

曹操：“说来听听”

陈宫：“只要我陈宫一天不死，我就会把你曹孟德当年那些丑事挂在嘴边，我会天天讲，日日说。我让世人，尽人皆知，让你遗臭万年。……大家，都听着。当年曹孟德在成皋县，逃亡的时候，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可是他却恩将仇报，杀了吕伯奢，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他恩将仇报啊。杀了自家的伯父。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无耻之徒啊。”

曹仁：“来人，“拉下去，快把陈宫拉下去。”

手下：“诺”

曹操：“放肆。公台兄是何人哪？那是我的救命恩人，骂我两句怎么了，又掉不了一根汗毛。再说，公台兄说得有道理。骂得对，骂，接着骂。骂痛快了，咱们喝酒。”

陈宫叹道：“曹孟德呀，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皮厚。”

曹操起身道：“**并非我曹操皮厚，而是我把这世上那些庸俗不堪的纲常伦理，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世人都说我是奸雄，可又都拿我这个奸雄莫可奈何；你们这些自诩为君子的人，也都败在我这个奸雄手里。如果当君子的代价就是被凌辱、被践踏、被消灭，甚至被杀的话，我宁愿当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奸雄。自古以来，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忠义和奸恶，都不是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的。也许你们从前错看了我曹操，现在又看错了，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都不怕别人错看我。公台兄，平心而论，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陈宫苦笑，叹道：“什么也别说了，赶快上酒送行吧。”

“上酒”，“请”

陈宫：“刀斧手何在？快送我陈宫上路。”

曹操：“公台兄，能容我送你最后一程吗？”

陈宫：“走”

曹操：“走”

歌：“天地之间莽苍苍，一时多少豪强，胜负由来不久长，去如大江水，奔流向远方，书藏万卷胸次广，细数百代兴亡，功成身退早还乡，平淡心中事，无语对斜阳。”

在去刑场的路上，曹操对陈宫说：“啊，我知道你家中还有七十老母，你若死了，她怎么办？你舍得下吗？”

陈宫：“我陈宫闻，仁孝之君依法诛罪，不会罪及父母，我料你曹孟德也不会杀我老母，反而会供她钱粮，养其终生。”

曹操：“不错。公台啊，我还知道你家中有两个娃儿，女娃七岁，男娃五岁，他们还小，你若走了，他们怎

么办？你舍得下吗？”

陈宫：“我儿我女自然会餐风饮露，顺天应命，就不劳孟德操心了。”

曹操：“公台兄，我从来都不求人，但是今天，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陈宫：“这个我知道，但是是我自己真真地要走，还请孟德，遂我心愿吧。”。陈宫放眼远眺，感叹：“大好山河啊，大好山河啊”

曹操听了，不禁流泪。随从问道：“主公怎么流泪了？”

曹操答道：“胡说，我怎么会流泪。”。说完，口中不禁也念道：“大好河山，大好河山哪”

在徐州城楼上，曹操和众文武远眺中原大地。荀彧对曹操说：“徐州不愧为中原第一雄关，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就是在此地用三万铁骑，杀得高祖帝五十万兵马是片甲不留啊”

曹操：“徐州让我魂牵梦绕，今日终于美梦成真啦”

荀彧：“一看便知，如此雄关，区区吕布怎配拥有？雄关应当归属明主，今日已成正果。主公得徐州以后，进可攻退可守，鼎立中原之日，为期不远也”

曹操：“说到吕布，我想起一个人”。说完，便走了。荀彧明白曹操是想起了貂蝉，于是对许褚说：“主公跟你喜欢的根本就不一样，主公喜欢的是已婚少妇，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儿！”

晚上，曹操幽会貂蝉，对貂蝉道：“难道在你心中，我曹操还比不上一个吕布吗？”

貂蝉：“是，在我心中将军是不如他。”

曹操：“为什么？”

貂蝉：“我夫君真诚，将军老辣；我夫君善良，将军奸险；我夫君多情，将军无义。所以即便你是杀了他，在我心里，你永远不如他。”

曹操：“（干笑两声，起身，貂蝉刷地拔出匕首）

貂蝉：“将军，知道这是什么吗？”

曹操：“七星刀？”

貂蝉：“那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曹操：“这你算是问对人了，大概在八百多年前吧，有一颗流星落在了越地，烧红了五十多里山川。当天夜里，干将、莫邪夫妇就取回了流星铸成了两把宝剑，一把叫干将，一把叫莫邪，也就是吴王剑和越王剑。铸完这两把宝剑剩下的陨铁只能够锻造一把短刀，就是这把七星刀。八百多年啦，吴王剑和越王剑都已经是名满天下了，可是只有这把七星刀默默无闻，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我曹操执此刀刺杀董卓的时候...只可惜啊，董贼命不当绝。怎么，如今，你要用它来杀我吗？”

貂蝉：“我是要把它，还给上天.....”

曹操：“嗯。如今我就是天，拿来。”

貂蝉突然用刀自尽，许褚正好冲进来，大吼着：“妖妇，你休得放肆！”

曹操：“她没想杀我！她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许褚：“她死的好！”

曹操：“是荀彧叫你来的吧？自己到监军那儿领三十军棍。”

许褚：“喏。”（转身就走）

曹操高声又道：“罢了，免了吧。”

许褚：“不，不免，我去。”

【这段对白，许褚和曹操都挺有意思。许褚冲进来，貂蝉已自尽死了，曹操有点气急。本来貂蝉的死怪不着许褚，曹操却埋怨许褚“她没想杀我，你咋咋呼呼地跑来干啥”，好像是许褚把貂蝉给吓着了似的。之后曹操借着气头想给许褚（和荀彧）点教训，可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荀彧和许褚都没过错，都是为了他的安危着想。既然貂蝉已经死了，再怎么着也活不过来了，何必再惩罚自己忠心耿耿的手下呢。因此，转念间，他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不想打许褚了。可是许褚有股子孩子气的倔强，既然貂蝉死了，他的心也放回肚子里了，就算打他一顿，他心里也高兴。而且，他知道自己行为虽出于一片忠心，但没有命令就来杀主公喜欢的女人，终究还是有该罚的地方，所以他甘愿领罚，意思就是告诉曹操：“我不怕打也不怕杀，就算明知你会砍了我的脑袋，我还是会跑来杀貂蝉的。”】

十五、曹操想收刘备于麾下——捉鸡不成反噬一把米

【曹操对人才是见一个爱一个】曹操轻取徐州后，徐州士绅叩见曹操，呈递万民书，盛赞刘备的德行操守，请命让刘备留任徐州牧。不料，恰恰是这万民书让曹操明白：绝不能让刘备驻守徐州，甚至驻留小沛也不行，一旦准他坐领徐州，必然民心永固，再与自己做对时便有天大麻烦。于是，曹操当着众士绅大赞刘备功德，末了还说：“刘使君堪为朝廷栋梁，为一州之牧岂不屈才了么？他应当入朝见驾，受天子赐爵封侯，成为柱国公卿！”回头来他又对刘备笑道：“天子得知贤弟是皇室后裔，久已思得一见。贤弟就不想一睹天颜么？”逼得刘备只得说自己早就“朝思暮想，盼能叩见天颜”。

回师许都后，曹操亲自侍奉天子皇驾，率众文武在许田行猎。汉帝射鹿，连矢不中，曹操从汉帝手中夺过那支由汉武帝相传至今的宝雕弓，一箭射中。之后，他竟然持弓不还，匹马遮于帝前，昂然承受将士们“万岁”之声！顿时，臣工们有人瞠目结舌，有人垂目不忍。关羽则怒不可扼，拔剑欲上。刘备急止关羽，上前恭贺曹操：“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曹操却微笑：“恐怕不是刘皇叔的真话吧？你亲眼见过吕奉先辕门射戟，只有他才堪当神射二字”。刘备答道：“吕奉先虽有神射，却被丞相斩首，丞相射技虽不如奉先，却能一箭定江山！如此相看，奉先射技再高也属于俗射，丞相即是开弓射鹿，也堪当神射”。曹操颌首笑道：“这倒是实话”。

【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想收服刘备，以喝酒闲聊拉近感情】

在许昌，刘备去见汉献帝，在宫门口遭卫士拦截。刘备对门卫说道：“我是刘皇叔，天子授我任意出入之权。你们是何许人也？竟敢拦我，闪开！否则我告知曹操，拿你们问罪。”

进得宫来，汉献帝向刘备泣诉伤悲：他从即位那一天起，就沦为董卓掌中物。董卓曾经一边如厕一边向他问话，而他只能立于厕外做答。董卓乱宫廷、淫妃嫔、称假父、窃朝政。董卓死后，又落入李确、郭汜手中，他们更是毒如蛇蝎，恶如狼。刘备颤声：外间传言，丞相事君执礼甚恭啊。献帝告诉刘备，这话不错。曹操从没有虐待他、更不会淫乱宫廷。他奉给献帝吃用不尽的锦衣玉食，但是他当朕的家，做朕的主，他把朕关在金丝笼里，挟天子令诸侯。而且时机一到，他必然窃取帝位，篡汉自立！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与董卓不同的是，曹操窃国不落贼名，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廷栋梁、威震天下。曹贼窃国比董卓高明千百倍啊！昨日行猎，足见一斑。

君臣二人，围着一只马桶，抱头痛哭。最后献帝告诉刘备：朕在笼中难有作为，请皇叔在外谋立英雄大业，匡扶汉室，以拯苍生百姓，以慰先帝天灵。献帝竟然向刘备下跪！刘备大恸，立誓剿除巨贼，谋求汉室中兴大业！

一日，汉献帝前往宗庙叩祭先帝天灵。在阁中，他赐予董承一件宫廷玉带，内有血诏。曹操接到禀报，说汉

帝独自在宗庙召见董国舅，其状可疑。曹操闻报，匆匆赶去，迎面撞见董国舅，客气地请他陪自己再次拜祭历代汉帝之灵位。宗庙内，曹操仰望着一尊尊先帝灵位，语带双关：此处，可真是上达天意、下通灵犀的好地方啊！曹操追问汉献帝究竟说了什么？董国舅力辩无它，皇上只赐送了一副锦袍玉带。董国舅脱下袍与带，让曹操观赏。曹操再三细看，没见异常，于是便微笑着请董国舅将这副袍带转赠自己。董国舅强压着内心惊慌，不敢犹豫，立刻恭敬地将袍带相赠。于是曹操穿上袍带，再三上下端祥，突然放心大笑，竟然重新把袍带脱下，还给了董国舅！

入夜，董国舅在灯下细察袍带，久久看不出异常，直到灯花爆响，把玉带烧一星小洞，他才在带中看见那件血诏！几日后，董国舅拜访刘备，出示血诏。此时血诏上已有车骑将军董承、西凉太守马腾等六人署下的血名！刘备再次大恸，当场咬破手指，在血诏上签上“左将军刘备”之名！从这一天起，刘备就正式领受了“联络天下英雄，除贼扶汉”庄严使命。并立誓奋斗不息，至死方休！

这天，刘备又做韬晦之状，在园中种菜。张辽突然挟剑而至，力促他立刻进见曹操。刘备以为事发，强作镇定前去。

曹操对刘备道：“你在家做了一件好大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刘备听了心里惊慌，还以为曹操知道了天子血诏的事，自己必死无疑。但刘备是英雄，内心不见于外表，遇事不慌】**

刘备：“不知丞相所指何事呀？”

曹操：“种菜，堂堂当今皇叔，侯爵将军，竟然像农夫一样种起菜来了，难道我曹操供你不足吗？”

刘备：“不是，相府对我照料极是周到，是我自己闲来无事，突然想吃一口新鲜的韭菜，于是就种下了。”

曹操：“韭菜长得如何？”

刘备：“很好，极为茂盛，

曹操：“收割头一坨韭菜的饿时候，别忘了给我一筐，我也要尝尝，

刘备：“好，在下甚感荣幸，

曹操：“走，记得前年征讨袁术，烈日炎炎，将士们干渴难耐，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忽然心生一计，举鞭指着远方大叫，看哪，前方有一片梅林。将士们听了，欢声雷动，口中立刻生津，拼命往前方赶去。其实前方连一颗梅子也没有，但是将士们被梅子所诱，营地却到了，

刘备：“丞相智谋过人，望梅止渴一事，定可称为传世名典，世代相传。”

刘备：“丞相啊，我刚才进府门的时候，看见一具尸首抬了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是丞相梦中将他斩杀。丞相真乃异人也，连睡梦中也要睁着一只眼”

曹操：“玄德啊，你是厚道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并非我梦中好杀人。睡觉就睡觉呗，杀什么人嘛，但是我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行刺我”

刘备：“怎么会呢，丞相多虑了”

曹操：“怎么会？当年，我就是董卓睡觉的时候行刺他的。我能刺人，人也能刺我，所以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可不防啊”

刘备：“那丞相是怎么提防的呢？”

曹操：“我就故意扬言，说我好梦中杀人，所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都会有生命危险，下人们将信将疑。这可不好，于是今日晌午，我就在榻上假寐，说梦话，下人以为我在唤他，就上来伺候。我大叫一声，拔剑就刺，杀完了，我回去接着睡。睡醒了，假装不知道，一无所知，悲痛万分。哈，我想此时此刻，曹操梦中杀人的事，会一传十，十传百，从今以后，没有人敢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我”

刘备：“**原来丞相不在梦中，是世人却在梦中。**

曹操：“除了你刘皇叔，来，喝酒”

刘备：“好风啊！风从虎，云从龙，龙虎英雄傲苍穹”

曹操：“说得好，玄德啊，你久历四方，阅人无数，必然结纳过不少英雄豪杰。你说说，谁才是当世英雄？”

刘备：“岂敢，岂敢，在下一双俗眼，哪里识得什么英雄啊。”

曹操：“说说，说说，不用客气，就算是未曾谋面，也会有耳闻嘛，说说，

刘备：“淮南袁术，有称帝之志，虽称帝失败，但曾经独霸一方，算得上是英雄了

曹操：“败军之将，冢中枯骨，他活不了多久了，早晚必被我所擒，

刘备：“那，河北袁绍，祖上四世三公，兵精粮足，虎踞千里冀州，而且图谋天下，他算得上是英雄，

曹操：“袁绍色厉而胆薄，优柔寡断，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绝非英雄，

刘备：“有一人名列当世八俊，威震九州，刘景升可称得上是英雄吧，

曹操：“刘表，有名无实，离英雄二字还差得远呢

刘备：“那益州刘继玉，可称得上英雄吗？”

曹操：“刘璋，虽然是皇室宗亲，不过是玉阶下的一条看门狗而已

刘备：“再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佰符一定可称得上英雄了，

曹操：“孙策是靠其父孙坚成名的，不算英雄，

刘备：“那马腾，张绣，韩遂等辈，丞相认为如何？”

曹操：“都是些昏昏利徒，碌碌小人，不足挂齿，

刘备：“那么除了这些，在下实不知该有谁称得起英雄了，

曹操：“那我告诉你，所谓英雄，应该**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上能洞察宇宙之妙，下能吞吐天地之机。**

刘备：“丞相说得好，可是如此高的评价，天下谁人能当得起啊？”

曹操：“今天下英雄，惟有刘备和曹操！”

刘备：“丞相言重了，刘备岂敢与丞相相提并论”

曹操：“玄德啊，你觉得我不会识人，是吧，我只说几件事就足可见端详”

刘备：“请丞相示下”

曹操：“你我初次相识是在袁绍的盟军大营，当日，西凉的华雄挑战，一连斩了我盟军三员上将，诸侯皆惊，你二弟关羽，杯酒未凉，单刀匹马就斩了华雄，当他把华雄的头颅抛到大堂上的时候，满堂诸侯皆惊，唯有你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其二，当我率五万铁骑攻打徐州的时候，各路诸侯坐观成败，没有一个人敢因为陶谦而跟我曹操作对，唯有你，带了区区不到两千人马来了，你明知道战不过我，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何？仁义，**你为仁义二字，可以不计生死，敢为天下先。**其三，袁术称帝，我奉旨讨逆，诏天下诸侯来援我，却没有一个人来助我，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又是你在那儿等我，须知我根本就没有发诏给你，你却来了，为何呢？因为你是汉室后裔，你最恨奸贼篡逆”

刘备：“是”

曹操：“玄德啊，原来我以为，仁义就是仁义，岂有它哉。后来我才明白了，**仁义到了你这儿，就不光是世道人心啦，它还是杀人的利器。你的兵器不是双股剑吗？在我看来，一把叫仁之剑，一把叫义之剑，有了这**

两把剑，还能不是英雄吗？

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见笑，见笑，一震之威，乃至于此。这雷把我吓死了**”

曹操：“英雄还怕打雷吗？”

刘备：“**迅雷乃天意，世人谁敢不畏天意，况且丞相刚才所言，句句也如雷贯耳啊**”

曹操：“你看我说得对吗？”

刘备：“说得对，在下也有一点疑问，敢请丞相直言相告”

曹操：“请讲”

刘备：“如我所料不错，丞相好几次都想杀在下，为何到现在还不杀呢？”

曹操：“问得好啊！贤弟问的极是，我也把实话告诉你吧。第一，舍不得，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相惜嘛，第二，你虽是英雄，却无用武之地，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是无害于我曹操的，所以，我才能跟你相敬如宾，青梅煮酒论英雄”

刘备：“谢丞相”

曹操：“来，喝酒”

【小差错大问题——曹操对刘备信任有加，结果事与愿违，反噬一把米，被刘备发咬一口】

曹操灭袁术，轻松取得徐州，一帆风顺。但风云变幻无常，世事瞬间万变。曹操饮宴中突然接报：袁绍大破公孙瓒，一举攻克幽州七郡，得兵马器械无数。袁绍的胜利来得如此巨大和迅速，大出曹操意料，令他震惊。他即刻意识到，与袁绍的决战已近在眼前！此时袁绍雄居冀、青、幽、并四州，勇将千员、带甲百万，成为中原大地最大的枭雄，其实力超出曹操两倍有余！对此，刘备却是心中暗喜。袁绍作乱，也意味着自己举义反曹的时机快到了。

突然间又接急报：袁术得知袁绍已经权倾天下，主动请求把帝位让与袁绍，并率剩余兵马相投。这意味着：袁绍袁术两兄弟一旦相合，则势力更增，今后就更难攻伐了。曹操正为之苦恼时，刘备抓住时机慨然请命：“袁术如投袁绍，必须从徐州一带路过。我对那里的山川地势了如指掌，愿率军截击，生擒袁术献于明公”。曹操闻言，又欢喜又疑虑，一时难决。关键时刻，汉献帝竟然反常地抢先表态，支持刘备出兵：“刘皇叔如能亲自剿灭伪帝袁术，方可大展大汉天威，告慰高祖天灵啊”。曹操犹豫片刻，还是奉旨同意。

刘备表面平静，心中一片狂喜，他赶紧谢恩领旨，出宫后即刻收拾家小、召集关张等将，领取曹操拨付的五万兵马，片刻不停，星夜驰往徐州。谋臣程昱、郭嘉俩人得知刘备率兵而去，急见曹操，力谏：“刘备乃人间豪杰，当初攻下寿春时，我等就劝丞相杀之。丞相不听也罢，为何今日容他远去？此为纵龙入海，放虎归山，一日纵敌，万世之患呀”。曹操顿悟，立派大将军张辽、徐晃率铁骑前往，务必追刘备回朝。

荒野，刘备望见后面战尘起，知道是曹操追兵至，急令关张等将布阵。张辽徐晃近前，看见刘备已是严兵束甲，关张等更是立马横刀，等候厮杀。他俩不敢妄动，客气地说丞相请刘皇叔暂回，有要事商议。刘备笑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请转告丞相放心，我不会辜负他”

荀彧、程昱等得知刘备抗命不归，断定他已经变心背曹。曹操明知如此，却不肯认错，傲然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已用之，岂能后悔？他如果叛我，恰好授我取他首级的口实”

荀彧道：“刘备已经领兵跑了，我们再派大军去追剿，岂不是一错再错吗？我们当前的大敌是袁绍，不能节外生枝，再树强敌。既然木已成舟，那就让刘备这只舟，让他替我们去截杀袁术，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袁绍”

程昱：“先生所言极是啊，可主公也是，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荀彧：“哈，哈，那我就告诉你把，其实主公心里早就知道错了，日后他也会改错，但他永远不会认错。**何为人主？那就是知错，改错，不认错，万万不可认错。**”

在刘备大军追逼下，袁术败守在江亭一座庙宇中。刘备进入庙宇，跟袁术说了一通话后，袁术从怀中掏出传国玉玺，然后自尽。刘备叹息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被这祸物害死啊。刘备随后叫人把传国玉玺带回许昌，交予曹操。丞相府，一将奉上传国玉玺，禀报：刘备把传国玉玺敬献丞相，却扣下兵马不还，说要留用协助徐州牧车胄将军驻防徐州，为丞相抵御袁绍。曹操顿时愤怒，严令车胄：刘备一旦抵过徐州，即刻剿杀，提头来见。然而，曹操手令刚刚发出，便有急报传来。关羽竟然用曹操的兵符赚开了徐州城门，斩了守备将军车胄。徐州重入刘备掌中。

十六、连锁反应——黑云压城——曹操的煎熬与奋起

外有强敌袁绍势力滔天，大军压境，内有刘备叛反和徐州失手，情势瞬间急转直下。曹操对自己的过失，懊悔而不能言，竟头痛剧烈难支，栽倒在地。紧接着又出了太医吉平下毒谋杀曹操，以及天子血诏灭贼事件。可幸的是袁绍发布《讨贼檄文》，把曹操骂得连头痛都不药而愈。

刘备重据徐州。袁绍得知后，在许攸、审配等谋士鼓励下，意识到现在是与曹操争天下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袁绍雄居四州、独占巅峰，曹操尚处上升时期。如果迁延日久，坐视曹操渐强，及至与袁并立，那时就胜负难料了。袁绍终于决心奉旨讨贼。他即令文士陈琳撰写檄文，起马步精兵三十万，拜颜良、文丑为大先锋，向黎阳进发，与曹操决战！

袁绍檄告天下举兵讨曹的消息传到许昌，国舅董承大为兴奋，望眼欲穿地盼望刘备率义军前来，剿除曹贼，匡扶汉室。董承的密友，太医吉平看破了董承的心思，慨然建议：剿灭国贼，何需兵马？在下一举手便可取曹操性命。原来，曹操每犯头风，就立唤吉平入治。只要吉平暗中下毒，就能使曹操一命呜呼！董承大喜，得吉平相助，真乃天赐福音，社稷之幸。只要曹操一死，许昌便是群龙无首，曹部所有文臣武将们只能竭诚拥戴献帝，才可能得保太平。如此天下可定，中兴可期。在董承与吉平密商时，不慎被家仆庆童听见。当晚，庆童与董承小妾云英偷情时，又不慎被管家发现。董承大怒，将庆童锁入地牢，准备天明处死。不料深夜时，庆童扭断了铁锁，跳墙逃生，向曹操告了密。

翌日，曹操头风大作，痛入骨髓，急召吉平诊治。吉平以为时机已到，怀毒入内。曹操躺在榻上呻吟，吉平在旁熬药。突然间，曹操呻吟声停止了，却亲切地对吉平讲述起一件往事，即他当年刺杀董卓的经历：初平二年三月八日，董卓也象我这样躺在榻上，我胸怀七星刀，慢慢地逼近董贼，想要为国除凶，名垂青史。**没想到如今我也被人当成董卓了。**曹操平静的声音，令熬药的吉平听得浑身颤抖。但他仍强作镇定，把药端到曹操面前。曹操说：“**君患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患疾饮药，子先尝之。你待我如君如父，就请你先尝尝此药吧**”。吉平知道事泄，强按曹操灌药。曹操大喝一声，甲士冲入。

吉平药中下毒谋杀曹操，未遂。曹操招文武众臣至相府，让大伙来见见董承的不义。

曹操对众文武说：“**两个月前，我还在此青梅煮酒，与刘备笑论天下英雄。如今情形不再，秋风落叶，树木凋零啊！连那刘备也反了。不过我看无妨，秋风落叶也可一赏，枯木寒窗也可助兴**，你们说，是不是啊？”

董承：“丞相所言甚是”

曹操：“既然如此，那就请与我满饮此杯”

董承：“在下抱病，不能在饮，请丞相见谅”

曹操：“**病了，正好我这有一副灵丹妙药。来人啊，把吉平带上来**”

府堂上，吉平被带入，但他坚忠不屈，嚼指为誓。曹说道：“好一个嚼指为誓，来啊，将他剩下的手指全部斩去，看他还有何可嚼。”

吉平：“我就是没了手指，仍然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

曹操：“割掉他的舌头，拔掉他的牙齿。”

尽管摆出了吉平，但董承依然一副平静的样子。曹操只好说：“**董承，看来一副药还不够，还得再来一剂。把董承的家奴带上来**”

这时家仆庆童被带上堂，当众揭破董承勾结吉平，谋害丞相。董承见事败，怒斥曹贼，只求速死。出乎百官意料，曹操却微笑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曹操竟然斥骂庆童犯下两款大罪：一为与侍妾通奸；二为卖主求荣。“主人家养下这等仆从，还不如养一条狗！”当即令甲士把庆童拖下砍首！此举，令百官既惊又讶，且叹服不已！

最后，曹操追问董承：衣带诏何在？董承临死不交。但没过多久，许褚已从董府搜出玉带诏。曹操一眼看见玉带诏上有“刘备”二字，顿时怒火万丈：他竟敢如此。曹操喝令将董承灭族。

曹操随后持剑亲往内宫，怒斥献帝：“董承谋反，陛下可知？”。献帝绝口否认。曹操冷笑：陛下忘了破指修诏的事吗？献帝颤抖无言。曹操令许褚揪走伏皇后。此时伏后已有身孕，献帝哀告：可否等她生下皇子，再行处死？曹操怒道：留下逆子，为母报仇么？

玉阶下，伏皇后被白绸勒死。献帝泪眼相望，痛不可当。这时，一位年青皇妃扶起献帝，她就是曹操的女儿曹妃。曹操威严地向献帝进奏：“中宫不可虚空，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立她为皇后！”

曹操严令：今日起不经相府允许，任何外臣皆不准入宫！从此以后，献帝受到更严密的监督。

刘备在徐州城上，得知密谋诛杀曹操的事失败，叹道：“刘备上不能安邦兴国，下不能剿贼除害。苦度日月，痛断肝肠”

丞相府中，曹操尽管头痛难忍，当听到袁绍发布《讨贼檄文》，便令曹丕将《檄文》念给自己听。万不料，这竟然是一篇灿烂辉煌的雄文，势如奔马、气贯长虹，字如刀剑，句如枪箭，甚至把曹操祖宗都骂进去了。曹操在檄文刺激下，连头痛都不药而愈，连声道：“好文章，势如奔马，气贯长虹，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他取过《檄文》再三颂读，竟然爱不释手，将陈琳惊为天下奇才！

陈琳的剿曹檄文：“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建非常之功。司空曹操，其祖父曹腾，昔为宫闱奸宦，饕餮放纵，伤化虐民；其父曹嵩，贪如豺，刁如蛇，毒如蝎，狠如狼。曹氏一门，从祖到孙尽为赘阉遗丑，腐臭勾当。大将军袁绍奉汉威灵，折冲宙宇，长戟百万，健骑千群，并州越太行。”

陈琳的檄文刺激了曹操，使其一扫病气。对袁绍强敌压境和刘备重据徐州，曹操大堂招文武大臣议事。荀彧道：“袁绍有十败，丞相有十胜：袁绍喜欢繁复礼仪，丞相喜欢自然天成，此为道胜；袁绍以逆动，丞相爱顺势，此为义胜；袁绍以宽济，丞相以猛纠，此为治胜；袁绍外宽内忌、任人唯亲，丞相外简内明、任人唯才，此为度胜；袁绍多谋少决，丞相多谋善断，此为谋胜；袁绍嗜好虚名，丞相以诚待士，此为德胜；袁绍忽近忽远，丞相远近皆察，此为仁胜；袁绍听信谗言，丞相洞若观火，此为明胜；袁绍是非混淆，丞相法度严谨，此为文胜；袁绍好大喜功、不知兵法，丞相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为武胜。袁绍有此十败，丞相有此十胜；战端虽未开，但胜负已定。”

尽管袁绍已经屯军官渡，黑云压城，曹操还是传命三军，即刻发兵徐州，先行剿灭刘备。灭刘之后，再迎战大敌袁绍。

苍天之下，两杆大纛飘扬徐州城头，大书：“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城台之上，刘备披麻戴孝，率关、张等将焚香祭奠遇难的皇后及国舅董承，并宣布献帝讨贼血诏，正式举义反曹。忽然间，天边响起闷雷般的战马嘶鸣声，只见一片金戈铁马席卷而来，正是曹操亲率的大军！

曹操边行军，边与谋士们商讨形势与对策。程昱道：“善战者，一往无前；善谋者，瞻前顾后。此次出征徐州，丞相动用了全部精锐，兖州几乎就是一座空城，据哨骑探报，袁绍的数十万大军，已经进驻官渡，虎视兖州。如果袁绍聪明的话，令数万疑兵在正面牵制我们，自己亲率劲旅，急攻我们的后方，则许昌堪危啊。一旦许昌有失，我们将败无所归，失去根据啊。此一招，对袁绍难道不是上策吗？”

荀彧：“确实是上策，但对袁绍来讲，那就未必了。袁绍是个多疑寡断之主，他进而畏惧，退而贪利，临敌时，是五分把握他不战，七分把握他不战，非等到十分把握了，他才全力一战。军机瞬息万变，哪有十分把握的机会？我料，如果丞相在十日之内，攻下徐州，袁绍不敢轻举妄动”

程昱：“恕我直言，你看这徐州城如此坚实，十日之内能拿下吗？不可能。再者，袁绍多疑寡断，可他身边不乏智谋之士啊，难道他们看不出胜机所在？他们不会建议袁绍回攻兖州？”

荀彧：“那就看我们的兖州将士，能够坚守到多久。如果坚守到丞相一举攻下这徐州城，那我们就是东西双线，双获胜利。如果不能的话，那就....”

程昱：“先生，如果拿不下这徐州城，我们将退无根据，陷入险境啊”

荀彧：“**用兵就是用险，无险就无胜。丞相如果现在不取徐州，那么日后再战袁绍时，刘备他必定要偷袭许昌。日后之险要大于今日之险啊”**

曹操：“程昱有谋略，荀彧有见识。你们二人的话，我听了都颇受教益。你们知道吗，想当年袁绍做十八路诸侯盟主的时候，对董卓就是畏首畏尾，迁延不进。由此可见，**袁绍兵多，却是庸主；刘备兵少，却有雄才。若要战胜袁绍，必须要先行攻取徐州”**。【正是这种透彻分析，使得曹操设下计谋，把刘备诱出徐州城，一举歼灭，三天就攻下了徐州】

大军压至徐州城下，曹操匹马上前，唤刘备对话。刘备匹马出城，向曹操施礼。

曹操恨声道：“刘备，你本是我的囊中物、池中鱼，只因我一时疏忽，才让你偷得徐州。”

刘备斥曹操：“曹操，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与天下英雄都已奉旨，誓必杀你。”

曹操：“**天底下想杀我的人多了，可惜都成了冢中枯骨**。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赶快献城吧，我会给你一片地，让你继续种韭菜。否则破城之时，鸡犬不留。”

刘备慨然道：“我军虽少，却是众志成城。足下兵马虽多，却是必败无疑”。曹操问为何？刘备笑道：“因为袁绍必然奔袭足下后路，或许此时已经进军许昌了”。曹操仰天大笑：你对袁绍估计过高了。

与此同时，孙乾正执刘备书信急赴河北，向袁绍求援。孙乾进入军营，首先拜会袁绍心腹谋臣许攸。许攸听说曹操率二十万兵马进发徐州，欣喜万分。因为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大好战机。只要袁绍乘虚进军，攻克许昌，那么既可迎取献帝，从此挟天子令诸侯，又可断曹操后路。许攸急领孙乾进见主公。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袁绍竟然是神情憔悴，老泪纵横，长吟短叹：“苍天哪，苍天哪！”。原来，袁绍的小儿子突然犯病，生命垂危。此子是袁绍掌上明珠，他正为此痛不欲生。孙乾呈上刘备书信，叩首苦求袁绍发兵。许攸也再三劝谏主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灭曹胜机就在眼前，一击可定天下。但袁绍根本听不进去，连声悲叹：我心乱如麻，茶饭俱废，岂可交战？小儿如有不测，我也不想活了。最终侍卫将孙乾、许攸请出内府。许攸气得在外面痛声大叫：“庸主，庸主。竟为一孺子殆误天下，真是亘古奇闻！”侍卫冲上前，将许攸按倒在玉阶上，当众施行杖责。

徐州城下，曹操传令攻城。激战后的城楼下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但这是曹操的计谋，他攻城动用的全是老弱病残，故意麻痹刘备。然后曹操传话刘备，限三日投降，三日后如不降，则破城之后鸡犬不留。曹营中，荀彧不解地问曹操：“我军远来，利在速战，明公为何要给刘备三天时间？”曹操笑道：“徐州城坚，强攻伤亡必大。我给刘备三天时间，正是诱他乘夜劫营啊。”

徐州城内，刘备得孙乾归报，大惊，不敢相信袁绍竟因为幼子生病而坐失大好战机。此时张飞斗志万丈，大呼：“曹军远来，攻城伤亡巨大，现正是人困马乏。如果我们乘夜奇袭，定可大败曹军！”。刘备思考再三，认为此时也只能“出奇兵方有胜机”。于是决定关羽留守下邳，自己与张飞夜半三更倾城而出，奔袭曹营，一击而定胜负。当他们抵达营外，只见营中疏于防守，一片寂静。于是他们以为得计，挥兵杀入。

刘备刚刚冲入营中，立刻发现这是一座空营，惊恐退兵。突听四周鼓号齐鸣，张辽、徐晃、夏侯渊等将八路围杀而来。刘备血战当中，与张飞离散，身边渐渐只剩下数十骑。在刘备陷入重围时，曹操亲率一枝精兵来

到徐州城下，曹仁呼喊城中旧部(他们原本就是曹操借与刘备的军士)守军立刻打开城门，曹操重获徐州。

黎明前，刘备终于破围而出，奔向山野，后面追兵不断。当刘备摆脱追兵驰入山涧时，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匹马逃生，而四周茫然无路！突然一声悲鸣，连胯下战马也失血倒地而死。刘备走到深涧旁，望着水中倒影，回想自己起兵十余年来，漂泊无定，屡战屡败，如今又一次手足离散，妻小不知生死，倍感绝望。刘备正要拔剑自刎，却发现只剩一只空空的剑鞘，连战剑也不知失落何方。刘备望北而叩，颤声向献帝请罪，之后登上石崖，欲投潭自尽！忽然间，潭水中出现一片旌旗，他抬眼一望，对岸竟然站着一排兵马，当中正是袁绍的谋臣许攸。许攸大喝：“刘将军，你乃擎天之玉柱，架海之津梁。这匡复汉室，汝责无旁贷，安可轻生啊？”

原来，当孙乾离去后，袁绍幼子的病突然好转，袁绍大喜。这时他也变得心明眼亮，立刻对自己所为深感后悔。袁绍立即向许攸道歉，并派他星夜赶往徐州，嘱刘备坚守城池，自己则准备发兵攻曹操后路许昌。刘备听罢经过，只能仰天长叹：“天意啊！天意助曹不助刘。”

许攸劝刘备暂归袁绍，以图再举。刘备已是无处栖身，只得应允。山涧中响起刘备痛苦的内心独白：**我曾经投拜过吕布、曹操，现在要第三次寄人篱下了，孰知此次是祸是福。难道我命中注定多灾多难？**

十七、忠义与权谋的纠缠

【曹操爱才，见一个，爱一个。见刘备，爱刘备；见关羽，爱关羽；见陈琳，爱陈琳，长坂坡见赵云，爱赵云。尽管前面有刘备忘恩负义背反的教训，现在刘备已经全军覆灭，不知死活，对收服关羽又有了信心】

孤城下邳，关羽终日立于城楼，望眼欲穿，却始终得不到刘备与张飞的消息。城楼内，刘备的两位夫人泪如雨下，悲泣不绝。关羽入内，忍痛宽慰：嫂嫂安心，我大哥定会归来！徐州城中，曹操对谋士们感叹不已：刘关张三兄弟中，我最爱关羽！如果攻城，他必战死，那就太可惜了。如何才能说服他归降？程昱即刻献上一计：关羽忠义无双，对待这样的人也只能以忠义相诱。

几个败兵匆匆奔到下邳，向关羽禀报刘备被困于茫砀山，约关羽率军相救。关羽救兄心切，立刻就要披甲出城，有部将怀疑情中真伪。关羽慨然道：即使是伪，我也要杀入茫砀山一观究竟。万一大哥真的被围，我必与他同生共死！关羽不听劝阻，引兵直奔茫砀山。关羽刚刚奔上一座土山，就陷入曹军重围。山下，曹操见关羽果然为忠义所感，落入圈套，大喜。下令围而不攻。之后，他唤来张辽向他交待：你与关羽相交甚厚，劳你上山说他来降。张辽为难：关羽宁肯战死也不会投降，末将浑身是嘴也说不动他啊。曹操授意：如果他非要战死，你可以指责他有“三罪”，三罪之后，再说“三便”。

山上，关羽正准备死战，忽见张辽背着两只酒葫芦策马而来。关羽问他：“文远兄是来相斗，还是相助？”张辽笑说：“都不是，在下特来与云长兄共谋一醉！”两人各持一只酒葫芦畅饮。微醺中，张辽渐渐说起丞相的厚爱之意。关羽豪迈道：“待壶中酒尽，便请下山布阵。顺告曹操，关某先杀他三百将士，之后战死无憾”。

张辽说：“此时此刻，死是易事，活才艰难。云长兄如果一死了之，其罪有三”。关羽愕然，问：“哪三罪？”张辽便把曹操交待的话儿一一道出：第一罪，刘关张桃园立誓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刘备兵败却未知生死，如果他活着你却死去，岂不有负当年誓约？第二罪，刘备将二夫人托付于你，你自己快意一死，二夫人怎么办？难道让她们落入乱兵手中，沾污贞操么？第三罪，你们兄弟立志要匡扶汉室，如今梟雄未除，天下未定，你九泉之下何颜拜汉帝、见兄长？死有“三罪”说完，张辽又说生有“三便”：一可保二嫂平安；二不负桃园之誓；三可共扶汉室。关羽终于被张辽说动，同意不死，但提出三约：一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曹部上下善待两位嫂嫂；三者，一旦得知刘备下落，无论天涯海角，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我战死不降！

张辽归报曹操。曹操对关羽的前两约一口答应，对第三约犹豫不决：日后他重归刘备，那我养关羽何用？程昱劝道：“刘备待关羽无非厚恩而已，丞相如果恩典更厚，关羽必被感化”。曹操醒悟：“世人只知道曹某之威，岂知曹某之恩尤重于威！”。曹操当限下令退军三十里，以便让关羽回城禀报二嫂。程昱力谏不可：“如果关羽乘机脱逃，那可是龙入大海”。曹操自信道：“这便是曹某第一道恩典，我相信关羽不会逃生。”

关羽重归下邳，向二位嫂夫人禀报降汉之事，嫂夫人垂泣：一切凭叔叔做主。关羽出城，向等候许久的曹操揖拜。曹操激动得几乎失态：“**我得关羽，足胜雄兵三十万啊！**”。关羽再次重申：“日后但知兄长所在，即使赴汤蹈火也必前去，请丞相见谅”。曹操满口答应。

曹操得关羽后，待以无限恩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金银玉器，美女豪宅，更是赏赐不断。这天午膳，曹操刚吃一口鹿肉，又想起关羽：“此肉鲜美无比，快给云长送去，万不可冷却”。于是庖厨用火盆暖着肉食飞奔武英阁。当鹿肉送至关羽面前时，一如丞相所令，热气腾腾。关羽刚刚收下肉食，曹操赐令又到：“食肉不可无酒，此酒醇香清冽，快给云长送去”。当庖厨来回奔往时，将领们大为不平：“**丞相衣食冷暖皆心悬关羽，我等出生入死多年，反而不如一介降将？**”

但是，当张辽入阁拜访关羽时，却看见酒肉冷却在案，一口未动，关羽深陷苦恼。张辽恭贺道：“丞相待公恩重如山哪！”关羽长叹，确实是恩重如山，但关某却被这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原来，曹操的恩典越重，关羽就越感痛苦，因为自己**身无尺寸之功，却有折腰之耻**。将来何以回报丞相这份**山一般厚重的大恩**？所以，越是鲜肉美酒，对于关羽来说，越是骨鲠在喉，万难下咽。此外，兄长生死不明，三弟所在何方？日后何以着落？这些更令关羽昼夜不宁。因此关羽虽然被锦衣美食重重包裹，却是日渐憔悴。

张辽把关羽忐忑不安的心情禀报曹操。曹操暗喜，这正是他所盼望的效果：**让关羽内疚、感动、不安，最后则是倾心拜服**。他相信自己“恩威皆为天下之冠”，世上无人能对抗自己。**他相信，如同炉火化铜铁一样，火热的恩情定能融化掉关羽对刘备的忠肝义胆！**曹操得意地告诉张辽：“明天我还要送他一件宝物哪，到那时他定然感动得对我下跪，终生效忠于我”

翌日，曹操率众将行猎，关羽遵命前来。突然，墙后响起一阵马的嘶鸣声，这声音令所有将军动容。曹操之子曹丕亲自牵出那匹名扬天下的赤兔马(吕布死后，此马归曹)。曹操告诉关羽：“我知道战马如同将军的性命。这两年来，已不知多少将军向我索要这匹马。骠骑将军蔡阳甚至不愿封侯，但求此马，而我都没舍得。今日起，此马就是关将军的坐骑了。赤兔配关羽、宝马配英雄，可谓天下绝配！”

关羽狂喜，当即跃身上马，纵鞭驰骋。赤兔马载着关羽如同闪电在原野狂奔，几丈宽河沟竟然一跃而过，令所有将军既羨且妒，叹赏不绝。曹操更是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关羽狂奔之后，重返曹操面前，跳下马跪地再三叩拜，激动万分。

曹操笑道：“平日里我赠你金银美女，也没有见你如此欢喜啊”

关羽：“赤兔马日行千里，末将拥有了它，一旦知道了兄长的下落，一日之内便能相会”

此话一出，如同晴天霹雳，令曹操伤心至极，众将惊骇！曹操想不到关羽竟是这般心思，顿时恨杀关羽。良久，曹操稳住心神后，说：“**好，好啊，云长的忠肝义胆，古今罕见。你且去吧，去吧**”

关羽牵马离去，曹操突然头风大作，不支栽倒在地。众人惊呼：“丞相，丞相，丞相”。

曹操：“我头风患了，头痛欲裂”

众将顿时怒火万丈。曹仁道：“丞相，你对这关羽天高地厚之恩，可是他还是忘不了刘备啊，今日如果不杀关羽，日后将是我们的**大敌**呀”

蔡阳道：“丞相，你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可是关羽他受丞相大恩，却知恩不报，贪恋旧主，辜负丞相。丞相，你为何不杀？丞相，末将请命斩杀关羽”

此时曹操神志昏乱，竟然微微颌首了。蔡阳与众将大喜，立刻执兵器追杀关羽。万急时刻，张辽跪在曹操身边颤声急喊：“丞相快醒醒，快醒醒啊！”。曹操终于苏醒，他大喝一声：“回来！”

张辽：“回来，丞相令你们回来”

众将愕然而返。曹操对他们悲壮地感叹道：“**你们听着，关羽的忠义，堪称众将的楷模。我宁肯他与我为敌，我也舍不得杀他。**顿时，曹操的器量胸怀，令将士万千感慨，不禁泪下！”

当天晚上，张辽再次拜访关羽，转告曹操胸怀大义。张辽道：“关羽啊，那匹赤兔马，丞相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不得给，却给了你，当时有许多位将军，对你是既羡慕又嫉妒。你知道吗，他们都是跟随丞相多年的人，多次地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都没有得到如此的恩宠啊”

关羽道：“丞相大恩，让关羽愧疚啊”

张辽：“**可是你，却说什么...一旦得知兄长下落，一日间便可相见，这多伤丞相的心哪。当时有几位将军想要去杀你，你知道丞相说什么吗？丞相说，你们听着，关羽的忠义，堪称众将的楷模，我宁肯关羽与我为敌，也舍不得杀他”**

关羽垂泪道：“丞相厚恩，关羽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他”

张辽：“云长兄，容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相告”

关羽：“请讲”

张辽：“如果你兄长命丧九泉，你会不会归顺丞相？”

关羽：“如果你兄长命丧九泉，关羽愿赴九泉之下，与兄长相会”

【在冀州城，许褚因砍许攸，曹操表面上怒、恼、恨，实则爱许褚，随后通过荀彧，把良苦用心，传达给许褚，使得许褚感激不尽，死心塌地效忠；而此次，曹操把自己的高风亮节，通过张辽传达给关羽，使关羽就是粉身碎骨，也感恩不尽。因此也就有了后来华容道上，关羽置军令状于不顾，放走曹操的一幕。建立感情，拉近关系，就是要这么做。刘备也有曹操这种特质，通过自己的仁义言行，来感动部下。诸葛亮聪明绝顶，可惜就是缺少这种特质，导致了人才枯萎，后继无人。诸葛亮只知道自己动心思，然后用锦囊叫部下干事，忽视了情感沟通，因此也就无法让部下激发灵感，喷发激情。于是乎，也就难以成才。】

十八、曹操的施恩——关羽的回报

天暖花开，犹豫再三的袁绍，竟然被大好春光所鼓舞，决定派上将颜良为前锋，进伐许昌。谋臣田丰坚决反对贸然进攻，提出另一番战略远见：“先前曹操攻徐州时，确实是灭曹的大好时机，而现在徐州已陷，战机已失。主公应该富民强兵，徐图进取，以静待动，后发制人。主公所据州郡、子民均超过曹操一倍，三年之内，兵马粮饷更会强于曹军数倍，那时灭曹易如反掌”。进军路上，许攸(田丰的政敌)拦住田丰，故做好心地劝告他：主公昏昧起来比谁都昏昧，你还记得我上次差点被打死吗？。田丰愤怒驳斥他：为臣者，宁肯被主公打死，也要尽忠进言！

田丰不顾袁绍尊严，在众人面前慷慨进谏：其一、即使非战不可，也万不可进军许昌，应当屯留延津，分兵官渡；其二、颜良虽勇，谋略不足，不可使为前锋，让他独当一面”

在许攸挖苦讥讽下，袁绍勃然大怒了，怒责田丰：“危言耸听，乱我军心！”将其罢官夺职。

曹操得知颜良率先进军，立刻引兵拒敌。阵前，颜良连斩曹部两员勇将，令曹操惊骇不已，万没想到袁绍部下竟然有如此悍将。当晚，曹操烦躁不安，思考何人可敌颜良。程昱入内，说我荐一人，定可斩颜良。曹操问何人？程昱微笑“关羽”。曹操担心关羽立功后会背他而去。程昱点破：“如果刘备还活着，肯定在袁绍帐下。丞相如果让关羽斩袁绍大将。袁绍一怒之下，岂能不杀刘备？那时关羽只能倾心依靠丞相了”。曹操大喜，即请关羽翌日登山饮酒。

翌日，颜良又在阵前挑战。曹军阵中却久久无动静，颜良纵马横枪越发狂妄。土山上，曹操故意激关羽：“袁绍军阵如此雄壮”。关羽慨然：在我看来，只是一堆破砖烂瓦。曹操再指颜良道：“此人武艺不下吕布”。关羽慨然：“此人插标卖首者罢了”。曹操故作惊讶：“将军为何如此狂妄？”。关羽奋起：“关某即去取他首级”。曹操嗔道：“军中无戏言”。关羽倒提青龙刀，飞马下山。曹操示意三军，顿时鼓号震天动地！

颜良见一骑飞驰而近，喝问：“你是何人，本将不杀无名之辈”。话音未落，关羽已经奔至面前，一刀将颜良斩于马下。袁军顿时大乱。山上，曹操大喜，对众将道：“我早说过，关羽必为我建大功，如何？”

曹仁说：“恭喜丞相，令关羽建功了”

曹操：“**我更欢喜的是，刘备生死堪忧了**”

袁部败军退回，半道上碰见袁绍，说颜将军被相貌类似关羽的人斩首了。袁绍惊怒，立刻喝斥刘备：“你暗通曹操，杀我爱将”。即令杀刘备为颜良复仇。刘备大惊，叩拜道：“**我与曹操不共戴天之恨，云长弟也不知生死，岂能因相貌类似就断定我暗通曹操呢？**”。袁绍又犹豫了：说得是，我险杀好人。

这时，身为牧马役的田丰再次进谏，劝袁绍退兵。袁绍顿时迁怒于他：都是你败我军心。忠臣田丰竟然被当众杖责。袁绍朝众将喝问：“何人敢战？”。上将文丑大呼而出：“颜良是我兄弟，我必替他复仇”。袁绍大喜。不料，正被杖责的田丰趴在石阶上，仍然忠心耿耿地高呼：“主公听我一言，文丑虽勇，绝非曹贼对手。还是赶紧退军吧！”。袁绍再难以忍受田丰的固执与放肆，怒令将其斩首示众。许攸等苦劝。袁绍才勉强赦其死罪，将其下狱，斩监候！

袁绍与刘备一同驱军上前，亲观文丑斗曹军。阵前，关羽再次出战，飞马如电，一刀将文丑斩下。袁军再次大败。这次，刘备亲眼看见了那面将旗，上面大书“汉寿亭侯关羽”！归营后，刀斧手将刘备推上，袁绍怒喝斩首。刘备请求道：“**容我一言再死。请问明公，关羽比颜良文丑如何？**”。袁绍叹：“高下不可比拟”。刘备说：“**我受明公厚恩，无可报效。待我招关羽弃曹来归，报效明公，如何？**”。袁绍大喜：我如得关羽，胜颜良文丑十倍！

半夜时分，关羽在帐中突然接报“故人来访”。孙乾入内呈上刘备手书，其辞感人肺腑：“我三兄弟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如今贤弟为何割袍断义、助贼为逆？贤弟如要取功名富贵，愚兄愿自献首级相助。书不尽言，死待来命”。关羽见信，大悲大喜：“关某生于天地间，忠义为本！谁料想兄长竟在袁绍处”。

天明后，关羽立刻求见曹操。但曹操仿佛已有预料，相府门前竟挂着“回避牌”。关羽再访张辽，张辽也推辞不见。关羽终于明白了曹操心思：他不想让自己辞去，但有约在先又无法阻止，因此才回避不见。但关羽意决，匆匆回府禀报二位嫂嫂，收拾行装，将曹操所赠所有物品全部留下，挂印封金而去！

丞相府中，曹操得知关羽离去，无限感慨：“**关羽封金挂印，财富不能动其心，爵禄不能改其志，生死不能阻其行。对于这样的人，别说我曹操了，天奈其何？**”

程昱：“主公啊，关羽此去，必投袁绍，这样一来，袁绍就如虎添翼了。请丞相速派悍将铁骑追杀，以除后患”

蔡阳：“丞相，末将请兵三千，定斩关羽首级，献于丞相”

曹操：“蔡阳，你虽骁勇，只怕未必杀得动关羽。事到如今，**与其我们在这儿后悔，叹恨，不如再赐给关羽一道恩典**，程昱，随我出城相送吧”

城外，张辽追上关羽，请其稍候。关羽大疑：“文远兄，是否追我回去？”

张辽：“是的话，你能跟我回去吗？”

关羽：“万万不能”

张辽：“因此我也不是来追你回去的。云长啊，丞相得知你要远行，亲自出城相送，你看...”

关羽远远看见曹操率诸将前来。关羽准备决一死战，决不回头。近前，关羽见所有将军无一带兵器，知道丞相果然是来送行。

曹操：“云长啊，为何行色匆匆啊，连喝一杯我的送行酒都来不及了吗？”

关羽：“禀丞相，关某之前与丞相有约，一旦得知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也要前去相会，现在，已经知道兄长下落了，因此，匆匆前往，万望恕罪”

曹操：“我既与你有约，又岂能失信哪。云长，你看，此去冀州八百余里，路途遥遥，路上风吹雨晒的，我

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供你路上遮凉御寒，来，云长，我给你披上”

关羽：“多谢丞相，恕关某不能下马叩谢，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曹操：“但愿你我后会有期啊，云长”。

曹操目送关羽远去，突然间潸然泪下。程昱大为惊讶：“丞相，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跟你有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你如此呢。”

曹操：“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感到过挫败。你想想，如果连一人之心都不能收复，何以收天下，又何以收天下人心？”

程昱：“主公啊，你言重了。”

曹操：“云长今天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刘备的缘故，由此可见刘备这个人。当初，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议论过，在乱世当中何以安天下？我认为要靠兵力和权谋，刘备呢，他觉得要靠忠义，当时我还笑他迂腐，幼稚。可是今天云长的事让我觉得，刘备这个人很可怕，他比袁绍更可怕，刘备才是我的真正大敌。”

十八、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兄弟重逢

【关羽杀颜良文丑，叫刘备终日生死堪忧。刘备判定袁绍不能成大事，谋想另栖它枝】

关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到古城，巧遇张飞。原来徐州突围后，张飞流落到古城，在那里占地为王。关羽便在张飞处，便停滞不前，迁延观望。许攸报与袁绍，袁绍问为何？许攸说：“这就得问问与他们生死与共的大哥，刘备呀”。恰在此时，刘备求见，袁绍假意说：“刘备，我刚刚听说，关羽离开曹操了。等他到了冀州，我要将他斩首示众，为颜良文丑报仇，以泄我恨！”

刘备：“明公，颜良文丑如同两鹿，关羽如虎，明公失二鹿得一虎，何恨之有啊？”

袁绍笑道：“刚才只是戏言罢了，我这么说是想试试你的心意。其实啊，我是非常喜爱关羽的！你知道吗？关羽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汝南古城，张飞也在那儿。”

刘备：“啊，汝南距此不远，那么我们兄弟几日后就可相见了”

袁绍：“可是关羽他们在古城停留不前，迁延观望。你知道其中的缘故吗？”

刘备：“在下不知”

袁绍：“我知道关羽的心思，关羽因为杀了颜良文丑，对我有愧，怕我治他的罪，所以才在古城停留不前呢”

刘备：“明公如鉴，必然如此。关羽素来忠义，斩颜良文丑之事，定然让他寝食不安。”

袁绍：“刘备呀，汝南距此不到二百里，四日便可往返，我想派你亲自前往汝南，替我安抚关羽，之后把关羽张飞一同带来。他们两人，我都要重用啊”

刘备：“遵命。在下即刻选良马数匹，前往汝南。四日之内，携二弟三弟回来拜见明公”

袁绍：“去吧，早去早回，我静候佳音”

刘备刚一出门，许攸对袁绍道：“主公，这刘备此一去，肯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袁绍：“刘备乃正人君子，他既然答应了我，就不会食言。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许攸：“主公明鉴，倒是在下错怪他了”

刘备上马出城。城关口，许攸拦住刘备，冲刘备喊道：“刘备，还不快快下马。我许攸候你多时了”。刘备顿感不妙，只好服从，沉着应对，说到：“兄台有何见教？”

许攸：“刘备，我来问你，你此一去汝南，想必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是也不是？我曾奉劝我家主公一定要留住你。”

刘备：“许兄为何要相阻？你这可是害我啊。”

许攸：“刘备，这不是明摆着吗？你若在此，你那生如手足的兄弟关羽张飞势必前来相投。然，你若离去，你们三兄弟相聚后又何必再来呢？令许攸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一片肺腑之言，我家主公非但没有采纳，反倒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听见了。这是何等的荒唐。我许攸是小人，你刘备反倒成了正人君子。我家主公如此观人察事，再一次证明，证明他是一个昏君啊”

刘备：“许兄啊，我在冀州客居半年多，早已感受到袁绍不能成大事。我如果继续留在这儿，非但会一无所为，还会有性命之忧，所以我必须离开这儿。只有这样，**我才能履行天子诏命，举兵灭曹**”

许攸：“好一个举兵灭曹。**刘备**，就凭你在这幅潦倒的样子，你还想，你还敢与那奸贼曹操继续为敌吗”

刘备：“想，**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会奋斗不止**”

许攸：“好！好！那我许攸送你一道建议，你如果采纳，我今天就放你走”

刘备：“请讲”

许攸：“**玄德**，当今天下虽尚未一统，但真正能与曹操那奸贼，相匹敌之人，可谓屈指可数啊。荆州刘表雄踞荆襄九郡，财大气粗，兵精粮足，他才是曹操的真正大敌。只可惜我家主公袁绍与刘表素来不和，所以这刘表一直接兵不动。恳请你们三兄弟相会后，一定共投刘表，务必说服他举兵伐曹。”

刘备：“许兄呀，许兄。不瞒你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我怕袁绍阻拦我，不敢跟他说。刘景升与我同属皇族后裔，我如劝他举兵，他必会听从”

许攸：“若果真能够如此，那么在下许子远，今天就当是为**皇叔**送行了，请吧，上马”

刘备：“多谢许兄”。正回身准备上马，又回身对许攸说：“你明明知道袁绍并非英主，为何..，不如随我一块去”

许攸：“此言差也，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家主公虽然昏昧，可对我有知遇之恩啊，更何况，我事奉他已经有十余年之久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弃他而去啊”

刘备：“许兄保重”

许攸：“人各有志，去吧”

两人一无遮掩，各道心声，互致珍重，最后洒泪而别。

刘备来到古城。张飞在桃园置酒相庆兄弟三人重圆。刘备：“十年前我三兄弟在逐郡桃园结义，今日我们四兄弟，又在古城桃园重逢，此生此世，此情此景，感慨万千。翼德，这桃树怎么哪？怎么七零八落的？”

张飞：“嗨，哥哥，这都是小弟的错。我这一听说二哥降了曹，这气得我啊，我，我都快气死了。没法子，我拿了根棍，把这桃园打了个遍。”

刘备大笑，说“来年新春，这桃树定当再发新枝！这桃园就象我等兄弟的遭际，虽然叠遭厄运，颠沛流离，但最终定会否极泰来，再现繁荣。”

张飞：“好，大哥说得好啊，当饮一杯，来。”

赵云：“那主公，日后有何打算？”

刘备：“还是子龙心细，早早地就想下一步了。下一步嘛，我们要去荆州，拜会荆州刺史刘表，劝他与袁绍联手，举兵伐曹。”

十九、官渡大战——勇气加计谋

【曹操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按常规无法取胜。因为袁绍人高马大，自己的兵马钱粮都远远不及袁绍，必须急战，来他个措手不及，才有可能置人死地。因此，首先在战略上给大家造舆论：战胜袁绍把握十足。战术上，则制定了一战定乾坤的方案。】

第二十七集：袁绍在冀州歃血拜天、拜地、祭祖，誓师出征：

“臣，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苍穹。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生灵、祸乱天下。臣绍，承天道，领王师，率大军七十万，征曹灭贼，廓清环宇。望天神保佑，助绍早奏凯旋，臣绍，歃血祭拜。”

“臣，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地母。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生灵，致使万物枯索，民不聊生。臣绍，伏地而拜，依土而生，为万物之表，取生灵之气，誓灭曹贼，还大地昌荣，臣绍，歃血祭拜。”

“绍，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列祖列宗。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祖宗神灵，致使宗庙崩坏，纲常尽毁，神灵不安。袁绍泣血饮恨，誓灭妖孽，取曹贼首级祭于祖宗灵前，望祖宗的天灵护佑，助绍大胜全归。袁绍，歃血祭拜。”

誓师伐曹大会上，袁绍慷慨激昂：“三军将士，静听我言，此战不仅决定了袁氏一族的生死存亡，也决定了各位将士的祸福荣辱，此战决定着未来五百年的历史，决定着皇朝天下的最终归属。一言以蔽之，生死存亡，祸福荣辱，皇朝天下，尽决于此战”

将士高呼：“必胜，必胜，必胜”

许攸：“主公啊，像今天这般倾巢而出的大军，似潮水般涌动，真乃今古罕见，海内奇观啦！”

袁绍：“我想曹操已知我军所向，但愿他别闻风丧胆才好。”

面对来势汹汹的袁绍，曹操招文武大堂议事，商讨对策。曹操：“列位可能没见过这么多的兵马，也没听过这么大的阵势。袁绍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此战决定着未来五百年的历史，决定着皇朝天下的最终归属。大伙说说吧，是战，是和。若战，是急战呢，还是缓战？如和，是议和呢，还是求和？。大伙都可直言。”

荀彧：“臣主战！丞相非战不可，而且是力战，急战”

曹操：“为何呢？”

荀彧：“我不懂兵，但我痛切袁绍的心理，他此次进军是非取许昌不可，丞相要和，他也不会和，此外，袁绍军虽势大，那也是徒有虚名，请问各位将军，区区一个关羽，就敢在三日内连斩颜良和文丑，难道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虎将，连一个关羽都不如？”

众将：“战，战，战，战，与袁军拼死一战，末将愿为先锋”

曹操：“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是相当的崇拜袁绍老兄的。为何呢？因为他祖上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而我的祖父是个宦官，我自愧不如，颇受袁绍取笑。三十岁上下，我和他同朝称臣，我外表尊敬他，内心里已经瞧不上他了。为何呢？因为正是他请董卓引军入京，造成了天下大乱。而我早就告诉过他，这样做只能引狼入室，必将自取其祸。四十岁左右，我与他各霸一方，我简直开始蔑视他。为何呢？因为他身为人主，却心胸狭隘、器识浅薄，外宽内忌、刚愎多疑。身为统帅，却有谋而无断，色厉而胆薄，兵多而指挥不一，将骄而政令不明。身为人父，却听任几个儿子拥兵自重，争夺世子大位，用亲不用贤。由此可见，我这位袁绍老兄，无论是为人主、为人父，还是为统帅，都是个外表庄严、内里平庸。这场战争，其实我八年前就预料到了，我们相继破袁术，灭吕布，迎天子，收徐州，雄踞中原。早晚必将和袁绍，有一场最终的决战。所以八年来，我无日无夜，不为此战做着准备。今日我且直言，8年前，袁绍拥兵30万，我想，我怎么也得有2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3年前，袁绍已经拥兵50万了，我想，我怎么也得有1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现如今，袁绍已经拥兵70万了！天下州郡，他一个人独占了4个，可谓声势滔天了吧，可是我现在想，如要

战胜袁绍！我只要精兵7万即可！”

荀彧：“为何袁绍用兵越来越多，而丞相用兵越来越少呢？”

曹操：“因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如果要比将士多寡，我永远也比不上袁绍。可是要比起精悍和智谋，三个袁本初绑一块，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

曹操：“曹仁，把我为袁绍准备的兵马，说给大伙儿听听”

曹仁：“列位，主公在八年前，相继把各部的猛士都抽调于兖州境内，在那里日夜练兵，现在主公已经练出了七万精甲，他们全都是勇猛之士……。”

曹操：“这七万精甲，就是我们的剑首，矛头。它一击之下，定能刺穿袁绍的三军。大伙儿可能会问，我们不是还有二十万人马吗？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二十万人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袁军溃败之时，放手让他们追杀，直到把袁军斩尽杀绝”

众将：“遵命”

曹操：“**这场战役，实际上只有一战，就是首战，首战胜，袁绍兵败如山倒，天下归我；首战不胜，我们丧家失所，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七万精甲，全部投入首战，一战定乾坤。**”

退堂后，荀彧单独对曹操说：“丞相，在下认为袁绍兵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粮多，闻听袁绍为此战，准备了两百多万担粮草，而主公只有十五日的粮草。此战断然不可延误”

曹操：“回回征战，我都是为粮草操心，这回又是。十五日之内，必须结束战事。”

两军对峙阵前，艳阳高照。曹操注意到了光线。此时曹军面东，袁军面西，正值中午，如将开战时间拖延至下午，到时阳光直射袁军双眼，不利其观察判断，而利曹军冲杀。于是请袁绍阵前喝茶相叙。许攸一听，对袁绍道：“那曹贼一向诡计多端，主公不必睬他，即刻传令，命三军掩杀过去便是”

袁绍：“不，今日之役，必为青史所载，传于后世。我军天威浩荡，胜券在握。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取曹贼的首级，又何必要偷袭呢？令三军待命，弓弩引而不发，我倒要听听他死到临头了，有何话要说？看我如何戏他，我要戏死他。”

曹操和袁绍两人阵前喝茶相叙。曹操：“本初兄，别来无恙啊？”

袁绍：“多谢孟德挂怀，本人一日好过一日，一年胜似一年。”

曹操：“本初兄，请”

袁绍：“你不是朝廷的丞相吗？何必相让？”

曹操：“人家说我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本初兄年长，自当为尊，请吧”

曹操：“咱们两的交情啊，说起来话长啊，从小咱两就是亲密无间。我记得当年，兄台是领着我们玩遍了洛阳城，白天放鹰打猎，晚上寻欢作乐，那日子真是痛快。我有时候想，你说这人要是永不长大该多好啊”

袁绍：“那些丑事，孟德还好意思提起？”

曹操：“人不能够忘本嘛。不能因为你我现在都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就讳言以前的丑行。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袁绍：“孟德，我不是来和你怀旧的。你有什么话赶紧说，我那三军将士已经不耐烦了”

曹操：“怎么说呢？兄台，你此次举七十万大军伐我，实在是贤明之至，伐得好。”

袁绍：“此话怎讲？”

曹操：“因为此战如果再推迟五年，君必败我必胜。可是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

袁绍：“哈哈，我早就料到了，我岂能等你五年。孟德啊，既然你已经知道胜负已定，不如干脆归降于我，免得你那万千将士跟着你送死”

曹操：“可是你知道我的性子，我是宁死也不愿投降的”

袁绍：“那你我还废话干啥？”

曹操：“哎，我虽然不愿意投降，却愿意和兄台请和”

袁绍：“请和？”

曹操：“或者说是求和，乞和，都行，随你高兴”

袁绍：“曹阿瞒啊，曹阿瞒，凭你那三寸刁头，就想骗我撤军”

曹操：“不敢，不敢，不敢骗你，乃是请和，兄台，如果此刻你愿意退兵的话，我愿意让出徐州六郡，只保留兖州一地，而且我发誓永远不和兄台争天下”

袁绍：“此话当真？”

曹操：“为了表示我的真心，我此番特意带来了请和之物”

袁绍：“哦”

曹操：“请看，瞧见了么？”

曹军一边，推出汉献帝。袁绍：“你所说的请和之物，竟然是大汉天子”

曹操：“难道他不配吗？难道他不是兄台朝思暮想之物吗？兄台如果此刻退兵，就请把天子带走，此后朝廷就安在了冀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是你袁大将军了。天子搁在我手里是个包袱，因为你比我强，你会讨伐我。可是如果天子在你手里，没人敢讨伐你。说白了，那跟兄台自个儿当皇帝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还免去了篡逆之名。兄台如果现在不愿进大位的话，今后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废帝自立。你看如何？”

曹操和袁绍在那闲聊叙旧长久，袁军开始躁动不安。袁绍儿子：“父帅和曹操在那说什么哪？有那么多的话可说吗？”

许攸：“我家主公和那曹贼可是少时玩友，彼此之间自然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不过那曹贼一向心术狡诈，且诡计多端，他如此地拖延，肯定是别有用心。”

袁绍儿子：“什么用心？”

许攸：“这个许攸一时也说不清啊”

袁绍：“你为了讲和，单单献出天子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割让许昌城”

曹操：“许昌是我的首府，割让了许昌，你让我何处容身啊？”

袁绍：“你不还有兖州五郡之地吗？这让你足够称霸一方了”

曹操：“哎呀，哎，兖州地狭民穷，粮饷难支，自保且难，谈何称霸？兄台，我已经答应割让徐州了，还愿意交出天子，你就不要威逼太甚了嘛。”

袁绍：“你每次率兵征战，都在许昌用兵。贤弟，如果你不想交出许昌城，我如何相信你的和议呀？”

曹操：“许昌一失，那些文官武将，就会认为我是个懦夫，庸主，他们就会弑主夺位，那万一我要是死了，那谁来维护这个和议呢？而且如果有一天，他们兴兵讨伐兄台，那不是给兄台添麻烦吗？来，喝茶。”

袁军一边，许攸：“袁潭将军，不必再等。即可鸣金，召回我家主公，准备开战”

袁潭：“好”

谋臣郭图：“不，再等等。你们看，主公在和曹操品茶的时候，一直是居高临下，从容不迫，而曹操却在向主公乞求着什么？”

袁潭：“曹贼祈求什么？”

郭图：“要么是乞和，要么是乞降？公子啊，你想主公他不急，那应该是胜券在握，再等等吧。或许我们能不战而胜”

许攸：“郭图大人，别忘了那曹贼可是诡计多端哪，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三军将士也会躁动不安的呀”

突然曹军一边走出来一些宫女，每人手里端着一壶酒，朝袁绍、曹操走来。袁绍：“她们是干什么的？”

曹操：“兄台，这些都是宫女，她们拿的都是天子赐给将士们的美酒。兄台啊，天子对你是一片厚爱啊，天子多么想化干戈为玉帛，让咱们两双双凯旋啊”

袁绍：“臣，拜谢天恩”

曹操：“兄台，不管此番我们是战是和？是敌是友，我们先饮了这杯，如何？”

曹操：“嗨嗨，坐，坐，兄台吧”

袁军一方，谋臣许攸一直在观察动向，说道：“袁熙将军，你亲自率领一支铁骑，赶到我们后方去，严防那曹贼从后方偷袭。天哪，坏了，坏了，袁潭将军，赶快让主公回到本阵。”

袁绍：“献交许昌城后，我保证今后不再向你用兵，我还要奏请天子，封你为大将军，领兖州牧。保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曹操：“多谢兄台宽容啊，嗨嗨嗨，袁绍，我如果是你，就决不会同曹孟德议和，而只会给他筑一座青石大坟。因为，只要曹孟德一息尚存，就战无不胜！哈哈哈哈哈。”言罢，曹操转身离去。此时，包抄袁军后路的徐晃、张辽等已从袁军后方杀奔而来。

袁绍折回，踏上帅车，对部下道：“我还没下令进攻，这哪来的厮杀声？”

袁绍儿子：“父帅，曹操的数万铁骑，正在偷袭我军后方”

袁绍大怒道：“什么？曹贼，你这天下第一巨奸，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

官渡首战，曹操安排徐晃和许褚等率骑兵从后面抄袭，前后夹击，大败袁军。曹营中，将士们都在饮酒庆功。曹操夜中独步，忧虑不安。首战虽然大胜，但也折了万余壮士。袁军虽然大败，仍有四五十万兵马。如果袁绍知耻而后勇，下一战更难打。更令人担忧的是军粮即将殆尽，曹军难以长久以弱敌强。曹丕猜出父亲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建议班师凯旋。我军是功成而归，袁绍却是败而心乱，如见我军休战必然额手称庆，不敢追杀。

恰此时，留守许昌的荀彧给曹操来信：“丞相万万不可退兵，袁绍虽大败，但他仍然拥有四州富裕之地，万千良亩，不但能够生长出无尽的粮食，也能生长出无尽的兵马。时间利袁绍，而不利丞相，但战局利于丞相，而不利于袁绍。丞相应抓住战机，乘胜再战。**在下以为，此时此刻，最可怕的不是粮食殆尽，乃是丞相的心**

病，丞相初战大捷，反而顾虑重重，欲胜惧败，欲进惧挫”

曹操：“**我有这等臣子，何愁袁绍不灭”**

曹仁来报：“丞相，是否班师呀？”

曹操：“敢言班师者，斩！备好兵器军械，准备再战”

第二十九集：袁军一方，许攸截得曹操信使，立刻拿去进见袁绍，禀报说曹操军粮殆尽，兵器缺乏。当即建议，五十万大军倾巢而出，兵分两路：一路佯攻曹操大营，一路实取曹都许昌。无论哪一路成功，曹操都必败亡！但是，袁绍拿着那信看看去，担心曹操诡计多端：数日前与曹贼交战，他不就是用献帝为饵，诈言请和吗？难道这信就不会是另一个饵？

许攸深深感叹：此信绝对不是曹操的诡计。曹操给世人“诡计多端”的印象，竟然比诡计还要可怕。主公失此良机，只怕难胜曹贼了。正说间，田丰遗书到。他临终前无限忧虑地告诫袁绍：明公身边有奸贼哪，此贼就是貌似忠诚的许攸。他是曹操少年密友，同窗发小，至今仍然不忘旧情，藕断丝连。主公如果胜曹操，他会竭诚相随。主公如果败于曹，他会悖主投敌。袁绍惊怒，厉问许攸与曹操可是发小旧交？许攸承认，但申言与曹“生不两立，死不相容！”。但袁绍已经不信任他了，斥道：“你屡进谗言，害死田丰。今日暂寄下你这颗狗头，待我破曹后一道祭天”

于是，许攸被侍卫撵出大帐。许攸长叹：“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他估计自己早晚落入田丰命运。万般无奈之下，深夜背弃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听到许攸深夜来投，大喜，竟连鞋子都忘了穿，就直往外奔，迎许攸。许攸：“忘履相迎，着实让在下受宠若惊啊”

曹操：“见到你许攸，我岂能不得得意忘形吗？走走走，进去说话。”

进得屋里，曹操说：“说说吧，为何来投我？”

许攸：“今日，我给袁绍献上一计，让他集四十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十万人马，佯攻你的大营，另一路集三十万精兵，径取许昌。这两路人马无论哪路得手，你曹孟德都将大败”

曹操：“袁绍果真如此用兵，我必亡”

许攸：“可惜啊，忠言逆耳，庸主非但不听，反而要寄下我这项上人头，留作他日后问罪”

曹操：“**良臣伺庸主，此乃人生莫大的痛苦**，如此妙计，袁绍怎么会不用呢？”

许攸：“袁绍他认为你诡计多端，你连堂堂的大汉天子，都能用来行骗。岂不会设下伏兵，诱使我们去偷袭。”

曹操：“世人都说我多疑，看来还有人比我更多疑”

许攸：“**孟德啊，你已经把他们给吓怕了。恕许攸直言，其实你曹孟德远没有那么强大，根本没有那么可怕，可恰恰就是那些庸人心目中对你的恐惧，不仅助长而且成就了你的强大”**

曹操：“精辟，深刻，除了你许攸，我永远也听不到，这么精彩的褒奖”

许攸：“越是精辟之言，就越有杀身之祸。实在是无奈了，我今天才来转投于你，如孟德兄不弃，从今以后，许攸愿效犬马之劳”

曹操：“兄台啊，你早就该来投我啦，这天底下，只有我才配得上你的满腹才华”

许攸：“孟德兄过奖了。孟德啊，容我问你一事，还望你能够如实相告”

曹操：“你我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兄弟，我任何事情都不会瞒你的”

许攸：“好，孟德兄，你军中的粮草尚可支撑多少时日？”

曹操：“兄台果然是高人呀，一问就问到我的痛处。我此次出征，原本带了百日军粮，不料耗损巨大，现在还有五十日的”

许攸：“未必吧”

曹操：“我跟旁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月的”

许攸：“可悲啊，我许攸冒死来前来，诚心相投，原以为是弃暗投明啊，可孟德兄，你根本就不相信我呀”

曹操：“兵法云，兵不厌诈。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免得乱了我的军心哪，我目前只有十日的军粮了”

许攸：“曹，孟德啊，曹孟德，难怪世人都说你是奸雄。看来，他们都太低俗了，根本就不了解你。我认为你是奸雄之祖，古今无双，空前绝后。曹孟德，你根本没有十日之粮”

曹操：“言重了，言重了”

许攸：“我无非就是问了问你军中粮草的事情。可你前前后后，转瞬之间，就跟我撒了三次谎，你根本就没有十日之粮了”

曹操：“好吧，什么事都瞒不过你，那我就给你透个实情，我现在还剩下五日的粮草，我正为此焦虑万分啦”

许攸：“曹孟德，莫非你还要骗我第四次吗？”

曹操：“此话怎讲？”

许攸：“你连隔日之粮都没有了。你军中已经断粮了，从明天开始，你和你的军士将杀马充饥”

曹操：“你怎么知道的？”

许攸：“我截获了你催要军粮的军令”

曹操：“袁绍知道吗？”

许攸：“知道，可他知道有什么用。他根本就不信，他认定以你曹孟德的精明，绝不会在临战之际断粮。他更不能相信，如果你曹孟德断了粮，居然还不退兵。因此，他必然认定，你没有断粮”

曹操：“兄台，我现在军中只剩半日之粮，我唯一的指望就是，明天日落时分，军粮如期送到”

许攸：“如果明日运不到呢？孟德啊，要是我许攸，送给你百万担粮草，如何？”

曹操：“你说什么？”

许攸：“孟德，那袁绍所有的辎重粮草，全部屯于乌巢，乌巢的守军相当薄弱，守将淳于琼，那是个酒囊饭袋，不堪重用，如果孟德兄，你能亲率一支铁骑，连夜杀奔乌巢，一把火烧了他的辎重，袁军势必大乱，你可顺势夺取你所需要的粮草”

曹操：“好，我会亲自率军前去”

许攸：“孟德兄，我有一事相问，你就不怕我许攸说的是谎言？你就不怕袁绍早已在乌巢设下伏兵”

曹操：“**这个我不担心，我不是袁绍，更非庸主。真的假的，我闻得出来**”

许攸：“何以见得？”

曹操：“其一，我一直苦思不解，袁绍为何兵败了还不退军？而且能在短短十几日之内，就能重新召回几十万残军，原来他手里有吃的，残军不回营，就得饿死。其二，你许攸深夜来投我，必有大礼相送。”

许攸：“兄台不愧是天下明主啊，从今以后，我若能服侍明主，如同再造，幸甚”

曹操：“许攸啊，我灭了袁绍，你是头功”

许攸：“孟德兄，你打算何时启程哪？”

曹操：“事不宜迟，我这就出发。我会率猛将十员，精骑五千，奔袭鸟巢，估计会在黎明前分到达”

许攸：“好，如此甚好。孟德兄，请一定切记，在你奔袭鸟巢途中，如遇袁兵，不必与之纠缠，只需亮出袁军的旗号即可，就称是后将军蒋奇的兵马，是奉袁绍之命，驰援鸟巢的”

曹操：“多谢兄台指教，袁军的旗甲我倒是缴获了不少，今晚正好可以用上”

许攸：“孟德兄哪，我还是吃不准，如果鸟巢一旦火起，袁绍会当如何？”

曹操：“袁绍定会火速派兵救援鸟巢”

许攸：“不不不，袁绍这个人平时虽然昏庸，可一旦圣明起来，往往也能做出让人意外的事来。他势必置鸟巢于不顾，集中所有兵马直扑你的大营，他一定会认为，你曹孟德率轻骑奔了鸟巢，你的大营势必空虚”

曹操：“没错，还是兄台更了解袁绍”

许攸：“所以，在下建议，你必须留下一支兵马，在大营之外设下埋伏”

曹操：“不，这样太简单了，我会把我的空营丢给他，径直去取他的官渡大营，要知道袁绍的大营，可比我的大营大多了”

曹操奔袭鸟巢。袁绍被人惊起，只见鸟巢方向火光冲天，不禁跌足长叹：“苍天助曹不助袁！”。袁绍败退时遇见许攸，骂许攸背弃自己，投靠曹操。许攸回答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

二十、官渡大战震惊天下——刘备无赖之下投靠荆州

刘备在汝南古城，孙乾进来奏报：“曹操用了许攸之计，先是烧了鸟巢的粮草辎重，然后又攻取了袁军的官渡大营。袁军一败再败，百里战场，血流成河，尸骨成堆，七十万袁军，不剩百骑呀”

刘备：“七十万大军所剩不足百骑，可曾听过此等奇闻？”

孙乾：“是呀”

刘备：“**袁本初本是首屈一指的霸主，转瞬眼之间，竟沦落成了残寇**”

关羽：“曹操极善用兵，肯怕冀州城不久会被他攻陷”

刘备：“**这曹操，既是奸贼，又是雄主，还是兵家，与此人同世，真不知幸与不幸？**”

赵云：“我们兵不过三千，又无坚可守，此地不宜久留。”

刘备：“是呀，我原想投奔荆州，与刘表联手，举兵抗曹。可是现在袁绍七十万大军几乎丧尽，就**不知道刘表，还有没有抗曹的胆识了？**”

关羽：“刘表拥兵三十万，尤其是他的荆州水兵，号称天下无敌，他为什么要惧怕曹操？”

刘备：“兵多有何用？袁绍的兵还少吗？临敌胜败，首在统帅。刘表身为人主，坐拥荆襄九郡，十多年来却动也不动，如果他有二弟的一小颗胆子，也就不容曹操像今天这般放肆了”

赵云：“这刘表既然没有胆识，那主公准备投何处去？”

刘备：“刘表虽无胆识，却毕竟是贤良方正之主，又是皇室宗族。我想当下之计，也只能暂投刘表，徐图后举。不过这需要有一位大胆善言之人，先去探一探刘表的口风，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收容我们。”

孙乾：“主公，在下愿意出使荆州。”

刘备：“好，公佑愿往，最合适不过了。”

孙乾来到荆州，拜见刘表：“参军孙乾，奉主公之命拜见明公”

刘表：“好，请起来吧，听说刘备仍然健在人间，我深感欣慰。如今在中原大地上，能够逃出曹孟德的虎口的英雄豪杰，已经为数不多了”

孙乾：“明公说的极是，我主**不仅逃出了曹操的虎口，而且还要与虎相搏**”

刘表：“刘备起兵多年，屡战屡败，恐怕不是曹操的对手吧”

孙乾：“与其说屡战屡败，不如说屡败屡战。只要我主一息尚存，誓必要扫除逆贼，匡扶汉室。明公也是皇亲后裔，身上也流淌着高祖的血脉，明公对我主的志向，就不以为然吗？”

刘表：“可敬可佩。刘备差你来做什么？是要借兵，借粮，还是要借城池啊？”

孙乾：“我主对明公一无所求，他只想相助明公”

刘表：“助我，怎样助我呀？”

孙乾：“明公，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曹操绝不甘心做一个丞相，他志在篡汉自立。袁绍兵败后，曹操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荆州。明公，大敌当前，战祸不远啊。禀明公，我主兵马虽不多，但是愿意率领关羽，张飞，赵云三位当世勇猛豪杰，在曹操来犯之时，做明公的先锋，助明公**灭曹贼，成大业，安天下**”。

刘表：“刘备和我同是皇室后裔，在这乱世之时，我们更应该相互扶持，共赴国难才是啊。你告诉刘备，就说....”。

蔡瑁：“主公， ...”

刘表：“这样吧，你先下去歇息，待会儿我让刘琦为你摆酒洗尘”

孙乾退出大堂后，刘表对蔡瑁道：“有话就说”

蔡瑁：“主公，刘备是个灾星哪，刘备现在兵微将寡，无一座城池可供他立足，又惨遭曹操追杀，他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才到主公这，来求个存身之处。主公，我们万万不可被他利用”

刘表：“如果依你，我们怎么办才算妥当呢？”

蔡瑁：“眼下曹操势力滔天，无人可敌，但他对刘备却恨之入骨。我们不如斩了使者，将首级送给曹操，以表明主公拒刘和曹之意。如此一来，曹操定然欢喜，也绝不会向荆州发兵了”

刘表：“刘琦，你看呢？”

刘琦：“父帅，儿认为蔡将军所言，误国误主，早晚会断送荆州”

蔡瑁：“公子言过了”

刘琦：“父帅与刘备同为皇亲帝胄，血脉相连，如今刘备势穷来投，想要与父帅共敌曹操，我们完全可以引以为助啊。但父帅竟然要把来使给杀了，这事要是传扬出去，世人如何看待父帅？父帅又如何立足于天下啊？”

蔡瑁：“刘备投吕布，则吕布亡；投袁绍，则袁绍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主公，千万三思啊”

刘琦：“蔡将军言过了吧，吕布智小，性贪，袁绍贤愚不分，虚有其名。吕布，袁绍都是败给曹操而不是刘备。再说，我父帅又不是吕布袁绍等人，父帅非但不会被刘备所用，相反却能用刘备”

蔡瑁：“主公”

刘琦：“父帅”

刘表：“好，让孙乾上来吧”

刘表：“孙乾哪，你看，我这里有个盒子，原先是装茶叶用的，现在有人建议我，取下你的头颅，装在这只盒子里献与曹操，以表明我拒刘和曹之意，保荆州太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孙乾：“明公啊，你在砍下这颗头颅之前，还在征求这颗头颅的意见，真可谓是贤明之君啊，多谢了”

刘表：“兼听则明嘛，我总是不耻下问的”

孙乾：“如果在下这颗头颅能够换得荆州的太平，那太值了！在下也建议明公砍了去。可是，曹操何许人也？曹操能为这区区薄礼而动心吗？如果在下是曹操，看到这颗头颅一定会开怀大笑：“我还没有向荆州用兵呢，刘景升就吓得送颗人头来。如果我挥师南下，刘景升还不吓得开城乞降吗？如果曹操准备明年攻打荆州，在下的人头一到，定会提前攻取荆州。砍了在下，非但保不了荆州太平，而且会惹祸上身。明公，你用一颗头颅，换来两个强敌啊”

刘表：“那第二个强敌是谁呀？”

孙乾：“明公怎么会不知呀？正是我主刘备，你杀了刘备特意派来联谊的使者，让他在众人面前饱受耻辱，痛不可当，试问明公，刘备不会和你拼命吗？”

刘表：“想不到刘备在流亡之中，身边还跟随着你这样的义士啊”

孙乾：“我主刘备身边义士众多，除了关羽，张飞，赵云之外，还有周仓，梅芳，简雍等等等，怎么也得数到五十位之后，才能数到我区区孙乾”

刘表：“回刘备，请他尽快来荆州，我会大排仪仗，出城相迎”

孙乾：“在下领命”

于是，刘备前来荆州，投刘表。一见面，刘备便道：“屡败之将刘备，深谢景升兄收容之恩”

刘表：“玄德呀，你贤名扬天下，我是仰慕已久”

刘备：“从今日起，景升兄有何差谴，玄德定当效命”

刘表：“不敢当，不敢当，来，我与你介绍一下，这是长子刘琦，次子刘宗，....”

刘备：“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景升兄这两位龙虎公子，实在是让人羡慕**”

刘表：“玄德啊，请入城”

刘备：“五年多来，我刘备可以说是日夜不宁哪，**每念及天子密授血诏，都有如万箭穿心，痛不可当啊**，我刘备上不能乘天扶汉，下不能手刃奸贼，虽然是东征西讨，却是屡战屡败，愧对天子，愧对苍生啊”

刘表：“贤弟志大，当然就有天大的烦恼。愚兄志小，因此也就牵挂少，我只想独守一隅，保荆州太平”

刘备：“恕在下直言，曹操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奸雄，其权谋，兵略，淫威，霸术，俱可以说是又狠又毒。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其篡汉自立的野心可谓路人皆知啊。明公乃汉室后裔，世受国恩，岂能坐视曹贼篡国呢？更何况，曹操他对荆州早就垂涎三尺了，下一步，定会向荆州用兵”

刘表：“依你所料，我应该怎么办呢？”

刘备：“高举王旗，召集天下志士，举兵伐曹”

刘表：“只怕现在时机还不到吧”

刘备：“明公，你正逢其时啊，袁绍虽兵败，但犹如百足大虫，死而不僵。他手下仍有残兵二三十万，雄踞在冀，青，并等州，图谋东山再起啊，曹操想根除袁绍，此时正在攻打冀州，战事正酣。据我料，不到半年至一年的工夫，他根本无法彻底消灭袁绍。明公，此时若你率一支劲旅，奔袭曹操首府许昌，定可大获成功啊”

刘表：“奔袭许昌，玄德啊，我把话给你说明白了吧。我已经年过六旬，既无在诸侯中称霸之志，更没有争夺天下之心。我主掌荆襄九郡之地，已经有十几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村一镇，一兵一民，都是我苦心栽培出来的。荆州背倚群山，足踏长江，甲士三十万，战船五千艘，我握有这些，坚守一方太平足矣吧。曹操，凭他那北方战骑，休想灭我；我靠我的水军战船，也灭不了曹操，因此双方都应该明智一些”

刘备：“听了明公这一番话，在下十分欣慰。请尽此杯，以表敬意”

刘表：“我虽然没有争夺天下之心，却真心实意想要倚重于你”

刘备：“请明公吩咐”

刘表：“不管曹操是否真向荆州用兵，我都要做好御敌的准备。我想拨出一座城池，名叫新野，供你驻军，帮助我共拒曹操，凭你那关张赵三员虎将，足可令曹军丧胆哪。当然了，你需要的军需粮草，完全由我供给，行吗？”

刘备：“在下遵命”。

二十一、曹操巧吞冀州——安抚人心

第三十集：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之后，乘胜进军袁绍老巢冀州。路上，许攸骑着马，握着酒葫芦，酩酊大醉。他自恃功高，已然是一副狂士派头，竟然出言不逊，直呼曹操小名阿瞒，对身边文武们大谈曹阿瞒少年时偷鸡摸狗的丑事，嘎嘎笑道：“阿瞒好色，尤好妙龄妇人。尚未破瓜的少女在他眼里如同残花败柳，别人的老婆在他眼里却美如天仙。众将对许攸又惊又怒。不料，路上遇上曹操，许攸仍醉醺醺问：“阿瞒，我说得是不是啊？”曹操微笑无语，隐忍不发。

曹操灭了袁绍，进入冀州城，采取了三项安抚人心措施：

在冀州府，陈琳被带到。曹操道：“你就是陈琳，你把我骂的惊天动地、山呼海啸、狗血淋头，叫我听得好生享受啊！今天我在这儿，你怎么不骂了？我告诉你，人哪，骂是骂不倒的。**誉满天下者，往往也是毁满天下**。你抬起头来，你看看我这份气色，这份精神头儿，那都是叫人给骂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头痛发作，痛不可当，但是我读了你的讨贼檄文，我的头痛立刻就好了，不药而愈。但是我有一事不明，你骂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请上呢？他们与你何干？”

曹操：“你的才气是既逼人，又喜人。今后治政，驭民，青史丹书，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做我的幕宾，我就赏你一座宅子，你尽可以关起门来琴风弄月，但是有个条件，写出了好诗文，第一个要送到我这儿让我欣赏，我要先睹为快，你看可否？”

陈琳：“丞相恩威浩荡，古今难觅，罪臣愿意归降丞相”

曹操：“这就对了，**你看看，你我之间还骂出了一份交情**”

军士从袁府中搜出大量书信，其中有很多是曹部文武们与袁绍暗中来往的文书。曹丕道：“父亲，他们拿着我们的俸禄，饱受着父亲的恩宠，暗地里却背主通贼，现在罪证确实了，我们只要依着姓名抓人，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曹操：“他们自然是跑不掉，但是抓住了又能怎么样呢？”

曹丕：“斩”

曹操：“斩，那是不是应该也把我斩了呀，因为我也跟袁绍通过书信，而且我还拍过他的马屁，我说他是南天一柱，万世楷模。我况且如此，更何况他们。可以理解，他们是怕我战败了，想给自个儿留个后路”

荀彧：“丞相明鉴，当年袁绍势力滔天，但仍非丞相对手；如今袁绍命归九泉，这区区书信更谈何妨？丞相不如烧此书简，**以示对老友相送**”

曹操：“你看看，荀彧是何等胸怀啊”

荀彧：“在下不敢当，丞相胸怀远大，在下只是说了句丞相想说的话”

曹操：“丕儿，你把这些书信拿到正阳门外，当着众文武官员的面一把火焚尽，并且告诉他们，既往之事，永不查究。”

许攸自恃灭袁功高，到处放肆，把许褚逼急。许褚一刀砍了许攸。曹操对许褚大怒道：“你把许攸砍了，许攸是我多年的好友，咱们破袁绍取冀州他立了头功，你把他砍了”

许褚：“我陪他一颗人头就是了”

曹操：“说得好，把许褚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

曹丕：“他久经沙场，屡立战功，父亲饶恕了他吧”

曹操：“不成，军法难容，他砍了许攸，更是天理难容，给我把他推出去斩了”

曹丕：“父亲，父亲，他是一时冲动啊”

许褚：“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早就要宰他”

曹操：“反了，反了，反了，给我推出去，推出去，砍了”

荀彧：“禀丞相，许褚确实有罪，但许攸在城关狂妄叫嚣，在下也是亲耳听到过，的确辱丞相太甚，在下建议，厚葬许攸，表奏天子追封许攸为当阳侯，同时严惩许褚，令许褚在许攸坟前叩首认罪”

曹操：“荀彧啊，许攸给咱们立了大功，咱们才刚刚进城，我就把他杀了，天下的人会怎么想我？他们会觉得我心胸狭隘，人家刚说了我几句，我就着人把他杀了”

荀彧：“世人断不会这样推想，因为许攸满口胡言，实是无中生有，痴人说梦”

曹操：“那你怎么才能证明他是满口胡言，痴人说梦呢？”

荀彧：“在下请才士们写篇奏文，为丞相歌功颂德，驳斥许攸。另外，这篇奏文，就请陈琳来撰写是最为合适。他的如擘之笔，堪称甚佳。文章作成之后，定能像当年的讨贼檄文一样，令海内外传颂”

曹操：“那要是陈琳清高，不愿意写呢？”

荀彧：“在下前去拜访，当面说服陈琳”

曹操：“许褚，你杀了我多年好友，原本罪不可恕，但是我**念你醉酒过失**，就饶你不死，但是从即日起，降为步卒，你去养马吧。还有三个月内，不许喝酒，你得去许攸的坟头给他磕头”

许褚：“罪将谢恩”

曹操：“滚吧”

从大堂出来，许褚对荀彧道：“荀先生，多谢开言相救啊”

荀彧：“不必客气了”

许褚：“先生，刚才在堂上，有件事，让我好生糊涂”

荀彧：“你有什么糊涂的？”

许褚：“你看，丕公子为我求情，人都跪下了，主公就是不准。可是你一求情，主公就准了，你这是为何啊？”

荀彧：“世子年轻，不知道哪句话才能说到丞相的心里头。我老了，略知一点”

许褚：“太好了，先生，你再替我求个情”

荀彧：“你又惹什么祸了？”

许褚：“没有，喝酒的事，你看，主公让我当步卒，养马，什么都成，就是给那个许攸磕一百个头，我都认。你这不让喝酒，足足三个月啊，非把我憋死不可嘛”

荀彧：“呸，你真是得寸进尺。这个情，我不求”

许褚：“别，别，别，别。先生，救人救到底，你要是帮这个大忙，许褚这辈子，都感谢先生的大恩”

荀彧：“许褚啊，丞相的心思，你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

许褚：“什么心思？”

荀彧：“我告诉你，你是丞相最喜欢的战将，你今天做了一件丞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杀许攸，丞相气你是假，爱你才是真”

许褚：“真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你说”

荀彧：“你要是看出来，你还是许褚吗？丞相之所以罚你做马夫，之所以罚你禁酒，都是为了磨炼你的性子，丞相想把你培养成为三军主将。怎么样，还让我去替你求情吗？”

许褚：“不了，我，我喂马去”

许褚回头给荀彧磕头。

二十二、寄人篱下的磨难——刘备山穷水尽与峰回路转

【刘备以仁义打天下，自然要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以仁义为本的人，大都中途夭折。正是因为仁义的艰难不易，因此仁义一直是理想的东东，呼唤有志之士去追求。曹操以权谋打天下，自然是来得快，成效大】

小城新野，曹操收得袁绍四州的消息传来，刘备愁闷不堪：“汉室益发衰微，献帝日夜受辱，自己屡屡兵败，坐困危城，瞻望前途，不寒而栗”。突然刘表口谕至，请刘备赴荆州过端午节。刘表刚一见刘备，就夸他胖了：气韵饱满，身形丰硕。刘备一听竟然流下眼泪，说我年近五十，身无寸功，足无寸土，只有髀肉复生，庸禄无为。唉，日月蹉跎，老之将至啊。刘备的苦恼竟然引出刘表更多苦恼。原来，他有一桩难断的心事：长子刘琦贤良却是前妻骨肉，幼子刘琮平庸却是蔡氏亲生。如今蔡氏坐镇宫帟，其弟蔡瑁为镇国将军。应该立谁为世子？令他左右为难。刘备密劝：废长立幼，自古便是取乱之道。何况刘琦英才，当为世子。如果忧虑蔡氏一门权重，可徐图削之。

两人万万没想到，蔡氏悄悄躲在屏风后面潜听。刘备退席后，蔡氏对刘表哀然下跪泣诉：刘备表面伪善，心如蛇蝎，早晚会夺取你的荆州，应该趁早除掉他，否则会大祸临头啊。当晚，蔡氏密召长兄蔡瑁，把席间窃听的话告诉了他。蔡瑁认为时不我待，决定先斩后奏，诛杀刘备。馆舍中，刘备突然被潜入的刘琦唤醒，他

冒险前来告知，蔡瑁府上灯火通明，虎喷军在调动，行动可疑，定有不轨之举，便来劝刘备赶紧离开荆州返回新野。刘备虽然惊骇，却想面辞刘表之后再走。刘琦嗔怪：生死关头，皇叔还顾得这些虚礼？

蔡瑁带军士去馆舍扑了个空，便在刘备留下的绢绵上题下一首反诗：“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刘表见虎喷军深更半夜异动，便前来察看发生了什么。蔡瑁很机灵，找了个理由把自己私自调兵搪塞过去，对刘表道：“末将听馆主禀报，说刘备在二更时冲出客馆，匆匆跑了。末将身负安危大任，刘备又是主公的贵客，万一有个闪失，末将罪不可赦。所以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刘表进刘备住处察个究竟，看到所提之诗。蔡瑁趁势挑唆：“主公，这是反诗啊，刘备不甘心做荆州的池中物，他想乘雷上九霄啊”。

刘表道：“我对他仁至义尽，他却心怀异志。看来，真是想谋取我的我荆州啊，我非除掉他不可”。刘表转过身，转念一想，又说：“此诗粗俗不堪，不像是刘备笔墨。再者，我也从来没见过他写过诗文呀”

蔡瑁道：“刘备肯定心怀异志，否则为何连夜离开荆州啊。末将已调集兵马，请主公下令，准末将前往新野，擒拿刘备。主公如果怀疑此事真伪，那么先拿下刘备，主公也好当面问个明白”

刘表：“你去新野抓刘备，关张会坐视不管吗？我们两家不是立刻就要打起来了吗？都退了吧，此事，我日后定有详查。撤兵回营，没有听见吗？”。见军士都不动，而是看着蔡瑁，刘表大怒，指着军士说：“你们看他干什么，我是荆州之主”。

蔡瑁：“你们没听见主公的命令吗？马上收兵回营，快快”。

刘表回府，对蔡瑁之举，气得一病不起。数日后，为了以示修好，刘表派大儿子刘琦来新野，向刘备传话，说自己偶染微恙，请刘备以皇叔之尊代替自己主持襄阳庙会，由刘琦代替父亲出席。到时，九郡官员都将到会叙职。刘备与关张兄弟商议，张飞直言：“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前次去荆州差点丢了命，哥哥断断休去”。刘备却说：“如果不去，就是对刘表无礼，会令他生疑。所以即使有生死之险，也只得冒险前去啊”。

刚入襄阳城中，刘备的卢马便弹蹄嘶鸣不已，几乎将刘备掀下马来。马嘶声惊动了路旁一位仙风道骨的儒士。他细细观赏坐骑，连赞“神驹啊神驹，万里挑一！”刘备见此人品貌不凡，赶紧下马致礼。不料，这儒士接下来却说出一番惊人之语。他告诉刘备，说此马虽是神骏，却有妨主之弊，尊驾不可再用它作乘骑，骑则妨主啊，数日之内会有血光之灾。儒士劝刘备将此马送给任何一位仇家，待伤害那位仇家之后，再收回自己骑用，便可避开此灾。刘备怒斥：“先生这是何话，损人利己，伤天害理。此等事我是宁死不为”。儒士毫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飘然而去，说：“人言刘玄德仁义，今见果然哪”

第三十一集：在荆州庙会上，刘备至祝词：“在下自从踏入荆襄地界那刻起，就深感这里天灵地秀，物盛民丰，与曹军铁骑之下的乱世相比，荆襄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啊”

众官员一听溜须，自然高兴，便道：“刘皇叔说得对，荆襄本来就是世外桃源，天上人间嘛。刘皇叔果然是个贤君子啊”

刘备：“这里的一片太平，上靠明公刘景升，下赖列位文武官吏。今日刘备受刘景升兄委托，特此前来相贺，请列位尽饮此杯”

蔡瑁带上自己将军府的虎喷军，来到襄阳，对襄阳主簿说，刘备勾结曹操，要窃夺我荆襄，特来诛杀刘备。襄阳主簿暗地将其告知刘琦公子。刘琦赶到刘备面前报讯，要刘备赶快逃走。

刘备：“公子，我能不能不逃了。你说，我这辈子，颠沛流离，东奔西跑，总是在逃命，我能不能不逃了，听天由命吧。我就在此恭候，看那蔡瑁能把我怎样？”

刘琦：“皇叔，你是个仁义贤明之君，早晚必成大业，如果束手就死，岂是大丈夫所为呀？再说了，你一旦死了，荆州肯定会攘出一场血光之灾，关张赵三位将军，必会找我父亲复仇。到那时，蔡瑁和继母也会把我害死，之后恐怕连我父亲也难逃厄运了”

刘备：“公子说的也是”

刘琦：“赶快离开吧，不要惊动任何人”

刘备：“公子保重”

刘备纵马冲出城门，却被一道檀溪拦住去路。回头望见追兵逼近，只得冒险催马渡溪，不料马失前蹄，陷于溪中，嘶鸣不已。这时，蔡瑁虎贲军追到。刘备悲愤地仰天狂笑：“的卢的卢，今日妨吾！”。突然，的卢马以雷霆万钧之势腾空而起，直跃对岸！刘备檀溪脱险后，一身湿漉，来到一片竹林中，听到悠扬的琴声从一茅庐里传出，便走了过去，在门外闭目静听。

水镜先生开门出来，对刘备道：“琴声突转高亢，必有英雄窃听啊”，然后呵呵笑道：“老朽无名，别号水镜”

刘备：“在下刘备，刘玄德，拜见水镜先生。”

水镜先生：“刘皇叔，在下幸会。”

水镜先生：“将军的坐骑如此神骏，可将军的衣着又如此地狼狈，想必是刚刚脱险吧？”

刘备：“先生慧眼，洞若观火。在下被人追杀，陷马于五里外的河溪间。追兵张弓搭箭，我以为必死无疑。万急之中，不料这匹的卢马腾空而起，跃向对面高崖，我才得脱此难。侥幸，侥幸。”

水镜先生：“若果真如此，那老夫更要祝贺你了。”

刘备：“为何？”

水镜先生：“那条河溪名叫檀溪。想当年，楚王项羽曾在那里屠杀了三十万秦国降兵啊。整整杀了一个月啊，真是血流如河，头颅如山啊。檀溪足足冲刷了好几年，才将它们冲进了滔滔襄江。可想而知，那溪水之中埋葬了多少英雄壮士，又积攒了多少冤魂亡灵啊。也只有刘将军你呀，陷马檀溪之后，居然还能腾空而起，脱此大难哪。”

刘备：“我的天哪”

水镜先生：“将军是应该感谢苍天啊。舍下还有水酒数坛。将军若不嫌弃，吃上几杯压压惊，如何呀？”

刘备：“多谢先生赐酒”。

水镜先生：“请吧”。

水镜先生：“将军，依你所见，荆州刘表的前途如何呀？”

刘备：“刘景升是吾皇兄，贤德仁义，智勇双全，定能担当得起中兴汉业的大任”。

水镜先生：“将军呀。将军所言，怕是连将军自己都不相信吧。你是碍于情面，不忍直言其短吧。”

刘备：“那么先生认为，景升兄前景如何呢？”

水镜先生：“刘景升外有强敌，内有家乱，文武离心，将帅不和。荆州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啊。”

刘备：“在下是有苦难言，先生则是一语道破。”

水镜先生：“年来，这荆襄各郡盛传着一首童谣。其末尾两句是：“最终天命有所归，溪中蟠龙向天飞。刘将军不觉得此谣正应了刘将军今日檀溪跃马吗？”

刘备：“最终天命有所归，溪中蟠龙向天飞。先生呀，我兵微将寡，多少年来屡战屡败。我，我这等人，真的能成大业吗？”

水镜先生：“这世上啊，英雄不少，可叹胸有大志者多，成其大业者少。”

刘备：“为何呀？”

水镜先生：“因为你想要一飞冲天，那总得有两只羽翼相助吧。也就是文武两翼。将军是武强文弱。其部下关羽，张飞，赵云，都堪称是万人敌。可是孙乾、简雍、糜芳等辈，均无经国济世之才呀。所以呢，将军只有一只羽翼。将军缺少的是一位仰观天下，胸有韬略的军师啊。”

刘备：“先生说的极是。请问先生，那这样的军师，我何处寻找呢？”

水镜先生：“世有卧龙、凤雏，二人得一便可安天下。”

刘备：“卧龙，凤雏，此二人何在？请先生指点。”

水镜先生：“天机不可泄，将军见谅。”

刘备：“先生，刘备即使得不到卧龙、凤雏，但若能请先生出山相助，那也是三生有幸啊。”

水镜先生：“老朽年迈，来日无多，只有与这青山绿水相伴了。将军莫急，迟早有强过老夫十倍者相助于你，只待时运罢了。时不来，运也不至；时来万事顺遂呀。”

刘备：“多谢先生教诲。”

水镜先生：“来，来，来，吃酒，吃酒。”

刘备既累又醉，便在水镜先生的床上酣然入睡。

夜幕中，徐庶来访水镜先生。水镜先生道：“来了，来了，来了，是元直啊，你不是受刘表之约去荆州了吗？缘何深夜到此啊。”

徐庶：“在下是去了一趟荆州。但刘景升此公啊，虽有善心，但无大志，徒有虚名而已。两天不到，我已看破其短。刘表喜善而不能用人，憎恶而不能除之；外不能驭将士，内不能治家政。我料他早晚自陷其祸。我怕刘府强留于我，我便星夜离开了荆州。”

水镜先生：“嘘，轻声，轻声，我这里另有贵客。”

徐庶：“抱歉，贵客何人呀？”

刘备醒来，在床上听了徐庶之言，便出来拜见徐庶，道：“在下大梦初醒，左将军刘备拜上。”

徐庶：“原来是刘皇叔啊，缘分缘分啊。”

刘备：“先生，是你？敢问阁下，是卧龙还是凤雏？”

徐庶：“区区在下，既非卧龙，也非凤雏。在下姓徐，名庶，字元直。”

刘备：“刚才我在屋里听先生所言，一语便能道破刘景升弊端。即使不是卧龙凤雏，定然远胜卧龙凤雏。”

徐庶：“万不可当，在下与卧龙凤雏相比，有如繁星比于皓月。”

刘备：“先生太过谦虚了。”

水镜先生：“玄德所说不错，但凡才华满腹，经纶满腹者，往往偏作谦虚。请吧，请吧，请入座。”

徐庶：“皇叔请，皇叔请。”

徐庶：“我久闻刘皇叔仁义，那天故意借的卢马一试，果然是....”

刘备：“先生说，的卢马妨主，果然一语中的。当日，我便陷马檀溪，差点丧命。”

徐庶：“的卢马妨得动寻常庸主，却妨不动明公你。离开荆州时，顺路访查了新野。在乡下已有民谣了，唱的是：“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听后甚是感慨，因为阁下驻新野刚刚一年，就有如此功德，真是仁义之君，感召天下。阁下无论是荣是哀，也无论是胜是败，总会有民心相随。须知，民谣所唱，便是

民心所向。而能得民心者，距离得天下也就不远了。”

刘备大恸！这是他此生以来所听到得最可心的一句话。刘备当即拜倒于地，泣声叩首。徐庶：“玄德君，你这是为何呀？”

刘备：“刚才元直所言，是刘备此生听到的最动心的，但也犹如一把利剑穿心哪，痛且快哉。”刘备又道：“元直先生，刘备不才，想请你出山，担当我的军师，以便早晚受教。”

徐庶：“在下才短学陋，万万当不起如此大任，明公另请他人吧。”

刘备：“我刘备二十多年来一直盼望有先生这样的高士相助，可以说是朝思暮想啊。今日能与先生相遇，有如大旱遇甘霖。刘备叩请先生相助我一臂之力。”

徐庶：“明公之意令我万分感动，但军师大任，我不敢担当。”

水镜先生：“徐庶，刘皇叔如此降尊纡贵，屈膝相求，已足见其诚了，你就答应了吧。否则你那满腹经纶，怕是要荒废了呀。自古以来，才士易得，明主难求啊。刘皇叔虽然时运不济，可他无疑是一位贤明之主啊，迟早会一飞冲天，成其大业呀。今日你俩在我寒舍相见，也是天意使然哪。”

刘备：“刘备奉先生为师，终身不改。”

徐庶：“徐庶奉命了。”

刘备：“好，好，先生快快请起。”

水镜先生：“二位相识，真是天地焕然哪；可贺，可贺，可贺，可贺呀。”

刘备得徐庶军师后，在新野打败了曹仁的来犯。这是刘备起兵二十余年来，第一次获得大胜，而且打败的是曹军主将！这使他对徐庶推崇备至，甚至相信：从此将开创自己的辉煌时代！

二十三、刘备三顾茅庐——双翼起飞

第三十三集：曹操得知刘备打败曹仁是因为徐庶的奇谋，便将徐庶的母亲接到许昌，假之手迹，给徐庶去一封信，说母亲病危，叫徐庶速回。徐庶是孝子，不管刘备怎么挽留，去意已决。走前，徐庶给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徐庶对刘备说：“主公得到他（诸葛亮），无异于周公得吕望，汉王得张良啊！”

刘备：“此人才华比君如何？”

徐庶：“拿我比他，那真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

于是，刘备一顾茅庐，进入隆中竹林，对关羽张飞道：“外面的世界混沌不堪，这里的世界仿如仙境，真乃高人隐居之处呀。”

张飞：“大哥，这诸葛亮比徐军师如何呀？”

刘备：“徐庶说了，诸葛亮胜他十倍。”

张飞：“他吹牛，这世上岂有胜过徐庶十倍的人，那不成了仙哪？大哥，你别信这些。那些文人啊，这读了几年的诗书，懂了些礼数，就变得假惺惺的了。这狂起来呀就狂得要死，这谦虚起来又谦虚得要命。怪不得人们管他们叫腐儒呢。腐儒是什么呀？那就是腐烂的臭豆腐。大哥，你千万别拿臭豆腐当宝贝了。”

关羽：“三弟说得痛切，当浮一大白。”

张飞：“那是。”

刘备：“我们三兄弟进山访贤，犹如登高拜天，要有一片诚心，你们二位不要讽刺挖苦了。”

路上，看到一樵夫在唱山歌：“苍天如圆盖，大地似棋局；荣者自安安，庸者定碌碌。”

刘备：“此歌意境深远，听来仿佛清风拂面，明月当空啊！”

张飞：“瞧瞧瞧瞧，哥哥又犯傻了，就这等歌谣啊，遍地都是，这有啥稀奇的？”

刘备：“徐庶早说过了，民谣所唱所指，往往是民心所向。得民心者，距离得天意也就不远了。那位樵夫，请你过来，在下有事请教”

樵夫：“客官，有何吩咐啊？”

刘备拿出一点碎银，塞到樵夫手中，说：“请笑纳。刚才所唱民谣，是何人所作？”

樵夫：“是卧龙岗上的卧龙先生所作”

刘备：“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

樵夫：“正是”

刘备：“那请问，卧龙岗距此有多远？”

樵夫：“由此往北，十二三里以外就是”

张飞：“二哥，你刚才听见没有？那樵夫刚才说什么，卧龙岗上的卧龙先生。这诸葛亮胆可真大啊，敢自称自己为龙，还是卧着的。”

关羽：“是啊，天下大乱，风起云涌，大家都在争权夺利，你说他不卧着，能干什么啊？”

张飞：“他没事呗，死睡。”

刘备：“你们两个说完了没有？没听见刚才民谣所唱吗？荣者自安安，庸者定碌碌。诸葛亮在乱世能持重守节，泰然高卧，天下几人能做到？”

关羽：“是啊”

三兄弟来到孔明的草堂前，刘备道：“请问卧龙先生在此吗？”

诸葛亮的家童：“请问客官您是谁？”

刘备：“左将军，宜城亭候刘备，领豫州牧，皇叔刘备。”

诸葛亮的家童：“客官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

刘备：“就说刘备前来拜访孔明先生”

诸葛亮的家童：“知道了，你叫刘备。刘备先生，我家先生知道近日会有贵客到访，所以他出门远游了。”

刘备：“什么？小哥能再说一遍吗？”

诸葛亮的家童：“先生他知道会有贵客到访，所以他出门远游了。”

刘备：“那，请小哥留话，待孔明先生回来时，就说刘备专程来拜访”

诸葛亮的家童：“记住了”

刘备：“请再告诉他，数日后，刘备还会再来拜访”

诸葛亮的家童：“也记下了”

刘备：“刘备告辞。”

诸葛亮的家童：“客官慢走”

刘备对关张道：“二位怎么了？”

关羽：“二哥，你都听到了，诸葛亮明明知道你要前来拜访，他却故意出门远游了”

刘备：“无妨，我们过几日再来”

张飞：“哥哥，你可是大汉皇叔啊，专程来看这厮，你这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这厮却好生无礼呀。躲着不见，岂有此理。下次不来了。”

张飞对家童喊道：“那个娃儿听着，俺是张飞，等诸葛亮回来了，立刻叫他到新野城拜见我大哥。”

刘备：“听好了，不可放肆”

张飞：“否则大军到这”

刘备：“放肆”

张飞：“哥哥，无妨，我唬他一唬。下回呀，保证他是乖乖地，老老实实地来拜见哥哥，嗨嗨”

在往回走的路上遇一人，刘备道：“敢问，阁下是卧龙先生吗？”

崔州平：“请问阁下何人？”

刘备：“新野刘备”

崔州平：“久仰将军，但我并非孔明，我乃孔明学生，博陵崔州平。”

刘备：“崔州平，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啊。刘备早已久仰。崔先生，我刚刚去过卧龙岗，孔明先生外出云游去了。先生如有暇，我们可否叙谈一番啊？”

崔州平：“甚好，在下平生喜欢交友，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长笛一杆，茶壶一个，以备高朋雅士所需。如将军不弃，我们就在那溪畔煮茶如何？”

刘备：“好极，好极，二弟三弟，我去与崔先生叙谈一会儿，你们二位去那边草坡暂歇片刻。”

张飞：“大哥，你只管谈，我也当回卧龙，睡觉去了。”

刘备：“好”

张飞：“哎，大哥，只是别耽误了晚饭就成啊”

崔州平：“敢问将军何以要见我师孔明呀？”

刘备：“方今天下大乱，奸雄并起，纲常沦丧，民不聊生，我想拜访孔明，求取安邦定国之策”

崔州平：“将军想拯救乱世，好极了。果然是一片仁义之心。不过，自古以来，有治就有乱，治与乱相辅相成，此起彼伏，永无休止。我高祖斩蛇举义，诛灭暴秦，天下由乱入治，之后太平了约两百年，可见治与乱，互为因果。乱是必然，治也是必然。不乱反倒可笑了。”

刘备：“先生所言，果然震耳发聩，高见，高见。但刘备身为帝胄，胸间流淌着皇亲血脉。既生于世，就该当平乱求治，匡扶大汉哪。”

崔州平：“将军大志，在下敬佩。州平也盼望着这乱世越少，越短，则越好啊。盛世越多，越长，则更佳。如果世上多些将军这般英雄，当然是苍生之福，朝廷之幸啊。”

刘备：“先生如此大才，何不出山来助我勘平乱世，辅助王业？”

崔州平：“在下山野之人，早已无意于功名大业，还是临流而坐，抱膝而茶的好。世上没有神仙，但是却有神仙一般的日子，岂不快哉。”

刘备：“连孔明的学生，都如此高深莫测。那孔明又该当如何啊？”

崔州平：“将军过誉了”

张飞：“这又是个腐儒，这一坐下来就卖弄起那臭酸来了。二哥，喝酒。这光说顶个屁用啊，不顶吃不顶喝的，连个鸡腿都不值，管甚用啊！”

二顾茅庐：

在新野，刘备道：“隆冬时节了，还没孔明回来的消息。中原处处战乱，他一人独游，我担心他的安危呀”

孙乾：“主公，你与此人平生素昧相识，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次，何至于此啊？”

刘备：“虽素昧相识，却是生死相依啊。不瞒你说，昨夜我与他梦中相会，彼此大发豪情，纵论天下”

孙乾：“哦，竟有此等奇事。”

军吏：“主公，隆中传来消息，说诸葛亮云游回来了。”

于是，三兄弟踏着大雪来到隆中，刘备：“天地美景，江山如画啊。”

张飞：“这腐儒，整个一匹夫，他不来拜咱们，咱们却要去拜他。哥哥上回已经拜过他一次了，依理呀，这回应该该他上门求见才是。这厮竟敢不来，应该叫几个兵，把他抓来见面就是了。”

刘备：“三弟不要发牢骚了”

张飞：“哥哥，骂他几句呀，心里舒服。要不然，心里亏得慌啊。”

关羽：“哦，前面有一酒栈，上次来，可还没有啊。”

张飞：“那里一定有美酒野味。”

刘备：“你不是带酒肉了吗？”

张飞：“早就吃光了。”

关羽：“大哥，天色尚早，不妨吃杯酒再走吧。”

刘备：“好好好”

在酒栈里，孟公威唱：“壮士功名尚未成，呜乎久不遇阳春。君不见：“东海老者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

刘备：“栈好啊，二弟三弟，那店内必有高人，走，我们去拜访一下”

张飞：“好好好，我们陪着哥哥去呀，走”

在酒栈里，石广元唱：“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芒砀隆准公；高谈霸王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

刘备：“请问二位，谁是卧龙先生？”

石广元：“客官何人？为什么要见卧龙啊？”

刘备：“在下新野刘备，拜见卧龙先生，为求治国安邦之策。”

石广元：“幸甚，幸甚，我两均不是卧龙，只是卧龙的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他是汝南孟公威。”

刘备：“都是荆襄高士，刘备久仰了。二位如有闲暇，敢请能否前往卧龙庄，与卧龙先生共同叙谈一番如何啊？”

石广元：“谢谢将军相邀，我等俱是山野闲懒之徒，贪杯好酒之辈。再说，今天我们并不想见诸葛亮啊，将军请便。”

刘备：“那在下告辞了。”

刘备：“酒家，这两位先生的酒钱，都算在我身上。”

酒家：“好呢”

张飞：“这倒好，卧龙没见着，让卧龙的朋友先吃了咱们一道。”

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刘备道：“小哥，请问今日先生在家吗？”

诸葛亮的家童：“先生正在堂上读书，将军请进吧”

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唱：“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我爱我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刘备：“好诗文，好志向。刘备久慕先生大名，今日总算一睹真容”

诸葛均：“将军莫非是新野刘玄德”

刘备：“正是”

诸葛均：“将军今日前访，是想见家兄诸葛亮，是吧？”

刘备：“难道先生不是卧龙先生？”

诸葛均：“在下万分抱歉，在下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我们诸葛家中有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次兄诸葛亮”

刘备：“那么卧龙先生何在？”

诸葛均：“将军来得不巧，家兄外出游玩，至今未归。在下也是昨日晚些时候才回隆中的”

刘备：“敢问卧龙先生往何处游览？”

诸葛均：“这可不好说，或驾舟游于江湖，或访僧侣游于山岭，或邀朋友坐于村落，或携棋琴坐于洞府，总之行踪不定。在下替家兄向将军至歉。”

刘备：“请借纸笔，我想留一封书信”

诸葛均：“好，将军这边请”

关羽：“大哥，还是没见着。”

刘备：“虽然没见着孔明先生，但毕竟见着其弟了，总算是没空跑啊”

关羽：“大哥，如果孔明有八个兄弟，你还要来八次呀”

外面来了一人，诸葛均对那人道：“先生来了，先生来了，先生”

刘备上前道：“卧龙先生回来了。先生辛苦了，在下恭候多时了。”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你是？”

刘备：“新野刘备，字玄德，拜见卧龙先生。”

诸葛均：“错了，错了，他不是孔明先生，他是黄老丈。”

黄承彦：“在下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此行，是来看望小婿的。”

刘备：“原来是老丈，在下有礼了。”

关羽：“大哥又认错人了。”

张飞：“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哪？莫非让这孔明给气蒙了？这见人就叩头，到处施大礼的，比拜观音菩萨还勤快。”

关羽：“三弟不要胡言乱语，大哥这是求贤若渴。大哥，恕我直言，孔明或许是个贤士，或许不是，或许非但他不是贤士，却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张飞：“二哥讲的有道理，现在啊，我也是这么想，那厮老是躲着不见面啊，这就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嘛。”

刘备：“你们不须多言了，我坚信，卧龙是国士，是巨贤，是我们的天意所属。必是，必是

关羽：“必是，必是”

张飞：“必是，必是。等等我。”

此时，刘备在新野如坐针毡、日子难过。新野城中，孙乾对刘备来报：“这月，蔡瑁扣发了刘表给主公的粮饷。我跟他讲，我们刚打退了曹仁，保住了荆州的平安，现急需粮饷补充。蔡瑁托词说不是不给，而是暂缓，等各州郡的粮草上缴来了，就发放。此外荆州府还查扣了我部好不容易买来的军马。反复交涉，也只要回了几十匹，而且都是劣马。可见蔡瑁他们对我们是处处排挤，事事刁难，在逼迫主公离去。”

张飞：“哥哥，让我去和蔡瑁碰一碰，打起来，把事情闹大，刘表的病就好了。刘表，他心里也是想让我们走，可是又不好说，于是就装病，还指使那个蔡瑁来为难我们。就这等小伎俩，岂能瞒得过我张翼德，大哥，你说是不？”

刘备：“不是。我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荆州方面闹翻。”

关羽：“实在不行，将中军转至樊城驻扎，离襄阳也不算远。”

刘备：“再等等吧。”

关羽：“大哥，还等什么？”

刘备：“一者等刘景升病势稍缓，二者等孔明回来。”

张飞：“哟呀，你还惦记着那个腐儒啊，我早把他给忘了。”

刘备：“见不着孔明，我不离开新野。”

关羽：“大哥竟为了一个山野村夫，困坐危城。”

刘备：“孔明不是山野村夫，新野也不是一座危城。”

三顾茅庐：

又等了几几天，刘备卜卦问天，喜出望外：“大吉，大大吉啊。二弟三弟，我刚才卜得一吉卦，就在今日，随我去隆中拜访孔明，必在，快快备马。”

关羽：“大哥，怕你伤心，有句话我一直忍着”

刘备：“二弟尽管说”

关羽：“我们已经去过卧龙岗两次了，都没见到诸葛亮。如果此人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么他一定会来新野回拜大哥。但他至今不肯露面，说明此人并无才学，所以每每躲避着，不敢见兄长啊”

刘备：“二弟啊，齐桓公见东郭先生，五次往返方得一见。孔明远胜东郭先生。而我求贤之心，反倒还不如齐桓公吗？”

张飞：“大哥，你是有诚心呀，孔明那厮却无真意。大哥，二哥，今天你们都不用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关羽：“为何你去就行？”

张飞：“怎么不行，我拿根绳索把他捆来就是了”

刘备：“你不必去了，我跟云长去。”

张飞：“好好好，罢了，既然两位兄长都去，小弟怎能落后，我跟着就是了”

刘备：“去可以，千万不能失礼”

张飞：“知道，知道，俺张翼德啊，是最讲道理的人。二哥，你说是不是啊？”

关羽：“是，是啊，全天下的道理，都在你那丈八蛇矛上呢。”

刘备：“此去卧龙岗还有两里。下马吧，下马步行，以示至诚。”

张飞：“哥哥你也患傻的了呀，这诚不诚，他诸葛亮也看不见。”

刘备：“上有天公，下有地母，人心中的善善恶恶，天地都看得见，听得着。诚心是对别人的，更是对自己的”

路上遇见诸葛均，诸葛均道：“在下见过刘将军”

刘备：“请问尊兄回来没有？”

诸葛均：“家兄昨天晚上刚刚返回，今日便可与将军在家相会，在下有事下山，告辞了。”

刘备：“太好了，终于不虚此行，终于可以见到了”

张飞：“我也要看一看，这孔明到底长了几只鼻子，几只眼哪”

刘备：“到了卧龙岗，我自己去见孔明，二位贤弟在外面等候”

张飞：“屋里闷得慌，我们还是在外头爽快”

诸葛亮的家童：“刘将军，我家先生回来了”

刘备：“有劳仙童转报，就说刘备专程前来拜访”

诸葛亮的家童：“我名叫阿三，怎么成了仙童？”

张飞：“小子，你别臭美了，赶快进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迎客啦”

诸葛亮的家童：“先生半夜才回来，现在草堂上酣睡”

刘备：“既然如此，不可惊动，我就在外面等候好了”

诸葛亮的家童：“那可不好，先生会怪我的，将军你还是进来吧”

刘备：“遵命，二弟三弟，你们两个就在这等候。我进去拜访孔明先生，切不可喧闹”

关羽：“大哥，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喧闹，打扰卧龙先生的好梦”

张飞：“二哥，你看见没有？咱们兄长怎么跟个学童似的，乖乖在那站着哪”

关羽：“看来孔明还没睡醒哪”

张飞：“咱们大哥是满腔赤诚地来拜会他，这厮竟然如此无礼。这腐儒哪，待我去放把火，看他起来不起来？”

关羽：“三弟，不可造次，坐下”

张飞：“也罢”

关羽：“你又要去干什么？”

张飞：“我去小解”

关羽：“不可走远哦”

张飞：“知道了，知道了。”。

张飞到后面放了一把火。

刘备：“不可惊扰，先生真乃奇人也。”

诸葛亮醒来，哼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刘备：“新野刘备，斗胆拜见卧龙先生。”

孔明：“惭愧，惭愧，将军前两次来，都未从谋面。今日前来，又未从远迎，恕罪，恕罪。知不知，这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呀。”

张飞：“诸葛亮，你听着啊，我哥哥那是何等人物啊，三番两次地来看你，你却到处游玩不归的，今日总算回来了，又死猪一般地睡，害得我哥哥足足等了三个多时辰啊。是我忍不住放了一把火，为你促促驾”

刘备：“放肆，还不快跪下向先生谢罪。”

孔明：“将军不必责怪他。你就是张翼德吧，果然赤胆忠心。我这草庐早已破旧，今日天降一把大火，烧得大快人心，还得多谢张将军了”

张飞：“嗨嗨，这孔明倒是真会说话呀”

孔明：“这位便是挂印封金，过关斩将的关云长了？在下五尺开外便觉英雄之气逼面而来”

关羽：“不敢”

孔明：“寒舍简陋了，阿三烹茶，书房待客”

刘备：“孔明先生，自董卓篡逆以来，奸贼四起，天下大乱，纲常沦丧，苍生蒙难，我身为汉皇后裔，每日凌晨眺望南天，心痛如绞啊。”

孔明：“大痛者必有大志，否则，痛从何处来。在下愿闻将军之志。”

刘备：“我欲奉天子之命，扶乾坤于既倒，救黎民于水火。可叹我德薄智短，起兵至今，屡屡被强敌所败，几番丧家失所，数次颠沛流离，甚至想拔剑自刎，一死了之。惭愧，愧不能言啊。所以我三顾茅庐，诚请先生教我良策。”

孔明：“董卓之后，群雄并起。曹操势力本不及袁绍，却能灭了袁绍，独成霸业，这是为何？一在天时，二在人谋。现如今，曹操拥兵百万，携天子而令诸侯，执天下牛耳，兵威正盛。将军不可与之争锋。再者，孙氏一族居江东由来已久，国险而民附，兵精而将勇，将军只可联之为盟，不可图伐江东。荆州四通八达，民生富足，刘表庸弱，不能久守，早晚必将易主。此乃天赐将军之地。将军得荆州后，下一步再图取益州。川地险阻，易守难攻，古称川地为天府之国，那里物产丰富，足可养兵百万，当年高祖就是从川地起兵，而得天下，成帝业。将军得荆州西川两地之后，天下已居其半。然后南抚彝越，西和诸戎，外结孙氏，内修军政民生。十年后，待天下有变，便可率雄师出秦川，取许昌，灭曹贼，平天下。再过十年，则大业必成，汉室

中兴，将军名垂千古。

刘备：“二十年即可安天下”

孔明：“将军可知，我去何处远游了吗？”

刘备：“不知”

孔明：“西川。将军请看，这便是西川一十二郡的地图。从现在开始，将军便要眼观荆州，意在西川，心存天下，徐图进取”

刘备：“孔明先生，刘备斗胆请先生出山相助，我必终身奉你为师。先生不出，苍生无救。刘备恳请先生。先生，刘备叩求先生。”

孔明：“主公，诸葛亮愿效犬马之劳。”

诸葛亮的家童：“先生，你真要走吗？那阿三怎么办？”

孔明：“好生看管家园，我功成之后，定当归隐。”

家童：“阿三知道了。”

孔明：“翼德兄弟，别忘了，欠我一座草堂。”

张飞：“啊呀，你若帮我哥哥得了天下，我给你盖一座八百里大的草堂子。”

孔明：“一言为定。”

张飞：“一言为定。”

从这一刻起，历史发生了剧变。隆中对成为千古名典。孔明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

崔州平和水镜先生等在路旁，目送孔明出山。崔州平：“孔明先生十五年静观天下，不为所动。今日终于得其主，出深山了。”

水镜先生：“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惜哉，惜哉呀”。

【这简直就已经将后来的历史给定格了。事实上也确如此，诸葛孔明先生尽管满腹经纶，神机妙算，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仍未能实现刘备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复兴汉室、匡扶天下之理想，让后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嗟叹。身前已知身后天下事，水镜先生实乃高人！他在评论徐庶离开刘备之前走马荐孔明，曾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充分暗示了孔明出山之后的命运和结局。水镜先生实乃三国一神秘大隐，真正高人中的高人】

第三十五集：刘备整日都和诸葛亮寝饮不离，一起纵论天下，把关张兄弟料在了一旁。此时，曹操派夏侯惇来犯新野。孙乾进帐来通报夏侯惇犯境。

张飞：“好啊，总算把他们盼来了。你去告诉大哥，叫那孔明去迎敌啊”

孙乾：“这大敌当前，你们这是为何？”

关羽：“快去呀”

刘备：“二弟，三弟，曹军已经逼近樊城了，你们还在吃喝，快快整军，准备迎敌”

张飞：“哥啊，我有一计，定可退敌”

刘备：“你也有计？”

张飞：“有啊，有啊，只是大哥从不问计于我，我面子薄，又不好意思说”

刘备：“你且说来”

张飞：“大哥，使水去呀”

刘备：“水？什么意思？”

张飞：“大哥是鱼，那孔明是水呀，现在曹军来了，快快使水出战，让他水淹三军哪”

“哈，哈，哈，哈”

张飞：“大哥，哥，大哥”

刘备：“智赖孔明，勇须二弟，我没工夫跟你们开玩笑，快快整军”

关羽：“三弟，罢了，罢了，快取兵器”

张飞：“命苦啊，命苦啊，这大敌当前，兄长才想起来还有两个兄弟”

刘备：“孔明啊，云长和翼德都是傲视天下的悍将，你须在此战中建立威望，方能够镇住他们”。

二十四、曹操南征——金戈铁马足踏长江

刘表死，小儿子刘宗继位，大儿子刘琦外放，任职江夏太守。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荆州刘宗归降曹操。在荆州府，曹操对荆州降将蔡瑁道：“蔡瑁啊，我封你为朝廷上将军，拜江宁侯。你久为水军统领，擅长水战，我令你为水师大都督，从今日起，你不光要提领原荆州的水师，我还要把我的十八万水师也一并交给你，如此总共是三十六万人马，我令你进驻江宁，训练水师战船，日后为朝廷建功”

荀彧：“丞相，蔡瑁是个卖主之徒，谄媚之辈，封侯也就罢了，丞相为何授他水师大都督重任？”

曹操：“此人的忠奸我岂有不知？但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江东了，我军的步骑号称是天下无敌，但是周瑜的水师也是号称无敌于天下，我担心我们的水师不是周瑜的对手，蔡瑁擅长水战，我们如欲意取江东，必须让蔡瑁为我们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师，这叫做‘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荀彧：“丞相高见。”

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刘备只得带上百姓从新野南撤江夏，去与刘琦汇合。在南撤的路上，见百姓受苦受难，刘备对诸葛亮道：“罪过啊，罪过，都是我的罪过，我素以爱民为职守，万不料竟害了苍生百姓”

诸葛亮：“主公，我们昨日行进了二十八里，今日只行进了十余里，如此赶路，十天半个月都到不了江夏，曹操大军就在身后，我估计，两日间便可赶上”

刘备：“你意如何？”

诸葛亮：“放弃百姓，率将士极速行进”

刘备：“一旦抛舍百姓，他们就会冻死饿死”

诸葛亮：“圣君者，既要依赖百姓，又不能为百姓所累。否则，主公就是因小失大，其结果，是既毁了百姓也毁了自己”

刘备：“大难临头之际，人们总是投亲人而去。今天百姓跟随于我，是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了。孔明啊，历代君王均以为，大业以江山为本，但我始终相信，大业者，不是江山，是百姓。只要万民归心，江山早晚会有，如果今天我一旦弃民逃生，我刘备从此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孔明听着，今天我就算和百姓一块儿死了，也绝不会偷生”

诸葛亮：“主公一言，震耳发聩，在下惭愧”

关羽：“关羽这辈子只敬三者，其一是天，其二是地，其三是我大哥刘玄德。我大哥的仁义之心与天同高，与地同广”

诸葛亮：“我现在才明白，为何你们三兄弟饱受磨难，却能够百战不倒，敬佩！”

关羽：“你就不必劝了，赶路要紧”

诸葛亮：“如此缓缓而行，终究不是办法”

关羽：“莫非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诸葛亮：“有，关将军，请你快快飞骑赶往江夏，请刘琦发兵至江津渡，前来接应，因为曹操大军不只是冲着主公来，他更想夺取江夏。江夏之危不次于主公。刘琦乃主公贤侄，知晓厉害，定会倾城出兵，助主公抗曹”

关羽：“好计啊，不过曹操大军离此不远，我岂能离开兄长？”

诸葛亮：“快快脱离险地，才是救主公最好的办法！关将军的赤兔马日行千里，天下任何战骑都不如它，你半日之内便可到江夏，因此非你莫属”

关羽：“待我问过兄长”

诸葛亮：“不用问了，去吧”

关羽：“遵命”

刘备南撤途中，曹操穷追猛打。混乱中，双方都不知彼此底细。结果在长坂桥，上演了一曲张飞一人吓退曹军万人的一幕。对张飞在长坂桥吼退曹军的出色表现，诸葛亮道：“好啊，猛将军也有勇有智了，今日起在下刮目相看。”

张飞：“那是，哈哈哈哈哈，曹操退军后，我令军士拆断桥板，哈哈，前来追赶兄长了。”

诸葛亮：“你断桥了？”

张飞：“啊，是啊，那曹军退了，不断如何？”

诸葛亮：“曹操生性多疑，他看见尘土飞扬才会怀疑桥后有伏兵，他若再派哨骑回来，看见桥断了，他立刻醒过来了，桥后不是伏兵，乃是疑兵。你不断桥能吓住他，断了桥却把他给引回来了。”

张飞：“是啊……”

诸葛亮：“翼德啊，我又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刘备溃退到江津渡，前面横亘大江，后面无数追兵，身陷绝境，插翅难飞，不禁长叹：“天命已尽”。突然江面上有大船迅速驰来，刘备激动得热泪盈眶。曹操赶到岸边，看着刘备等乘船远去，恨声说：“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二十五、江东子弟也风流——临危不乱

【孙权不同于曹操和刘备，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没有那么坚忍和老辣。孙权的特点是目光长远，行事柔韧，当然这也与他年轻，资历浅，长辈多有关。但孙权的外交能力，人际关系能力超强，善于把握大局，精准把握好内外关系，利用好内外关系，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际关系，诱导局势朝好的方向走。】

曹操南征中，在江东，也发生了天大的变故。孙策在行猎中遭遇仇家报复，不幸身负重伤。孙策令人取过江

东印符递给孙权，作临终前的交待：“如论天下争霸，决胜于战场，弟不如我。但要论举贤任能、运筹帷幄，我不如弟。三江州郡就托附于你了”。孙权骇然，说自己稚嫩无才，万不敢领。特别是，江东文武都与父亲一辈。兄长英雄无敌，与他们又有血肉情谊，他们自然会敬服兄长，可他们怎会心服十八岁的我呢？孙策鼓励道：“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证明你有才识。此外，你还有两条忠诚有力的左膀右臂，长史张昭与将军周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还有，母亲也时时会教导你”。太夫人在旁泣道：“权儿，接印吧！文武们已在外面等候着”。孙权无奈接过江东印符。

提领数万大军，驻守巴丘前线的周瑜得知孙策已亡，惊得抛下兵马，匹马只身奔丧。灵堂前，守灵的孙权得知周瑜进城了，惊问带来多少兵马？属下禀报说：“只身前来”。孙权这才松口气。

周瑜前来孙策灵前吊孝：“兄长，你为何匆匆离去？周瑜来迟，连面都没见上。兄长，兄长”

守灵的孙权，对周瑜道：“公瑾将军，请你接下兵符，提领江东，继承我父兄大业”

周瑜：“少主公，你这是为何？江东是孙氏三代打下的江山，我周瑜万不能行篡逆之事啊”

孙权：“将军听我说，这不是篡逆。这恰恰是为我父兄大业着想。我年幼稚嫩，不能服众。可将军你文武超群，又久随我父兄征战，在江东文武中，你是最有威望的大将军。由你来执掌江东，文武才能拜服，光大祖业。

周瑜：“那么，敢问少主公你呢？你又做什么？”

孙权：“我愿做将军手下一长史，一方面可以相助将军，另一方面可以安心伺奉母亲，安享太平。请将军体谅我的懦弱”

周瑜：“这难道是主公的遗命吗？”

孙权：“兄长的遗命是让我们保有江东，光大祖业。可，能完成这遗命的，首当将军你呀”

周瑜：“少主心意，周瑜极为感动。但周瑜决不能受命”。

周瑜随后来见太夫人。太夫人道：“周瑜啊，我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你说，我的命苦不苦。”

周瑜：“太夫人命苦，但太夫人辅佐上将军孙坚，创下三江基业，又养育了主公和少主公，使得江东有今天的昌盛，周瑜钦佩太夫人。”

太夫人：“我虽然命苦，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命更苦。”

周瑜：“是谁？”

太夫人：“小儿孙权哪。你看，他年方十八，就不得不执掌江东，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这些都令他惶恐不安，让他暗暗发抖啊”。“刚才，权儿向你辞兵符了吧。”

周瑜：“是。但我不能受。太夫人，主公的遗命，究竟是什么？”

太夫人：“周瑜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但我视你为亲子。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孙策留下的遗命，确实是让权儿提领江东。”

周瑜：“那少主为什么要谦让给我？”

太夫人：“这还不明白吗。孙策死后，权儿最敬重的人是你，最担心的人也是你。他想，与其将来你让他如坐针毡，大权旁落，还不如早早的把江东让给你。他相信，只有这样做，不仅他能得到安全，而且江东的祖业也能发展壮大，还有三军将士，各州郡的文武官员，也都能同心同德了。周瑜啊，孙权并不是庸弱的孩子，相反，他太聪明了。以至于他为了江东的百年大业，决心放弃自己的主位。”

周瑜：“太夫人，周瑜一切都明白了。”

周瑜出来，叫上各位将军，来到孙策灵前，道：“先主公，在下周瑜，率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并率三军将士，在主公灵前立誓：“同心同德，辅助少主，生死无悔，永固江东。”

众将：“生死无悔，永固江东。”

孙权：“各位将军请起。我孙权在此发誓，与各位前辈，荣辱与共，生死同舟，共创千秋大业。”

二十六、穷途末路之后的峰回路转

【赤壁大战——三国共有三场大战，一方的兵力就达七十万。官渡之战，袁绍 70 万；赤壁之战，曹操 83 万；彝陵之战：刘备 70 万。一方可谓是铺天盖地，势不可挡，胜卷在握。另一方则出人意外，迅雷般地拼死一击，在对方措手不及的一瞬间，置人死地。】

刘备渡江脱险后，诸葛亮对刘备说：“曹操现在已经是隔江而望，金戈铁马声声在耳。此时此刻，江东少主孙权，肯怕比主公更加坐卧不安。主公已经战败，再战也只是败上加败而已；而孙权则不然，他除了胜败之外，更有生死之险。明摆着，曹操必会跨江而过，夺他基业！只有孙刘联手抗曹，方能有胜机”

恰此时，军士来报：“报，禀将军，江东有使者前来，为先主公刘表吊丧”

诸葛亮对刘备说：“时期已到，大事可期。我愿随此人过江，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江东，联吴抗曹，在万里长江上激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如曹操胜，主公顺势取江东；如孙权胜，主公顺势取荆州，成千秋霸业”

刘备：“**孔明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霸业**”

诸葛亮：“**恕我直言，所有的千秋霸业都是在山穷水尽时开始的，我们已渡过最危险关头，此时此刻除了项上这颗头颅，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失去的！只能天天向好，蒸蒸日上**”

江东谋士鲁肃来见刘备，鲁肃道：“久闻刘皇叔大名，今日幸得相会”

刘备：“子敬远道而来，我们有失远迎，请恕罪”

鲁肃：“岂敢，岂敢”

诸葛亮：“了不起，一开口便是大实话”

鲁肃：“这位就是诸葛亮吧。孔明兄，在下久仰了，风闻你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单凭一条肉舌头也能杀人。无赖在下嘴拙，在你面前，只好句句实话，好在千言万语，也不如实话管用啊”

诸葛亮：“敬佩，敬佩”

鲁肃：“岂敢，岂敢，那就恕我继续实话实说了，刘皇叔，请问，曹操现在有多少兵马？其战力究竟如何？”

刘备：“**惭愧，惭愧，我兵微将寡，闻曹军而来，掉头便走，竟也不清楚曹操到底有多少兵马**”

鲁肃：“刘皇叔是在欺瞒老实人吧？”

诸葛亮：“子敬啊，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主公推脱不言的”

鲁肃：“那我就要问你了，孔明啊，曹操到底有多少兵马？其战力究竟如何？”

诸葛亮：“取荆州之前，匆匆就有步军二十万，马军六万，水军十八万，取荆州后，增长约三十万，共计七十余万，至于战力嘛，携大胜之师，锋头正劲”

鲁肃：“敢问曹操下一步意欲何为？”

诸葛亮：“跨江而过，进取江东，一统天下”

鲁肃：“那你们接下来，打算何去何从？”

诸葛亮：“苍梧太守与我家主公有关，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投靠苍梧”

鲁肃：“苍梧城小兵弱，断不可久守，我江东六郡之地，天险民丰，兵精粮足，我主公又极其爱贤，你们为何不投江东？与我家主公联合抗曹呢？”

诸葛亮：“子敬，你方才说什么？”

鲁肃：“孔明啊，当下之计，除了孙刘联手之外，你我两家，还有别的活路吗？”

刘备：“子敬所言，真如大旱望甘霖啊”

鲁肃：“你们谁愿意过江，与我去见我家主公”

曹操在荆州府，对众文武说：“决定休整三个月，待春暖花开，河溪化冻，即挥师百万，一举跨过长江天堑，聚歼孙刘”

群臣：“遵命，遵命”

曹操：“此役，当是我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也是成就千秋大业，万载留名的一战，而且也是胜券在握的一战。此役过后，我就要解甲归田了，列位也可以赐爵封侯，带上千亩良田，万两黄金，搂着三五个娇妻美妾，饱享清福”

群臣：“谢丞相，谢丞相”

曹操：“但是，不管是金山银山，还是娇妻美妾，眼下还都只是画饼。哪怕它已经端到你面前了，在入嘴前的一刻，仍有可能失去。列位还记得江津渡吗？刘备已经是我们的掌中物，盘中餐了，可是在最后一刻，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因此，此役诸位一定要厉兵秣马，一定要将孙刘全歼，万不可让江津渡之事重演”

曹操给孙权下发的战书：“孤承皇命，奉天伐罪，旌旗所向，刘琮束手，荆襄九郡，望风归降；今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欲与足下会猎于江东，共擒刘备，永结盟好。盼足下顺天揖首，以免自误！”。然后吩咐部下将此诏抄写三千份，置于竹筒，顺江飘下。我要让万里长江都漂满我给孙权的战表，我要让沿江的子民都心惊胆战，我要让江东的文武魂飞魄散”

诸葛亮随鲁肃去江东。在返回江东的船上，鲁肃对诸葛亮说：“孔明啊，我虽然积极主张孙刘两家联手抗曹，但是江东的群雄，并非都像我这般思想。所以，请你见到我家主公之时，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将广啊”

孔明：“理解，理解，**十指尚有长短，何况江东群雄乎。再说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

鲁肃从江面上捡到顺流而下的竹筒子，其中装有曹操的战书。孔明看了战书，道：“好文章，气吞山河，雄视古今”

鲁肃：“这些战书顺江而下，江东的官民士卒，谁都可以取而观之，江东的军心民心都要为之大乱哪。孔明啊，我主的案头，现在不知堆上了多少这样的竹筒子”

孔明：“子敬啊，你现在该知道曹操是何等的厉害了吧，他呀，未攻城，先攻心”

在江东，老臣张昭对孙权进谏道：“主公啊，有些话，也只有老臣敢言，旁人怕得罪主公。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之名，旌旗遮日，铁甲漫天，其将，大多来自北方或者西域，悍勇无比，其卒，大多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兵锋正劲，其文臣谋士，大多胸有韬略，足智多谋，而我江东兵马，步骑，水师，加在一块不足十万，自先主公创业五十二年以来，江东将士经历过的一场最大的战争，只是与荆襄刘表交战，且不分胜负，而刘

表的部将们，此次根本不敢与曹军交战，就已经开城献降了。综上所述，我江东军旅，非曹军之敌啊”

孙权：“先生，我们有一道长江天堑”

张昭：“是也，但曹操有百万雄师，足以抽鞭断流。再者，我们刚刚从上游渔夫口中得知，曹操正在洞庭湖操练水军，日夜不停打造上千条战船，从他们伐运下来的龙骨判断，哪些战船长二十丈，宽数丈，比我江东战船要宽大很多”

孙权：“那先生的意思是....

张昭：“战，江东生灵涂炭；降，方可保境安民。请主公率江东六郡官员百姓，归顺朝廷，曹操必授主公统领江东之位，让主公永镇江东，只需按年向许昌缴纳税赋即可，因为曹操所要的是一同天下，成万载功名，他最不想看到的是，到处诸侯割据，群雄称霸，山河破碎，他也不想看到南北大军殊死交兵，致使尸堆如山，血漫长江”

群臣附和道：“子布所言，是也，避战请降，上合天意，下顺民心”

孙权：“先生和各位，你们请先回，容我三思”

晚上，孙权单招鲁肃觐见，对鲁肃说：“他们都劝我降，可你偏偏连一句话也没有”

鲁肃：“主公啊，张昭他们主降，有他们的道理，从他们的角度看，自然是该降的。因为他们归降以后，仍然可以治理州政，管理农桑，太平如旧，仍然不失为朝廷的命官。甚至连在下也是可以降的，在下降了之后，可以弃官不做，在家摆弄一些诗文笔墨，开门收徒，混个温饱不成问题。可是，主公啊，江东文武，个个可降，唯独主公你，是万万降不得呀”

孙权：“为何我就万万降不得？”

鲁肃：“不久前，曹操在许昌，编织了一个黄金的笼子，灿烂无比呀，这个笼子叫做朝廷，笼中关了一只鸟，这个鸟的名字叫天子，不久后，曹操又把另一只鸟关了进去，它的名字叫刘宗，如果主公归降，主公也会被曹操关进这只黄金的笼子，主公啊，你想想看，一只笼子关进去三只鸟，岂不是太挤了吗？”

孙权：“子敬啊，你的这番话，要把我的心都刺穿了”

鲁肃：“完全可能，因为这是句大实话”

第二天一清早，鲁肃就来驿馆接孔明，去见孙权。鲁肃道：“孔明啊，今天真乃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好不精神啊”

孔明：“江东天灵地秀，群贤毕聚，我若不再光彩点，有何颜面见贵主公啊”

鲁肃：“孔明啊，请切记，在我家主公面前千万不要说什么曹军兵精将广”

孔明：“理解，理解”

二十七、诸葛亮舌战群儒

【人在落魄时，自然遭人欺。人遇艰难，一定要想到别人都会来踩一脚，要不慌乱，静心冷静应对】

鲁肃领诸葛亮来到江东的议事大厅，此时，众文武都已到齐。鲁肃对诸葛亮道：“孔明啊，这是江东长使，张昭，张子布”

张昭：“在下江东微末之士，张昭是也。久闻先生高卧隆中，号称卧龙，自比管仲乐毅，莫非真的有此比吗？”

孔明：“这只是在下生平小可之比，先生不必在意”

张昭：“啊哈哈……，听说刘使君三顾茅庐，才请得先生出山。之后，刘使君如鱼得水，准备席卷荆襄，独成霸业。哎呀，如今，荆襄九郡已落于曹操之手。敢问，此时此刻，鱼在水中，还是鱼在汤锅？”

孔明：“我主公若想取荆襄，那是易如反掌。刘表曾再三相让，我主公不忍取同宗基业，这才让曹贼窃得荆襄。如今，我主屯兵江夏，如龙入海，凤腾空，别有良途，子布先生勿虑。”

张昭：“哦……呵呵，先生自比管仲、乐毅，管仲者，相助齐桓公，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者，扶持弱燕，一鼓作气，连下齐七十二城。此二人堪称兴国济世之才也。而先生呢，呵呵，枯坐草庐，笑傲风月，除抱膝吟叹之外别无所长。刘使君未得先生前，尚能割据城池，自保有余；得先生之后，则抛兵弃甲，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天子以安庶民，下不能剿贼军而守疆土。半年不到，弃新野，失樊城，败当阳，走夏口，惶惶南北，碌碌东西，竟无一寸立身之地。（群臣笑），在下直言相告，先生雅量，盼勿见怪。”

孔明：“鹏飞万里，燕雀不识其志，我本以为燕雀应在林间，没想到今日都聚于廊下。我主刘玄德确曾败于汝南，托附于刘表。是时，兵不足万，将只关张；然而，当曹操率五十万大军杀来时，我主于博望火攻，白河用水，致使曹仁、李典、夏侯惇十万兵马片甲无归，即使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当阳路上，后有追兵，前有大江，二十万百姓扶老携幼追随我主公，日行只十里，我主公宁受刀剑也不弃百姓，如此仁义之君百世以来，足下可曾听说过吗？然而却有夸夸其谈之辈，闭目塞听，视而不见，如论沽名钓誉，他们无人能及；如论临敌用兵，他们却百无一能，只能贻笑天下了。”

（张昭无奈弯腰而退）

虞翻：“曹操拥兵百万，上将千员，龙骧虎视，欲鲸吞江夏，敢问足下有何良策？”

孔明：“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哪怕他号称百万千万，我也不惧。”

虞翻：“足下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惶惶求救于江东，竟敢说不惧，真是狂言欺世啊。”

孔明：“我主公仅有兵勇数千，岂能敌曹操百万之众。现退守江夏，仍与曹贼势不两立，待机杀敌；而江东兵精粮足，雄踞长江天堑，却有一班风雅之士，苦口婆心劝说其主归降曹贼。如此看来，我主公真是天底下最不惧曹操之人了。”

（虞翻摇头拱手而退）。

顾雍：“孔明，想效仿苏秦张仪，用三寸肉舌扫平东吴吗？”

孔明：“万万不敢。足下只知苏秦张仪乃能言善辩之士，却不知，他们亦真豪杰。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安邦定国之功，绝非恃强凌弱、避死贪生之徒。而时下有人，一听说曹操拥军百万，且不问虚假真实，即刻欲叩首乞降。这等人还敢笑苏秦张仪吗？”

顾雍：“孔明以为，曹操何许人也？”

孔明：“汉贼，天下皆知，又何必问。”

顾雍：“此言差矣。汉传世四百年，天命已尽。如今，三分天下曹操已得其二，剩下其一，也暗怀归心。刘使君不识天命，逆流而行，安能不败啊。”

孔明：“足下此话，真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之言。人生于天地间，当以忠义为本，我等既为汉臣，就当与贼势不两立。大汉已传世四百年，为何不能再传四百年？如果不能，就是因为有了足下这样无君无父之人，坏了大汉天下也。”

（顾雍一哼而退）。

只见一人从后帐大笑而出，“哈哈……孔明真是当世奇才啊，各位先生如果口舌相难，就不是待客的道理了”。

孔明：“敢问老将军名讳。”

鲁肃：“此乃江东上将黄盖，黄公覆。”

孔明：“黄盖将军所言，堪称这条长廊上最明白的话。”

黄盖：“主公有请”

孙权在大堂接见诸葛亮，孙权道：“孔明远来，令我大感欣慰，昨夜，喜不能寐啊”

孔明：“我主刘玄德，托在下拜见孙将军。孙将军英年少主，南天一柱”

孙权：“先生，请入座用茶”

孔明：“谢座”

孙权：“鲁子敬多次赞扬先生的雄才大略，今日幸得一见。我年轻稚嫩，还多盼先生教诲于我”

孔明：“不敢当，在下自踏入江东地面起，每时每刻都在饱受教益”

孙权：“刘使君在新野，博望等地，屡屡与曹操激战，不知曹兵兵马有多少？战力究竟如何？”

孔明：“既然是明公亲口垂询，在下不敢相瞒，只能直言禀告，明公，曹操的步，骑，水三军总计不下一百万”

孙权：“百万之众，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呢？”

孔明：“无诈，容在下一笔笔算给明公听，……，我说一百万，是怕惊吓了江东诸贤，但明公垂询，在下只好直言相告”

孙权：“曹军战将，究竟如何？”

孔明：“曹操在战表上吹嘘，战将千员，那是在说谎，但能征善战者，大概在三百左右，其中，当今一流统兵上将，约三十位左右”

孙权：“那我当战，当降，当和，请先生为我一决”

孔明：“在下有一言，肯怕明公不肯听从”

孙权：“愿闻高论”

孔明：“董卓篡逆，致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孙将军父兄与我家主公都是在反董卓勤王中崛起，如今十分天下，曹操独霸七八，剩下二三。留给其他英雄人物的用武之地，已然不多，因此，我主公不得不退居江夏，以待时变。请明公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能率江东兵马，敌曹操举国之众，那就与之战；如果不能，就应当按甲束手，向北而拜”

孙权：“北拜，是和，还是降？”

孔明：“和就是降，只不过和说起来比降好听些罢了”

孙权：“你主刘备，为何不降？”

孔明：“我主与明公不一样，他是汉皇后裔，末世英雄，哪怕是天崩地裂，乾坤毁灭，我主公必然殉天而死，断断不降”

孙权默然离席而去。人都走后，鲁肃生气地对诸葛亮道：“孔明啊，你这是何意？幸而我主公大度，否则，必治你褻主之罪”

孔明：“都走了好啊，空气为之一新。子敬啊，真正藐视吴侯的不是我，是曹操。我自有破敌良策，但吴侯不问，我只有憋在肚里，憋得我好不容易”

鲁肃：“孔明啊，你在此坐着，我出去一下就来”

鲁肃再来见孙权，说：“主公”

孙权：“孔明辱我太甚，我不忍逐客，让他自行离去吧”

鲁肃：“主公啊，我刚刚斥责过了孔明。可是，可是他说：“我视曹操的百万雄兵如地上的群蚁，只需举手之劳，群蚁皆成齏粉。主公啊，孔明胸中有破敌良策呀”

孙权：“难道孔明刚才是在故意激我。他口口声声劝我降，恰恰是担心我降”

鲁肃：“正是”

孙权：“走，去问他高论”

孔明再来见孙权，说：“明公啊，曹军将士多出自北方，进入江汉之后，便多有水土不服，多生疾患，曹军的战力需折去两三成，其次，曹军长途进军，披星戴月，攻城拔寨，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战力又需折去两成，第三，曹军大胜之后，都是骄兵，而新增的军队，多是荆襄兵勇将士，他们痛恨曹操弑其旧主，毁其家园，强暴其妻女，这些将士虽然归降了曹操，其心不服，如此算来，曹军一半是骄兵，一半是心怀不满的怨兵，战力又须折去两成，再其次，攻伐东吴，主要靠水战。天下水军，首数东吴，曹操在洞庭大遭战船，但须知，战船是须要水军来驾驭的，曹操能在数月间建造出巨大战船，却不能在数月间训练处骁勇善战的水军将士，练水军比造战船困难得多，而东吴的水军将士，个个都是身经百战，以静制动，此者，曹军的战力又须折去三成。综上所述，曹操号称的百万大军，明公只可将其视作一成左右的战力，而且是含笑观之。一成，不过十万左右的战力，孙刘两家的精兵猛将，战船水师合力抗曹，那岂不是如击齏粉吗？”

孙权：“听君一言，茅塞顿开”

二十八、孙权当机立断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孙策当政时常常霸气有余而策略不足，想不到他倒还有些识人之能，前者信任太史慈回城招降众人，临死时还给孙权留下了这样的忠告，深刻看出了两人的处事风格。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准确性，张昭主外事时主张投降曹操；周瑜主内事时把孙权妹子糊里糊涂地嫁给了刘备。而二人各行其事时却做得近乎完美。】

张昭深夜二更时来见孙权，再次主降，致使孙权犹豫不决，在厅堂上走来转去。黎明前，也是彻夜无寐的太夫人来见孙权。在寂静的月光下，太夫人道：“这种时候，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睡不着呢。权儿，你忘了你兄长临终前的遗言吗？“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孙权说没忘。母亲又说，曹操来攻，是外事还是内事？那你为何不招周瑜议决？孙权说，不用招他，我料定公瑾正在星夜兼程地赶来。他到此后，就连他要对我说些什么，儿也大致知道。可儿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战与降啊。

太夫人：“那还有什么？”孙权答道：“分裂，我江东文武，一半主降，一半主战，那江东岂不要分裂了吗？儿如果想不出个法子，让江东文武同心同德的话，儿就不配做这个江东之主”。太夫人微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父兄在天之灵也应该放心了。好，我该睡觉去了。”

周瑜从前线一回来，鲁肃便带着诸葛亮星夜来见。周瑜书房待客。鲁肃说道：“公瑾的书房为何不见一本书啊？”

周瑜：“我读完一卷烧一卷，全部读完则全部烧尽。因此书房无书，徒有四壁！”

诸葛亮：“公瑾此言，在下听来倍感亲切，因为在下隆中草庐中，仅仅只比公瑾多了一本书”

周瑜：“何书？”

诸葛亮：“黄历，要是没有了它，我这山野之人，会忘乎秦汉，不知岁月”

鲁肃：“公瑾啊，曹操大军来犯，江东文武战和相持不下，主公只等你来，明日要一决于大堂，直说吧，你是何意？”

周瑜：“昔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日，曹操挟天子以攻诸侯，而且越攻势力越大，现已拥军百万，雄视天下，江东区区一隅，断不能敌，我苦思许久，决定请主公归降曹操”。

鲁肃：“孙氏基业，已立三世，岂可拱手送人啊！”

周瑜：“说到底，这江东到底是大汉的，六郡苍生无不是大汉子民，战端一开，生灵涂炭，百年之后，后人指谁而骂，还不是我等吗。我不愿意他们刨我的祖坟”。诸葛亮听了周瑜此话，冷笑起来。

鲁肃：“公瑾啊，我江东兵精粮足，又有天堑阻隔，如果奋力一战，曹操未必能胜啊”

周瑜：“孔明为何冷笑？”

诸葛亮：“哦，我不是笑都督，我是笑鲁子敬不识时务。”

鲁肃：“为何我就不识时务了？”

诸葛亮：“都督主张降曹，合情，合理，合时，合道啊”

周瑜：“听听，孔明都这么说了，子敬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鲁肃：“孔明啊，你为何出尔反尔啊？”

诸葛亮：“非我出尔反尔，实在是公瑾一言，有如当头一棒，令我大梦初醒。曹操极善用兵，公瑾不是他对手，只有吕布，袁绍，刘表，加上我主公四人，堪称其敌，那三位诸侯已经死了，我主公啊，独木难支，只能亡命于天涯。为避免战事，在下有一计，江东既无须割地称臣，也无须献金纳贡，只须驰出一叶扁舟，送两个人到许昌，曹操就会即刻罢兵，定然如此”

周瑜：“只须两个人？”

诸葛亮：“是啊，江东少了这两个人，有如森林漂一叶，大海少一滴而已”

周瑜：“两个怎么样的人？”

诸葛亮：“两位绝世美女”

周瑜：“怎么样的绝世美女？”

诸葛亮：“这些年来，曹操征战四方，攻城拔寨，每下一州，都要把此州的绝世美女揽为己有，曹操最盼望得到的，就是江东乔国老家的二位女儿，大女叫大乔，小女叫小乔。据说大乔小乔都有百仞，叔齐之才，倾国倾城之容。我还听说，去年曹操寿辰，他举酒向天誓曰，吾此生只有两个愿望，一愿扫平四海，成千古功名，二愿得江东二乔，以享晚年之乐。两愿足，死而无憾”

周瑜一听，气得击案而起，大骂：“曹贼，你辱我太甚”

诸葛亮：“公瑾为何发怒啊？想当年，范蠡为保越国平安，还把美女西施贡奉给夫差呢。终于帮着勾践一洗三年为奴之耻，灭了吴国。区区二乔，你们有何舍不得呀？”

鲁肃：“哎呀，孔明啊，大乔是先主公孙策的夫人，小乔正是公瑾之妻呀。”

孔明一听，故作惊慌态，赶忙伏地，向周瑜赔罪：“在下断断不知，矢口乱言，死罪，死罪”

孔明抬起头来，又说：“不好，不好呀”

鲁肃：“孔明，又怎么了？”

诸葛亮：“在下不敢言，断断不敢言，冒犯了上将军虎威，在下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周瑜：“你说，我命你直说”

诸葛亮：“既然上将军有令，在下就冒死直言了。曹操，他要是知道了大乔是孙策的夫人，小乔是将军娇妻，那他更要垂涎三尺了。”

周瑜：“为何？”

诸葛亮：“这曹操有异嗜，他历来视少女为残花败柳，而把别人家的妻子看作妙妇。比如，张齐之妻邹氏，袁术之妻吴氏，吕布之妻貂蝉，都被曹操抢占过。曹操的这些丑事和怪异癖好，天下人人皆知。将军要小心啊”

周瑜：“曹贼，我与你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从周瑜府上出来，鲁肃对孔明说：“孔明啊，刚才在周瑜府上，你这话说得也太狠了吧。无怪乎人家要说你，舌头也能够杀人，而且是杀人不见血”

孔明：“子敬啊，我又犯什么错了？自从踏上江东地面，我处处小心谨慎，步步如履薄冰，说真的，我连手都不知放哪儿合适了”

鲁肃：“你啊，你是故作谨慎之状，暗中却要激怒公瑾啊”

孔明：“冤枉。子敬，你本是个厚道之人啊”

鲁肃：“孔明，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大乔是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之妻吗？”

孔明：“这个嘛，我当然是知道”

鲁肃：“足下用心不善哪”

孔明：“子敬啊，我们只知道曹操性情诡异，素来不爱少女，偏偏贪求豪门妙妇，这种诡异的癖好，世人皆知，对吗？曹操后宫妻妾十二，就有十个，曾经是别人的妻妾呀。”

鲁肃：“那你也没有必要，把公瑾气成那个样子啊”

孔明：“谁让他不跟我俩说实话来着。其实公瑾早就心里拿定了注意，必与曹操一战。但他却口口声声说要归顺曹操，罢兵言和，这不是故意在戏弄你我吗。如果周公瑾能有子敬兄这般的君子风范，句句说大实话，我敬他还敬不过来呢，我岂敢激他呀”

次日，东吴大堂议事，周瑜首先出班，道：“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主公天降其才，承父兄之大业，兵精粮足，雄踞江东。独独缺乏者，天降时机，让主公挥师中原，取荆襄，霸江汉，成功名之大业。恰是现在，曹操拱手送来这个好时机，我江东文武真该颌首称庆，仰天大笑三声哪。曹军此来，犯了兵家四忌，其中的任何一忌，都足以让其灭顶。其一，北疆未定，西凉马腾韩遂，为曹军的后方大患，一旦战事胶着，西凉兵必攻许昌；其二，北军不熟水战，竟敢舍鞍马，伏舟楫，与我东吴争雄，此为舍长就短；其三，隆冬严寒，马无森草，人无暖食，供给不继；其四，长驱中原之兵，远涉江湖，水土不服，多生疾患。曹操犯此四忌，必败无疑。周瑜只需率精兵数万，进军夏口，半年之内，必然大破曹军”

黄盖：“都督说得好”

韩当：“我等愿随都督破敌”

众将：“我等愿随都督破敌”

孙权：“天授公瑾于我。从今日起，我江东任何人，如有再敢言降曹者，有如此案”。说完，抽剑断案。

孙权：“命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参军校尉，率精兵五万，进驻夏口，迎战曹军”

周瑜：“领命”

程普、鲁肃：“领命”

孙权：“任何人，如有抗命者，均按江东七禁令，五十四斩令执行。请大都督接剑”

“周瑜领命”

孙权又走到张昭跟前，心诚地喊了声：“师叔”

张昭：“主公”

孙权：“此次大战，无论粮草军械，器物民夫，都所须甚巨，消耗极大，我想任命你为总提调官，掌管江东大军所有后勤供给。

张昭：“主公，你忘了，我，我曾经建议.....

孙权：“你曾经建议降曹。但我明白，我江东文武，无论主战，主降，都是出自一片忠心。都是为了我江东的百年大业着想。师叔，我江东六郡九十二县，所有的赋税，钱粮，田亩，子民，无一不在您肚子里装着，我江东所有的官吏中，还有谁，比你更善于理财治政；还有谁，比你更熟悉车马舟楫、民夫的征调，钱粮的散聚。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江东的大管家了，如果没有你这三十多年的尽心的辅佐，我父兄不可能创下今天的这片基业。我江东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师叔，晚辈恳请你再相助我一次，辅佐周大都督，击败曹军，护佑江东大业。

孙权：“张昭听命，命你为江东总提调官，掌管江东大军所有供给保障。命简雍.....为付提调官，协助张昭掌理。这是我父兄三代相传的江东符印。执此印行事，便如我父兄行令。敢有违抗者，也按江东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

“遵命”

“遵命”

孙权：“张昭接印”

“张昭领命”

二十九、孔明与周瑜的也敌也友游戏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在东吴为官多年，周瑜请诸葛瑾去游说诸葛亮转投东吴。诸葛瑾就去见诸葛亮，说：“兄弟如能长久在一起该多好”，以此试探孔明。不料孔明先下手为强，抢先提出刘备为帝室后裔，一代明主，必成大业，请哥哥转投刘皇叔。诸葛瑾不好再开口。此事不成，周瑜只好邀孔明一起去三江口前线，共同抗曹。

周瑜对诸葛亮有些忌恨。到了前线，便给孔明说：“孔明啊，我正在等你前来，想向你请教御敌之策哪”

孔明：“不敢当，在下谨遵大都督军令”

周瑜：“当初，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军不足十万，袁军有六七十万，但曹军终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敢问，官渡的胜负关键何在？”

孔明：“关键在于曹操夜袭乌巢，断了袁军粮草，袁军遭此大乱，从此便不可收拾了”

周瑜：“不错，粮草是大军的命脉，现在曹军有八十万，我军只有五万，要想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仍然要断其粮草，我已经探知了曹军的粮草大营，就囤积在聚铁山，想请先生率关张赵三位将军去夜袭聚铁山，将

曹军曹军的粮草一把火举烧尽，我也会助你两千铁骑，此战胜了，刘玄德就是立下了灭曹第一大功啊。”

孔明：“大都督军令，在下岂敢不遵。”

周瑜：“你同意了？”

孔明：“当然，我即刻发信给关张赵，令他们率军前来”

周瑜：“时不我待，请先生即刻发信吧，在下祝先生首战成功”

孔明：“大都督请放心，此战必成，必胜。在下告辞了”

恰在此时，鲁肃来见周瑜，见孔明行色匆匆而去，便问周瑜何因。周瑜说：“子敬啊，不瞒你说，今明两夜，孔明必死。”

鲁肃：“为何？！”

周瑜：“我意令孔明夜袭曹军的粮草大营聚铁山，此举，便是借曹操之手杀他。他竟然浑然不察，欣然领命。子敬，你稍后替我去看看，孔明何时用兵？”

于是，鲁肃来访孔明。鲁肃问孔明：“你在做什么？”

孔明：“我在点验军马，准备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呀”

鲁肃：“你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能成功吗？”

孔明：“我是孔明，号卧龙，非周公瑾之辈。”

鲁肃：“这我倒要请教了，你孔明卧龙如何，他周公瑾又当如何啊？”

孔明：“孔明者，步战，水战，车战，马战，夜战，日战，无一不能，无一不尽其妙。你听说过江南小儿的歌谣吗？伏路把关由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听听，连江南小儿都知道，周公瑾只会驾船水战。其它战法，他不成啊”

鲁肃把此话带回周瑜，周瑜不服气，气愤地说：“孔明欺我不会陆战，此番夜袭曹军粮草大营，不用他孔明去了，我自率一万大军前去，看我能也不能”

小乔见周瑜气愤，便以弹琴来消周瑜之气。小乔说：“夫君，你为何要杀诸葛亮呀？”

周瑜：“此人才智过人，日后必成我江东大患，不如及早除之，以免后患”

小乔：“可是，诸葛亮是来助你破敌的呀”

周瑜：“我周瑜不必他相助，也能破敌”

小乔：“但你要是杀了诸葛亮，天下人会如何说你呢？”

周瑜：“我并不会直接杀他，而是借曹操之手除之。此事你不必多言”

小乔：“好，就不说诸葛亮了。夫君堪称才华盖世，国土无双。不过金无足赤，玉有微瑕。夫君只有一点，让贫妾隐隐不安。傲，夫君自恃才高，傲视天下，容不得别人强于自己”

周瑜：“你是说我嫉贤妒能”

小乔：“你要杀诸葛亮，并不完全出于他日后会成为江东大患，而是由于他的才华并不在你之下”

周瑜：“放肆！”

鲁肃又来见诸葛亮，转达了周瑜的话。诸葛亮道：“怎么？公瑾不要我去夜袭曹营了？他自己去？”

鲁肃：“这不正是你所盼望的吗？”

诸葛亮：“不错，子敬啊，恕我直言，周瑜命我去夜袭曹营，其用心，就是要借曹操之手杀我。二乔之事，我不过片言戏之。公瑾为何如此不能相容？眼下大敌压境，生死俱悬于一线，孙刘两方既然已经结盟，就必须同心同德，方能克敌制胜啊。试想，如果我提防着你，你猜忌着我，大事休也”

鲁肃：“是啊”

孔明：“烦劳子敬告诉周公瑾，非但我不应该去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他大都督也不该去。为何呢？曹贼多谋，曹操平生用兵，最爱断人粮道，自己的粮草大营，岂能没有重兵布防。大都督若去曹营，必身陷敌阵，非死即伤。去不得，万万去不得”

鲁肃：“此话我定然转告公瑾。孔明啊，我也有一问，还望阁下如实相告。假如我没有来过你这儿，再假如你的那首儿歌，也没有把公瑾激怒，他非要让你率军前去夜袭曹营，你还会奉命送死吗？”

孔明：“我会奉命前去的，大都督的军令嘛，在下岂敢不遵。若敢抗命，在下的麻烦就大了。东吴的七禁令五十四斩，在那儿搁着，我只能奉命前去。不过，公瑾不是说，要助我二千东吴铁骑吗，我到了之后，会远远地在山上站着，让你们的二千铁骑打先锋，估计非死伤过半不可。最后嘛，我领着几十个残兵侥幸逃生，狼狈不堪地回来，再向大都督请罪。”

鲁肃：“好，妙啊，好你个刁钻的孔明啊”

孔明：“都是让周公瑾给逼得呗。子敬啊，我要问你一事，当我嘲笑周公瑾除了水战，别无所长时，你难道一点都没觉察出我的用意吗？”

鲁肃再去见周瑜。周瑜听了鲁肃的传话，说：“**子敬啊，此人的见识胜我十倍，留他必为江东大患，非杀不可**”

鲁肃：“大都督，决战迫在眉睫，眼下正当用人之际，还盼大都督以大局为重，暂时不要杀孔明。如果大都督非杀他不可，也不应该在此时，而应该在破曹军之后”

周瑜：“你说的是”

探马来报：“曹军水师已达三江口，战船遮天蔽日，一望无际”

周瑜当即决定亲往探营，诱敌追击，亲赴险境，好探清楚曹军水师实情。周瑜此举令鲁肃叹服、敬佩。

得知曹军水寨被周瑜窥探后，曹操说：“孙权水军厉害，刘备步骑善战，孙刘联手抗我，甚是恼人”。蒋干乘机出场，主动请缨过江游说同窗好友周瑜。曹操臆想：“蒋干出场，是不是又会演出另一个许攸来投呢？周瑜来投，该多好呀。”

第四十集：蒋干过江游说周瑜，从周瑜那里带回蔡瑁给周瑜的密信。曹操一看，便杀了蔡瑁。曹操仔细一想，明白中了周瑜的奸计，错杀了蔡瑁。作为君王，威严和尊望万不可有损，曹操犯错不认错，当众坚持蔡瑁通敌被惩，暗地则叫儿子曹丕去祭奠蔡瑁，对蔡瑁的弟弟蔡中、蔡和重赏安抚，说是周瑜害死了蔡瑁，并建议蔡中、蔡和为国建功，诈降周瑜。曹操叫于禁做水师都督，于禁提出连船成营的建议，曹操很赞赏，说蔡瑁不这么干，说明他确实不忠，通敌。

【曹操连犯两道主观轻率错误：未经详查就杀蔡瑁，赞赏水师连船成营】

周瑜吹箫，小乔抚琴，正为自己的反间计成功而欣慰得意。鲁肃前来见周瑜，见此情形，静听良久，高兴地说：“好好，好啊，高山流水，意深情长，琴箫相伴，如闻天籁。我子敬真的是要醉啦！哈，哈，哈”

周瑜：“没想到我这区区一道反间计，竟然有这等奇效”

鲁肃：“是啊，大都督的谋略真是神鬼莫测呀。蔡瑁本是我江东水师的大患，他这一死，曹操水师的调练和指挥，必定是大打折扣。如此，曹操必败”

周瑜：“我这道计谋，估计他人看不出奥妙，却不知聪明绝顶的诸葛亮能否闻出它的味来？子敬啊，劳你去探探他的口风”

鲁肃：“公瑾啊，孔明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肯怕未必看得出其中的奥妙。好，待我前去一探”

【鲁肃太会做人了，谁跟他共事，都会感到舒畅愉快。鲁肃还有意弥合周瑜与孔明间的提防猜忌】

鲁肃去见孔明。一见面，孔明就主动挑明：“子敬，恭喜恭喜，公瑾使反间计杀了蔡瑁，差子敬前来探我口风，看我知与不知。便是这事儿可喜呀。子敬啊，等会你回见公瑾时，你千万别说我看破了他的妙计，一定要说我一无所知，拜托拜托了”

鲁肃：“越是聪明绝顶之人，越要假装愚昧呀”

诸葛亮：“如此让公瑾快乐一下，自豪一些。公瑾心情好了，对孙刘联手才大有助益。若是他心情不好，我就要跟着倒霉了。子敬切记，切切不可直言”

诸葛亮回去见周瑜，口上不想说出实情，但从自家人的角度着想，还是把实情告诉了周瑜。

周瑜一听，更加怀恨起来：“**此人绝不可留，必须斩之以除后患**”

鲁肃：“公瑾啊，还望以抗曹大局为重，万不可一意孤行啊”

周瑜：“请放心，我自然会依法办事，叫孔明死而无怨”

鲁肃感叹不已：“**难哪，自家的营垒里，竟也是杀机四伏。我既不能让周瑜杀了孔明，因而毁了孙刘联盟，也不能逆着公瑾保护孔明，因而激怒阵前主帅。公瑾和孔明之间的争斗，只怕比这江上之战更加激烈呀。我夹在这两个绝世英才之间，如何行事做人哪？**”

周瑜在大帐中聚文武议事，孔明参加。周瑜道：“孔明啊，这天时转暖，春水泛滥，我料不日即将开战，到时你一定要助我啊。”

诸葛亮：“大都督不必客气。你我孙刘两家，早已生死与共，荣辱同舟。主公吩咐过我，军中任何事，在下都要尊奉大都督军令”

周瑜：“好，好，你看水上交战，当以何种兵器为先啊？”

诸葛亮：“大都督乃天下名将，尤其善于水战，何必询问在下呢？”

周瑜：“你且说来”

诸葛亮：“禀大都督，水上交战双方当以弓箭为先”

周瑜：“先生所言甚合兵法。可如今我军中缺少弓箭，我想劳请先生监造十万支弓箭，用于水上制敌，盼先生不要推辞才好”

诸葛亮：“大都督军令在下自当尊奉。只不知这十万支箭，大都督何时要用呢？”

周瑜：“先生十日之内能办完吗？”

诸葛亮：“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如再拖延十日，岂不怠误战机吗？”

周瑜：“那先生估计几日能办完？”

诸葛亮：“只须三日”

周瑜：“孔明先生啊，军中无戏言”

诸葛亮：“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在下愿当众立下军令状。如三日之后造不出十万支箭，军法受处”

退帐后，孔明出来，向鲁肃抱怨道：“子敬啊，你害死我也，害死我也。”

鲁肃：“这倒怪了，这第一不是我令你造箭，第二不是我逼你画押，我怎么害你了？再说，在下区区俗人，怎么害得动神机妙算的卧龙先生呢？”

诸葛亮：“子敬不必挖苦，子敬害我不是今日。而是在三天前就把我害了。”

鲁肃：“怎么说三天前就把你害了？”

诸葛亮：“三天前，公瑾设反间计杀了蔡瑁，差你来探我口风。我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告诉公瑾，我看破了他的计谋，而你肯定告诉了周瑜，我看破了他的计谋，是也不是？”

鲁肃：“公瑾当面问我。孔明啊，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说谎言的，因此我就说了实情”

诸葛亮：“**公瑾嫉妒我才识过人，担心日后成为东吴大害。今日当着众将的面逼我造箭，我不接令吧，有失体面，日后无颜在此立足。可我如果接令吧，又会落入他的陷阱。子敬啊，你造的孽啊**”

鲁肃：“哎呀，你们二人斗法，弄得是水火不容。把我鲁肃夹在中间，我是左右为难呀”

诸葛亮：“好，好，好，废话不说了。你做下事来，你也得救我一救。否则我死了，孙刘联盟也就崩溃了，曹操必取东吴独成霸业”

鲁肃：“这一点，我自然是明白。但如今我不知如何才能救得动你呀？”

诸葛亮：“你借我二十条快船，每船三十军士，船上以青布为幔围之，再各做草人百余个，立于船舷两侧，我自有妙用”

鲁肃：“敢问有何用处啊？”

诸葛亮：“子敬，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免得你在公瑾面前又为难了，日后我一定重重相谢”

诸葛亮再次强调：“子敬，借船之事，万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否则我必死无疑，而且是被你生生害死的”

鲁肃：“好了，好了，放心，放心。这回我是万万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草船借箭，安然归来。鲁肃道：“孔明啊，孔明，**真乃神人啊，拜服，在下拜服**”

鲁肃再来见周瑜，周瑜道：“雾中鼓响，我已猜破端详。孔明草船借箭，是也不是？”

鲁肃：“正是”

周瑜一听，叹道：“**孔明神机妙算，我不如他。**”

鲁肃：“公瑾啊，也是你把他逼到这份上了，他才不得不贸然行险啊。试想，假如今日无雾，假如曹兵大胆出击，他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公瑾，在下希望你们二人，还是同心同德，共灭曹贼，不要再相争相斗了，好吗？”

周瑜：“我应当，亲自前去拜谢孔明”

于是，周瑜来见孔明，周瑜道：“先生草船借箭，堪称千古神算，周瑜敬佩啊”

诸葛亮：“雕虫小技，何老大都督相谢”

周瑜：“孔明啊，这大战在即，此役最为要紧的，仍是水战决胜负，我多次探看曹操水军，极为严阵，决不可轻视。这江东水师虽然精悍，数量却不到曹操战船的一半，大小也不如它，却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破曹军水军战船？还望先生教我”

诸葛亮：“大都督过谦了，在下碌碌之辈，岂敢言教”

周瑜：“昨夜我苦思良久，终于思得一破敌之计，却不知可行否？”

诸葛亮：“巧了，我今天早起，也思得一计，我这计肯定比大都督之计晚了几个时辰”

周瑜：“请问先生思得何计？”

诸葛亮：“敢问大都督所思何计？”

周瑜：“也罢，你我都不必说，且写在掌中，看同与不同”。结果两人各在掌中写下相同的一字：火！。周瑜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周瑜使用离间计，通过蒋干带回周瑜给蔡瑁的书信，致使曹操杀了蔡瑁。蔡瑁死后，其弟蔡和蔡中前来诈降，在周瑜面前哭拜于地，表示要为兄长复仇！周瑜大喜，收用二人。鲁肃见蔡和、蔡中没带家眷来降，担心此二人是奸细。孔明笑道：**奸细也有奸细的妙用啊。有时候，一个奸细能顶十万兵哪！**鲁肃笑，且看公瑾如何利用。

周瑜大帐排兵布阵，黄盖不服，挑战周瑜。周瑜打黄盖。退帐后，鲁肃责备诸葛亮：“作为客人，你怎么不劝？”

孔明微笑道：“子敬难道看不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公瑾行的苦肉计呀，我劝什么？”

鲁肃责备道：“既然你已经看出是苦肉计，那你就更应该劝了。因为你劝了，公瑾才会相信，知道你没识破他的苦肉计！因为你劝了，这个苦肉计才会显得更苦，更痛，更真切，公瑾才会显得更高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诸葛亮：“对，对，对，是我糊涂，我该劝。是我清高了，辜负了子敬一片苦心了”

鲁肃道：“为了维护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大局，这半年来，我夹在你们两人之间，可以说是口已说破，心已操碎啊，**可你们二位高士呢，斗法斗得是愈加地起劲啊**，我左支右挡，两头遭罪啊。可怜我一个愚者，真是太累太累了。”

诸葛亮：“抱歉，抱歉，在下告罪了。不过，子敬啊，你切莫谦称什么愚者，你才真正是大智若愚呀”

有上次教训，这次鲁肃见周瑜，便为孔明圆谎说：“不光他、连我都没有看出公瑾的计策”。周瑜这才深感欣慰。

第四十一集：黄盖被打受辱，给曹操来信，愿降朝廷，曹操不信。后蔡中蔡和传回密信，报告周瑜打黄盖的消息，曹操听了，心中窃喜：“周瑜少年得志，骄狂不可一世，孙坚旧部反他那是早晚的事，好，好，好”

【曹操第三次没有明察就主观臆想判断。都是力量对比悬殊，胜券在握在作祟】

此时，于禁来报：“在下已把水军调训完毕，请丞相择时阅军”

曹操：“好，十一月十五日正午，我会率文臣武将，一起前来阅军”

曹操巡视水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水军，曹操道：“于禁，你把我的眼都看花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

可曾有过这样雄壮的水军吗？我起兵二十多年来，为国除凶去暴，立誓扫平四海，廓清天下。如今只剩江南未定，吾心不足啊。为此，率百万雄师，八千战船，替天行道，收复江南，成千秋功业。到了那一日，我与众卿就可以，安享富贵，欢乐太平啦”

手下将士：“丞相万岁，万岁，万万岁”

曹操：“今夜必是皓月当空，清凉无限。传命，我要摆下宴席，犒赏三军”

“遵命”

宴会上，曹操：“列位公卿，文武，弟兄。我曹操今年五十有四，追思往昔，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马踏塞北，剑抵辽东，纵横天下，笑傲苍穹，此生如此，夫复何求？”

是夜月上中天，风平浪静，曹军水师阵容浩大，战船巨舰威镇长江。帅船布开盛宴。曹操把酒赏月，豪情激荡。他回顾自己起兵以来的赫赫战功，展望即将收获到手长江对岸，不禁诗情大发，便祭酒于江涛之中，执槊高歌抒发壮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大江对岸，周瑜临高远眺，对小乔道：“小乔你看，大江东去，天高地阔，好河山呀，好战场啊”

小乔：“我家夫君定能在此建立盖世功勋”

周瑜望着江中波涛从北岸滚滚涌来，顿感壮志难酬，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一病不起。原来周瑜疏忽了风向。冬季只有西北风，而无东南风。大战万事俱备，火攻敌军的计划其前提条件却不成立。

满心忧闷的鲁肃对诸葛亮叹息：“真是曹操之福，江东之祸啊”。诸葛亮详询周瑜犯病的每个细节，终于微笑说：公瑾此病，我也能治！

于是，孔明前来探视病中的周瑜，说：“几日不见，在下极为挂念，不料大都督竟一病如此。”

周瑜：“**人有旦夕祸福，又岂能自保**”

孔明：“**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预料**”

周瑜：“胸中如堵，好不难过，难过啊”

孔明：“都督觉得心中烦闷吗？”

周瑜：“闷哪，好像闷着一团火。”

孔明：“那当用凉药解之啊”

周瑜：“无用”

孔明：“若是凉药无用，在下另有一个方子，或许能解都督病症。”

周瑜：“那就有劳先生写个方子吧”

孔明：“都督请看，这便是药方。”

周瑜一看：“**孔明，你，你真是神人啊。**”

小乔读孔明写下的方子：“欲破曹公，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周瑜：“孔明，实不相瞒，这确实是我的心病。隆冬季节，长江上只有西北风，并无东南风。我军如果用火攻攻曹，那么火势一起，反而会烧了我自家的战船。什么都料想好了，就是疏忽了风向。先生既然知我病症，

可有办法治它吗？

孔明：“在下虽然才薄，却有幸识得一位异人，乘他恩典，授我奇门遁甲之术，一旦施起法来，便可呼风唤雨。

周瑜：“当真？”

孔明：“当真。子敬哪，你立刻着人在南屏山上修起一座七星坛，坛高九尺，方圆三丈。另一百二十人，手持旗幡将祭坛围定。我在坛上做法，为公瑾借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

周瑜：“何用三天三夜，只要给我借来一夜的东南风，我就能灭曹。但是，我急着等风，我急着等风用啊”

孔明：“大都督，今日是十一月十五日，如果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起风，至二十二日丙寅止。你看如何呀？”

周瑜：“孔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诸葛亮在七星坛上连续求风三天。周瑜不见江面上的风向有任何改变，开始怀疑诸葛亮虚言，便密令吕蒙：“**五更前如果还无东南风，即斩杀孔明，以正军法**”。

吕蒙：“如果起了东南风呢？”

周瑜厉声道：“**那更要斩他，当场斩杀。东南风一起，留着诸葛亮已经没用。此人有鬼神不测之术，留他，日后变成我江东大害。**

吕蒙：“末将遵命”

吕蒙往七星坛奔去，执行周瑜命令。不料孔明跑了，吕蒙扑空。

吕蒙回来复命，周瑜道：“**孔明事事料于我先，他不死，我昼夜不安**”

鲁肃：“人已走，恨也无用，还是等着灭曹后，再图谋吧。”

周瑜后知是自己的老婆放走了诸葛亮，抽剑要砍小乔。小乔说：“诸葛亮屡屡相助于你，他不该死啊”。

三十、各自心怀鬼胎玩太极——三国鼎立

赤壁激战正在进行中。刘备军帐中，诸葛亮对马谡说：“幼常，我要你从远处的杀声中，判断三江口的战况”

马谡：“遵命。杀声中，吴军的鼓号浓密，曹军的呼喊杂乱，其中还夹杂着战马中箭的长嘶和将士临死前的痛嚎。因此，学生判断，周瑜的大军已经攻破曹操大营，曹军正在溃败。三江口大局已定。

诸葛亮：“不错，曹操终于败了”。

马谡：“好像先生并不欢喜”。

诸葛亮：“何以见得？”

马谡：“恕学生直言，先生肯怕在为一个人而担忧”

诸葛亮：“我担忧什么？”

马谡：“先生在为曹操而担忧”

诸葛亮：“我为什么要为曹操而担忧？”

马谡：“先生所虑的，不是曹操会不会死，而是曹操能不能活。如果曹操死在关将军之手。那么此后，我们

便和曹氏后裔，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成为他们的头号大敌”。

诸葛亮：“幼常，你让我刮目相看”。

曹操从赤壁火海中逃出，直奔南郡，在路上叫道：“谁把我的帅旗扔了？”

掌旗兵：“我跑不动了。小的，小的，实在是扛不动了刚。”

曹操：“你当了多久的掌旗兵？”

掌旗兵：“小的，丞相，小的跟你十年了刚。”

曹操：“那你应该知道，头可断，人可亡，帅旗不能丢刚。”

掌旗兵：“小的，小的知道刚。”

曹操：“**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气败了**”。曹操转头问程昱：“这是何处？”

程昱：“丞相，这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

曹操：“哈，哈，哈”

程昱：“丞相为何发笑呀？”

曹操：“我笑，我笑周瑜无谋，诸葛愚蠢”。

程昱：“为何？”

曹操：“你们看，此处山势险峻，乃兵家生死之地，如果能在此处预先埋伏一支伏兵的话，我等插翅难逃。这回虽然他们侥幸取胜了，不过是一介匹夫书生耳，不足虑，不足虑”。

恰在此时，前面有人高喊：“曹贼休走，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

程昱：“丞相，快走”

众人：“走，快走，快撤”

“抓住曹贼。”

刘备帐中，马谡对诸葛亮说：“周瑜派出了六路兵马，然独遗缺出了西北一阙。吴军攻破曹营之后，本可以将曹操射杀，然而却让曹操于重围之中，脱身遁去。学生猜想，周瑜为什么要将诛杀曹操的天大功劳，让给主公”。

诸葛亮：“为何？”

马谡：“周瑜是有意要将曹操驱赶到我军阵前，好让曹操死于我军之手。让曹氏将这笔仇恨记在主公头上。他江东，不仅可得到眼前的胜利，更可以在今后旁观我主和曹氏之间的拼杀，他坐收渔翁之利”。

马谡：“先生，我说错了吗？”

诸葛亮：“不，你说对了，幼常。想不到你未见周瑜，竟能看破周瑜的心计。这营中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马谡：“谢先生夸奖”。

诸葛亮：“但你并没有道出我们真正可怕之处，却过于喜悦了”。

马谡：“还请先生教我”。

诸葛亮：“**曹操大败之后，元气大伤，数年之内不敢东来。而东吴大胜之后，实力大增。它还会与我们亲密为盟，还会像以前那样待我们吗？卧榻之侧，岂容旁人。周瑜定想趁此机会，夺取荆州九郡，之后西取古川，**

成就天下霸业。幼常呀，敌与友是相互变化的，今日之敌很可能成为明日之友，今日之友也可能成为明日之敌。就是我在东吴帮周瑜抗曹时，周瑜还几次三番想要杀我，为东吴消除后患。若非鲁肃阻止，我恐怕早就死在公瑾之手了。我还要告诉你的是，鲁肃之所以阻止周瑜害我，其意也并非出于心善，并非为了救我，而是为了救孙刘联盟，救他江东”。

马谡：“学生醍醐灌顶，大梦方觉”。

诸葛亮：“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并非此役的胜败，并非曹操的生死，而是如何取下荆州，如何对付即将变脸的东吴”。

曹操继续往南郡逃奔。路上，曹兵惊慌地喊道：“火，火，那里有火。火来啦，火来啦”。

程昱对张辽说：“张将军，快制住他们”。

曹操：“文远，让他们走吧”。

张辽：“他们都跑了，那谁来保护丞相啊？”

曹操：“吓破了胆的军士最多也无用。惊弓之鸟，任其自去”。

“将军”

曹操：“该走的都走了？”

程昱：“丞相，还有二十七个人”。

曹操：“苍天厚待啊，还给我留了二十七个人。想当年，我行刺董卓未遂，匹马逃出京城，东躲西藏，何其狼狈。可是短短几年工夫，我就擎起了一面王旗，招募了猛士百万。到今日竟然还有二十七个忠心耿耿的将士，我还有什么可愁的呢？既然苍天不负我，我也决不会辜负这片苍天的”。

程昱：“丞相，起行吧”。

曹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程昱：“丞相刚才大笑，引来了赵子龙，现在为何又发笑啊？”

曹操：“哈，哈，哈，哈，我还是笑周瑜无谋，诸葛短智。你们看此间地势，宛如一只葫芦口。如果是我用兵，必定会在此处理下一支伏兵，不须多，五百铁骑足矣。我等必死无疑。由此看来，周瑜，诸葛亮不过是匹夫而已，皆不足以成大事”。

“张飞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曹贼，快下马受死。……捉住曹贼。”

“主公，快走，快走，快走，”

曹操：“哈，哈，哈，……”

程昱：“丞相头次大笑引来了赵云，二次大笑引来了张飞，几乎使我们丧命啊。在下敢请丞相，不要再笑了”。

曹操：“哈，哈，哈，……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

程昱：“丞相明白什么了？”

曹操：“你们想想，咱们身后一直有周瑜的数万铁骑追赶，为什么他们一直屡屡迫近，却一直没有乱箭齐发？还有，为什么他们一直是鼓声大作，却不拼力围杀我们。为什么？”

程昱：“为什么呢？”

曹操：“因为周瑜，想把我赶到刘备的地盘去，借刘备之手杀我。这样，刘备就成了我们北军的大敌；而东

吴，就可以躲开我们复仇的利剑，渔翁得利”。

程昱：“可是，赵云和张飞，也是只截而不击呀。他们只顾掠夺兵器和马匹呀”。

曹操：“**那是因为诸葛亮也识破了周瑜的用心。他 also 想把我赶到东吴的地盘上去，借东吴的手来杀我。孙刘联盟，实则各怀鬼胎啊”。**

程昱：“丞相所言极是呀”。

曹操：“**由此可见，孙刘联盟长不了，我曹操也死不掉。周围虽然遍布杀机，在我曹操，则最为安全。我可以断言，诸位一定可以毫发无损地随我回到南郡大营。这也算是，对你们忠诚的回报吧”。**

张辽：“丞相英明呀”。

“报，丞相，逃兵都遭到了吕蒙，凌统的截杀，都死了。”

曹操：“看见了吧，看见了吧，弃我去者，就是自寻绝路”。

三十一、曹操的太极与关羽的义薄云天

曹操等来到岔路口，张辽道：“丞相，下命令吧，我们该怎么办？”

曹操：“不要慌。程昱，你说”

程昱：“丞相，这里是三岔口。此去南郡有两条道，左边是大道，道路平坦却远五十里。右边是华容道，道路崎岖却近五十里”。

张辽：“丞相，华容道上隐约烽烟飘起呀，大道上反而很平静啊”。

曹操：“走华容道”。

张辽：“丞相，华容道上有伏兵啊”。

曹操：“**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虚实实，用兵之道。华容道上的烽烟不是伏兵，是故作疑兵。诸葛亮的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我，走”。**

来到谷口，张辽道：“丞相，为何不走了？”

程昱：“丞相这匹火焰驹极有灵性，遇到猛兽大虫，或是敌情，就会低鸣报警”。

曹操：“他来了”

程昱：“谁？”

曹操：“你们想想，连日来，孙刘的猛将均已出现，唯有一人没有出现，这人是谁？”

程昱：“关羽”。

关羽率军从斜谷闪出，拦住曹操去路。关羽道：“见过丞相”。

曹操：“将军别来无恙”。

关羽：“在下甚好。禀丞相，关羽奉军师将令，在此专候”。

曹操：“云长，隔着数里，我都能感觉到你长刀上的寒意。自许昌一别，我常在梦中见到将军，总是盼望着，何年何月能与将军再把酒言欢。没有想到呀，相逢却是在这穷途末路中”

关羽：“丞相，下马吧。敝营虽小，不会让你受辱（苦）”。

曹操：“云长，你忘了我们昔日的交情了吗？”

关羽：“丞相昔日之恩，关某永不敢忘。只是斩颜良，诛文丑，已经报答过丞相了。今日相遇，岂敢以私废公”。

曹操：“**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你也忘了吗？啊，你杀了那么多我的守将，我却传令，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让你兄弟三人团圆。呵，呵，云长啊，你我虽有高山流水之情，却不得不在沙场上为敌，人生之痛，莫过于斯。曹某经此大败，已经是孤家寡人，百无一用，心同死灰。不过，你要听我一言。我曹操，生当豪杰，死也鬼雄。断不堪忍受楚囚之辱。如果云长念在昔日的交情份上，请执此剑，斩我头颅。能死在将军这样的大英雄手下，此生无憾**”。说完下马，屈膝躬腰，取出剑，递与关羽，让关羽取下自己人头。

随从：“丞相，丞相。丞相执意要死，我等决不独生。我等愿与丞相同生共死”。

曹操：“**哭什么？云长是盖世英雄，尔等如此哭泣，岂不是让将军为难吗？**”

随从：“丞相执意要死，我等决不独生。末将愿与丞相同生共死”。

曹操：“**云长，我知道你心里不想杀我。但是军命不可违。你杀我，我不怪你。九泉之下，含笑相望。等着与你把酒言欢。请用剑吧**”。

关羽：“散开，让他们走”

关平：“父亲，你立过军令状的”

关羽：“散开”

曹操对随从道：“走！”。自己依然屈膝躬腰，让剑给关羽”。

随从一听曹操口令，齐声道：“走，快上马”。

关羽：“丞相，你走吧”。

曹操：“**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走了，你怎么办？刘备和孔明不会饶过你。就算他们饶过你，江东的周瑜和孙权也不会依你**”。

关羽：“不用你费心了，走吧”。

曹操：“我不能走”。

关羽：“轰他走”。

手下将士：“诺”

曹操：“我不能走啊，云长”。

曹操从关羽那儿脱身后，担心关羽反悔，前来追杀，于是命令：“把所有的东西扔了，我们只要能回南郡就是大胜仗。这个大旗也扔了，不要舍不得。到了许都，我们能重新做千面崭新的大旗！”

三十二、有惊无险——和稀泥

第四十三集：赤壁大胜后，东吴大帐中，周瑜道：“此战若不是少主公决意抗曹，并且运筹帷幄，全力支持，我等岂能取胜？”

众将：“都督说的是”

孙权：“公瑾，连我都能猜破诸葛亮的用心，你却猜不破？”

周瑜：“请主公示下。”

孙权：“荆州，他们想趁胜夺取荆州。”

周瑜于是劳请鲁肃过江一趟，探听刘备那边情况。

刘备军营中，孔明道：“主公是惦记关羽，还是曹操呀？”

刘备：“当然是关羽呀。翼德和子龙都回来了，只是关羽没有消息。我听说曹操带着残兵，逃往华容道。云长极重义气，虽然立下了军令状，我还是担心”。

孔明：“主公心理着急，只怕有人比主公还要急”。

刘备：“谁呀？”

孔明：“东边。周公瑾”。

探马来报：“报，主公，鲁肃大人过江来了。”

孔明：“我原以为东边要过两三天才会来人，没想到公瑾如此急不可耐。没办法了，主公，咱们摆酒迎客吧”。

刘备：“子敬啊，此战贵军斩获曹军兵马粮草数十万，可喜可贺。来，我们遥敬吴侯一杯。”

鲁肃：“真正应该祝贺的是刘皇叔啊，曹操大败后，落荒而逃。听说孔明早就在乌林一带连设下三道伏兵。如此料想，曹操必是插翅难飞，刘皇叔擒得曹操后，便立下旷世奇勋，功及天地，天子便会龙颜大悦，朝廷也会为皇叔立牌烙铭。来，在下再敬皇叔一杯。”

孔明：“子敬呀，要不是东吴赤壁一把大火。我主公区区两万人马，如何能大破曹军呢，如果朝廷立牌烙铭，也应该为吴侯立，才是啊。”

鲁肃：“只是到现在为止，曹操还生死未明。敢问是哪位将军把守华容道呀。莫要让曹操漏网了呀。”

张飞：“你放心吧，是我二哥亲手把守华容道。待一会儿，他就会提着曹操的脑袋回来。”

鲁肃：“好好好，有云长在，曹操断无生路。”

孔明：“恭喜关将军立了盖世之勋，为汉室除去一个巨害呀”。“关将军，莫非我等不曾远迎，故而不乐呀。”“幼常呀，关将军凯旋归营，为何不预先通告呀”

关羽：“关某未能擒得曹操”

孔明：“莫非我是估计错了。曹操不曾往华容道上来。”

关羽：“不，军师料敌如神。曹操走的是这条道，关某无能，被他走脱了，未曾擒得曹操。”

鲁肃：“关将军，你胯下千里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神勇无敌，怎么会拿不下一个穷途末路的曹操呢？”

孔明：“子敬责问的是。”

鲁肃：“关将军，分明是你念及曹操昔日旧情，不忍杀贼，才将他放走。是也不是？”

关羽：“不错，我不忍杀他”

鲁肃：“刘皇叔，我主与你联手抗曹，可谓是费尽心机，历尽艰辛。死伤了那么多的将士，可关羽现在为一己之情，私自放走了曹操。我江东数万浴血奋战的将士，如何能答应，请问，这该当何罪？”

孔明：“幼常，拿军令状来。”“关将军，这是谁立的军令状？”

关羽：“关某所立”

孔明：“军令状在此，你还有何话要讲？”“曹贼托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世上人人欲啖其肉寝其皮，你已立军令状，怎么能私自抗命纵敌，别说江东将士不能容你，我也不能容你。”“张飞，主公在上，又有子敬兄在此。你岂敢放肆。”

张飞：“孔明，恕我不恭，给你根鸡毛，你就把它当令箭了。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我二哥关羽。我兄弟桃园三结义，立誓生死与共。谁若杀他，我先杀了谁。”

刘备：“放肆！”

张飞：“大哥”

刘备：“三弟，我既拜孔明为军师，军中一切事就由他决断。你如对军师不敬，就是对我敬。”

张飞：“大哥...”

刘备：“先生，我三弟性情鲁莽，请不要放在心上，云长既然违反了军规，就该当军法从事。一切均凭先生做主。”

张飞：“这，大哥”

关羽：“三弟，你先退下，是我先违反了军令，理当问斩。”

张飞：“大哥，大哥，你万万不能杀云长呀。你不能杀二哥呀”

刘备“三弟，三弟...”，“军中无父子，法令大于天，二弟既然违反了军令，我们谁也不能阻止军师执法。但是，我们兄弟三人桃园三结义，早已誓言同生死，二弟如死，我断不能独生。我作为兄长，我应该先走一步。”说着，拔出剑，就要自刎。张飞、关羽连忙冲上前，制止，死死地抓住刘备的手。

关羽：“大哥，大哥，你不能这样，是我对不起大哥。犯了军法，罪不容恕。那就让我引颈受戮。我死而无怨，大哥，来世再做兄弟。”

刘备：“好，我们来世再做兄弟”。刘备还是要自刎。

鲁肃：“刘皇叔，刘皇叔万金之躯，切不可轻生呀。眼下曹操未死，早晚还会再来，皇叔是汉室宗亲，肩负社稷重任，如果就这么走了，我主吴侯和谁联手抗曹，中兴大汉呢？”

刘备：“子敬，你不必劝了，如军师杀云长，我必死无疑。你要劝就劝军师吧。我兄弟三个的生死，全凭你一言而决。”

鲁肃：“孔明啊，云长虽然违抗了军令，但也是念及曹操昔日对他的恩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呀，要么请先生先放过他这一回，令他来日将功补过吧。”

孔明：“既然子敬兄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坚持的话，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啊。幼常呀，取军令册来，记下关羽这次大过，令他日后将功折罪，如再抗命，两罪并罚。”，“都是我诸葛亮无能呀，我断断不该让关羽把守华容道，曹贼不死，战事不休，天下不宁啊。”

刘备：“云长，翼德，快快拜谢子敬。”

刘关张：“多谢子敬大恩，我三兄弟给你叩首了，多谢大恩大德。”

鲁肃回到江东，将其一一告知周瑜。周瑜道：“诸葛亮真是工于心计，我围三阙一，就是要将曹操驱入到刘备的防地，来个借刀杀人，日后让曹操的部属找刘备复仇，好让主公立于不败之地。他竟然搬出个关羽把守华容道，放了曹操一条生路”。

鲁肃：“此人惯于算计别人，别人又如何算计过他呀。”

孙权：“我怀疑诸葛亮是有意如此”。

周瑜：“岂止是有意？这关羽私纵曹操之后，曹操就欠了刘备一桩人情。将后，曹操必将视我们为头号大敌”。

鲁肃：“不，就算关羽没有放过曹操，曹操仍然会把我们当成头号大敌，因为现在刘备的势力还远不及我们”。

周瑜：“子敬呀，这事我就不得不责备你两句了。这刘玄德要抹脖子，你就只管让他抹就是了，拦他干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他们君臣一个敲锣，一个打鼓，一起合起来唱戏，就等你出来求情，他们好推卸掉放走曹操的罪责。你呀，就是过于心善。”

鲁肃：“公瑾呀，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

周瑜：“那你还拦他干什么？”

鲁肃：“这有唱戏的，就应该有看戏的。再说我虽然心善，但我却并不糊涂，只是有时候不糊涂者，却不得不装糊涂啊”。

周瑜：“为何？”

鲁肃：“主公，曹操虽然战败于赤壁，元气大伤，但是他人没有死，非但如此，他曹操的城池属地俱在，他北方的田土，子民，赋税仍然是毫发无损。从天下大势来看，曹操仍然是最为强悍，各地诸侯还是处于弱势。我们和刘备两家，无论折了哪一支，另一支都断难和曹操继续抗衡。所以保存住了另一家，也就等于保存了自己。此乃求存取胜之道啊。主公，在今后一段时日，我们仍然不得不和刘备继续联手抗曹啊。所以，关羽给曹操一点恩典，那么我们就给刘备一点恩典吧。”

周瑜：“子敬言重了，赤壁之战全靠我东吴之力，刘备只有一二万兵马，他怎么能与我们相提并论呢”。

鲁肃：“不错，刘军虽然不多，但是他刘备姓刘呀，他是当今的皇叔，是胸怀大志的汉室正统。多年前，曹操青梅煮酒，论遍天下英雄。是时，曹操已经拥兵百万，可是刘备只有落魄数人，且寄居曹操篱下。可当时曹操却断言，天下英雄谁敌手，是他曹操和刘备。主公，在下认为，主公日后欲图取中原，成就伟业，早晚必须战胜曹操。而战胜曹操的前提是仍然要和刘备联手啊。所以，现在我们非但不能让刘备死，还要在他危难的时候，扶助他一下。只有刘备的声势越大，才越能牵制住曹操，让刘备为我所用。我江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

周瑜：“子敬，我知道你与诸葛亮交厚。恕我提醒你一句，你食的是江东禄，做的是主公臣子，不要心思长歪了”。说完，离席而去。

鲁肃：“公瑾，公瑾，公瑾留步”。周瑜不听，还是离席而去。剩下孙权和鲁肃。

孙权：“子敬啊，公瑾赤壁大胜，名声大震，说起话来，语气自然和以前不一样。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呀”。

鲁肃：“在下还要劝主公不要在意呢。主公啊，我和公瑾相交十几年了，公瑾的谋略胜过在下十几倍，他的脾气我也最为熟知。刚才公瑾之所以发火，他气的并不是在下，他气的是孔明啊。主公啊，**这朗朗乾坤，茫茫苍穹，现在在公瑾眼里还是太小了，小到了容不下两个顶尖的智者呀**”！

孙权：“子敬啊，你刚才对公瑾说的那番道理，极为精辟”。

鲁肃：“但是公瑾未必能听得进去，不过方才在下的那番话，并不仅仅是说给公瑾听的”

孙权：“难道你是要说给我听的？”

鲁肃：“主公，三十年内，孙刘两家联手便可共存，否则，早晚会被北军并矣”。

孙权：“子敬，我记住了”。

三十三、司马懿主动出山

曹操遭受赤壁大败，逃回南郡，疲惫至极，但一刻也不敢懈怠，马上强打精神，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曹操躺在床上，听到有将士的哭声，便道：“谁在哭呀？”

程昱：“这些天，残兵陆续从乌林归来，弟兄们都是九死一生，见了面忍不住抱头痛哭”。

曹操：“今日是谁回来了？”

程昱：“许褚”

曹操：“许褚，他也会哭吗？”

程昱：“哭的最伤心的就是许褚啦”。

程昱：“丞相，你要去哪儿啦？”

曹操：“去看看。”，说着，起身就出去了。

曹仁见曹操来了，对许褚道：“好了，好了，别哭了”

许褚：“我三千铁甲，杀得就剩马夫跟我回来。我的三千个弟兄，三千个壮士呀”。

曹仁：“拜见丞相。”

曹操对许褚道：“哭什么，堂堂男儿，铿锵虎将，流血不流泪，胜败乃兵家常事。”，“许褚，去，击鼓升帐。没听见我说的话？”

许褚：“我对不住三千将士，我对不住丞相。”

曹操：“你不是还活着吗，你活着，我做梦都能笑醒过来，死了三千兵算什么，我再给你三万，笑一个。”“击鼓去”，“让我自个儿去吗？”

许褚击鼓，曹操升帐，对诸将娓娓道来：“将者，如同医者，医过的人愈多，医术就越高，换而言之，就是医死的人越多，医术越高。将者，如果不经历几次败仗，如何能够知道怎么去打胜仗。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只有败而不怠，败而益勇，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我们八十三万大军挥师南下，却败于孙刘五七万军队，为何？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胜仗打得太多，兵骄将怠，文炫武嬉，轻敌自负。尤其是我。居然连一个小小的苦肉计，都未能识破，致使东吴火攻得手。由此看来，我们是到了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了。失败是个好事。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成功，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取胜，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取天下。一个人想要成事，就得拿得起，放得下。打仗也是如此，要胜得起，也要败得起。我们虽然遭受赤壁重创，但是我们的根基基本未伤，天下州郡，我们仍然掌控四州，我们的兵马，城池，钱粮，赋税，仍然数倍于孙权，刘备。朝廷仍然在许昌，仍然在我们的手中。反观孙权，刘备则不然，危难的时刻他们会抱成一团，同仇敌忾，一旦取胜它们就会明争暗斗，就会尔虞我诈。比如说，若是周瑜和诸葛亮能够同心同德的话，乌林道，我们怎么能突出重围。你们说对不对？孙刘之辈，先前如此，日后会更甚。总之，它们早晚必分裂，早晚必败”。

众文武：“对，早晚必分裂，早晚必败，丞相说得对”

大伙都在津津有味地听曹操的精辟分析，曹仁身后一个名叫马横的幕宾竟然当众睡得鼾声如雷。曹操听到，说：“算了，算了，不去理他了。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此人却在酣睡如泥，由此可见，他是个酒囊饭袋，愚蠢如猪，不可救药”。

散会后，众文武散去，曹操盛怒，将马横下狱。入夜，曹操却来到狱中探视马横。

司马懿见曹操来到，便道：“罪徒马横，恭候丞相”。

曹操：“恭候，莫非你猜到我会前来？”

司马懿：“是”

曹操：“你为何会这么想？”

司马懿：“丞相谈论兵机，诸将听得津津有味，唯独罪徒一人酣睡如泥，丞相定会来问个究竟”。

曹操：“你既不愿意听我谈论兵机，想必有超凡之见。说吧，我愿闻其详”。

司马懿：“赤壁之败，并不是丞相兵骄将怠，也非指挥失当，而是天道所致”。

曹操：“此话怎讲？”

司马懿：“表面上看，丞相兵将八十三万，孙刘二军不过五七万，按理说，丞相兵锋所向，孙刘本该束手。可他们身负绝境却联为一气，殊死相抗，为何？因为在天下大半仕族眼里，丞相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而刘备虽为苍手匹夫，却是当今皇叔，是大汉正统。丞相啊，汉室虽衰而未亡，百足大虫虽死而未僵。时下，人心仍然向汉不向曹。天道所致。这就是丞相兵败的根本原因”。

曹操：“继续说”。

司马懿：“赤壁之后，天下将分为三分之势。丞相为一方，独霸于中原及其北国。孙权为一方，刘备为另一方。他们二人将彼此称雄于江南，且争斗于荆州及其西川。罪徒以为，十年之内，丞相怕是难于一统天下了。因为丞相要攻刘，孙权必为其援。攻孙，刘备断其后。**丞相能做的，就是整理军纪，垦荒屯粮，减免税赋，富国强兵。丞相只要把中原四洲治理好了，丞相就能居高临下，居强凌弱。在三国之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十年之后，局势必变。那时丞相只需举天子令旗，遣三十万劲旅南征，定然处处授首，马到成功。甚至兵不血刃，顺其自然，即可将整个天下收入囊中”。

曹操：“真没想到，许昌城中，还有第二个人有此见识”。

司马懿：“那一人是谁？”

曹操：“我”

司马懿：“罪徒恭喜丞相”。

曹操：“十年哪，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十年，或许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

司马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智者，既能奋发不休，就能尽人事，顺天命**”。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不是我的诗句吗？”

司马懿：“正是丞相的短歌行，现在它已经流传天下了。罪徒以为，丞相此诗雄霸古今，空前绝后。罪徒对它爱不释手”。

曹操：“你真的姓马？我认得这笔迹。你根本就不叫什么马横。你的真名叫司马懿，字仲达”。

司马懿：“罪徒司马懿，拜见丞相”。

曹操：“五年前，我就多次听人举荐过你，说你才识超群。我曾经派人请你来做官，你躺在床上假装瘫了，拒不应召。两年后，我又派人去召你。我还下令，如果你不愿意来，就抓你。结果，你却抢先一步逃走了。最后他们只取回了你的诗文。随后我也多次派人拿你。部属们把中原各郡都查访遍了，没想到你却躲到这儿了”。

司马懿：“在下也没想到，丞相能够认出在下的笔迹”。

曹操：“哈，哈，那我是在讹你呢？其实我根本就记不住你的笔迹。不过你的相貌，跟令兄司马朗倒有几分

相似。狱中一席话，又见识深远。我猜你就是司马懿。当下断喝，果然如此”。

司马懿：“在下若要隐瞒真相，也不敢在衙署里酣睡了”。

曹操：“此话何意？”

司马懿：“三年前，丞相派人来在下寒舍，正逢官渡大捷，丞相在败董卓，斩吕布，灭袁术之后，又一下灭了大敌袁绍，那时的丞相，臂挟天子，口衔天宪，拥兵百万，猛将如云，四方才士无不争先恐后投报。丞相自己也视天下为掌中之物，早晚必得。我若出山，丞相最多委我一个县令，如此岂不负了我的一腔抱负”。

曹操：“大胆，竟敢在我面前待价而沽”。

司马懿：“丞相恕罪，在下只是实话实说。**司马懿不想在他人盛宴上讨一杯羹，只想在他人饥馑时送去一斗米**”，“时下丞相兵败赤壁，危机四伏，便又到了用人之际”。

曹操：“好一个狂傲之徒”。

司马懿：“据在下所知，丞相麾下有不少狂傲之徒，也有不少奸盗之贼。但丞相驾驭有方，都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不管是狂傲之徒，还是奸盗之贼，都能心甘情愿为丞相立下功勋。由此，也益见丞相之圣明”。

曹操：“司马懿呀，司马懿，明日跟我回许昌”。

司马懿：“恕在下斗胆，敢问丞相打算委我何职啊？”

曹操：“县令。有你这么要官的吗？”

司马懿：“问一下心里踏实”。

曹操：“我心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久思无人，想请你屈就”。

司马懿：“请丞相示下”。

曹操：“东府内使，也就是给我儿曹冲做幕宾师傅，叫他读书。在我的儿子当中，冲儿最为出息”。

司马懿：“丞相，公子曹冲，年方十岁。我能教他什么？”

曹操：“他是只有十岁，可他会长大”。

司马懿：“丞相还是委我县令吧”。

曹操：“你若不从，我必杀你。省得你去投奔孙刘。哈，哈。仲达啊，赤壁之败让我痛定思痛。一统天下的大业何止只需要十年。也许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我活着，凭我的文才武略不惧任何敌手。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曹氏的子嗣，须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智者来辅佐，才能在乱世当中生存，图霸。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

司马懿：“在下遵命”。

曹操赤壁大败，西凉的马腾趁势南下偷袭许昌。在南郡，马腾来袭许昌的密报传来，曹操一看，为之一惊。但曹操就是曹操，为了安定军心，不露声色，给大伙慌称，京城传来的火急密报是三夫人要临产，叫自己快回许昌。于是叫曹仁他们赶快出去安排。曹仁等退出后，对叠连的打击，曹操实在支撑不住，头痛发作，晕倒过去。但他强打精神，撑住自己，叫曹仁安排轻骑星夜赶往许昌，叫荀彧在许昌大张旗鼓地迎接他班师回京。

在回许昌的车驾中，曹操对司马懿说：“你说人的脚为什么比脸和手都要白呢？”

司马懿：“在下不知”

曹操：“因为它老藏着”。

三十四、见微知著

西凉马腾、韩遂乘曹操赤壁大败之机，星夜进兵，来偷袭许昌。许昌留守总管荀彧接到探报：“尤其是马腾所部，日行三百里，前锋已过乌石寨。”

荀彧心里琢磨：“为何兵分两路？为何不走大道，而要越过乌石寨？是了，是了啊，哈，哈，他们表面上看来凶猛，其实他们心里头是害怕丞相的”。

宋将军说：“西凉的乘骑多为良骥，照此速度进军，数日即可到达许昌城下。”

荀彧：“丞相的大军要等数日才回京，但是他们的细作探报，只怕早就进到许昌城里来了”

宋将军：“不好，城中守军只有六千人。我赶紧关闭所有城门，严令禁止任何人出入”。

荀彧：“万万不能关城门。一旦关了城门，马腾韩遂就猜出，我城中兵力不足，反而更加助长他们的贼势。传下去，叫守城的各司其职，军民人等，一切如故”。

荀彧问：“丞相现在到了哪里呀？”

宋将军：“丞相从南郡发来的信上说，初九的一早必到许昌。不过，按常理，丞相到了襄阳，就该歇息一夜，馆驿就会派快马来报。因此，这送信的驿马就应该比丞相早到三日才是。可直到现在，还没见到襄阳的快马来报。由此可见，丞相怕是耽误了行程。初九根本到不了许昌”

荀彧：“明日即使初九，对吗？”

宋将军：“是”

荀彧：“即刻安排人手打扫南门，布置迎接丞相的鼓乐仪仗，传命城中的所有文武官员，明日辰时在南门列队，迎接丞相班师回城”

宋将军：“为何要如此？”

荀彧：“马腾、韩遂就要杀来，许昌已经是兵弱将寡，几乎是座空城，我们拿什么去抵御敌军？其实丞相是无奈了。所以他叫我虚张声势，热热闹闹地摆它一副大军班师回城的场面，以求震慑马腾军，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同时也安抚城中军民，叫他们不要慌张”

宋将军：“末将明白了，兵不厌诈，丞相用兵如神呀”

荀彧又将真相告之曹丕，说明日辰时着文武官员在南门列队，迎接丞相班师回城，这是虚张声势，以震慑马腾军。因此，丕公子不用去南门空等了。曹丕将此情况告知曹彰，曹植，曹冲三个弟弟。第二天，荀彧意外地看到曹丕来了，曹植、曹彰没来。曹丕对荀彧说，作为做公子的，更应该来接驾。等到快天黑，荀彧宣布丞相来信，说丞相路上略有耽搁，要明天一早到许昌，这次带回了十一万大军，而且已命青州的五万铁骑星夜赶往乌石寨迎敌。荀彧然后叫大家回去，明天一早再来列队迎驾。所有人都回去了，只有曹丕不肯离去，他说还要再等等，说不定丞相晚上会回来。

夜里，在丞相府，荀彧问宋将军：“丕公子回府了么？”

宋将军：“大人，这事我觉得有些奇怪”。

荀彧：“怎么？”

宋将军：“丞相明摆着回不来，可是丕公子还独自在南城门外苦等，等候丞相”

荀彧：“真是至诚至孝之人啊”

宋将军：“可丕公子这份孝心，丞相也看不见啊”

荀彧：“但是百官看得见，上天看得见。只要上天看得见，丞相早晚有一天也会看得见”。

宋将军：“不过，大人，曹丕公子这份诚孝，城里却有些传言”

荀彧：“说”

宋将军：“有人私下议论，说丕公子如此作派，是为了向丞相示忠邀宠，其意在世子大位”。

荀彧：“住口！宋将军，**只要你今后想太平平地过上一辈子，你记住，就永远不要听信别人的传言。**”

宋将军：“末将失言，末将失言。末将谨记大人的教诲”。

荀彧：“去吧”。

宋将军：“诺”。

曹操回许昌后两日，荀彧来报：“丞相，丞相，丞相，...”

曹操：“你先别说，让我来猜猜”

荀彧：“好，请丞相猜”

曹操：“马腾和韩遂撤兵了吧”

荀彧：“丞相为何一猜即中？正是”

曹操：“这有何难，马腾韩遂不过一介莽夫。他看我赤壁战败，想在我回都之前偷袭许昌，所以才星夜兴兵南下。他没有料到，我已经班师会城了。所以也无计可施了。到今日，它带的十万大军，出来也有三十天了吧”

荀彧：“是的”

曹操：“他能带多少粮草，再不回西凉，他吃什么？”

荀彧：“丞相之智，在下五体投地”。

曹操：“从赤壁以来，我一直心神不宁。这下好了。我们都可以喘口气了哪。”

三十五、物极必反——曹操的意想不到

【曹操想喘口气。敌人刚杀一刀，内院接着起火，再往伤口抹盐】

荀彧虚张声势，着文武百官和军民明日辰时在南门摆下盛典，恭迎丞相回京。荀彧把实情告知曹丕，说丞相要三日后才到京，因此公子不用去南门空等。曹丕将此情况告知曹彰，曹植，曹冲三个弟弟。第二天，曹彰，曹植没来，曹冲却来南门迎驾了，曹丕有些惊讶。

等到第三日曹操到京之日，曹丕他们依然在南门迎驾，但不见曹冲来。原来曹冲猜测曹操会走西门入城，于是去了西门迎接。曹操果然从西门入城。曹操问曹冲为何知道父亲会走西门，曹冲说既父亲走西门既可避开刺客，又可巡查城西破损的护墙。曹操夸曹冲聪明。曹丕知后更加惊讶。

在城中，曹操对四个儿子说：“正好你们都在，我顺便出个题，考考你们”。

四兄弟：“请父亲示下。”

曹操：“眼下刺客肯定还在许昌城中，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曹彰：“儿认为，应该马上封锁城门，挨家挨户地去搜查，儿亲带五百甲士，天黑之前，定必把刺客碎尸万段”。

曹植：“此外还应该发布告示，悬赏千金，动员百姓一起捉贼。这样才能使贼子们无安身之处”。

曹丕：“三弟四弟说得是”。

曹冲：“儿建议，大开城门，放刺客逃生”。

曹操：“那你说说，为何要放刺客逃生？”

曹冲：“刺客们行刺失败，杀了他们也没用，反可以让利用他们把父亲回城的消息带给马腾，让他胆战心惊”。

曹操：“说得好，说得太好。你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如此想问题呢？光知道把人碎尸万段，又有何用？记住，**不要愤怒，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也不要恨自个儿的敌人，因为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与其恨自己的敌人，不如拿他来为我所用。**”

曹操然后让四个儿子排成一列。兄弟四人自然按长幼依次站列排队。曹操把曹冲从队列最后面叫出来，将其排在曹丕前头，然后大夸曹冲。曹丕又看在眼里。曹丕随后得知父亲找来了一个叫司马懿的，来做曹冲的师傅，心里更警觉起来。曹丕对幕僚陈群说：“先生认识司马懿吗？父亲把他招入了东府”

陈群道：“仲达出仕了，真是可喜可贺，可惊可叹”

曹丕：“先生为何如此惊叹呀？”

陈群：“旷世雄才，归于丞相，叫人如何不惊叹？”

曹丕：“旷世雄才，他比先生如何？”

陈群：“禀公子，我与司马懿相比，有如繁星比皓月，他的才能胜我十倍。其智，其识，其狠，以及坚韧老辣，都不在孔明，周瑜之下。不过，他早习惯于深藏不露，因此外人不知罢了”

曹丕：“他真有这么厉害？”

陈群：“不止此一人，司马家族乃大家旺族。公子啊，你一定要好好笼络此人，最好把他收入帐下。得司马懿一人，等于得到北方仕族的支持”。

曹丕：“父亲已经让他做了曹冲的师傅”

陈群：“什么？让司马懿辅佐少公子，天哪”

曹丕：“是呀，是呀。先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群：“这意味着，丞相要立少公子为世子，承继大业”

曹丕：“岂止如此，父亲如果立了冲弟为储，承继大业，那我不就成了冲弟的威胁了吗？父亲临终前，会不会为确保冲弟的太平，还会留着我这个兄长呢？”

陈群：“公子所虑极是”

曹丕：“求先生救我，求先生救我”

陈群：“如何救？请公子吩咐”

曹丕：“先生，你与司马懿有旧交，你去探探口信，看看父亲给他交代了什么，日后我再相机行事”

于是陈群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道：“陈群，长文兄”。

陈群：“仲达，出仕多日，竟不来看看愚兄。无奈，我只好登门来拜你了”。

司马懿：“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听说贤兄在青州署衙担当刺史大任，何时回相府来了？”

陈群：“旧疾又患，只好回许昌养病。仲达，咱们云梦山一别，有十年没见了吧”。

司马懿：“整整十年。好啊，有贤兄在这儿，在下就不寂寞了。贤兄快坐”。

陈群：“好”

司马懿：“请”。

司马懿：“看茶”。

陈群：“仲达啦，你不是一直清高避世吗，为何出山为官呢？”

司马懿：“丞相执下严令，要么护伺台案，要么砍我头颅。你知道的，我一怕痛，二怕苦，三还怕死。无奈，只好应命了”。

陈群：“好，好，得司马懿为辅，丞相大业必成。仲达呀，你我故交，说话就不绕弯了。听说你一来，丞相就托予大任，对吗？”

司马懿：“贤兄是不是有话要问？请指教”。

陈群：“你看，你看，十年不见，你益发地狡猾，我还没有问你，你倒先防上我了”。

司马懿：“断断不敢，贤兄如有话要说，便请直询”。

陈群：“丞相叫你当曹冲的师傅了？”

司马懿：“是”

陈群：“那丞相的心思，是想让曹冲当世子了啦？”

司马懿：“嗯”

陈群：“明白了，少公子得天眷啊。说实的，众公子中，就数他聪明，前途无量啊”。

司马懿：“不对”

陈群：“怎么？”

司马懿：“曹冲不是聪明的公子，真正聪明的公子，应该让人看不出他的聪明”。

陈群：“那依你说，那谁比他更聪明？”

司马懿：“有一个外表憨厚，内心坚韧的公子，就比少公子聪明。比方说，贤兄今日来访，八成就是他的意思。哈，哈，哈”。

陈群：“仲达啊，十年不见，你叫我是越来越害怕了呀”

司马懿：“贤兄用茶”。

陈群：“好”。

司马懿：“待会儿，我们一起鼓乐为乐，可否？”

陈群：“好，好。请问，足下琴艺可有进益？”

司马懿：“正要贤兄教诲”。

陈群：“若论知兵知人，明察秋毫，我不如你。若论琴艺，你比我差远了哪”

一切迹象都表明，曹冲大有前途。作为长子的曹丕，痛下毒手，暗地施放毒蛇，咬了曹冲。但事先策划好，说曹冲是被毒鼠所咬。随后也对自己来了个苦肉计，也让毒鼠咬了一口，弄个死去活来，以混淆视听。

曹冲被咬，毒性剧烈，奄奄一息，曹操震惊。荀彧对曹操说，从咬痕来看，曹冲不是被毒鼠所咬，而是被毒

蛇所咬。荀彧还猜测说是有人故意放的毒蛇。

曹操逼着荀彧说出其所猜所想。荀彧只好说：“丞相先前教导过，要是判断谁是杀人凶手，首先判断那人之死，对谁最有利”。照此理分析，该是曹丕。

曹丕也被毒鼠所咬，一时还真的混淆了曹操的视听。在曹冲无救将死时，内府人来向曹操报告，说曹丕不省人事，只怕不行了。曹操觉得怀疑曹丕不成立。但曹操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唤曹丕的医官来拷问实情。医官说曹丕转危为安，好转过来了。曹操又生疑起来，决定查个究竟，叫曹彰，曹植为曹冲守灵三天。

为了相机行事应变，曹丕的心服陈群来找司马懿，试探口风。陈群道：“少公子死了，二公子康复了。仲达，你说，是谁谋害了少公子？”

司马懿：“为何要说谋害呢？人各有命，生死在天”。

陈群：“相府流言，说少公子是被人谋害的”。

司马懿：“贤兄可知**流言也能杀人哪。杀起人来比刀锋还快**”。

陈群：“不错，但是**流言不止，岂不还会再杀人**”

司马懿：“这话贤兄说得对”。

陈群：“仲达，依你说是谁谋害了少公子？”

司马懿：“依我看，少公子自己害了自己”。

陈群：“此话怎么说？”

司马懿：“**少公子的聪明，超过了所有兄长，得到的恩宠，也超过了所有兄长。所以他早晚必死**”。

在曹冲灵堂，司马懿跪着守灵，曹操对其说：“仲达啊，我原本想把冲儿托付给你。可惜天不遂人愿哪。你只做了三天冲儿的师傅”。

司马懿：“少公子不幸就是在下不幸”。

曹操：“冲儿虽然不在了，可我还是想用你。这样吧，你再从其他公子里选一个”。

司马懿：“禀丞相，在下虽然和少公子只相处了三天。但却深深为他的睿智所折服。在下想在少公子灵畔扎庐而居。为他守灵三年”。

曹操：“你只做了他三天师傅，却要为他守灵三年？”。

司马懿：“为免少公子泉下孤寂，在下愿陪伴他三年，每月初一和十五，为他焚化一些书籍册页，讲些诗文易理，我也算少公子阳间幕宾吧。请丞相恩准我们师生间三年缘分吧”。

曹操：“好，多谢了。不过我还是要任命你为主簿，以后可以到府上来议事。三年后，三年后，再说吧”。

曹丕挺过了鼠伤，活转过来。在曹冲灵前，曹丕装作悲痛至极：“冲弟，冲弟，冲弟，哥来了。冲弟，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走了呢？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去死呢？冲弟，冲弟，冲弟...”

曹操：“丕儿，你身体也不好，就回去歇息吧”

曹丕：“父亲，我要为冲弟守灵。我要陪着三弟、四弟，给冲弟守灵”

曹操想弄个究竟，到底是哪个儿子下的毒手？在曹冲死后第三天，曹操对荀彧说：“冲儿死了，丕儿侥幸生还。现在看起来，谁最想要他们死？他们死了，对谁最有利？谁有可能做世子，继承我的大位？曹植还是曹

彰？”

荀彧跪地低头，沉默不答。曹操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荀彧：“在下已经错过一次，不敢再妄自猜测了” **【指上次怀疑是曹丕所为，而后曹丕也被咬，说明自己的怀疑是错误的】**

曹操：“那都布置好了吗？”

荀彧：“按照丞相的吩咐，相府内任何一个角落都安排了耳目。独有灵堂没有安排耳目。这样，那人容易露出行迹”。

曹操：“三天三夜守灵下来，无罪的人，肯定困得直打瞌睡；有罪的人，做贼心虚，定然是如坐针毡。时辰差不多了，你去看看吧”

荀彧：“丞相，我还是不去的好。丞相，在下不想知道这人是谁？永远不想知道”。 **【荀彧太聪明了，这也许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由来，只能回避】**

曹操：“那好吧，我自己去”。

曹操悄悄地去灵堂窥看，发现曹丕如坐针毡，曹植和曹彰困得直打瞌睡。曹操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曹操折回，镇静一想，然后对荀彧说：“荀彧，你要听仔细了，我现在说的话，你要终生牢记，永远遵从。冲儿，冲儿是被毒鼠所伤，曹丕也是。相府里没有任何奸贼。我的所有的儿子，个个都相亲相爱，亲密无间。还有，我要你忘掉此事，永远也不准提起。日后如果有人敢妄自猜测，不管他是什么人，你都可以先斩后奏，杀了他”。

曹操严令荀彧这事情到此为止，不许把真相说出去。原因是刚经历了赤壁大败，安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现在把真相揭出，再杀一个儿子，仇恨我的帝党就会觉得有机可趁。这种家丑必会酿成国祸。如此我曹家后人都将陷入互相争斗防范的漩涡中，骨肉相残，不能自拔。后宅里将永无宁日。更重要的是，自己从赤壁回到北方是准备教化人心的，连自己的儿子都教化不好，如何去教化天下人心？

曹冲死后，司马懿一直装腔作样，烧些诗文来祭念曹冲。曹丕来，对司马懿说：“先生真的要在这里守灵三年吗？”

司马懿：“嗯”

曹丕：“那三年之后，先生愿意做我的师傅吗？”

司马懿：“这事问我无用，公子应该请示丞相”

曹丕：“我问过了，丞相准了”。

曹丕的幕僚陈群也来见司马懿。陈群道：“仲达啊，如果我没猜错，这是你为曹冲写的祭文吧”

司马懿：“如果我没猜得不错，兄台是奉丞相之意来打探我的吧”

陈群：“不错，丞相一直不相信，你会为曹冲守灵三年”

司马懿：“哼，丞相错了，我会的”

陈群：“我相信你会。仲达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相信吗？”

司马懿：“请赐教”

陈群道：“**丞相最钟爱的公子死了，世子大位一时难以决定。你虽聪明，但此刻也不知做谁的师傅。所以你想花三年的时间，观察与等待。愚兄钦佩你的坚韧啊**”

三十六、荆州之争——判若两人的周瑜

【大败曹操八十万大军，一战成名的周瑜，意气风发，傲视群雄，接下来便是走一步，失一步：一丢南郡，二赔夫人，三折兵。三挫之后，命丧九泉。因此，取得大胜的人呀，通常有股傲气，容易看重自己，看轻别人。反过来，遇挫的人，偏向看重别人，看轻自己。对取得大胜的人，一定要给其配备一个稳重精明的助手，盯着他，帮其把关补漏。鲁肃是非常理想的助手，可惜孙权没有给周瑜交代好，太相信周瑜，来了个散手放权，放纵了周瑜。如果孙权当面给周瑜交代：“你和子敬意见统一时，不必禀报我；但是不一致时，你不能独断专行，要禀告，大伙商议着办”。那么就不至于出现周瑜的三挫和命丧九泉了】

第四十六集：东吴大帐议事。程普：“探报，昨日刘备已率军进驻油江口，今晨我亲率兵前去探望，果然，刘备已经面山依江建营，营前飘着刘备的大旗，看这形势，刘备是想攻取南郡了”

周瑜：“刘皇叔做梦都惦记着荆州，这很自然，欲取荆州必先取南郡，这也是自然的。不过他想取南郡，不妨就让他取好了”

甘宁：“将士们千辛万苦击败了曹操，就是为了进取中原，夺取荆州九郡。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血汗性命，怎么能让刘备独占便宜？如果刘备得了荆州，日后江东将会两面受敌，北有曹操，西有刘备啊”

周瑜：“兴霸这话非妥当，我们与刘备非敌，仍是友。主公与刘备仍然要联手抗曹。主公，我这话对吗？既然还是联盟，就不应该勾心斗角，而应该同心同德，共拒曹操。至于他们欲取南郡，我看我们非但不应该阻拦，反而更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禀主公，刘备经过前番恶战，营中已无粮草，春荒刚过，刘备军中已经宰马为食，在下想请示主公，可否以主公的名义，赠刘备三千军粮”

孙权：“公瑾心系大局，可喜可敬啊。至于赠粮之事，你尽管去办。**众将听令，前方军务，皆由大都督决断，不用事事禀告我，我断无异议**”

周瑜在江边垂钓，对吕蒙道：“我跟你一样，也是肉眼凡胎，看不出这水面下有什么东西。不过我却心有灵犀，眼虽看不见，心里却能感受得到，这水底下正有一条二尺多长的大鲤鱼。我把孔明当成这条鱼，孔明也把我当成这条鱼，就看谁能钓上谁来了”

吕蒙：“大都督的意思是....？”

周瑜：“刘备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万五千，南郡的城池又坚实无比，守将是曹操的心腹大将曹仁，率军两万。任何将领都知道，如果想攻取一座两万军的城池，他必须具备六万以上的精兵。刘备有吗？全无，无此力量想要强行攻城，则必然大败。别忘了，这南郡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彝陵城，曹军上将曹洪居城而守，与南郡互成犄角之势，以诸葛亮的精明，他岂能不明白这南郡虽好，却是暗藏险恶呀？”

吕蒙：“既然无此力量，他们为何还要攻南郡呢？”

周瑜：“实际上诸葛亮不敢攻也不能攻，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要攻取南郡的样子。为何？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他想激我出兵攻取南郡，让我跟曹仁杀个死去活来，他再坐收渔利。所以我要送他三千军粮，这等于鼓励他去攻，我则偏要袖手旁观，

吕蒙：“大都督明察秋毫啊”

周瑜：“无须多久，只要等上二十天，诸葛亮见我们无动于衷，不举兵取南郡，他就会沉不住气了。等他跟曹仁打个两败俱伤，我们再迅雷般地冲上去，一鼓作气，取下南郡，岂不事半功倍？看见了吧，这鱼比我预计的还要大”

孙权和鲁肃商讨时局。孙权道：“南郡是荆州首要，孙刘两家都要取，但取不好，两家便会交恶。且看公瑾如何去取？”

鲁肃：“是啊，既要争南郡，又要避免彼此交恶，这就难了。公瑾给刘备三千军粮，叫刘备先取，然后他后

发制人”

孙权：“回去告诉公瑾，叫他好生用兵。我即日返回建业，静候佳音”

鲁肃：“主公啊，你怎么说走就走？”

孙权：“我若在此，公瑾不方便，我也不方便；我若走，我走了，他舒服，我也舒服。子敬，难道你看不出，公瑾早就想让我赶快走呢。他想要我，远远地坐在主公的宝座上，然后把前线的军权全都交给他”

鲁肃：“所以，你就当着众将的面，真的就把大权托付给他了”

孙权：“**因为我相信，公瑾无负于我，他定会战胜诸葛亮**”

吕蒙按周瑜所说，将一些粮草送到刘备军营。回来后给周瑜汇报。周瑜：“什么？刘琦公子也到了油江口啦？”

吕蒙：“而且是率军而至，那个侍卫不小心说漏了嘴”

周瑜：“你亲眼看见了刘琦吗？”

吕蒙：“没有，是他们禀报的，我没有亲眼看见”

周瑜：“如果刘琦真的在刘备军营中，那么就有另外一种可能了：“诸葛亮不是作势，他肯定要攻取南郡。刘琦在江夏有五万多兵马，他如果到了油江口，就会与刘备合兵，共同攻取南郡。这两军加起来，有六万多兵马，攻城足够”

吕蒙：“可是我在刘备军营中，没有看到一架攻城云梯”

周瑜：“你所看到的是人家想让你看到的，这是其一；其二，攻城器械中最可怕的也不是云梯，而是内应。荆襄九郡原本是刘表的属地，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最终还是落入了曹操之手，但是，驻荆襄各城的守军中，仍然有不少是刘氏的旧部，是本地士卒，在南郡也一样，这些人往往怀念着旧主之恩。如果孔明既用了李琦的兵马，又勾结了城中的刘氏旧部，那么，取南郡则大有可为”

吕蒙：“是啊，刘备还不慎吐露了一句，说他近日即将用兵，这三千军粮来得正是时候。末将趁机问他要用兵何处？刘备竟然搪塞说要取零陵立足”

周瑜：“零陵，区区一座小城何至于大动干戈。蠢话连篇，欺人之谈，简直视我东吴如无物”

吕蒙：“大都督，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周瑜：“不必焦虑，孔明惯使诈，我不会上他的当，此事必须明辨而后断。我要亲自走一趟刘备军营，还要亲眼看看刘琦在不在营中”

于是，周瑜来刘备军营。刘备出迎，说道：“在下朝也思，暮也想，早就盼望与大都督相聚了，今日如愿以偿，甚幸，幸甚”

周瑜：“周瑜早就该来拜见刘皇叔了，怎奈军务繁忙，一直脱不开身，敢请刘皇叔恕罪。贵军如此之雄壮，望之胆寒哪”

孔明：“知道大都督亲自光临，又惊又喜，当然要以三公之礼迎接大都督”

孔明：“主公，既然大都督要想看刘琦公子，还是领他去见一见，要不然大都督心里肯定有诸多的不安”

刘备：“江东多义士，事事暖人心啊：公瑾，前几日，吴侯遣吕蒙赠粮，今日公瑾又听说刘琦公子病重，亲自送医，刘备实在是感激不尽呀。来，我敬足下一杯”

周瑜：“皇叔太客气了，皇叔啊，我有一言，不知该不该问？”

刘备：“请讲”

周瑜：“刘琦移兵油江口，与阁下合军一处，所为何来？”

刘备：“这个...”

周瑜：“莫非真要取南郡吗？”

刘备：“这个嘛，我正要跟大都督商量”

周瑜：“怎么个商量法？”

孔明：“公瑾啊，在下直言相禀，曹操虽然遁回许昌，可是在南郡留下了精兵猛将，这颗虎牙不拔了，便是孙刘两家的心腹巨患，于是，我主打算不避刀箭，豁出去几万人马不要了，也要攻下南郡来，以为江东之屏障”

周瑜：“孔明先生真会说话，竟然是助我江东夺取南郡，果真如此吗？谁人不知，得了南郡就等于得到了荆州，咱们都知道，乱世之中，诸侯割据，最珍贵的就是城池土地。孙刘两家虽是联盟，但亲兄弟都还得明算账。此次赤壁血战，我东吴举兵最多，阵亡将士最多。恶仗打完，总不能我主公两手空空；而刘皇叔，却想独自摘取这胜利的果实吧”

刘备：“公瑾，我断断没有想到这一层啊，我只是想把曹仁逐出南郡，免得利剑当头，成天在你我两家面前晃。如果吴侯想取南郡，那我断不敢想争”

周瑜：“真话？”

刘备：“字字无虚”

周瑜：“还是刘皇叔厚道，在下领情了。我也实情禀告给皇叔吧，我已奉主公令，调集五万大军，从江北进军直逼南郡，三十日之内，必下南郡”

刘备：“那，那我们只好静候大都督佳音了”

孔明：“曹操虽然赤壁大败，但仍然雄踞中原四洲，兵马钱粮远胜于你我两家，南郡守城将领曹仁，更是一名能征善战的大将，曹操用他守城，定有所谋。东吴兵马刚刚经历了赤壁大战，马上又要攻城掠地，在下替阁下担心啊”

周瑜：“孔明担心什么？”

孔明：“担心阁下攻不下南郡，反受其累”

周瑜：“**孔明啊，区区南郡，我取它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

孔明：“原来公瑾早就把南郡作为囊中之物了，敬佩，敬佩”

周瑜：“孔明不必敬佩，三十日内，我如取不下南郡，那时便任凭你去取”

孔明：“公瑾此话当真吗？”

周瑜：“借用皇叔刚才一句话，字字无虚”

孔明：“好，就为大都督这句豪言，那我们就按兵不动，拭目以待。三十日之后，若大都督取不下南郡，我们就不自量力，发兵攻取了”

周瑜：“**三十日之内，我就在南郡城头摆下盛宴，邀请刘皇叔喝酒赏月，孔明先生如有闲暇，也不妨一同来**”

孔明：“多谢大都督盛情，在下现在就想着那席酒宴呢，早就不饮为醉了”

刘备：“请，喝酒”

三十七、刘备的仁义——假仁假义

第四十七集：周瑜挥军西进攻打南郡，先是曹将牛金败于阵前，很快东吴军又攻克了曹军驻防的彝陵，南郡已在吴军围困中。诸葛亮却判断说这一定是曹仁的骄兵之计。刘备问周瑜会不会中计？诸葛亮微笑回答，若是从前，他一定不会，**可现在的周郎已经不是赤壁之战前的周郎了。现在的周大都督心比天高，目下无尘！**果然，不久传来消息，曹仁设计诈败，将东吴军诱入南郡城中，在瓮城里将周瑜射成了重伤，东吴军大败。东吴紧闭营门避战数日后，周瑜经不起曹仁的骂阵，带伤出战，竟然箭伤复发而死！刘备等闻此恶讯大惊失色！但是，诸葛亮却依据种种迹象，做出周瑜是“诈死”的判断。他认定曹军必然会中周瑜圈套。

诸葛亮算出曹仁将中周瑜诈死之计后，对刘备说：“派一支轻骑星夜赶往南郡城以东，待曹仁出城之后，乘虚夺下城池”

刘备：“我们这么做，不合适吧，人家血战了这么多天，折了这么多人马，我们这么做太不仁义了。”

诸葛亮：“现在只能讲城池土地，不能讲仁义。跟周瑜能讲仁义吗？主公难道忘了，他上次在这儿说什么来着，乱世之中，最珍贵的就是城池土地。主公啊，我们势力越大，城池越多，周瑜才会越尊重我们；反之，如果我们始终处于孤寡弱小的话，东吴都不会看上我们一眼。早晚有一天会抛弃我们，甚至消灭我们。”，“主公你怎么了？主公你头痛？”

刘备：“头痛，这几天风寒，怕是着凉了吧”。

诸葛亮：“来人”

刘备：“不，我到后账歇息。军师，军务事一概由你做主”。

周瑜以血和命的代价，打下南郡，却被诸葛亮乘虚夺去。周瑜大叫：“**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此仇不报，死不瞑目啊。诸葛孔明，我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段**”。

刘备一行来到荆州衙署。刘备停下，不敢坐上主公位。

孔明：“刘表去世以后，这块地盘一直虚席以待，今天总算迎来了真正的主公”。

张飞：“我等漂泊多年，一直寄人篱下，今日总算有自个儿的地盘了。哥呀，来，坐下，让咱瞧瞧”。

刘备：“孔明啊，我们趁周瑜不备，得了荆州。事情虽属无奈，但多少有些理亏呀”。

孔明：“主公担心什么？”

刘备：“江东折了那么多兵马，周瑜又受了重伤，可城池尽落入我手。我不担心曹操会兴兵报复。我只担忧周瑜会咽不下这口气”。

张飞：“大哥，你怕他作甚。有我张飞在呢，如果那周郎小儿敢来寻仇，瞧我戳他几个透明窟窿”。

刘备：“三弟，理直才能气壮，理在人家那儿。再说，东吴拥兵十万，我们只有两万人马，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更重要的是，欲成大业，不能单靠兵马刀枪。仁义才能征服天下人心**”。

孔明：“主公怕失了仁义。我倒有个方法可让主公无忧”。

刘备：“先生请讲”。

孔明：“周瑜并非恨主公，恨的乃是孔明罢了。只要主公把我交给周瑜。他定会转怒为喜，把我点了天灯”

刘备：“这叫什么话。我宁愿不要荆襄，也万不能失去先生”。

孔明：“主公请放心，两年之内，不会有人敢来与主公争荆襄。而两年之后呢，我军将益发强大，兵势更盛，那时他们想争也争不动了”。

刘备：“孔明啊，现在周瑜的兵马仍驻扎在南郡城外，巨穹长枪，倚门而立”。

孔明：“过不了几日，他便会引兵还吴”。

刘备：“你何出此言？”

孔明：“我这么说吧，一家有三兄弟，最好做人的往往是老三，最难当的往往是老二！曹操虽然经历了赤壁大败，但他仍然是天下老大。老二是谁呢，东吴。主公勉强可称为老三，曹操要一统天下，便要灭了东吴。因此，从东吴的角度看，他最厉害的敌人不是我们，仍是曹操。眼下周瑜遭挫受辱，恼羞成怒，确实恨透了我们，尤其是我，而孙权和鲁肃却是明白人，他们两眼一直盯着天下大局，我料定，他们定会想方设法，阻止周瑜和我们交兵，再者，我们立足荆州之后，便成了曹操的大患，也因此分担了东吴的三分北患。所以，荆州之事在东吴来说是气，消除北患对东吴来说是喜，这一气一喜，他们也就释怀了”。

刘备：“那还有呢，曹操先是败于赤壁，后又败于南郡，他能不南下复仇吗？”

孔明：“想倒是想，主公也可无虑”

刘备：“为何？”

孔明：“我一直在琢磨，赤壁之后，曹操引兵北还，在合肥一带重兵布防，而在荆州只留下两万兵马。这是为何？”

刘备：“这么说，曹操他不是真心要守荆州？”

孔明：“我苦思许久，终于想明白了。曹操心里有如意算盘。他明白，在孙刘两家兵锋面前，荆州早晚是要失守的。既然非丢不可，那就要丢得有价值。如何才能有价值？就是以荆州为饵，让我们和东吴交兵，他坐视孙刘交兵，两败俱伤之后再引兵南下。所以，只要我们和东吴不交兵，维持联盟大局，曹操就不敢妄动”。

刘备：“那这么说，此座我坐得”

孔明：“坐得坐得，主公但坐无妨”

刘备：“我戎马半生，颠沛流离，今日总算有了这么一块立足之地了”。

众人：“恭喜主公，”

“恭喜主公”

刘备：“孔明啊，你还记得三顾茅庐时，你对我说的什么话吗？”

孔明：“在下不记得了”。

刘备：“你说，欲成大业，第一，须取荆州为本；第二，须取西川为鼎足之势；第三，便是举兵北伐。今天，是你帮我完成了这第一步，刘备心中万分感激”

孔明：“主公天赐雄才，大业必成”。

三十八、刘备从周瑜口中夺去荆州——正中曹操下怀

曹仁丢了荆州，逃回许昌。曹操和大伙一起在议事。程昱说：“曹仁丧师失地，惭愧不已，上书请丞相降罪”。

曹操：“拿来给我看看。诸公和我带着八十三万大军，尚且兵败赤壁。曹仁带着那么点人，居然能跟孙刘两家周旋那么久，还差一点杀了周瑜，不容易啊。曹仁是个将才，不枉我对他的一片教诲啊。打败仗，都打得这么漂亮，他把周瑜的兵马都打得个精光，却把三座城池丢给了刘备。我们就等着看好戏了”。

部下：“我等不知丞相的意思”。

曹操：“文若知我心思否？”

荀彧：“在下只是怕说不好”

曹操：“你试试”

荀彧：“荆襄乃四面受敌之地，距孙刘近，距许昌远，孙刘早就对它垂涎三尺，必欲取之，荆襄早晚会丢失，如果那样，丢给刘备比丢给孙权好”

曹操：“为何呢？”

荀彧：“一根骨头，两狗相争，瘦弱的那只嘴快，先叼走了，强壮的那只岂能甘愿”

三十九、 纠结难解——东吴内部分歧的太极法调和

周瑜以血和命的代价，打下南郡，却被诸葛亮乘虚夺去。周瑜咽不下这口气，陈兵南郡城下，同时叫鲁肃去见孙权，请求尽起江东之兵，夺回荆襄。

鲁肃回建业，对孙权道：“公瑾想请主公尽起江东之兵，交与他讨伐刘备，夺回荆襄”。

孙权：“刘备此人自命仁义之君。其心底太奸恶了”。

鲁肃：“有诸葛亮在，谁也不必故作仁义。主公啊，我们如何回复公瑾哪？”

孙权：“如果我让公瑾引兵攻打荆襄，就算是最终夺取城池，哪我与刘备也是两败俱伤，倘若这时曹操来攻我江东，如何应敌？罢了，这次就当让刘备占了个便宜，我们暂且先忍下这口气”。

鲁肃：“好，我即可传主公之令，命公瑾退兵”

孙权：“子敬，你觉得，此时此刻，公瑾对我的令还能听得进去吗？”

鲁肃：“主公担心的正是呀。事到如今，在下不得不直言相禀了”。

孙权：“快讲”。

鲁肃：“请主公收回公瑾的兵符，命他回江东养伤”。

孙权：“子敬”。

鲁肃：“在”。

孙权：“我意已决，公瑾的兵符断不可夺。当初，我父兄引兵渡江，只有几百部队，凭什么在短短几年就可以雄踞江东？凭的就是对部下的肝胆相照，令江东才俊争相竞从。我文攻武略皆不如父兄，如果再无点胸襟，那凭什么据江东以争天下？公瑾这人，虽然傲慢一些，专断一些，可他满腹才华，忠勇双全。赤壁一战，若不是公瑾，东吴早就完了。公瑾之功，足可传世。我连刘备这等伪君子都可以忍受，为何就容不下一个周公瑾？听着，公瑾之权，断不可夺。就算他把东吴之兵，都折损干净了，我也认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鲁肃：“主公啊，在下还有一计。可使公瑾不得不回师。不知主公愿意采纳否？”

孙权：“快讲。”

鲁肃：“主公，眼下曹操派张辽镇守合肥，此人也是一员上将，正厉兵秣马，准备夹袭我东吴。主公何不提兵佯攻合肥，然后再诈败几阵，即令公瑾驰援。主公可以告诉他，取下合肥之后，大军即可回攻荆襄。这样，公瑾必会提兵东援。公瑾离开后，刘备自然会认为太平了。而恰在此时，曹操也会知道，我大军已经离开了荆襄，而城中只有刘备区区两万兵马，请主公想想看，此时此刻，曹操会怎样呢？”

孙权：“曹操断不会让刘备坐拥荆襄，成心腹巨患”。

鲁肃：“正是，曹操惯会用兵，他必然会趁我们攻打合肥之机，袭取荆襄。如果曹操和刘备争得死去活来，那我江东就可静待时变了”。

孙权：“子敬啊，听子敬一言，如长夜得明灯。就照你说的去做”。

鲁肃：“主公过奖了。请主公和太夫人用餐吧。在下告退了”。

太夫人：“仲谋啊，我看鲁肃之才，不下于公瑾”。

孙权：“母亲说的是”。

太夫人：“你大哥临终留下遗言，军机事物尽交给公瑾。公瑾啊，本事是有，但过于心高气傲，如今又身受重伤，我担心他年命不永，江东失一国柱啊”。

孙权：“母亲不必担心，先兄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也许母亲不知道”。

太夫人：“说什么？”

孙权：“就是刚才母亲说的，子敬之才绝不下于公瑾。他还说，**若有此人在，可保我江东二十年无忧。**”

鲁肃回到南郡前线周瑜营帐中，周瑜道：“子敬，可把你盼来了。”

鲁肃：“半个月前，公瑾发函请主公增兵三万攻打南郡，主公正要发兵之时，合肥突然传来敌警。张辽引军南犯，连破我江北数寨。情急之下，主公只好引这三万兵马，连夜北上迎敌。没想到，张辽的军力十分强大，再加上主公阵前缺乏良将，与他交手之后连挫数阵。故而主公命我星夜兼程至此，与大都督商量”

周瑜：“商量什么？”

鲁肃：“请大都督引军前往合肥，主持那里的军事。至于荆州之事，等合肥战罢，回头再作打算”。

周瑜：“听起来，这像主公的军令，并不是商量”。

鲁肃：“公瑾啊，合肥军情如火，还望以大局为重”。

周瑜：“子敬啊，**张辽没有水师，他的兵马再强，对我江东也无多大威胁。倒是荆襄之地，若不夺回来，终是我江东隐患。**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向主公禀告我的请求，请他撤兵合肥。仅留一支兵与张辽虚声相持即可。将三万军交于我征伐刘备”。

鲁肃：“公瑾啊，你久为大将，比我知兵。现在合肥阵前两军已是犬牙交错，如何撤得下来？如果仓促撤兵，必成溃败之势。到那时，连动我江北各城，肯怕都要失陷哪”。

周瑜：“几座江北小城重要，还是荆襄重要？”

鲁肃：“不错，丢几座江北小城，其实并不可惜。可是我们能丢下主公不管吗？如果仓促撤军，必遭曹军的掩杀。公瑾啊，合肥那里的地势你是知道的，前面是强敌，后面是大江，张辽又是曹操的上将，久经沙场。主公一旦被掩杀，只能是一退再退，坠入险境。到那时，三军不得不背水而战。险境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绝境。**公瑾啊，如果主公一旦遭到不测，你我何以面对江东父老哪，你我还能够偷生吗？公瑾啊，你不就想替主公争回荆州吗？如果你同意，此事交予我来办。你引军前往合肥回援主公。我去找刘备说理讨回荆州。我们分头行事，你看可好吗？**”

周瑜：“说理能讨回荆襄？”

鲁肃：“这理在前，兵在后。再说，关于荆州之事，刘备，诸葛亮于公输着理，于私欠着我的情呀”。

周瑜：“子敬好天真呀”

鲁肃：“呵，呵，呵，公瑾也是太多智了。既然现在我们没有拿回荆州，何不让我这个天真者去试他一试。就算我们拿不回来，我也好为你去探一探刘备的虚实呀”。

荆州城中，刘备对诸葛亮说：“果不出军师所料，那**曹操已经知道我们夺取了荆襄，仍按兵不动，并没有挥师南下收复失地**”。

孔明：“只是暂时没有罢。曹操眼巴巴地等着我们与吴侯争起来呢。但令人不解的是，孙权怎么和张辽在合肥打起来了。说实话，这件事我也不解”。

“报，主公，鲁肃先生过江来了。来求见主公”

刘备：“这正说江东呢，江东就来人了”

孔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主公的这个不解之事，就要问问这个鲁肃了”。

刘备：“子敬还是要强索荆州喽”。

鲁肃：“不是索取，而是请皇叔归还”。

张飞：“鲁大人，你可真会说笑话，我哥哥又没有借你的，凭什么还呀？”

鲁肃：“翼德这话说得好，真是好啊。张将军这话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他等于说了，如果借了，就应该还，对吗？”

张飞：“对呀。我又没有说错吧”。

鲁肃：“刘皇叔早年贩过履，张将军早年卖过肉，虽然如今都成了气候，但不管怎么说，以前都是做过生意的，早年做的是小生意，如今做的是大生意，但是不管生意是大是小，这里的规矩可都是一样的，什么规矩呢？谁投的本钱大，谁的获利就多，对吗？”

张飞：“鲁大人你就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

鲁肃：“张将军喜欢痛快。好，那在下就往痛快处说了，首先，刘皇叔有没有向我东吴借过东西呢？张将军说没有，而我说有，你像我东吴借过五万大军，你向我东吴借过八千三百位将士的性命，半年前，曹操引百万之众南下，连克荆襄各郡，将诸位逐得是地不过百亩，兵不过数千，可谓是命悬一线，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败曹操于赤壁，这才给了诸位以残喘之机，方才有了今日之盛，而我东吴却为此付出了兵马钱粮性命等沉重代价，现在仗打完了，我东吴不仅寸利未得，而荆襄各郡，反而却被贵主趁虚夺占，皇叔啊，翼德啊，请你们扪心自问，**这合乎生意规矩吗？这合乎天理人情吗？这合乎皇叔一贯标榜的仁义吗？**

孔明：“子敬啊，子敬，好一张利嘴。先前相处多日，我竟没有看出来，该罚，该罚”

鲁肃：“孔明过奖了，万急之下，老实人也会张口咬人的”

孔明：“理解，理解。刚才子敬讲到了做生意的规矩，好，那我也来讲讲做生意的规矩，赤壁之战，东吴花的本大，获的利应该比我们大，但说到根上，荆州它不是利，它是刘景升的基业，它是三十八年前，大汉天子敕封给刘表的属地，你怎么把刘氏基业说成是东吴的呢？怎么能把天子敕封当成利钱买卖呢？刘景升去世后，荆襄才被曹操夺占，如今，刘景升公子刘琦，再三相请他的刘皇叔，替他夺回祖业，我主这才不避刀兵，不计生死，从曹仁手中夺回荆州，还于刘琦，吴侯乃仁义之君，周公瑾和鲁子敬更是当代高士，你们总不会厚着脸皮，再从孤公子手中把荆襄夺走吧，如果这样，那和董卓曹贼等巧取豪夺之辈又有何异呢？”

鲁肃：“孔明啊，就算你们夺取荆襄真的是为了还给刘琦公子，那你又为何要摆下借兵之计呢？诱我东吴出兵出力击败曹仁，自己却趁虚夺城呢？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把我东吴当盟友了呢？”

孔明：“敢问子敬，江东就把我们当成了盟友吗？”

鲁肃：“此话何意呀？”

孔明：“当初周瑜攻打曹仁时，口口声声说只带三万人马，可是江上粮船上运的，却是五万人用度的粮草，他为什么带那么多的粮草呢？他的本意分明是想取荆州之后，乘势攻打我江夏，拿下我主臣等人，江夏城小，难以躲避，我主公若不拿下荆州，肯怕早就成了周瑜的阶下楚囚”。

张飞：“原来周瑜早有祸心哦，要想打仗是吧，那就明枪真刀地干吧，干嘛偷偷摸摸的”

鲁肃：“和孔明斗嘴，真是徒劳无益”

刘备：“子敬啊，我已经将荆州还给刘琦公子了，且已上奏朝廷，封刘琦为荆州刺史，让他承继祖业，你看这事...”

鲁肃：“敢问公子何在？”

刘备：“请刘琦公子”

刘琦公子被人抬着出来，刘备道：“公子病危多日，要不是子敬相逼，真不该让他出来相见，吾心不忍啊”

鲁肃：“快请公子下去养息吧”

鲁肃：“今天我且擅自做一回主张，答应你们，回去劝我家主公暂不取荆州”

刘备：“子敬啊，子敬果真是江东第一善人，我，我替刘琦公子拜谢了”

鲁肃：“不过，我现在要先替我家主公，向皇叔讨句话”

刘备：“子敬请讲”

鲁肃：“刘琦既然在，荆州自然归他，可是万一公子不在了呢，到那时，如果你们再占着荆州不还，肯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孔明：“公子若在，我主就替公子守一天，公子若不在，荆州归属，另当商议”

鲁肃：“孔明休提商议二字，我们已经退让一步了，绝不再退，我的意思是，如若公子不在，你们应该立即把城池让出，归还给我们”

孔明：“子敬，我向来敬你是个磊落之人，没想到你和公瑾一样，斤斤计较”

鲁肃：“原来孔明知道公瑾的脾气啊，这样就好，恕我直言，公瑾的脾气大着呢，他的脾气一上来，六亲不认，水火无敌，就连我家主公有时也是拦他不下的，最要紧的是，他的脾气一上来，我江东十万大军，也都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赴汤蹈火的。刘皇叔啊，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此事，就等于不给公瑾这个台阶下了，到那时，公瑾定然会在南郡城下，陈兵五万，驻军三年。皇叔啊，如果你天天在刀光剑影下过日子，岂不是如坐针毡吗？如果事情真的到了这个地步，这日子，肯怕你我两家都不好过吧”

刘备：“哈，哈，哈，好，子敬果真是厚道人，连我怎么过日子都替我想到了，那好，孔明啊，就依子敬的意思办吧”

孔明：“遵命”

刘备：“来，子敬，荆州之事已办罢，我们该喝酒了吧，一醉方休，可好”

鲁肃：“好，遵命”

鲁肃回到吴营，见程普与黄盖在路上议论。程普说：“挥师攻打南郡，都督不提养伤的事儿，怎么去救合肥，他就要养伤了呢？”

黄盖：“都督养的不是箭伤，而是心伤啊”。

程普说：“箭伤是曹仁给的，这心伤是谁给的呢？”

黄盖说：“是诸葛亮。”

此时鲁肃从一旁走过，说道：“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啊。”

四十、东吴的静心带来回报——刘备承认借荆州

【周瑜一旦静心，就有回报和进展：逼刘备诸葛亮承认是借荆州】

第五十一集：吴军东调增援孙权打合肥。结果孙权被张辽打败。吴军在东西两线都受挫。趁着吴军和曹军在合肥磕拼的大好机会，诸葛亮乘机拿下了长沙，零陵，桂阳，常德四郡，进一步扩大了地盘。恰在此时，传来了刘琦病亡的消息，孙权和鲁肃商议荆州之事。

孙权道：“看样子，荆州是要不回来了，荆州这块肉，他们已经到嘴了，而且吞到肚子里了，怎能轻易吐之。”

鲁肃：“主公啊，请在下直言，就眼下的形势来看，刘备连得四郡，军力大长，兵锋正劲。这一消一长之间，双方的力量大致持平，我料想诸葛亮算定我们不会与他开战，因此，他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孙权：“孔明奸诈，刘备虚伪”

鲁肃：“主公啊，在这个乱世中，没有奸诈与虚伪，只有强弱与高下，正所谓成者英雄败者贼呀！”

孙权：“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一时气急而已，子敬，我意已定，荆州非要不可，要不回来也得要。说白了，就是明知要不回来，却还偏偏还要去要。一者，去要了，证明我们一直坚持荆州是我们的，而刘备只是做客于荆州；二者，若不去要，他们会更小觑我们，视荆州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三者，我们要他们则不给，则是他们理亏，待时机成熟时，我们再用兵取荆州，那是取自己之物，义正，兵正，理正”

鲁肃：“好，主公说得正是啊。我这就以为刘琦吊丧为名，前往荆州”

此时，部将蒋钦进禀告孙权：“据探报，荆州方面正在将兵马收缩于荆州。周瑜已去前线视察去了”

孙权：“公瑾得知刘琦已死，立刻补充军械，准备动兵，他是意在荆州啊。子敬，你立刻就走，先去巴陵看望周瑜的病情，务必要阻拦他与刘备交兵，然后再渡江吊丧，索要荆州”

鲁肃：“遵命”

在巴陵前线，吕蒙对周瑜说：“你半个月以来，一直握着这部残卷不放，反复地读，不知道它是何人所著啊？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周瑜：“此书乃一位高人所著，读来令我茅塞顿开，现在我已经能看破其心，其智，其奸诈”

吕蒙：“谁？”

周瑜：“诸葛亮，他是我的天敌，如欲战胜敌人，必须先以敌为师，洞悉他的所有心思，否则就会被敌所灭。荆州之役后，我痛定思痛，反复琢磨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现在，我已完全能看出此人长短，我已能完全料出诸葛亮所有心思，我必胜诸葛亮。”

吕蒙：“大都督英明。”

”报，鲁肃先生已经坐船抵岸了“

周瑜对吕蒙说：“我又得跟他大吵一架了”

吕蒙：“大都督，你可以称病不见啊”

周瑜：“岂敢，不但要见，还得出迎。听着，你们谁敢对鲁肃不敬，我绝不轻饶”

见到鲁肃，周瑜道：“子敬此行，是向刘备讨还荆州吧？”

鲁肃：“是啊，刘琦升天了，我们和刘备早就有约在先，刘琦在，他可以据守荆州。刘琦不在，他就应该还我们荆州啊”

周瑜：“那不过是诸葛亮的一句托辞，子敬你觉得，狗嘴里要得回肉包子吗？”

鲁肃：“不愧是公瑾啊，一眼就看出要害。不过主公的决断是，要不回我们也要”

周瑜：“好，有气魄！”

鲁肃：“公瑾啊，你怎么突然到这巴陵阵前来了？”

周瑜：“视军，不闻军鼓，浑身都不自在”

鲁肃：“果真如此吗？你可是刚刚让蒋钦领了两万人的粮饷军械呀”

周瑜：“主公担心我向荆州用兵，对吗？”

鲁肃：“公瑾啊，此次荆州不管要得回，还是要不回，我们都不能与刘备交战”

周瑜：“为何？”

鲁肃：“公瑾啊，你知道，刘备刚刚取下长沙四郡，军威大振，而我们在合肥损兵折将，上将太史慈也阵亡了，这一消一长之间，孙刘两家几乎是势均力敌。再加上诸葛亮早就把大部分精锐部队收缩于荆州。这说明，他对我们早就有了防备”

周瑜：“你说得对。不过你知道此时此刻，诸葛亮是怎么想的吗？”

鲁肃：“大都督明示”

周瑜：“诸葛亮早就看破了你的心思，他算定我们不敢跟他开战，诸葛亮认为，只要曹操在，东吴就不会让孙刘联盟解体，主公和你不会为了一个荆州跟刘备翻脸，所以你前去荆州必定空跑一趟，诸葛亮一定会赖着荆州不还”

鲁肃：“不错，这的确是诸葛亮的心思，被你一语道破，在下佩服。但是，公瑾啊，请你赐我一句实话，你真的要举兵攻打荆州吗？”

周瑜：“想，太想了，昼思夜想，我早就令吕蒙，甘宁，蒋钦在此厉兵秣马，三个月了。将士们斗志高昂，恨不得一雪荆州之耻。不瞒你说，我已经下令，向巴陵两翼进军，步军两万，水军五万，分道行进，三天之后就可抵达荆州城下”

鲁肃：“你无权这么做”

周瑜：“别忘了，我是大都督”

鲁肃：“可战和大计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这必须听主公的决断”

周瑜：“别忘了，我这个大都督屡屡特权傲上，有时候就偏偏不听主公的”

鲁肃：“公瑾，你！”

周瑜：“哈哈，子敬啊，我不会跟刘备开战的，因为战机未到”

鲁肃：“公瑾啊，**既然不战，你为何还要向荆州用兵啊？**”

周瑜：“既然要不到荆州，你为何还要去要？”

鲁肃：“公瑾啊，莫非你是在用疑兵之计啊？”

周瑜：“正是，诸葛亮以为我们不敢跟他翻脸，我偏要大举兵马，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对待诸葛亮这样的人，三寸肉舌有何用？他这个善辩之徒，恰恰最不相信的就是三寸肉舌。必须兵戈相见。子敬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不还荆州，我周瑜将不惜一战。子敬啊，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呀。**我高举战刀在后，你才好义正言辞地向他们索要荆州。**”

鲁肃：“原来如此，在下多谢襄助了”

周瑜：“此外，将士们练兵多日，也应该出击一下了。敲山震虎腐，看看荆州方面如何应付？这荆州一战，早晚会打，我这条进军路线，早晚用得着”

鲁肃：“不错”

周瑜：“子敬，你此行即使要不回荆州，也要让他们明白，今日这笔账是他们欠下的，拖得越久，还得越多”

鲁肃：“好，公瑾啊，你快回去吧，我就不进军营了”

周瑜：“那你要干么？”

鲁肃：“公瑾啊，你看，明月当头，好风无限，我这就渡过江去。明天就可以进入荆州城了”

周瑜：“刚到就走，这样太辛苦了，还是歇一夜吧”

鲁肃来到荆州，刘备道：“子敬，吾侄升天，你星夜赶来奔丧。足见仁义呀，多谢了”。

鲁肃：“皇叔休谢，因为接下来我倒要看看皇叔的仁义之心了。有件事情，容在下向皇叔请教”。

刘备：“请讲”

鲁肃：“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现在公子去世了，皇叔可以兑现诺言了。何时可以交割呀？”

刘备：“这件事情，能否暂缓两日，容以后再议”。

鲁肃：“以后，这以后又是何时呀？”

孔明：“子敬啊，你好不通情理，大丧之日怎提这旧事？”

鲁肃：“正是，大丧之日，人无虚言。再说，当着公子刘琦的灵位，提起这旧事，益发显得真切”。

孔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荆州是谁的？是你主吴侯的，还是曹操的。它都不是，它是朝廷的。当年高皇帝斩蛇起义，费了多少艰辛，才创立了大汉，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荆州才落入曹操手中，但无论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占着，他都该姓刘，因为天子姓刘。我主，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今皇上之叔。我主占着荆州，承的是大汉祖业。你主乃钱塘小吏之子，已经占据江东，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不与我主立锥之地，这是何道理？”

鲁肃：“孔明不必诡辩。我只当皇叔是仁义之君，所以今天才请他兑现诺言。再者，我当初和皇叔相约时，足下也是在场的呀。难道今日皇叔要做不仁不义之人吗？”

孔明：“子敬，你也是世之高人。当年我主三让徐州之事，你应该听说过吧，我主一向是仁义之君，过去，今日，将来，都是。他一向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主自占荆州之后，忍者东吴一帮人的诟骂，他心理好受吗？他不好受，但不好受也得受着。为何？因为他心理有比信义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鲁肃：“敢问何事？”

孔明：“中兴汉室。也许你会笑皇叔，当今都什么世道了，还大言不休地谈论汉室荣衰。可是，皇叔乃帝室

之胃，就算天下人都忘了大汉，他也不能忘。如今，天子被曹操挟制，在刀剑下苦苦苟延，皇叔的心，每天都为此在受着煎熬”。

鲁肃：“皇叔休恼。在下素知皇叔乃忠义之君”。

孔明：“子敬啊，我是汉臣，你也是汉臣，你我祖上几代都食着汉禄，就算不是汉臣也是汉民。但周瑜忘本了，不明事理。足下一直是一个明理之人。试想，皇叔若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又怎么能中兴汉室？怎么能救天子于水火？更何况，怎么能抵挡曹贼？

鲁肃：“说得好，据我所知，曹操最无信义，如果足下忧心天下，那就更应该以信义为本。再说，如果皇叔想扶汉，只凭一己之力，肯怕不行吧。试问，如果没有我主吴侯之力，你们有今日之盛吗？

刘备：“此话不错，子敬是忠厚之人。我与吴侯能够联手抗曹，有一半是靠足下的远见卓识”。

鲁肃：“皇叔高看足下了。说实话，这两年来，我一直千方百计地维持孙刘两家联合的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也曾劝谏过我家主公，对你们作了一些让步，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吧。恕我放肆，如果皇叔食言自非，非占着荆州不还。那么即便我主吴侯能忍，肯怕有的人却是不能忍的”。

孔明：“何人？

鲁肃：“东吴掌兵大都督周瑜，周公瑾”。

孔明：“周瑜想动兵吗？他伤势未愈，脾气还这么躁”。

鲁肃：“足下知道周郎的脾气就好。不错，荆州之役，他气得吐了血，但是一旦有了机会，让他可以雪恨，或者说雪耻吧。我想即便是我家主公，也会拦他不住的。前天他竟然命令三万步军，五万水军东进。对此，你们的哨骑，应该早有所探报了吧。所幸的是，我家主公当机立断，夺了公瑾的兵权，又令步军和水军原地待命。刘皇叔，人心不可欺呀。如果逼急了，江东的将士们，是不惜玉石俱焚的”。

刘备：“好，子敬这番话很是诚恳。依足下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该如何办呢？

鲁肃：“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哪。那么依皇叔的意思，眼下荆州这件事该如何办呢？

孔明：“子敬啊，这样可否？**荆州是你们的，我们暂借为立足之地**，今日由我主公亲笔立下文书给你，待我们夺取其它州郡之后，再将荆州交付东吴”。

鲁肃：“夺取何地？

孔明：“西川刘璋暗弱无道，我主打算西取西川。夺西川后，便将荆州奉还”。

鲁肃：“也罢，有了这份文书，我也好向我家主公交代了。只是我家主公准与不准？我却不知。请皇叔和孔明双双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吧”。

刘备：“好”

鲁肃：“孔明呀，多谢相送，请回吧”

孔明：“子敬，依你我的处境，有些话不好对自家主公说，但你我彼此相知，任何事都能直言是吗？

鲁肃：“正是”

孔明：“只要曹操还在世，孙刘联盟断不可分裂，你我两家一旦交兵，曹操必得天下”

鲁肃：“不错”

孔明：“子敬回见吴侯时，务请替我家主公善言。暂借荆州为我立足之本，切不可刀剑相逼”

鲁肃：“如果我家主公不准呢？

孔明：“那便是夺我立足容身之地，无立足容身之地之人，迫不得已，只能与东吴交兵，以夺立足容身之处。那时节，江东 81 县都不得安宁”。

鲁肃：“孔明呀，我也有一言请你切记”

孔明：“请讲”

鲁肃：“你们一旦取下西川，请务必归还荆州，否则我家主公必然用兵，到那时，非但尔等主臣再无立足容身之地，而且肯怕是生无宁日，死无葬身之所啊”

孔明：“在下谨记”

鲁肃：“告辞了”

鲁肃从荆州回到周瑜大营，讨回了借荆州的说法，周瑜看了刘备诸葛亮签字画押的借荆州文书，说：“子敬啊，你好糊涂呀，孔明说等取了西川再还荆州，怎知他何时取西川？如果他们十年不取，荆州岂非是十年不还？这等文书有何用？”

鲁肃：“这文书有用啊。公瑾，你想想看，以前刘备口口声声说，荆州是朝廷的，是刘琦的。今天，他终于承认荆州是我们的，是我们借与他们的，这是我能办到的最大限度了”

周瑜：“此行你已是不易，休息几日再回柴桑吧。我们有多少日子没有喝酒了？相见不易，今日你我痛饮一场，如何？”

鲁肃：“好啊，曹操虽是世贼，但有一言，甚为精彩”

周瑜：“何言？”

鲁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两人哈哈大笑，叙旧交心。周瑜：“我也自信自己能安邦治国平天下，但想不到，碰上了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鲁肃：“公瑾啊，在你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周瑜：“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我最恨的人不是曹操，而是诸葛亮；最敬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我和诸葛亮，不能并立于世**”

四十一、偏向虎山行——患难见真情

【诸葛亮乘虚夺走荆州，周瑜始终咽不下这口气，一门心思在想办法】

第五十二集：平静了一阵之后，刘备丧妻的消息传到东吴。周瑜又想出了用孙权之妹嫁给刘备的计谋，以此为饵，把刘备骗入东吴，然后扣留为人质，讨要荆州。

是否去东吴相亲，事关重大，刘备和诸葛亮，关羽，张飞一起商议：

关羽：“此事过于耻辱。会让天下人耻笑。”

刘备：“屈辱，这么多年来我们受过的屈辱少吗？为了这，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这江汉之地，我做一回上门女婿，称他孙权一声舅兄又如何？又会怎么样？”

孔明：“主公，我也觉得此事不妥”

刘备：“你怎么也变卦了？你不是一直主张我答应这门亲事吗？”

孔明：“我是没有料到，孙权会让主公入赘东吴，事情变化得太快了，我担心其中有诈，主公若是去了，一

且莫测，安危谁顾？

关羽：“军师说的没错，此事一定是周瑜的主意，那小子一直没安好心”

张飞：“可不是吗，大哥，这就跟打仗一样，他们已经设下伏击了，周郎那小子，用吴侯的妹妹作饵，是想诱大哥入瓮啊”

刘备：“你们多虑了。我想啊，应该是，孙权经合肥之败，担心曹操会乘胜进军，渴望和我们竭诚更加紧密的联盟吧。再说了，人家刚刚准了我们借荆州为本，我们要是回绝了这门亲事，那岂不是让人家恼羞成怒。为大局计，也必须答应”

孔明：“两难哪，两难”

关羽：“何为两难？”

孔明：“去也难，不去也难，如果主公拒绝联姻，不去建康，那他就是羞辱了整个东吴，那时，周瑜带兵攻取荆州时，东吴大军同仇敌忾，两军交战，孙刘就会两败俱伤，从中得利的是曹操。”

关羽：“如果大哥执意要去，那周瑜的如意算盘就得逞了。前时他在南郡损兵折将，自己中了一箭也没有攻下荆州，可现在，他把主公捏在手里，以主公要挟我们归还荆州诸郡”

张飞：“对，对，军师说得对，大哥，你不能去啊”

关羽：“大哥，咱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刘备：“不，我得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去就是亲家，不去就是仇家。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如果我不去成亲，周瑜动兵率军西进，荆襄必危，大局崩溃。如果我去，他周瑜就没有任何动兵的理由了。二位贤弟呀，我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了，我们尝尽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苦头，今天总算有了这么一块地盘，你们让我怎么能够舍得放弃呢？”

关羽：“大哥，如果周瑜他扣下你，管你要荆州，那荆州一样是不保啊”

张飞：“是啊”

刘备：“扣我一人何用？有你们和军师都在这儿，荆州无忧。再说了，我就不信他周瑜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给你们立下一条规矩，我去江东之后，荆襄一应大事均由军师做主，凡是从江东传来我的号令，你们可以一概不奉”

关羽：“那，他们要永远不放你回来呢？”

刘备：“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只管一心整军经武，只要咱们在荆州把根基扎牢了，只要兵强马壮，就由不得他不放人了”

“大哥，大哥”

刘备：“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谁也不必再劝了”

晚上，刘备与关羽，张飞三兄弟单独私聊。刘备道：“二弟三弟，明天我就要走了，积下这些兵马不易呀，你们可要把他们练好”

关羽：“大哥，你再想想，这不去不行吗？”

刘备：“云长，我知你心思，可是没有办法呀？老天从来都不曾厚待过我们，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争，一丝求存的机会，我都不敢放过”

关羽：“大哥，你执意要去冒这个险，做兄弟的也劝不住你，有句话，我还是想说”

刘备：“二弟，在大哥目前，没必要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你直言无妨”

关羽：“军师诸葛亮他”

刘备：“说呀”

关羽：“他在投效大哥之前，已有卧龙之称。龙，可是帝王之征啊，他智谋过人，我等兄弟不是他的对手。大哥走后，如果把荆襄的军政全部委于他手，就连我们兄弟也要听他的号令，大哥你就不怕他趁机会做了荆襄之主吗？”

张飞：“二哥说的是呀，那孔明一肚子花花肠子，子龙，黄忠，魏延，他们这干人，对他简直是敬佩之极呀。尤其是哪个赵云，最近他取的一房妻子，也是孔明做的媒，他对军师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言听计从，甚至比对大哥都更敬啊”

关羽：“大哥你心怀坦荡，我等兄弟不必多言。只是你这一走，不知何日能归？时间长了，人心都附了他，肯怕这荆州之主就不再姓刘了”

刘备：“二弟三弟，如果以后我再从你们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再听到你们议论孔明先生，我就扎聋自己的耳朵”

“大哥，大哥”

刘备：“别动。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这样议论孔明先生。你们回头看看，在先生出山辅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被困在新野小县，兵不过两千，粮不过千石。可是现在呢，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上万精兵，这不都是拜先生所赐吗？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私事，我们是兄弟，公事，我们是主臣。我既然说了，把荆襄之物全部托付给军师，你们就必须照办，如有什么违抗，无论我在东吴还是回到荆襄，我一定用这把刀结束我自己的性命”

“大哥，大哥，我们听你的就是了”

“我们都听你的”

刘备：“三弟，这把刀我先留下”

刘备：“二弟三弟”

“大哥”

临行前，刘备再单独来见诸葛亮，说道：“先生，没打扰你吧？”

孔明：“主公，瞧你说的”

刘备：“我也没别的事，就是明天要去建康了，来和你话个别。先生在卜卦？”

孔明：“是啊，我已经卜了三卦了”

刘备：“都是凶卦？”

孔明：“主公，我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改个主意啊？”

刘备：“孔明啊，我这是别无选择。自涿郡起兵至今，二十多年了，我还一事无成，对于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来说，上天还会留给他多少时间呢？如果我不拼死保住这块来之不易的土地，那中兴汉室的愿望，就只能是水中之月了”

孔明：“主公，我也说句心里话。虽然我口口声声说不赞成你去，但是我心里还是希望你能去”

刘备：“那为何口是心非？”

孔明：“不让主公去是出于情，担心主公的危安；让主公去是出于理，我知道这是大局。请主公恕罪，我也是有两难哪”

刘备：“为难你了”

孔明：“主公，你把荆州之事尽托付于我，我怕我资历尚浅，不能服众，负了主公的重托啊。”

刘备：“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你在担忧我二弟和三弟，他们与我桃园结义后，纵横天下，得了一些虚名。自先生出山以来，他们虽然被先生的才气所折服，但毕竟与我的感情太深了。我说过，我走以后，以我的名义从江东来的一切号令，他们可以一概不遵。但如果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难免会不听你的差遣，做出一些蠢事来”

孔明：“主公连这个都想到了，这确实是我忧虑之处啊”

刘备：“孔明不必担心，我这就留一道密令给你，如果我这两位兄弟，不听你的号令，你就把这道密令交与子龙，叫他依令行事”

孔明：“主公，这怎么能行呢？云长与翼德跟随主公出生入死几十年，不管二位将军做什么，都不该这么对待他们呀”

刘备：“孔明啊，我漂泊一生，历经顿挫，只有遇到了你，我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我心里清楚，只有你，能帮我完成中兴汉室的梦想。如果我这次真的回不来，荆州也只能交给你”

孔明：“主公”

刘备：“孔明啊，至于我这两个弟弟，你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就弃之，不要有任何顾忌。**跟汉业中兴比起来，我们兄弟间的情分不算什么。**”

孔明：“主公”

刘备：“孔明”

孔明：“你对在下真是...。主公你就放心去吧。主公是天人，我这卦能卜人间生死，但卜不了天机，我想主公定能平安回来的。如果，如果真是老天不开眼，出了什么意外，我定和云长，翼德尽心辅佐少主，诛贼强汉”

刘备：“先生啊，我以前只知道先生的智，今天我才知道，先生的忠啊”

刘备：“好了，这我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孔明：“此去东吴，路途艰险，主公还是带上子龙吧，他弓马娴熟，一身是胆，办事稳当，有他在你身边，我也好安心些。至于这封密令，在下不须要它了”

刘备：“孔明啊，能给我弹一曲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弹琴了”

孔明：“这张琴，自赤壁之后，我就没有弹过，今夜我就弹上一曲，算是为我主公送行”

四十二、霸道的周瑜 pk 善耍太极的老太婆

【对荆州之耻，周瑜闹成了一根筋，不能自拔，只要有一口气，就会不服输，折腾到底。东吴内部意见不统一，太夫人耍起太极组合拳，令周瑜无可赖何】

第五十三集：周瑜以相亲之计把刘备诱入东吴后，便从巴陵前线回到柴桑，立马觐见孙权，力陈趁机用兵荆州，夺取荆州。

周瑜：“周瑜拜见主公”

孙权：“公瑾？公瑾，身体如何？公瑾，你来得正是时候，刘备已来到建康，弄得满城风雨，招亲之事已成

难局，太夫人大发雷霆”

周瑜：“这些事我都已经知道了。主公，你是怎么向太夫人解释的？”

孙权：“我跟她说，招刘备成亲是为了孙刘联盟，可尚未开口，已遭一头痛骂”

周瑜：“主公，为今之计，必须毫不相瞒，直言禀报太夫人。就说招刘备成亲是假；拘押刘备，逼还荆州是真。而且，主公，你可将全部罪责推到我身上，就说是公瑾一意为之，你毫不知情”

孙权：“不妥吧，如果太夫人觉得，我们是在欺骗她，岂不更怒。江东文武也会大感突然”

周瑜：“只要能取回荆州，他们人人都会高兴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孙权：“嗯”

周瑜突然跪下向孙权说：“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公禀报”

孙权：“公瑾，这是为何？起来说话”

周瑜：“刘备起行时，我已密令六万大军，向荆州开拔”

孙权惊讶万分，说：“什么？你要动兵袭取荆州？诸葛亮早有准备，你不怕激起孙刘两家大战吗？”

周瑜霸气十足地说道：“主公，此战早晚不免。现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恰恰有利。刘备已经到了建康，他是插翅难飞，荆州现在群龙无首，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此战必胜。主公如果担心天下人的非议，那好办，取得荆州之后，主公可将全部罪责，推到我身上，处以军法。如果我项上人头堵得了天下人之嘴，我也含笑九泉了。既然主公同意，我这就去觐见太夫人”

孙权突然转身，严厉地手指周瑜：“公瑾！”

周瑜：“主公，怎么了？”

孙权沉重地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办”

周瑜：“为什么？”

孙权稳住情绪，变通地说：“若太夫人不知此事，还可依公瑾之计行事。但现在太夫人已经知道了，刘备来建康招亲的事。她老人家从小就教给我兄弟俩，忠孝仁义，她若知道我嫁小妹赚刘备，是为了换荆州的话，他一定不会宽恕我的”

周瑜：“主公，你真的是因为担心太夫人吗？”

孙权背过身，自吐真心：“就算不完全是吧，我身为吴侯，你怎能擅自用兵！这江东到底你是主，还是我是主？”

周瑜顿感委屈，自己竭心为国谋事，却被孙权认为是极大的冒犯，自言自语道：“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大都督兵符，在下奉还主公，回府待罪”

周瑜走后，鲁肃来到，孙权思绪万分地说：“公瑾密令六万大军去袭荆州，万不得已，只能罢免了他，也不知道对与不对？”

鲁肃：“主公做的完全正确，孙刘联盟不能坏，我们现在绝不能和刘备开战”

孙权：“**有你这句话，我悬着的心就落下一半了。**那是公瑾留下的兵符，你令人把它执到巴陵，传我的令，令所有进军的兵马立刻回营待命”

鲁肃：“主公啊，我料想，兵符到后，停止进军可以，可是让那些军队回营，恐怕也难呀”

孙权：“为何？”

鲁肃：“巴陵将士只听令于公瑾，只凭主公一声之令，恐怕是调不动啊”

孙权顿感气愤，猛地冲起身，砸下兵符，道：“我当了十年的吴侯了，这东吴到底是姓孙，还是姓周！传我的令，让他们速回营，敢有不遵者，杀！”

周瑜回府，心中闷了一肚子委屈，便借酒消愁。吕蒙道：“大都督，你有伤在身，身体虚弱，不能再饮酒了”

周瑜：“连你也敢管我了，滚开”

吕蒙：“大都督，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就算你打死末将，末将也不能再让你喝了”

周瑜：“我打伤你了？”

吕蒙：“不，末将无碍，大都督伤得更重”

周瑜：“我为孙氏赴汤蹈火十几年，没想到，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吕蒙：“大都督，主公年少，不谙世事，你就不要再怪他了”。

周瑜：“**我恨的是那诸葛匹夫，一定是他，看透了主公好面子的弱点，让刘备轻舟直下，到建康大办婚礼，弄得世人皆知，逼得主公不得不嫁妹给他**”

吕蒙：“大都督，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主公心意已决，此事难以改变。现在最重要的是大都督保重身体，江东不能一日没有大都督啊”

周瑜：“江东已经没有周瑜了”

在孙权府上，参将走了进来，报告：“末将刚从巴陵回来”

孙权：“嗯，他们撤军了吗？”

参将：“丁盛，蒋钦，甘宁等将都说，诸葛亮大军已动，如果此时让他们撤下，诸葛亮必定会挥师东进，巴陵必失。因此他们想请主公三思”

孙权：“什么？让我三思！一派胡言！刘备在建康，诸葛亮只会虚张声势，怎会在这个时候挥师东进呢？这分明是他们抗命的托辞！你执我剑印，立刻传令，将他们全部罢免！”

恰在这时，太夫人走进来，说：“你以为你是曹操啊，家大业大，我东吴有多少战将让你来免，来罢？”

孙权：“母亲，孩儿这段时间心烦事太多，一时怒气”

太夫人：“做人主的，应该**忍常人所不能忍，宽仁为怀，虔诚待士**。以周瑜在军中的威信，你罢免了他，那些青年将领，只怕都会与你离心离德。没他们扶持，我看你这个吴侯还能当几天？”

孙权：“母亲，可事情现在僵持在这儿，孩儿也是束手无策呀”

太夫人：“我告诉你一策，马上把兵符给公瑾送回去，请他继续执掌大都督”

孙权：“母亲，你让我还他兵符，我可以跟他送过去。但是依公瑾之计，要袭取荆州，这样势必会激起孙刘大战，大局崩溃”

太夫人：“不会有大战，也不会有崩溃。母亲经历那么多腥风血雨，这道理焉能不懂？现在，首先是你主臣将帅，要同心同德，尤其是你，不能和周瑜闹翻”

孙权：“那母亲的意思是...？”

太夫人：“只能把小妹嫁给刘备了，孙刘两家结为亲家”

孙权：“母亲，你不是不愿意吗？”

太夫人：“是呀，我真不愿意，我十八岁的女儿，去伺候一个四十八岁的老头，可是为了保住你父兄留下的基业，我别无选择啊”

孙权邀上鲁肃一起亲自到周瑜府上奉还兵符，对周瑜道：“看来公瑾还在生我的气啊。公瑾，**兵符我给你送来了，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这件事说起来是我的不对。你与吾兄同年，视吾为弟，奉我母为己母。当年吾兄渡江攻刘瑤时，你率亲族子弟相从，那时我孙家也就千余兵马，没有你公瑾，就没有我江东之地。先兄一直视你为左右膀臂，他在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可见你在我先兄心中，在东吴八十一县中，是何等地位！这件事是我错了，是我违背了先兄的遗言，我向你赔罪。公瑾，我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我年纪轻，经历的事少，难免不办错事，你是当哥哥的，就不能原谅我一回吗？”

周瑜：“主公，你就别再说了。这兵符，我收回来，不过荆州之事”

孙权：“我都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吧？”

周瑜：“那好，请主公这就下令，拿下刘备，进军荆州！”

鲁肃：“主公，此事断不可依了公瑾。主公，我亲自去了一趟巴陵前线，攻袭荆州的六万大军已经全部归营了”

周瑜：“你！”

鲁肃：“公瑾，刘备是汉之宗室，现在歼灭他，就等于与汉为敌。如今天下人，皆视曹操为国贼，如果我们现在除掉刘备，那么天下人，就会以我们为**国贼**了”

周瑜：“**什么汉之宗室，虚名罢了，刘备跟曹操一样，都是乱世枭雄，表面仁义，心图天下。我们必须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剪除他，否则，待他强大起来，我东吴面对的，就不止曹操这一方大敌啊**”

鲁肃：“主公，当今天下，三足鼎立。曹操强孙刘弱。如果两个弱者相拼，那么曹操必得天下，我等皆为其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和诸葛亮交兵啊”

鲁肃：“主公！”

孙权：“有人议论，公瑾数度想灭刘备，是因为不服诸葛亮之故。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公瑾早就深谋远虑，洞悉刘备自恃正统之名，兼有关张二将之勇。纵之，是养虎为患。**刘备这个人，善于左右取巧，顺势而动。**他投到谁门下，谁就要受其所累。起初他投陶谦，不久，就从陶谦手中夺了徐州。后又投刘表，这刘表也就失了荆州。现在他口口声声，要和我们联合，谁又能保证到头来，他不会害我东吴呢？”

鲁肃：“主公，徐州城是陶谦主动让给刘备的，刘表失去荆州，是因为他废长立幼，由内乱而导致外患，最终被曹操夺了荆襄，其实这和刘备并没有关系啊”

孙权：“鲁肃，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放肆！这几天我都想明白了，当初要不是错听了你的话，怎能让东吴损失荆州？现在你也不看看战报，诸葛亮都要兴兵取巴陵了，你怎么还在替他们说话？难道这就是你跟诸葛亮相交甚好的缘故吗？”

鲁肃：“主公，我跟诸葛亮是有些交情，可是我跟他都是各为其主。一旦两国交兵，他诸葛亮仍然是我鲁肃的死敌呀。方才主公因为此人，说到了公瑾。在下以为，**公瑾不但视诸葛亮为死敌，而且是私敌，天敌。**公瑾对诸葛亮之恨，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对国贼曹操之恨，而且是又恨又妒。在下以为这样就不对了，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仇恨，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反过来杀伤我们自己。**所以在下绝不愿意看到，公瑾因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啊”

周瑜：“子敬，那你以为诸葛亮是什么人？”

鲁肃：“也敌也友。主公啊，敌人好对付，友人也好对付；但**也敌也友之人，却最难对付，因为他随时可以**

成为你的大敌，也随时可以成为你的盟友。究竟视他为敌，还是视他为友？却要看我们的智慧了啊，如果听任公瑾一意孤行，那么必将是误国误君，断送我江东”

孙权：“鲁肃，依你之言，我和公瑾一个是奸臣，一个是暗主了。鲁肃，你太狂悖了，我念你有从苦之劳，不忍重责于你，这赞军校尉之职，你就不必当了”

周瑜：“主公息怒，子敬虽然言辞激烈，但到底是一片忠心啊，请主公收回成命。”

孙权：“吾意已决，公瑾休要再劝。他不视我为主，我又何必视他为臣？”

鲁肃：“谢主公”

鲁肃被削职，赋闲在家。周瑜前去探望，鲁肃清贫得买不起酒来招待。周瑜道：“子敬啊，说来，你是对我有大恩的人，谁料今日，你我竟相争不下，成为政敌。不过我来了，你仍以貂裘换酒相待，在下十分感动，在下为你这份豪气，敬你一杯。”

鲁肃：“哎，公瑾言过了，你我绝非政敌，只是方略不同罢了。试想，我当初倾家荡产相助的，不是你公瑾个人，而是要让你公瑾襄助天下之人，而现在，你我相争的也不是私家的事情，仍然是天下之事啊”

周瑜：“鲁子敬啊毕竟是鲁子敬，大义凛然，毫不通融”

鲁肃：“公瑾过奖了，喝酒”

周瑜：“其实我也想过，你联刘抗曹的方略，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再给我二十年，我一定会按你的方略行事。可是，老天爷不会给我那么多时间了。十多年来，我征南荡北，刀剑无情啊。我已经多处负伤，南郡城下，又中了曹仁那支毒箭。我的身体，像快要坠落的流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消失在天空中。我已经不能选择最好走的那条路了，我只能选择走最快的那条路，去帮助主公实现一统江山的愿望。所以我设计挟制刘备，攻取荆襄，令关张之辈俯首称臣，然后挥师北伐，剿灭曹操”

鲁肃：“公瑾，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也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呀。关张二将乃世之勇将，性情刚烈，你用这种办法逼他们就范，他们能心服吗？心中不服，他们又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我东吴效力呢？

周瑜：“欲行王霸之术，只能无所不用其极”

鲁肃：“**此言差矣，最终极的王霸之术，还是仁术。你看，曹操一贯霸道，可是自赤壁败归之后，他回到了许都，没有兴兵报复，而是卧薪尝胆，收服人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因为，经过一场大败之后，他最终悟出了仁术高于霸术的道理啊**”

周瑜：“我未必是错的，你也未必是对的，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我的性子你也知道，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更何况主公现在已经同意我了”

鲁肃：“不错，主公是同意了。可是，太夫人呢？你以小姐之名赚取刘备，太夫人是最要面子的，她能够答应吗？**再说，自伯符将军去后，你把太夫人视作己母，她的话，你能够不听吗？**

果不出鲁肃所料，太夫人耍起太极，当着周瑜的面指桑骂槐。在宫中，太夫人对孙权骂道：“你身为江东之主，统帅十几万兵马，没能耐去取荆州，却以我女儿为诱饵，使这美人计骗刘备而来，你羞不羞？现在刘备来了，你又不嫁了，扣下人家作人质，你愧不愧？”

孙权：“孩儿羞愧”

周瑜道：“禀太夫人，此事与主公无关，都是我的主意”

太夫人：“原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呀。就算是你的馊主意，他身为吴侯，岂能不当家作主？既然做主，他就不该把过错往臣属身上推。周瑜，这事儿我懒得骂你，我只骂孙权，你已经让我女儿成为天下笑柄，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哪？你们只图自个儿那点小聪明，却误了我女儿一生一世”

老臣张昭帮腔打劫道：“太夫人责的是，若用这个计策，即便是取了荆州，也会被天下人耻笑啊”

周瑜：“禀太夫人，小妹乃侯门之女，身份高贵，并没有真的嫁给刘备，将来怎么会愁嫁？再说了，小妹乃老主公血脉，也该为东吴大业尽些力量”

太夫人：“你还知道小妹是老主公的血脉，文台当年是何等英雄啊，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血脉，现在落到这一步田地，也早已羞煞了。你们不要脸，我要脸，我还要为死人要点儿尊严”

孙权：“母亲，消消气，母亲，消消气”

太夫人：“不要你捶，都是你个没主意的东西，弄出这等丑事来。我看哪，事已至此，也只能假戏真做了，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当世英雄，找了个女婿，也算是不辱没我女儿”

周瑜：“太夫人，不可啊”

太夫人：“怎么着？”

周瑜：“刘备和孙小妹，门庭虽然相配，但是年纪不相当，这刘备已经年近五旬了”

太夫人：“那当初，你向孙权献计招刘备为婿时，怎么没想到年纪不相当哪？”

周瑜：“我，我当时只是设下此计，并不是想要小妹真的嫁给他”

太夫人：“哦，自个儿做下事来，后悔啦？”

周瑜：“不，主公与我有手足之情，小妹与我有兄妹之义，如果小妹嫁给刘备，我心痛，莫非太夫人不心痛？禀太夫人，你能否这样，明天约刘备于甘露寺见，让小妹躲于帐后相看。如果合了小妹心意，那就是天意所属，我等也谨遵太夫人之命，让两人成亲；可要是小妹看不上刘备，那就不该委屈小妹了。主公，太夫人，也就不用逼着小妹跳入火坑吧”

孙权：“母亲，公瑾这番话，也是为了小妹着想”

太夫人：“那好，就依你，如小妹看不上，咱们再作商量”

从太夫人那里出来，吕蒙对周瑜说：“大都督，太夫人从不干预政事，今日为何要出来做主呢？”

周瑜：“是有人请她出来的”

吕蒙：“是谁？”

周瑜：“你不必问，我也不便说”

吕蒙：“难不成，真让主公妹妹嫁给刘备吗？”

周瑜：“小妹青春年少，怎么会看得上他刘备这个糟老头子呢”

吕蒙：“我明白了，大都督是想让小姐来堵太夫人的嘴。什么事都怕万一呀。万一小姐真的看上刘备了，那怎么办？”

周瑜：“凡事都有天意。如果老天能开眼，那就不要让刘备走出甘露寺”

吕蒙：“遵命”

太夫人给孙小妹做起思想工作来，诱导她做嫁给刘备的准备：

太夫人：“我跟你哥商量好了，跟你寻了一门亲。人家是皇室宗亲，这样的人家配得上我女儿”

孙小妹：“母亲，你真的要把我嫁给那个老头子？”

太夫人：“你都知道了？”

孙小妹：“满城的人都在传，你们要把我嫁给刘备。这件事，我恐怕是最后一个听到的吧”

太夫人：“你，你愿意吗？”

孙小妹：“母亲，他是个糟老头子！”

太夫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人家是当今皇叔”

孙小妹：“太狠心了，你知道他多大年纪了吗？”

太夫人：“知道，四十八”

孙小妹：“他大我三十岁！你也舍得把我嫁给他吗？”

太夫人：“我当然不舍得，你是我心肝尖上的疙瘩肉啊。可就算是一万个不舍得，我仍然要这么做。”

孙小妹：“为什么？”

太夫人：“因为我是孙家的女人，得为江东八十一县的安危，为几百万百姓着想啊”

孙小妹：“我可不愿意被当成礼物送出去！”

太夫人：“你就算是一万个不愿意，也必须要嫁过去，因为你是孙家的女儿。女儿，母亲嫁到孙氏家族后，不到三十，就死了夫君，不到四十，就经历了丧子之痛。我流的泪水，只怕比天下哪个女人流的都多，可我为什么还是要咬着牙，苟活下来呢？就是为了孙氏的基业。我一个外姓人尚且能够这样，而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对孙家的前途，更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哪”

孙小妹：“我嫁什么人，和孙家的前途又有什么关系？”

太夫人：“北边的曹操太强大了，江东只有孙刘联合才能发展壮大。而现在，只有你嫁过去，才能维护住孙刘联合的大局，才能保住江东啊”

孙小妹：“**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世上最慈爱的母亲，也是最心狠的母亲**”

四十三、百年难遇的枭雄——刘备叫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五十四集：刘备去甘露寺相亲。刚出门，一只乌鸦从空中飞过，嘎嘎凄叫两声，一团鸦粪掉在刘备头上。

孙乾：“主公，这鸦粪在前，肯非吉兆。我看还是不去的好呀。”

刘备：“一团鸦粪，就能挡住我了！子龙，只带上我的贴身侍卫，其余的都留下。出发。”

刘备走进甘露寺，孙权道：“孙权恭迎皇叔”

刘备：“刘备拜见吴侯。”

孙权：“皇叔请。”

刘备：“涿郡刘备拜见太夫人。”

太夫人：“刘备呀，张昭跟我说，你是龙凤之姿，日月之表呀。今日相见，果然。”

刘备：“太夫人谬赞了，刘备不敢当。”

太夫人：“请入席吧。”

刘备：“太夫人请。”

太夫人：“你们也入座吧。”

孙权：“来，刘备，请。”

刘备：“太夫人请，吴侯请。”

赵云：“吴侯，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为何伏兵于两厢？”

孙权：“两厢有伏兵吗？”

赵云：“我这两耳朵，能听到百米之外的箭羽音。还辨不出十步之内有人拔剑之声吗？”说完，拔剑立于刘备身后护卫。

刘备：“子龙，太夫人面前怎敢动刀动枪？退下！”赵云只好退下到后堂。赵云走后，刘备起身，离席，在堂中朝着太夫人双膝跪下，俯首低头，说道：“太夫人，若杀刘备，就此请诛。”

太夫人：“皇叔何出此言？”

刘备：“廊下这些刀斧手，不是为我刘备而来吗？”

太夫人望了一下孙权，说道：“你也算一方诸侯，这算待客之道吗？”

孙权：“母后息怒，孩儿实不知。待我问清楚后，定重责不饶。贾华，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吕蒙：“主公，是我。”

孙权：“吕蒙，你好大胆子。退下。”

吕蒙：“主公，刘备背信弃义。夺我荆州，杀我将士。今日，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报仇。”

孙权：“放肆，吕蒙疯了。来人，拿下去，斩首。”

吕蒙：“主公”

刘备：“吴侯且慢。”

刘备：“吴侯，今日是喜庆之日，斩将于亲不利。子明所恨，不是他一个人的恨。只怕是整个江东将士之恨。他恨得有道理。**刘备取荆州确实不够厚道。可是我这么做是出于无奈。**我刘备身上流着高祖的血。击灭强曹，中兴汉室，责无旁代。可是我没有本钱。我只有厚着脸皮向东吴借下荆州。说实在的，我领着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兵马，开进荆州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愧疚，也在骂我自己。我刘备一生光明磊落，从来都是宁肯委屈自己，不肯委屈别人。怎么能占据这么一块朋友流了血想得到的土地呢。可是我一想到北方，在痛苦中，在屈辱中煎熬的皇上，我只能硬起心肠，哪怕东吴人人骂我，我也要借荆州一用，因为这里离中原最近，我夜夜都梦想着重整旗鼓，从荆州直捣许昌，救天子于水火。今天刘备在这里，可向苍天表明心迹：“天下的土地，既不属于我刘备，更不该被曹操窃取，它只属于大汉。如果我刘备侥幸成功，必卸甲还乡，归于桑田，永不为官。”

太夫人：“好志向。”

刘备：“太夫人，刘备今年四十八岁了，也没有几年可征伐了。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汉之忠臣，所以在这里，刘备恳请列位，恳请列位相助。”

躲在屏风后观察的孙尚香见到这一幕，其侍从说：“小姐，你看，这个人一点儿都不像四十八岁的样子。”

刘备然后起身，走到吕蒙跟前，说：“**当然，如果你们认为我所言虚假，就请子明砍我一刀吧。让我的血流干，以谢江东诸位才俊。**”

孙权：“吕蒙，退下”

孙权：“皇叔快快请起，请入席。”

甘露寺相亲成功后，刘备走出来，来到江边一突石面前，心里默念道：“若刘备能回到荆州，成王霸之业，一剑下去，便能挥石为两段；如再也回不到荆州，则剑断而石不开”

刘备一剑下去，劈石两截。后面出来的孙权见到，便问道：“玄德为何如此恨这块石头？”

刘备答道：“吴侯啊，刘备年近五十，却不能为国剿除巨贼，心常自恨。今蒙太夫人招为女婿，成就一段奇缘，于是问天买卦，许愿如能破曹兴汉，一剑下去便能砍断此石”

孙权：“看来上天已经允了你这个心愿。好，我也问天买一卦，若能破得曹贼，也断此石。拿剑来”。心里却默念道：“若能取得荆州，克成帝业，权砍石为两段。”

孙权一剑下去，也劈石成功，高兴地笑道：“贼必亡，汉必兴，我等大业必成。”

在洞房中，孙尚香道：“不许近我，否则我剑下无情”

刘备：“这二十多年来，我不知流过了多少次血，唯独这次是最快活的，既然上天赠送给我这样一段姻缘，那么我刘备，宁愿死了，也不能负了这段姻缘。瞧你这汗水，把画眉都冲淡了”

刘备：“没想到我刘备，年近半百，竟能娶得美如天仙的夫人，刘备死而无憾了”

孙尚香：“不要叫我夫人”

刘备：“莫非你不喜欢我，不愿意嫁我？”

孙尚香：“是，我不愿意”

刘备：“那为何要后堂吹箫，同意下嫁？”

孙尚香：“我是为了父兄的基业，为了江东的安危”

刘备：“多谢夫人的直言相告。那么，我也直言相告夫人：“一者，自我见到夫人起，便深深喜爱；二者，我堂堂刘备，若不能被你真心喜欢，那么我非但不配做荆州之主，也不配为一介男儿，更不配为你的夫君。所以从现在起，你我相敬如宾，在你喜欢上我之前，我绝不会玷污你一根手指头”

孙尚香：“颈上的伤还痛吗？”

刘备：“我打了二十几年的仗，这点伤不算什么。你的手真美，像荷花一样。怎么哪，我自己夫人的手，我都不能看了吗？”

新婚蜜月里，孙尚香对刘备道：“周瑜刚刚见过母亲了”

刘备：“他来了”

孙尚香：“他让母亲留夫君在建康多住些日子”

刘备：“那太夫人怎么说？”

孙尚香：“她答应了。”

刘备：“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

孙尚香：“连我都看出来，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回不得荆州。母亲也真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就信了他的话？”

刘备：“**不管周瑜是什么居心，我都要感谢他。**匡扶汉室是我一生的梦想，我回荆州之后，你随我东征西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母亲一面了，我应该让你们母女再团圆一段日子”

赵云对刘备道：“这么说，主公打算留下来了”

刘备：“对”

赵云：“主公，夜长梦多，周瑜夺荆州之心未死，多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啊”

刘备：“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儿吗？我走得了吗？”

赵云：“主公何出此言？”

刘备：“那个周瑜啊，是一个最不愿意认输的人，从我下江东以来，我们走一步他就输一步，你想他会愿意输到底吗？他绝不会让我们回荆州，他只是借太夫人之口，留下我们，为了维护东吴的体面。如果我们非要走，肯怕他就不会顾及这个体面了”

赵云：“周瑜他干得出来”

刘备：“在江东，太夫人、吴侯这一派与周瑜想法不同，他们既不想与我们反目，也不想与周瑜闹僵。但若周瑜动了真格的，到了最后选择的关头，你想想，他们会向着我们呢，还是会向着周瑜呢？我想十之八九，他们还是会向着周瑜的，毕竟人家是一家人嘛”

赵云：“主公所言甚是，那我们也不能就这样呆下去吧”

刘备：“**我们多留一天，军师就可多一天整顿荆州的时间，周瑜就会多一天懈怠。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等到回去的机会。假如那个时候，荆州的势力巩固了，我就不必再怕周瑜的纠缠。**”

第五十五集：在东吴住了几个月后，赵云对刘备道：“主公的意思是，想把夫人一起带回去”

刘备：“一日夫妻百日恩啊，我与她不只有夫妻之情，她对我更有救命之恩。”

甜情蜜意的刘备和孙尚香窃窃私语。孙尚香道：“夫君，这花好看吗？”

刘备：“好看，不过它没有我的娇妻好看”

孙尚香：“夫君，你也学会奉承人哪”

孙尚香：“怎么哪？”

刘备：“夫人，荆州出事了”

孙尚香：“出了什么事了？”

刘备：“曹操大军来犯，荆州万分危急”

孙尚香：“你想回荆州了？”

刘备：“夫人，待我回去击退曹军，即刻回来，多则三月，少则二十天，可否？”

孙尚香：“假话，你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而且曹操根本就没有来犯。你想回荆州，就编了这个理由来唬我。昨晚你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事，说吧，把实情都告诉我”

刘备：“好，夫人，我把实情都告诉你，我此次东来成亲，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若没有夫人那日在甘露寺的一曲箫声，我早已身首异处了。现在我必须要回荆州，夫人若跟我走，从此便和太夫人天各一方；若夫人不跟我走，你我又会天各一方。无论是走还是留，都像有把刀，在我的心头划过，我不知道怎么跟夫人说”

孙尚香：“你真的不舍得和我分开？”

刘备：“我刘备血雨腥风，生来死去三十年，就像一叶没有根的草。直到遇到夫人，才享受了天伦之乐。面对你，我就像面对一颗晶莹的露珠，哪怕有一丝会吹动你的风，我都会害怕。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但是我

也舍不得你”

孙尚香：“我跟你走，你要记住，从前我是吴侯之妹，现在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哪怕身上只有一根稻草取暖，我也要跟你一人一半。”

刘备：“夫人”

孙尚香：“你不要再说，什么曹操大军来犯荆州的事，这连我都不信，怎么瞒得过周瑜？”

刘备：“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孙尚香去向太夫人报告实情。太夫人耍了个柔术：设宴款待文武大臣，孙权参加。借喝酒款待之机，叫家仆守住门口，不准外面的人进堂。于是，外面下属即使有急事，也无法进堂来请示领导，也就不敢私自采取行动来阻拦刘备和孙尚香出走。刘备和孙尚香乘车到了边界，遇到徐盛拦截。徐盛道：“末将奉大都督军令，不敢私纵”。孙尚香大怒，斥徐盛眼里只有周瑜，不把孙权当做主公。声称谁要敢拦她，她手中利剑就会让那人明白：孙氏才是江东北！徐盛正在犹豫，周泰带兵追来，奉国太之命劝他放行，并暗示他：“得罪太夫人甚于得罪周瑜，日后闹将起来，吴侯肯定站在母亲一边，吃亏的还不是我们做将军的？”徐盛只得做个顺水人情，放刘备成行。

四十四、武夫 pk 谋士

第五十六集：刘备一直滞留东吴，荆州城里正在酝酿另一场变故。张飞对诸葛亮不发兵援救刘备甚感愤怒，日日醉酒后到丞相衙前指桑骂槐，直斥孔明怀自立之心，对大哥的生死漠不关心。但是这一天，张飞却没有跳出场来骂，这反而引起诸葛亮的警觉。他判断张飞对刘备情深似海，对诸葛亮却有成见，可能是要兵谏了。马谡闻言劝诸葛亮速调黄忠、魏延等部来护卫。诸葛亮却坚拒，反而让黄忠、魏延带本部人马星夜出城，远避干戈。马谡惊诧，问其原因。诸葛亮说，荆州五万人打造不易，不能让弟兄们自残，把我们这些年付出的心血毁于一旦。马谡担心黄忠等兵将都走了，无人护卫诸葛亮。诸葛亮笑说：我能用三寸不烂之舌力辩倒东吴群儒，还怕对付不了这两个武夫？马谡叹道：对付群儒可以用舌头，但同武夫是讲不通道理的。诸葛亮说：假如舌头无用，我还有对汉室的一颗忠心，一腔碧血！

马谡：“先生，你怎么能想到去死呢？要是没了先生，这天下该怎么办啊”。

诸葛亮：“士为知己者死啊。谁让我诸葛亮遇上了主公呢？”

张飞关羽等围住了署衙，逼诸葛亮调兵。关羽说起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十分动情，怒斥诸葛亮有异心。诸葛亮力辩，张飞却骂他说谎，斥他暗中已调集黄忠、魏延等部兵马，分明是要图谋不轨，悖主篡逆。张飞骂着竟然挥剑要砍，这时马谡奔至，怒斥他们。军师之所以将黄忠、魏延的人马调出城去，就是为了不让他们激出兵变。现在城中一个荆州本土的兵卒都没有了！张飞受到震动，停剑呆怔。可关羽仍坚持要领兵去救大哥。他决定不靠诸葛亮掌握荆州兵马，只靠自己的三千老营弟兄，杀进南徐救出刘备。

恰在此时，刘备从东吴回到了荆州。诸葛亮因为关羽和张飞先前的无礼取闹，挂印出走。

刘备追回诸葛亮，说道：“孔明啊，他们两个啊，确实知道错了，悔得不行了”

诸葛亮：“主公啊，小小委屈，于我根本不算什么”

刘备：“那你为何还要生气呀？”

诸葛亮：“不瞒你说，关羽张飞这两个人的脾气，需要好好整治一下。为何？他们都是统领万军的将领，**肩负的责任重大，如果在临敌之际，生死关头，他们也要意气用事的话，那非败不可，会连累大军的”**

刘备：“嗯，不错，尤其是那张飞，性如烈火，贪杯好饮，还经常在大醉之中打骂部下，确实需要好好整治”

诸葛亮：“主公啊，不对，令我担忧的恰恰是关羽，他虽然不如张飞那样性烈如火，但他傲啊，普天之下，

四海之中，他独服主公一人，而小视天下其他英雄，甚至曹操、周瑜等人在他眼中皆为草芥。随着我们的壮大，关羽日后定能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这性情就危险了。比如说周瑜，他才识不下于我，却为何屡屡败于我？性情。关羽张飞为将可，为帅，则必须虚怀若谷，坚韧不拔，虔诚待士，还要像韩信那样受得胯下之辱，否则的话，早晚要吃苦头的”

刘备：“先生啊，你深知我俩弟的长短，比我还看得透，刘备深感敬佩，请受我一拜”

四十五、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周瑜的最后一搏

【周瑜不服输，越陷越深，成了一根筋。不断地失败，不断地想扳回，屡败屡战】

刘备带了夫人回到荆州。周瑜对自己的又一次挫败，不服气地说：“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刘备却成了漏网之鱼。现在诸葛亮竟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此人奸哪，毒啊，恨煞我也”

吕蒙：“大都督，你千万不能动怒啊，否则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他这么说，就是想气坏你啊”

周瑜：“子明啊，你这话说对了。诸葛亮他就是想气我，他杀人不见血，送我这句话，就是想气死我，他意在诛心啊。好，我不气了”

吕蒙：“既然我军已经在巴陵布置妥当，大都督，你就下令吧，就算掉了我这颗头颅，我也要拿下荆州”

不料周瑜却道：“不”。吕蒙问：“为何？”。周瑜说：“你出身贫寒，目不识丁，从军后只知在战场拼命，不知使用心机谋略，为此吃了很多亏，被人讥为吴下阿蒙。后来你发愤图强，跟我学习兵法，所以现在更应该懂得上兵伐谋的道理。将者，贵在知敌虚实，而后避实而击虚。刘备困在江东做女婿时，荆州群龙无首，关张不服诸葛亮，那时你不去打他。现在刘备已回去了，你反倒要去打，这不是自己犯傻吗？”

此时，孙权带上鲁肃前来看望周瑜，三人商议大事。周瑜道：“主公，这些日子，我也是痛定思痛，苦思冥想啊。我觉得，欲成大事，不能意气相争，更无须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我意，刘备不是占着荆州不撒手吗？那么就请主公向许昌上表，为刘备讨封荆州牧。一来可迷惑曹操，让曹操看到孙刘联盟亲密无间，不敢来攻打江东。二可懈怠刘备，以此再寻机行事”。听了周瑜此言，孙权和鲁肃甚表高兴，以为周瑜变了，接受了孙刘联盟这个方略。

曹操也聪明，同意孙权上表，封刘备为荆州牧，同时封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以此投石问路，试探孙刘联盟真假，诱发彼此相争。周瑜主动与鲁肃推心置腹，谋求彼此意见一致，以求江东立于不败之地。周瑜吐出最终方略：“荆州必取，荆州不取，我江东永无安宁。取了荆州之后，才可能向北进击曹操，成就帝王大爷。为了夺取荆州，孙刘两家早晚必有一战”。

鲁肃：“你我分歧在于何时攻取荆州最为有利”

周瑜：“上次请主公向许昌上表，为刘备讨封荆州牧，仅是我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步，那就是催促刘备举兵西取川蜀，我们不是两家有约，只要刘备另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归还荆州吗？你必须尽快去催促他们履行诺言。你会担心他们以兵马未备为托词，而迁延时日，对吧？这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如果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回答，这问题就不必去问。要问，就应该先知道他会如何作答。如果他们以兵马未备为托词。接下来我就施行第三步。你可以告诉他，你们不是兵马未备，粮草不足吗？我们可是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你们不敢取西川，那么我们就帮你去取。取了西川之地，换回我荆襄九郡。你想，他们还有何说法。”

鲁肃说：“这是大举，莫非你还有第四步？”

周瑜：“正是，假途灭虢”

鲁肃：“这第四步太危险了。不过只要主公同意，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而且义无反顾”【鲁肃刻意不与周瑜闹分歧，作了退让，同时他知道孙权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鲁肃前去荆州，申明两家有约在先，荆州是借的，等刘备有了地盘就要还给东吴。现在刘备已被朝廷授为荆州牧，应尽快去取地盘自立。否则拖以时日，天下人就都以为荆州真是刘备的了。刘备说现在北方曹操兵力强大，马上北伐的话如同以卵击石。鲁肃遵照周瑜之意，说你们有言在先，取了西川，就还荆州。刘彰昏聩，现在取之不难呀。刘备却说就是不能取，以酒杯敲案，愤然离席而去。

孔明道出缘由：“子敬啊，你说到了我主公伤心之处。刘璋是我主同宗兄弟，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如同骨肉相残。我主公如何下得了手？可是若要不取，我们又无容身之地，因此也就还不了荆州，对不起你家主公。这一头是兄弟，一头是亲家。我主两边为难，因此才泪出痛肠啊。”

鲁肃：“你看看，你看看，这整个荆州不还给我们也就算了，连南郡江夏两郡也不还给我们，这说得过去吗？非得让我们一让再让。请你们扪心自问，这对待起我家主公吗？我家主公又如何能答应呢”。

鲁肃回来，周瑜听了，骂道：“这个刘备比我料想的更虚伪，说什么不忍同宗兄弟相残，可恨可笑。当初他刘备投靠刘表时，不也暗中勾结公子刘琦，暗行吞并，更何况西川刘璋？”他让鲁肃再赴荆州，就说孙、刘两家，既已结为亲，便是一家。若刘备不忍去取西川，我东吴派兵去攻取，然后以作嫁资交给刘备，让他们把荆州交还东吴。

诸葛亮一听此言，深感周瑜变了。周瑜眼光长远，已经不在乎荆州，而是意在西川，形成了大战略谋略，而且使得刘备找不到反对和阻扰的理由。诸葛亮顿生忧虑。后又从吴军的蛛丝马迹中识破了周瑜的假途灭虢之计。告诉刘备，周瑜名义上攻取西川，实为荆州而来。他做好部署，决定给周瑜一个教训。刘备担心自己实力不够。诸葛亮告诉刘备，自己这大半年整军经武，已招募训练了八万士兵，为了不引起曹操和孙权的忌惮，对外一直保密。刘备听了大喜过望。

刘备：“眼下，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曹操，要真的与周瑜打起来，那孙刘联盟就彻底破裂了”

诸葛亮：“**凡事皆有利弊，战端一开，江东和我们的力量皆会遭到削弱。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这场仗我们打赢了，周瑜等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就会被彻底打垮，孙权也因此消除了掣肘的力量，就更能加强我们的联盟，荆州也会得到一段很长时间的安宁**”

刘备：“好，若他真来犯，只有拼死一战了，打！”

诸葛亮：“请主公回信孙权，我们同意他借道荆襄去取西川”

鲁肃回来，周瑜说实施第四步，你意如何？鲁肃说：“公瑾啊，兴兵取西川，此为一桩大举，主公会答应吗？”

周瑜说：“你想主公会答应吗？”

鲁肃：“我想，主公必定会是三思而后决”。【鲁肃说话很注意分寸】。

不料周瑜说：“那我就告诉你吧，主公已经同意了”

鲁肃：“当真？”

周瑜：“就在你和刘备相会的时候，程普，黄盖，韩当等老将领着吕蒙，甘宁，蒋钦等青年将领一起向主公请命，要求攻取荆州。主公当场同意了我的方略”。

鲁肃心里默念：“天哪，江东诸将倾巢而出，这几乎是在兵谏啊”。然后说：“大都督，既然如此，我当奉命，从今日起，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凡你所命，无有不从”。

周瑜领兵西进，以为荆州没有防备，正准备攻城时，不料突然看见刘备早已布下军阵，其兵甲军力大出周瑜意料。在围困周瑜后，诸葛亮至周瑜一函：“公瑾吾兄如晤，昔日兄来函，告以假道伐蜀，以蜀易荆之事。亮不胜感激，已备好粮草，随时候调。不料今足下竟引大军，攻我荆州，如此背信弃义，令亮不知所以。自黄巾乱起，汉室倾危，曹操内挟天子以自重，外凌诸侯以自威，江东也深受其害，全赖孙刘携手，方有赤壁大捷，使亿兆生灵，免遭涂炭。曹操雄踞中原，为天下之祸。孙刘两家唯有同舟共济，方能御此强敌于北。和则两利，分则两败。今日之战，我主实为自保，情非所愿。为示友好，已令三军，敞开东南一阙。公瑾自

可引所部东归，我军绝不袭扰。此役所获贵军之人马辎重，并一并奉还。望君能就此捐弃前嫌，永修盟好，勿再同室操戈，使曹贼逞得篡逆之志，百姓断汉室复兴之念。万望。弟亮百叩拜上”

周瑜再次遭受痛苦的失败，深感生不如死。这时他旧伤复发，血迸身外。在回柴桑的路上，他令吕蒙抬着自己登上山顶，好再望一眼荆州。他伤感地说：只怕此生见不到东吴的旗帜插上荆州城头了。吕蒙听了悲伤大哭。

第五十八集：周瑜病危，孙权前来看望。周瑜含泪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己多年保持强势高态，并非想擅权，而是因为江东德高望重的老将太多，要有一权威，才能凝聚住他们以图稳定江东。他知道孙权胸有雅量，所以才敢于斗胆犯忌。江东虽然根基稳固，但毕竟是东南一隅。曹操，刘备都是几百年才一遇的枭雄。伴虎而生，你可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周瑜之言令孙权大恸不止，他问公瑾身后的继任人选。周瑜说，**鲁肃识大体，才胜于我，德更高于我，实为江东一柱石**。请主公拜他为大都督。此话，大得孙权心意，因此他更觉悲哀。周瑜最后悲叹“既生瑜，何生亮”而死。

孙权来鲁府。得知周瑜走了，鲁肃失声痛哭：“真没想到，一代名将，竟然就这么走了。天哪，上苍无道，未尽其才呀。主公啊，公瑾定然是死不心甘啊”

孙权：“你说的是，但**公瑾是自己逼死了自己**。临终前，公瑾向我保举了大都督”。“谁？”。“你”。“主公，我和大都督政见不一呀”。“没错，我也没想到，公瑾会举荐你。人哪，真是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东西。**同是公瑾，你可以说他是世界上度量最小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世上度量最大的人”**

鲁肃：“自从与公瑾初次相交，相处十五年了，他乍然离去，我这心里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孙权告诉鲁肃：“你可曾知道，那日在公瑾府上，我为何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又为何当着他的面，罢了你的官吗？”

鲁肃：“那一日，我言语过激，触怒了主公”

孙权：“如果几句言语就能触怒我的话，那我还凭什么继承父兄大业，统领江东啊。我那是在演戏给公瑾看。一者，可以替他找回面子；二者，可以让他对你心怀歉疚。公瑾是个有恩必报，有仇必雪的性情中人。你曾大恩于他，我又让他负疚于你。这样他必然会把大都督之职留给你。**公瑾在诸将中地位甚高，也只有他举荐的大都督，才能压住众将之口。**

鲁肃：“原来主公是有意在冷我”

孙权：“我这片苦心，也是为了东吴大业。而今放眼东吴，也唯有卿能担此大任”

鲁肃：“主公高看鲁肃了。只是诸将心中多属意吕蒙。我若接此兵符，吕蒙又往何处摆放？”

这个你不必担心。孙权掏出一柬，说吕蒙无愧是公瑾弟子，第一个上表拥戴你继任东吴大都督之职。鲁肃领命。

在周瑜灵前，鲁肃大发悲情：“公瑾，**你这辈子把我鲁肃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鲁肃这辈子也把你当公瑾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你我二人携起手来，让江东强盛起来，庇佑亿兆百姓**。可谁想到你就这样先我主而去。以后江东有事，主公问谁？我鲁肃又去问谁？公瑾啊，你临终前怒视苍天不肯闭目，鲁肃知道你这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苍天能用我鲁肃之命换回你公瑾之命，我宁愿死上百回百回。公瑾啊，江东可以没有我鲁肃，却怎么能离得开你周公瑾啊？”

诸葛亮前来吊孝，痛哭自己失去人生知音，大赞周瑜丰功伟业：“我们都还好好地活着，公瑾却已经去了。从此日月两望，天人永隔，痛哉，痛哉呀。公瑾啊，上天为何如此绝情啊。你是天授奇才，世无匹敌啊。赤壁一战，全仗兄谋，火烧曹操八十万兵马，平定江南半壁啊，公瑾。你这一走，大汉江山，顿失一柱，天下何人不悲呀，故友何不断肠呀，痛哉公瑾，哀哉公瑾啊。上苍无情，不让我与兄弟，见上这最后的一面哪。”

诸葛亮的悲伤与灿烂辞章让东吴的文臣武将都大受感染。鲁肃对身边的吕蒙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权谋家，为治一国，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脸皮。棺中的公瑾分明是他气死的，可你看他现在，却哭得如丧考妣，好**

像比谁都心痛。”

诸葛亮继续表演：“在下两天未寐，以泪水充墨，写下祭文一篇相赠，只盼你能听到，明白我心中无限的悲痛啊。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烝尝。吊君幼学，以交伯符；仗义疏财，让舍以居。吊君弱冠，万里鹏抟；定建霸业，割据江南。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天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伏惟尚飨！公瑾啊，公瑾啊，为何不让我见最后一面啊”

鲁肃：“孔明啊，公瑾已走，还请节哀呀”

诸葛亮：“子敬兄，我来迟一步啊。公瑾一去，我顿失一知音啊”

鲁肃：“公瑾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先生这份情义的”

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吊客，他对诸葛亮丧辞中说“赤壁大战全仗着周瑜之谋”的话不以为然，说棺中此人气量狭小，难成大事，虽然也号称一代名将，打的败仗也有一箩筐。赤壁之战之所以成功，是他庞统的连环计起了决定性作用。东吴诸将大怒，将其逐出。诸葛亮一眼识出是庞统，便暗中急令侍从快悄悄跟上，看清他的落脚处后，马上回来报我。与此同时，灵堂中的鲁肃也急唤部下，快去追上庞士元，说：“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寻他很久了！”

诸葛亮来到一家客栈找到庞统，竭力劝他往投刘备。庞统没有答应，诸葛亮叹息离去。鲁肃到来，劝说庞统报效吴侯，甚至强拉他进见孙权。内府中，却碰见吴国太。国太一听说庞统之名就来气，说此人在公瑾灵前狂言妄语，恁他有才，也是弊大于利。庞统冷笑拜辞。鲁肃事后打听到隐情：原来一个时辰前，孙乾已陪郡主从荆州来祭丧，并礼见过了国太，夸张地说起庞统在灵堂大骂周瑜，激起国太愤怒。鲁肃顿悟，这又是诸葛亮所谋。

庞统：“**天下有哪一只鸟可以在一根枝上栖上两天啊，何况是一只凤凰。**”

庞统只身到了荆州。刘备正在张榜召贤，庞统便化名“龙广”参加应试，竟被考官取为第一。刘备见了庞统所作策论，十分欣赏，欲召用，可当考官引龙广进见时，他又犹豫不决，因为龙广的外貌实在太过丑陋，将其录作官员有损汉官威仪。孙乾建议将此入录为县令，以观其效。刘备同意，将龙广发往耒阳做县令。

庞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有人报与刘备，刘备大怒，派张飞和孙乾去耒阳查访。张飞得知龙县令自到任后百余日，县中之事，并不理问，每日饮酒，今日酒醉未醒，犹卧不起。张飞大怒，冲进大堂坐定，教县令来见。庞统出来，张飞怒斥他说，主公把一县百姓交给你，你怎么敢这样荒于政事？庞统说：“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将军少坐，待我发落”。随即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不到半日就将百余日之事全部处理完毕，投笔于案，对张飞说，“所废之事何在？就是曹操孙权等辈，吾也视之若掌上之物，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尤其是在公吏报上一大串钱粮数字后，庞统竟知其中的细微差错。张飞大惊，下席致歉，请庞统随自己回荆州。庞统不理，转身便走。张飞下令看住县衙，自己亲回荆州向刘备禀告。

刘备听说后急忙赶去耒阳。孙夫人的侍女说夫人已经摆下宴席要和他一起赏月，刘备说要先去求贤，贤便是天上明月啊！刘备赶到耒阳县署，只见庞统鼾声如雷。刘备回想起当初请孔明时，也是一片草堂鼾声，心想：巨贤怎么都爱高卧不起哪？。直至天色大亮，庞统开门递出一只酒葫芦，令人打壶酒去。刘备道：“我去如何？”。庞统这才看见等候多时的刘备。恰在这时有快马传孙夫人口谕：阿斗病重，昏迷不醒，请刘备快快回府。刘备不肯，说这算什么，先前我已经对不住龙先生了，现在应该陪他豪饮三天三夜！

庞统虽然感动，仍道：“一壶酒就可以平复受伤的心吗？在下去意已决，就是主公强留，我也不会效命”。刘备长叹，如果先生一定要走，敬请随意，我这匹坐骑的卢，可以日行千里，它已经伤过主了，不会再伤尊驾。庞统竟然接缰上马，飘然远去。张飞拔出剑道，龙广有旷世之才，不可落入别人手中，既不能为主公用，应当斩之不留后患。刘备斥张飞，这等巨贤该让他找到明主，以展其才。

刘备与张飞等怅然回荆州。半道上，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嘶。刘备回望，只见庞统策马而返。庞统把马缰还

给刘备说：“的卢马太留恋旧主，寻路而来。可见它的旧主是一个识马爱才之君”。刘备接过缰绳问庞统，无坐骑怎么办？庞统长叹道：龙广就是一匹千里坐骑，我毕生都在寻找英主，今天终于找到了！

诸葛亮外出巡视回来，看见刘备牵着龙广之手而入，他一眼就认出此人便是凤雏庞士元！刘备这才知道龙广的真实身分，狂喜：**世言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现在我二人皆得，汉室中兴有望！**

四十六、铜雀台盛会——深不可测的宫廷游戏

第五十九集：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台，准备在台上大宴宾客，以测众臣之心。曹彰率军攻打乌桓，大获全胜，回到许昌。在酒席上，曹丕、曹植，曹彰三兄弟大发酒言。曹彰放言道：“天下大乱，舞文弄墨有何用？”曹植说父亲手上有无数战将，独缺治国之才。曹丕宽解二人，说曹植的文才和曹彰的武略皆为当世翘楚。无论何人，假如武能有曹彰的一半、文能有曹植的一半，那定当天下无敌了。这一幕被司马懿看在眼里，曹丕的表现再次引起他的注意。

司马懿进来告诉三兄弟：“丞相让我禀告三位公子，铜雀台之会定在明日，晨时开始”。

曹彰：“知道了”

曹丕：“既然是宴会，为何要晨时？这也太早了吧”。

司马懿：“二公子问得好。据在下所知，除了宴会，丞相还有别的安排：武将比射，文臣比赋。三公子可要备足强弓利箭”。

曹彰：“多谢主簿大人相告”。

司马懿：“至于文臣比赋的题目嘛，二公子，四公子，想知道吗？”司马懿正要说出题目，却被曹植借酒斥责：“司马懿，你要泄题吗？活人给死人当宾客，一定是耐不住寂寞了，想背着主子来讨好我们，是吗？既是考试，就该展示真才实学才是。给我出去。我决不听你的”。

“四公子指教得是”，司马懿转身就走。曹丕追了出去，说：“仲达先生，四弟刚才的言语，请千万不要介意，四弟他就是这个脾气，恃才傲物，刚才又多喝了几杯”。

司马懿：“二公子是想知道诗赋的题目，是吧？”

曹丕：“仲达先生，我天资愚钝，军功武略不及三弟，诗文策略不如四弟，当然是提早作准备为好，免得来日在百官面前丢父亲的脸面”。

司马懿：“那好，这题目就是铜雀台。在下还有一事，二公子想知道吗？在下没有泄题，丞相有口谕，各位公子有谁想知道诗赋的题目，尽可告知。可四公子过于清高了”，说完告退。

曹丕府中，心服陈群向曹丕道破：“铜雀台，这不是一道普通的题目呀。依古礼，只有帝王才能筑高台，以彰王威。而铜雀台，几乎是古往今来第一大高台。丞相借高台之会，大宴群臣，必是想表明帝王之志呀。由此可见，明天是决定众公子的重要日子。主公要考察诸公子，也借此考查众文武。所以，这篇赋如何做，公子可要想明白呀。”

曹丕：“既然事情如此重要，还得请先生教我呀”

陈群：“此赋一定要彰显主公帝王之志，气势宏运，意贯古今，文若朝霞，势若奔马”

曹丕叹道：“完了，完了，先生啊，就算自己知道赋题，写出的辞章仍然无法和子建相比啊”。

陈群：“公子莫慌，这场赋比的不只是赋，还有赋外之意”。

曹丕叹道：“此话怎讲？”。

陈群：“公子可知汉文帝，罢修鹿台之掌故。这筑台，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事情，偏偏丞相做了，这回他让文臣比赋，武将比射，实际上是在...”。

曹丕：“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父亲实际上是在考验群臣，试探群臣，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心意呀。这样，我明日准备两篇《赋》。如果这些重要的大臣，都称赞父亲的帝王之志，我就用其中的一篇。如果他们推托不来或者来了，不肯称颂父亲，我就用另外一篇”。

陈群：“公子真是心有灵犀呀”

曹丕：“先生，先生一腔韬略，真乃当世之奇才呀，这样，过两天，我禀奏父亲，晋先生为宾客”

陈群：“不，公子万勿生此念。我若做了公子的宾客，那司马懿还能来吗？和他相比，我不过是大树底下的一颗小草罢了”

曹丕：“先生，先生，你如此推托，你让我心里头如何好受啊？”

陈群：“我这么推托，公子心里头好受。不但公子好受，我心里头也坦然。因为为公子效力，不必非入府。在府外，不是更好吗？”

次日，铜雀台大会，荀彧等多位大臣都借故未来。曹操心中气恼，可脸上却不便表现出来。他下令把一件红锦战袍挂于垂杨枝上，下设一箭垛，以百步为界。武官得冠者，即以锦袍赐之。在几名大将有意相让之下，曹彰力克群雄，夺得第一。但曹操故意责曹彰，你不读书而好弓马，此匹夫之勇，何足贵乎？曹彰说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值作博士耶？曹操问，这么说，你的志向是作个大将军，那怎样才能当好一个大将军？曹彰说，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曹操说：看来你还真能成为一个大将军呀。众人一片谀声，曹彰十分得意。

接着，曹操对众文官说，武将既已骑射，足显威勇。公等皆饱学之士，何不进佳章以纪一时之胜？众官请曹操出题。曹操说就以铜雀台为题吧。只见曹植挥笔一气呵成《铜雀台赋》，并第一个登台交卷。曹操读后甚喜，而这时曹丕还在苦思冥想。他所作的《临高台》最后交卷，曹操读罢脸色骤变。曹操让司马懿颂读二子所作《赋》。当颂读曹操植华章时，每读一句百官就大赞一声。司马懿也说，这真是一篇千古奇文呀。然后读曹丕《赋》时，百官都在下面默不作声。

曹操让众官员评价二人的作品，钟繇等大臣都大赞曹植章赋，说曹丕平顺有余，精彩不足。曹操更是当众赏封曹植为平原侯！大臣钟繇借曹植赋中的“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词句赞扬曹操功绩，含劝进之意。王朗、王粲一班文官，也跟着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

曹操笑道：“诸公对我过誉了，我本愚陋之人，举孝廉出身。后来赶上天下大乱，本打算隐居谯东，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再出来做官。不意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我不能不出来手提三尺之剑为汉室尽绵薄之力。当时只有一个念想，死后能够在墓碑上留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一行字，我这辈子就知足了。可是没想到，一上了这马鞍子就下不来了，几十年纵横天下，做了一些事情，无非是为国家讨贼，救百姓于水火。竟蒙天恩，位登宰辅，贵极人臣。我已经是惴惴不安呀，这个时候还会有什么别的奢望呢？说实话，我早就想把兵权交出来，归隐故里，以表明我的心意。可是替汉室想想，替天下百姓想想，我不能这么做。你们想想，如果现在天下没有我曹操，还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啊”。

钟繇：“丞相真是一片丹心啊，就是伊尹、周公的胸怀也不及丞相万一啊！”

曹操：“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如你钟元赏这么想的。有些人，他们觉得我权重，妄加忖度，疑我有异心，甚至私结党羽想暗害我。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其实他们想错了！今天请你们几位大人，回去告诉那些今天没有来的官员，我曹操绝非他们猜忌的那种人”。

众人都拜倒齐赞。曹操走下铜雀台，拉钟繇的手上车，赞他见识不凡，是个大治人才。

曹植在府中举行欢宴，庆祝自己在铜雀台上的胜利，并获得侯爵的职位。好友杨修点破说：“丞相封曹植为侯，并非真的赞扬他的文采，而是在表彰他劝进的功绩，并以此向百官展示恩威”。

曹植：“曹丕的文章里就隐约含着尊崇汉室的意思，父相自然不高兴了。可是父相那最后一番表白，又是何意呀？听起来父相并不想位居九五之尊呀”。

杨修：“那是丞相客气，客气给天下人看的。即便是有一天，天子真的禅位了，丞相也要三辞才行呀”。

众人一起溜须，曹植飘飘然了。

曹彰去见曹丕，说曹植正在大宴宾客，大骂曹植哗众取宠。曹丕为曹植辩护，同时说曹植是自己同胞兄弟，封侯令他做哥哥的十分高兴。曹彰拂袖而去。司马懿来曹丕府上，登门道喜。曹丕说自己做赋时挨了父亲的骂，何喜之有？四弟因一赋而名扬天下，得到了侯爵，你该向他祝贺才是。

司马懿说：“雕章琢句（指曹植）算什么，懂得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乃更高境界。有此境界的人，还装着一无所知，善于韬晦藏拙。那我对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字评价：潜龙”。曹植因为这篇赋得到了一片侯爵封地，但是最终却会因为它而失去整个天下！因为荀氏父子等一班重要官员都没有来，这已经测出土臣之心大部向着汉室。此次聚会天下瞩目，铜雀台上写成的文章将不胫而走，曹植凭借那篇赋得到了曹操的赞赏，却将失去天下士子的心。曹丕的赋虽然受到曹操的批评，但是朝廷内外心存汉室的士臣们一定会对他心怀敬重。**得人心者必将得天下呀！**

曹丕谦虚地说，自己资质平庸，即便真如司马懿所言，也不过是偶然得之。司马懿却点破说，前夜曹丕书房里的灯亮了一夜，难道只写出了这百来字的一篇小赋？只怕另有所想吧？曹丕只得承认他还写了另一篇赋，是向曹操劝进的。如果那一天荀氏等重臣都来赴会称贺，愿意背弃汉室，那他一定会把那一篇赋拿出来。司马懿笑道，我料也是如此！曹丕对司马懿的见识十分钦佩，提出请司马懿做自己的宾客。

于是，司马懿来见曹操，说：“我做曹冲的阳间宾客已满三年，现尊奉丞相前约，可在诸公子中再选择一位，做他的幕宾了”。曹操问他选中了哪位公子。司马懿说曹丕。曹操希望司马懿能选曹植，说曹植气势不凡，前程远大。司马懿说：“曹植已经足够优秀，我没有本领再教他什么了”。曹操说，要是我命令你教他呢？

司马懿说：“禀丞相，我为了躲避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瘫过一次，隐名埋姓逃亡过一次，也甘愿再死上一次！”

曹操叹道：“气度不凡啊，仲达，你这个人有点儿本事，就是太狂妄了。你不愿意教曹植可以，但是我也不准你教曹丕！”

司马懿道：“丞相三年前亲口答应过我，可以选择一位公子啊”

曹操：“答应过得事也是可以反悔的，对吗？我身为丞相，位极人臣，还被人骂作口衔天宪，独掌乾坤，对吗”

司马懿：“极是”

曹操：“所以我说过的话可以食言，你们不行。仲达，既然我这儿容不下你，你可以走了”。司马懿被逐出相府。

曹丕闻讯，至为感动，追到城外，说这都是因为我呀。司马懿答道：“不是因为公子，而是**命自天定。在下只能尽人事，顺天命**”。

曹丕道：“不，我不愿意让先生走，请先生同我回府。就算父亲不同意，我也要对先生执以师礼”

司马懿：“断断不可，丞相知道了必会猜忌你”。

曹丕：“就算被父亲猜忌，我也不想失去先生”。

司马懿：“还有，百官们大都知道，我是丞相想用的人。你若执意让我入幕。传出去，百官也会猜忌你，其他公子也会与你为敌，请二公子不要意气用事”

曹丕：“那，那怎么办哪？”

司马懿：“不妨，我在城外有一茅庐，足可遮风挡雨，公子若有闲暇，我们仍可以垂钓为乐”

曹丕：“那太委屈先生了。”

司马懿：“那就更无妨了，在下受惯了委屈，已经学会了在委屈中自得其乐”。

四十七、经受风吹雨打——方能茁壮成长

西凉的马腾给汉献帝进贡很多，却只给丞相曹操送了一盒酥。曹操对荀彧说：“马腾这是在羞辱我”。二人说起赤壁之战后马腾谋袭许都的旧事，认为不解除这个后患就无法真正安定北方，南征就有后顾之忧。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坐镇长安，利用他在关中的根基，把关中与马腾暗中有联络的八支地方武装收买下来，然后再对马腾、韩遂用兵。西凉城中，马腾猜想曹操派钟繇这么个书生守长安一定藏有深意。决定派密使去许昌联络故人之子，门下侍郎黄奎，刺探曹操企图。黄奎也曾与西凉商人做过生意，有交往。

黄奎收到马腾密信后，一路沉思着坐车回到家中。他的小妾香君正与妻弟北门守吏苗泽私会。黄奎回来，苗泽慌忙要走，迎头与黄奎撞上，故作镇定说：一位在曹丕府上的食客让自己过来找姐夫借一本书。黄奎说，你既然和曹丕府上的食客交好，可不可以帮着打听一件事儿。自己有位朋友打算往西凉贩一千匹马，不知能否通过曹丕走通这条道。如果做成了，重金酬谢。

曹丕就此事去请教司马懿。司马懿推测这个贩马的巨贾必是马腾，让曹丕大吃一惊。司马懿说曹操刚命令钟繇出守长安，马上就有人来找公子联络能否从西凉贩马。如果公子帮他做成了这件事，拿了他的好处，他下一步只怕就要向公子打听丞相为什么要派钟繇出守长安了。接着司马懿向曹丕分析曹操安排钟繇守长安的真实意图：定是要让钟繇挖空马腾的墙角，然后再推倒这堵墙。

曹丕要去向曹操举报，司马懿却拦住了他。建议说，眼下丞相的部署还没有完成，如果公子把事情禀报丞相，丞相一定会稳住黄奎，继续让钟繇联络关中豪强。等他联络完了，再动手，西凉指日可破，那一来钟繇的功劳就太大了，地位甚至会超过荀氏父子，成为文臣之首。钟繇是曹植的人，到了立储时候，曹丕可就要吃大亏了！司马懿暗示曹丕把真相吐露给黄奎，逼马腾造反而且早日造反，不能让钟繇立成这个大功！

司马懿猜测丞相用兵西凉，果然有了印证。曹操以天子名义敕封马腾为前将军，令其率军征讨孙权。这样一来，马腾必会来许都谢恩，于是可以趁机将其铲除。马腾想到曹操封我为前将军，而对韩遂却只字未提，这不明着恩宠一个，冷落一个，意在挑拨咱俩的关系吗？不如将计就计：让韩遂与马超故意勾结、装出要夺马腾兵权的样子，给朝廷上表说马腾霸道，虐杀羌兵，引起众怒，请求罢免马腾之征西将军之职。马腾也上表说韩遂不服，不听调遣。之后策划出一局同室操戈的哗变烟幕。马腾自己亲率五千精锐，伪装成被韩遂和马超逐出西凉。然后来到许昌求救于曹操，趁曹操不备，奇袭许昌，杀死曹操，成不世殊勋。

马超认为，如此行事太过危险。马腾说，自先祖伏波将军马援随光武帝中兴汉室之后，马氏一门世代为将，是汉之国柱，先祖留下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豪言，至今听来仍然惊天地泣鬼神。如今群魔为乱，曹贼早有篡汉之心，自己必须承父业、以命扶汉！再者，在西凉，**曹操所忌者只有我。我去了，他就松懈了一半，别人去又有何用？**诸将都要随马腾南下。马腾只选了马休、马铁二人，把精兵都留给马超。

对马腾来许昌求援，曹操对荀彧说：“他定当求我助他一些兵马反攻韩遂，我正好可用他去取西凉。慢着，**这个事我听着，觉得这么蹊跷呢？马腾比狐狸都狡猾，当年讨董贼的十八路诸侯，现在只剩下他和刘备了，从来都没有人让他败得如此惨过。**”

荀彧：“可这次是他儿子马超，在他背后杀了一刀啊”

曹操：“**如果这里头真的有什么阴谋的话，那也应该是马超或者韩遂来投降才对呀。马腾是西凉的头领，人可以断臂求生，怎么能断头求生呢？**”

荀彧：“是有些蹊跷啊”

马腾带着残兵来到许昌见曹操，曹操设宴为马腾接风洗尘。曹操道：“寿成兄，你受委屈了，来，你我共饮此杯”

马腾：“多谢丞相收留”

曹操：“寿成兄这个话就见外了，想当年，你我一同盟誓讨董贼，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哪，丕儿，还不给伯父敬酒？”

马腾：“丞相啊，看到诸位公子如此出众，再想想我哪不孝的儿子，我如乱箭穿心啊，若不是几个旧部舍命相救，我是再也见不到丞相了啊”

曹操：“**寿成兄不必伤悲，大丈夫伸缩有道，不在一时胜负，你想想，我也不是有过赤壁之辱吗？**”

马腾：“丞相，在下恨不得立刻杀回西凉，砍了逆子，斩了韩遂，领西凉诸郡归顺朝廷，出出我这口恶气，可惜，我，我现在，就只剩下这几千残兵了”

曹操：“这个你不必担心，过些日子，我会拨三万青州军给你统领，助你收取西凉”

马腾：“多谢丞相，罪将舍死相报”

曹操：“快起来，快起来，你我之间不必拘礼”

马腾：“丞相，罪将收取西凉之后，定要再回许昌来，一定助丞相一统天下”

曹操：“黄奎，寿成兄营中的粮草供给，都安排好了吗？”

次日，曹操派曹彰带五百坛美酒到马腾军中去犒军，顺便察探军情。他到后已是日上三竿，营中人马却是东倒西歪，东游西荡，破落不堪。曹彰回去向曹操复命，称马腾带来的兵马已疲惫不堪，一团散沙，不足为虑！

曹操问要打败这样的一支军队，要多少兵马？曹彰大言，说带五百人足够了。**于是曹操放心，下令把监视马腾的两万精锐撤走，省得马腾知道了，反说我曹某不诚。**

在许昌，马腾收到马超已率大军秘密到达渭水北岸的密信，便决定提前动手。他派人去请来黄奎，说：“只要我这里一动手，马超就会飞马杀到城南来接应”。

黄奎：“**将军深入虎穴，智勇过人，在下敬佩。**不过，将军只带来五千弱兵，岂能杀得了曹贼？”

马腾：“这你可走了眼了。他们虽然都是胡子兵，可是跟我身经百战，以一挡十。曹操虽然兵多，可都屯于城外大营，城中只有数千侍卫。只要有人打开城门，我趁夜杀入，直奔相府，杀了曹操，直驱皇宫，扶出天子，登高一呼，大势定也”

黄奎大喜：“好啊，将军。我妻子的弟弟苗泽正是许昌城门吏，我等愿为将军内应，深夜打开许昌城门，举火，迎将军进城啊”

马腾：“**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

当夜，黄奎一路沉思着坐车回到家中。他的小妾香君正与妻弟北门守吏苗泽私会。黄奎回来，苗泽慌忙要走，迎头与黄奎撞上，故作镇定，找托词说：一位在曹植府上的食客知道姐夫喜好诗文，让自己过来找姐夫借一本墨子的书。黄奎说，曹植嗜好诗文，府上连墨子这样的书都没有吗？黄奎走进大厅，拔出宝剑，背对苗泽说：“苗泽，我来问你，我待你如何？”

苗泽：“姐夫，姐夫待我恩重如山，就是连我的现在官职，也是姐夫给我谋来的”

黄奎把宝剑收起，说：“好，我要你现在为我做一件事”

苗泽：“姐夫，姐夫请示下，无论何事，我必遵命”

黄奎：“起来吧，今夜三更你看见城外亮起三只火把，就打开许昌南门”

苗泽：“开城门干什么？”

黄奎：“引马腾军进城，剿灭曹操”

苗泽一听，大吃一惊：“剿灭曹操？”

黄奎：“怎么？你害怕了？”

苗泽：“不。姐夫，这，这一旦事败，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啊，姐夫”

黄奎：“**马腾军早就万事俱备，只等我们开放城门了。曹操是国贼，各路诸侯无不恨杀之。你如果愿意开城，事成之后，天子将为你拜将封侯了**”

苗泽：“天子将为我拜将封侯，真的？”

黄奎：“自然，**高祖帝也不过是一亭长出身嘛。你错过了这次，就再无晋升的机会了**”

苗泽：“我豁出去了，开城”

黄奎：“哈，哈，哈，好”

苗泽走后，思来想去，权衡利弊，还是向曹操告密了。曹操从荀彧那里得到苗泽密报，连夜布置人马设伏，等待马腾军入瓮。曹彰亲自率带兵拿获马腾和马休。曹操大赞曹彰是虎子，下令斩杀马腾父子。然后令徐晃和曹洪等连夜领兵到潼关抗击马超，随后自己集结大军西征。

曹操对荀彧说，黄奎勾结马腾，说明城里还有其他党羽，这次要严加讯问，一网打尽。夜里，黄奎熬刑不过，供出，向马腾通报丞相要用兵西凉的情报是苗泽从曹丕的食客那里探知的。荀彧拿着黄奎的供词，来向曹操汇报。**曹操问荀彧，这份供词还有谁看过？荀彧答道：“除了在下以外，没有人看过”。曹操提出要亲自审问黄奎。**荀彧说黄奎写完供词就一头撞在刑架上，死了。曹操说，他这是要死无对证。传令许褚，马上拿曹丕来见。

荀彧道：“丞相，难道你真的相信黄奎的供词吗？在下可万万不敢相信”

曹操想起冲儿之死，对荀彧道：“**荀彧，你相信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死于马腾之手的话，对谁最有利？你想想，诸公子之间，谁的党羽最大，谁的根基最深？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谁最有可能继承我的大位？**”

荀彧道：“丕公子”

曹操：“立刻拿他”

晚上发生了马腾叛乱事件，可第二天一早曹丕就跑到城外，进司马懿的茅庐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道：“大乱刚刚平息，你该在丞相身边伺候着，不该出城”

曹丕：“是，这我明白。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面一直是不安呀，想请教于先生。侍郎黄奎被捉住了，父亲正在令人严刑拷打。此人与我有交情，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

司马懿一听，惊讶不已，质问曹丕：“你是黄奎的后台吗？你是马腾的内应吗？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吗？”

曹丕：“绝对没有，万万不是呀”

司马懿：“曹丕你听着，如果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的话，谁也帮不了你，包括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让你听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丞相是我最敬佩的人。不管丞相怎样待我，都动摇不了我对丞相的一片忠心和敬佩”

曹丕：“先生，请相信我，我宁死都不敢悖逆父亲”

司马懿：“那你还为黄奎担心什么？”

曹丕：“黄奎曾是曹植的宾客呀，且与我也有旧交。我当初只不过是想，让黄奎做我的耳目，去探听曹植的情况。可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去勾结马腾啊。他现在正在受严刑拷问，万一他把我扯进去，一口咬定我是他的主子，那我跳进黄河都说不清楚呀”

司马懿：“你，你赶紧回城，设法让黄奎死去”

曹丕：“我，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军士看管甚严，根本就没人能靠近他”

恰这时，曹丕家仆来报：“公子，公子，不好了，丞相派许褚来召你，你快回府吧”

曹丕：“先生，你听见了吗？黄奎一定是咬我了。我必死，我必死啊”

司马懿：“你为何这么说？”

曹丕：“来拿我的人是谁？”

司马懿：“公子啊，你现在的的确是处于险境之中了，不过你不要心乱，我赠你两个字，你可试一试”

曹丕：“先生请讲”

司马懿：“第一个字就是赖，不管黄奎咬你什么？你概不能承认，就是丞相把刀驾在你脖子上，你也要死不认账”

曹丕：“嗯，我知道了，那第二个字呢？”

司马懿：“第二个字就是诬，黄奎不是做过曹植的宾客吗？你现在反诬黄奎的后台就是曹植，把水搅浑，让丞相疑心大作，是非难断。还有一事，端午节时，黄奎在府上设宴，以女乐招待曹植，大肆献媚。平日间，曹植和黄奎之间也有诗文往来，这些，你都可以指为证据，请丞相明察”

曹丕：“嗯，我都知道了，反诬黄奎的主子是曹植，曹植”

司马懿：“情急间，我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子了，但这两个字定能有助于你，公子快快回府吧”

曹丕被带到丞相府。曹操与荀彧正在下棋。荀彧见曹丕到来，向曹操提出自己退下去，回避一下。曹操说不必，你就在这坐着吧。曹操说：“丕儿，我叫许褚去召你，你为何足足耽误了三个时辰之久？”

曹丕：“孩儿不在府上，出城去了”

曹操：“城中刚刚安定，你为何出城呀？”

曹丕：“孩儿，孩儿看望司马懿去了”

曹操：“为什么？”

曹丕：“今天是司马懿的生辰，他孤苦伶仃，独守城外，无人给他祝寿。孩儿不忍，送了他两匹绸缎和一些酒肉”

曹操：“做公子的，对旧属下应该有情有义。我这儿有个东西，拿去欣赏下吧”，说完把黄奎的供词甩给曹丕。接着说：“丕儿，你为什么还要勾结黄奎，引马腾入城杀我？”

曹丕扑通跪倒，说：冤枉啊，父亲。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黄奎是丧心病狂，他见谋反事败，横竖是死，便乱咬一气，他想借父亲的手杀我，以泄他心中对曹家之恨哪！父亲”

曹操：“你从来都没有和黄奎有过交往？”

曹丕：“从来没有，绝对没有”

曹操：“他们正在隔壁审讯黄奎，黄奎等会就招供了，什么都瞒不住。所以，你要是有什么事，就要抢在他招供前告诉我，对不对？”

说完，曹操起身，走到曹丕跟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父亲也犯过很多过错。你看，父亲头上的每根白发，都是一个过错。所以，要是你犯了什么过错，只要你说出来，父亲就会原谅你的。说出来，说吧”

曹丕：“父亲，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

曹操：“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

曹丕：“父亲一定要孩儿说，孩儿只有说实话了”

曹操转身走开，然后又转过身来，说：“这就对了，说吧”

曹丕：“黄，黄，黄奎的主子是四弟曹植。两年前，他就是曹植府上的宾客。他们来往密切。”

曹操大怒：“你混账，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污蔑植儿！”

曹丕：“父亲，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四弟还到黄奎的府上饮宴，黄奎以女乐招待四弟，他们还经常有诗文往来”

曹操更怒，拔出剑，一剑砍了曹丕头上的发结，说：“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污蔑植儿！”

曹丕：“孩儿要是有一句虚言，父亲就杀了孩儿吧”

曹操静下来，以讯问黄奎为名，叫荀彧出去。然后对曹丕说：“站起来，跟我下棋”

曹丕坚决不承认自己与此事有关联。曹操说：“好，既然我说不动你，那就由天意来断吧。我抓一把棋子，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说明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如果是双数，就说明你对我有二心，我就砍了你。你敢吗？”

曹丕：“父亲请便，孩儿无所不从”

曹操：“你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

曹丕：“父亲圣明独照，孩儿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在宝剑的寒光面前，曹丕发抖，却仍然坚称自己句句属实！

只见曹操数棋子，数到最后为双数，不过曹操悄悄地挪动了棋子，然后对曹丕说：“单数，看来你没有骗父亲”。

部下从黄奎处搜出了曹植的书信，荀彧于是进来见曹操，说：“黄奎已经审讯完了。黄奎和四公子确实来往密切，这是从黄奎小妾枕头下搜出来的来往诗文”

曹操对曹丕说：“丕儿，父亲委屈你了”。

此时过关后，曹丕带着五百金来见司马懿。司马懿说：“我不要你的赏赐”

曹丕高兴地说：“**这是丞相赐给先生的寿诞贺礼**”

司马懿：“**若是丞相赏赐的，那我就收下了**”

曹丕：“先生，你怎么就知道，我能赖过去呢？”

司马懿起身，双手扶着曹丕坐在自己座椅上，自己蹲在旁边，脸带得意地说：“因为丞相不同于常人嘛。你**做错了事情，一味跪地求饶，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出息。反过来，要是你坚持到底，死不认帐，他反倒觉得你是个能办大事的人。**公子啊，知道丞相在厉声讯问你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

曹丕：“想什么？”

司马懿：“丞相在想，儿啊，你可千万要顶着喽，千万千万”

曹丕：“先生，你怎么对父亲的性情如此了如指掌呢？”

司马懿：“我要是都说出来，公子可别怪我对丞相不恭啊”

曹丕：“你快说吧”

司马懿：“因为**丞相自己就是一个敢赖，会赖，一赖到底的君王**”，说完，伏地谢罪。

此次平叛，苗泽告密，功不可没。曹操把苗泽叫来，说道：“苗泽啊，这回你立了个大功。我该好好谢谢你。按你的功劳我该封你个将军才是。”

苗泽跪下谢恩：“谢丞相，谢丞相。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请丞相把黄奎的小妾香君赐给我”

曹操呵呵作笑：“好你个苗泽，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要出卖自个儿的姐夫了。我这辈子最恨，属下跟主子的妻妾有染。为什么呢？如果属下与我妻妾合谋，害我性命，我岂不是防不胜防吗？我若是留下你这种人，我怎么教化属下，怎么教化天下人呢？拖出去砍了。”

苗泽：“丞相，饶了我吧。若不是我，马腾就杀进城来了。我救了你性命啊，丞相。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啊”

曹操：“我对你很好啊，苗泽。你早就在马腾之役中光荣战死了，我这是要厚葬你”。然后命人起草表章，说：“苗泽精忠报国，举报马腾逆谋，并在平叛中坚守城门，不幸阵亡，加封偏将军。”

四十八、曹操平定西凉——勇与谋的巅峰

马腾叛乱平息后，曹操率大军西进，征讨马超。到了渭水，曹洪和徐晃前来请罪，说丞相叫我俩坚守潼关十日，但到第九日，曹洪忍受不了西凉兵在关下的辱骂，率军出关冲击西凉兵。结果西凉兵战力超众，缠住厮杀，潼关失守。曹操说，既然出战，就要战胜。出战不胜，继而失城损兵，怎能饶恕？把曹洪拿出去砍了。众文武求情，只得改罚曹洪军前效力。

曹操与马超交战于渭水河畔。因杀父之仇，马超斗志正酣，异常勇猛，奋不顾身直奔曹操的中军大帐冲来，把曹操追杀得**割须弃袍**。曹操狼狈地回到大营，说：“此役轻敌，我之过也”。此时，探马来报：“西凉军三万从长安来增援”。听得此报，众将一片惊慌。曹军刚遇大败，敌军又新增援军，对此众将惊慌。对此敌我双方情势，曹操凝神一思，在众文武面前摆出高兴的样子，哈哈大笑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省得我们去西凉灭他们了**”。

众文武一听，回过神来，附和道：“啊，是啊，丞相说得对”。**曹操即令渡过渭河，在河北安营扎寨，进军迎敌！**

夏侯渊对此不解，说：“丞相为何不先收服潼关？那里是关中要津哪。潼关攻下来，西凉军的粮道也就断了”

曹操：“这个我何尝不知啊，但是潼关是险隘，只需五千兵马即可坚守。如果我此时分兵去攻打潼关的话，马超必定能突破我军正面。马超此番来，是倾巢而出，其兵马足足是我们的两倍有余。**马超料我不敢进军，但是我必进军**”。

曹仁：“我军北渡后，河北便是一马平川，旷野之中我军难以安营立寨啊。如果西凉骑兵全力冲杀，我军难以抵挡啊”

曹操：“渡河之前，就派遣士卒，备好巨木，渡河之后立刻安营扎寨”

探马又来报：“报，禀丞相，韩遂率西凉军五万赶到，与马超合兵一处”。众将又是惊慌不安。

曹操凝神想了一会，对众文武说：“**他怎么才来？来得好，来得好呀。这回咱们可以犁庭扫穴，在渭河平定西凉，不必去千里之外了。诸位，我意已决，北进迎敌**”

渡河后，曹仁来报：“丞相，大势不好，西凉军夜袭渡口，把我军渡船木料全都烧光了。丞相，没有木料，我军拿什么立营扎寨？没有营寨，西凉骑兵就会像狼群啃食骆驼一样，把我军啃光啊”

曹操：“你现在马上去把全营的将士分成三班，一班防备敌人的袭营，另外两班昼夜不停地取土筑营以坚守”

曹仁：“丞相，这里尽是沙土，将士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夜，筑起一道土城，早上起来一看，全倒了”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程昱进言道：“丞相，在下想，而今只有一策可行了，布一支疑兵在此，大军退回渭河之南”

曹操：“不成。渡船大部分都被西凉军烧毁了，十万大军如何过河？”

程昱：“寻找浅滩，涉水而过啊”

曹操：“**退则必乱，乱则必败。马超的大军离我们不过二十余里，如果在我们半渡的时候，发起攻击，则全军覆没**”

程昱：“可这旷野之间四面受敌，难以立足啊”

更坏的消息来了，曹仁来报：“西凉军正击鼓挑战”

曹操庄严地对曹仁道：“曹仁，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第一，必须出战；第二，必须战胜；第三，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敌军以最凶猛的攻杀。否则，马超就会知道，我们没有立足之地，他就会率领所有的军队来攻杀我们，明白吗？去吧**”

情势危急万分，曹操也沉重起来，有些撑不住，心中念道：“**老天难道真的要亡我于此吗？**”

程昱道：“丞相，还是回账中吧，天太冷了，滴水成冰啊”

曹操：“你刚才说什么？”

程昱：“我刚才说，滴水成冰啊”

曹操：“程昱，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马上让营中兵士把所有水桶和水缸拿出来，到渭河取水。你们看，天上阴云四合，今夜朔风起时，必大冻也。子时后，让兵士一边筑墙一边浇水，天明前，一座冰城不就立起来了吗”

许褚：“哈哈，妙计也”

程昱：“**天助我丞相啊**”

马超来攻，一座冰城挡住了西凉军的冲杀。许褚出战，与马超酣战三百回合。随后徐晃率轻骑从后路抄袭，前后夹击，重挫西凉军。等到马超收拾兵马，再来挑战时，曹操则坚守不出，等待敌军自乱。

西凉军果然出现动摇，裂缝也随之出现：

“还是撤兵吧，我们粮草不多了”

“曹操坚守不出，为之奈何？”

韩遂对马超道：“孟起啊，战期再拖下去，对我军不利，羌人的两支援兵已不辞而别了。不如暂时撤兵，割地言和”

马岱也说：“我军根基远在西凉，曹军要是断我归道的话，那就太危险了”

马超：“可恨啊，父亲的血仇未报”

韩遂：“孟起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曹操一代奸雄，和他相争，急躁不得啊”

“那就叔父做主吧”，马超愤然离去，马岱也跟着离去。**【马超与曹操深仇大恨，见韩遂如此，首先是不满，再生猜疑】**

曹营中，夏侯渊对曹操报告：“这是韩遂派人送来的书信”

曹操：“韩遂识时务，要割地求和了”

程昱：“好啊，马超经此大败，五年之内不敢南顾了，丞相答应他们吧”

曹操：“夏侯渊，你去回话，约韩遂明天寨前相见”。

第二天，曹操与韩遂在阵前两人叙旧很久，引起马超的猜疑。

韩遂：“我们的言和书已经送给你们了，你们的和书什么时候送来啊？”

曹操：“明日”

于是双方各自回营寨。曹操给韩遂回信，夏侯渊在一旁给曹操磨墨，磨得太浓。曹操道：“这太浓了。不过，浓有浓的妙处”，说完用笔沾墨在书信上乱涂几下。

夏侯渊：“丞相，你这是为何啊？为何把书信乱涂成这样子呀？”

曹操：“兄弟，你刀枪无敌，但是你不知道，有时候，用笔墨杀人，比用刀枪杀人省心多了。现在这个像不像一封天书啊？你现在派人将它送到西凉军寨前”

夏侯渊派信使把书信送往韩遂。马超来见韩遂，说道：“叔父，听说曹操遣人送和书来了”。于是韩遂拿出书信给马超看。马超道：“这，这为何上面尽是涂改呀？”

韩遂：“原书就是如此，我也不知何故啊？莫非曹操错将草稿送来了。”

马超：“曹操是出了名的精细人，怎会出这样的差错呢？不会是信里有什么话，叔父不想让我看见，所以先涂抹了吧？”

韩遂：“孟起，你，你这是何意呀？”

马超：“先父与你是生死之交，现在先父的大仇未报，你竟然生出异心来。”

韩遂：“孟起，你冤枉我了。我与你父亲亲如骨肉啊。怎么会做出这等背义弃信的事情来呢？”

马超：“**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交战不胜，你就和曹操攀上亲了。**”

韩遂：“孟起，你...。好，你要是真信不过我，那就等到明日，我约曹操出城说话，你从阵中杀出，一枪刺死他便是。”

马超：“好，叔父若果能如此，我便相信你的真心。告辞”。

第二天，韩遂在阵前，约曹操出来说话。夏侯渊出来，对韩遂道：“丞相正在会晤许昌来的天子使臣，暂不能出来相见。不过他让我出来转告将军。**那封信收到了，将军的心意，丞相已经了然。丞相说，他一切都会按照约定的来，请将军那头切莫误事啊**”

韩遂：“且慢，你说得话我怎么听不懂”

马超一听，疑心顿起，气愤地骂道：“韩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奸贼。你想勾结曹贼，害我性命”

韩遂：“贤侄呀，你千万别上曹操的当，我绝无异心。”

马超：“不要骗我了，看枪”，说完策马挺枪来刺韩遂。韩遂部将驾住马超，护卫韩遂。

曹操：“韩将军，不要惊慌，我来救你。”

趁西凉军内部彼此大打出手，一片混乱时，曹操乘机出击，一举歼灭西凉军。马超丢了西凉，带着残兵投奔汉中张鲁。

四十九、刘备取西川——取与舍难解难分

第六十三集：西川成都，别驾张松向刘璋报告：马超被曹操所败之后，投靠汉中张鲁。关中、西凉被曹操占领，汉中已是唇亡齿寒。张鲁为了避免被曹操所灭，他们肯定会先取西川，然后拥西川和汉中之地与曹军相抗。张松还告诉刘璋，汉中张鲁素有西顾野心，现在又添了猛将马超，实在不可小觑，凭我们西川军力，无法阻挡他的进攻！刘璋面露惊恐，问张松如何应对。张松说只有向曹操示好请降。因为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待他喘过气来，定会向曹操复仇。曹操定会同意与我们一起夹攻张鲁。如此，西川转危为安，甚至可以瓜分汉中。刘璋大喜，派张松出使许昌，联络曹操。

张松行前，来见好友法正。彼此悄声窃议刘璋，法正道：“主上这样昏庸，西川岂能自保。这次不亡，也难逃下次”

张松：“可惜，你我一腔抱负，满腹智谋，却只能用来为庸主看家守院”

法正：“天赐西川与刘璋，他却不知珍惜。为西川四十一县百姓计，我们不如替西川另找一位明主吧”

张松一听，故意猛地站起，拔出剑，直指法正，厉声道：“法正，你想叛主吗？”

法正：“张松，我一向视你为蜀中才俊，没想到你这等浅薄。好，你拿我去见刘璋邀功请赏吧”

张松哈哈笑道：“孝直，你果真有肝胆”

法正：“永年兄，莫非你也有此意？”

张松拿出自己早就绘好了一幅西川详图，告诉法正，谁得到它也就得到了大半西川。法正道：“兄台想把此图献给谁呢？”

张松：“许昌曹操，此人胸怀韬略，手握雄兵，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今世上第一雄主。西川落入他手，蜀中百姓才能得以长久太平，你我也才能大展才干哪。”

法正：“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兄台为何不把此图献给刘备呢？他既是汉室后裔，又占有荆襄九郡，文有诸葛亮，武有关张赵，将来必成大业。”

张松：“荆州之地夹在曹操与孙权之间，早晚必失，刘备若能自保就属不易，何谈大业啊。至于贤弟的汉相和汉贼之说，就太迂了。**天下何人无人骂，天下何人不骂人。骂来骂去，曹操却成就了功名大业。**如果说刘备是贤主，那曹操便是雄主。乱世之中，雄主胜于贤主”

许昌城中，程昱正在向曹操报告平西之役的善后事宜。曹操得知此次西征损耗兵马粮草甚多，赋税积攒已空，便定下休战，屯垦，养民三项国策。西凉是苦寒之地，出骏马更出敢战之士，令于禁率军驻防西凉，施行军垦，不得就地取食，尽快让人把长安大仓里的军粮运往西凉赈济灾民，厚待马超余部。这时侍卫入报西川牧刘璋派别驾张松前来朝贡。曹操顿感意外，他一直认为刘璋和刘备是一丘之貉，向以正统自居，多年不与自己往来，怎么突然之间想起来朝贡了呢？而且派来的张松是益州次官，规格如此之高！曹操一番思考后，决定故意冷落张松。他让人传话说自己甚忙，请他在驿馆安歇等待。

相府主簿杨修向曹操汇报，说后日校场阅兵。曹操于是安排张松到军帐相见。曹操叫从许昌内外各军中抽调

三万精锐集中到西教场，让西川使者看看曹军军威。程昱告诉曹操，许昌内外原有驻军五万，经平西一役，现在只剩一万人，凑不齐三万了。曹操说那就从邳城、洛阳星夜调兵来。程昱说现在各军都十分疲惫。曹操坚定说，再疲惫也要演兵！告诉诸将，此次操演定要气势不凡，士气不振者，以军法论处。

曹操正在军帐中接见诸将，帐外士兵在操演，喊杀声震天。这时张松被领进帐来。曹操对他说自己连日布阵演兵，无暇接见，只好借军阵一角与你晤谈。他甚至感叹道：“击败马超之后，收编了五万多西凉军，忙不过来呀”。又问张松在川中见过这么雄壮的兵马来？张松说：“蜀中以仁义为本，不曾见此兵革”。曹操故意怒目而视，但张松全无惧意。曹操傲气地说：“吾视天下英雄如同草芥耳。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之者生，逆之者死”。张松反唇相讥道：“丞相确实是用兵如神，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岂能不知啊。比如，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曹操大怒，骂张松一介竖儒竟敢如此放肆，喝左右推出斩首。程昱和杨修劝谏道：“张松无礼，但毕竟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失远人之心”。曹操一副怒气未息的样子说，要不是看在他俩的份上，定不饶张松，令左右棍棒将其打出。

第二天，曹操对程昱说：“那个益州来的别驾走了吗？走得好，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才能来”。

石溪茅屋里，曹丕与司马懿在议论张松之事。曹丕对父亲的举动十分不解，问司马懿：“父亲以前从来不这么倨傲，更何况益州遣使来与我交好，父亲如此慢待张松到底是为何？”

司马懿沉思片刻，突然纵声大笑：丞相这里面藏着一步大棋呀！马超败后，张鲁慑于曹军军威，日夜思谋自保之计。他要自保，只能图取西川，壮大自己的势力。益州多年不向朝廷纳贡，现在却突然派来别驾朝贡，真实目的一定是听到张鲁想西顾的消息，求丞相出兵攻打张鲁。曹丕说：“那父亲正好可以和益州结盟夹攻汉中，一来可得汉中之地，二来可以根除马超，免生后患”。司马懿说：丞相毕生征战，用兵静如山岳，动如狡兔。如果我军还能战，何必等到益州派人来，早就以雷霆万钧之势荡平汉中了！实际的情况是西凉军战力超群，丞相尽起精锐，苦战一冬才击败了马超，实力大损。目前根本就不能再战。况且还有孙权刘备趁机袭取许昌之忧。再者，定下的休战，养民，垦田国策方略不能轻易改变。

曹丕这才明白曹操之所以慢待张松，是因为知道不能战，又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不能战，所以摆出一副打败马超后志得意满的样子，让张松看到曹军依然强大。并当众侮辱他，让他说不出借兵的话。曹丕再问司马懿：“如此张鲁要真是攻下西川怎么办？”

司马懿说：“这方面丞相肯定悟透了，张松搬不到救兵，无奈之下定会求刘备出兵相助。刘备一代枭雄，野心勃勃，早就想图西川了。他一旦入川，二刘迟早会打起来。如果刘备败了，丞相那就借刘彰之刀，除心腹大患！”曹丕再问，要是刘备取胜，得了益州岂不如鱼得水？司马懿说，有得必有失，刘备如果得到益州，将要失去两样东西。一是所谓正统仁义之名。因为刘璋请他相助，到头来他却灭了刘璋，以后天下人谁还信他的仁义？二来荆州是东吴借与刘备的。刘备如得益州，东吴必来讨荆州。刘备当然不会还，孙刘联盟就必瓦解，还有可能兵刀相见。赤壁一战后，能够威胁曹操的只有孙刘联盟。这个联盟一破，天下迟早尽入丞相之手。曹丕不禁叹：普天之下，只有先生能识透父亲的真心。

张松遭曹操怠慢，转而来到荆州。诸葛亮与庞统二人议起此事。庞统怀疑道：“曹操堪称大智者，怎么会击败了小小的马超，竟轻薄到这个地步？”诸葛亮苦思良久，判断刘璋求曹操被拒，会转而求刘备。刘备一旦出兵，必取西川，东吴定会来讨要荆州。如不归还，孙刘就会生仇。但他仍然认为：主公大军一直困在荆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受曹操和孙权两个方向的威胁，难以长驻。只能设法取西川。即使那是曹操抛下的一块诱饵，也得吞下。诸葛亮最大的担心是，刘备向有仁义之名，取西川等于夺同宗兄弟之基业，愧对天下人。只怕主公迈不出这一步。庞统叹，蜀中宝地，不居之，实在太可惜了。主公不居，早晚落入曹贼之手。二人决定面见张松，先探探蜀中虚实再说。

第六十四集：张松出使许昌，被曹操棍棒打出之后，刘备派庞统带上二弟三弟在路上截留张松。在荆州府，刘备摆出隆重威武的军士操练场面相迎，广场上“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此起彼伏。张松见了，感叹道：“刘备之志，名不虚传哪”。

对刘备的隆重相迎，张松道：“在下何人，敢劳皇叔相迎，如此隆重场景，张松平生未见哪”

刘备道：“刘备久闻永年大名，如雷贯耳，恨云山遥远，不能听教。今闻先生回川，特令云长、翼德兄弟相迎，如有冒昧之处，还请先生宽容。请先生暂入荒州小歇，以述渴仰之思，刘备实为万幸”

张松：“皇叔如此热情，令在下万分感激。但这迎宾之礼，近乎国礼，在下当不起呀”

刘备：“先生乃国士也，何不能以国礼相迎啊？贵主公刘季玉乃吾皇兄。我今日见先生，有如见益州刘皇兄啊。请”

张松见迎宾地毯上有“曹”字，便问刘备道：“这旗帜是....？”

刘备答道：“这是我与曹操交战时缴获的。我脚下是曹操的帅旗，曹仁的将旗，张辽的令旗，许褚的营旗。永年兄，若非我二弟手下留情，那曹操早就成我的阶下囚了。今日我用曹操这些降旗，来为国士垫足，踏旗入城，最合适不过了”

张松：“我原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主，今日才知，皇叔才是盖世英雄啊。皇叔兵锋所向，曹操束手，大汉天下早晚必归皇叔”

刘备：“先生言过了，刘备岂敢。先生请”

进城后，刘备便是摆宴接风，在张松身上下起功夫来，吹奉道：“永年啊，你肝胆照人，忠义千秋，我敬你一杯，来，干”

张松高兴，喝醉。第二天一早，刘备便来到张松下榻的馆舍，对张松道：“永年醒了，夜来睡得可好？”

张松：“恕罪恕罪，你看我，都醉成什么样子了”

刘备：“永年不必说话，且先吃了这杯茶，刚刚斟下的”

张松：“多谢，多谢，多谢皇叔”

刘备：“酒席已备好，请先生入席吧”

张松：“什么，还要喝酒？”

刘备：“**百年佳酿，恭候嘉宾**”

张松：“你呀，刘皇叔，你看，你已经连续陪了我三天了，叫张松怎生过意得去呀”

刘备：“永年这话就见外了，**你主公是吾皇兄，你是当今国士，刘备能与君共醉，是乃大慰平生啊**”

张松：“区区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胸无除贼之策，谈何国士啊”

刘备：“斩军夺隘，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那是关羽张飞他们的事，**先生能于笑谈之间，便骂得曹操狗血喷头，腌油泼面，不是国士是甚？**”

张松：“皇叔过奖了，过奖了”

刘备：“请先生更衣，我在外恭候”

张松：“好，皇叔请”

内人：“主公，内府有要事禀报”

刘备：“什么事呀？永年不是外人，但说无妨”

内人：“夫人请主公过去一趟”

刘备：“她不知道我在招待国士吗？去告诉夫人，不管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张松：“尊夫人是孙权之妹，青春年少，又远离故土，皇叔在这里已经陪了在下三天了，皇叔还是快快回府吧”

刘备：“永年啊，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何况是永年这样的国士呢，更应该肝胆相照，妻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而**永年千里而来，我一年能见上几回呢？**来，不用理她，咱们接着喝”

张松：“请”

刘备：“看来，永年兄，很喜欢这杏花春啊，**待先生归蜀时，带上三车，两车留给我皇兄刘璋，一车留给先生**”

张松：“多谢皇叔”

内人：“主公，主公”

刘备：“怎么哪？”

内人：“夫人，夫人有些发火了，请主公回去一趟呢”

刘备：“夫人发火，我就不能发火吗？下去，再敢扰我待客，军法从事”

张松：“你看，都是因为，还是请皇叔快快回府吧”

孔明：“主公啊，我看，你还是过去吧，夫人脾气大，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好在张大人是朋友，也不会见笑的。哎，人在屋檐下，安能不低头，荆州说到底，还是向东吴借来的，夫人就是仗着这个，才敢向主公发火呀”

刘备：“怎么哪，发脾气我就会害怕吗？就算得罪了孙权，又能怎么样？**就算得罪了整个江东，我也不能失去永年这位朋友，来，干**”

张松：“请，汉之毛贼，都恃强凌弱，侵占大汉城池。皇叔是汉室宗亲，仁义之名闻于天下，却只能寄人篱下，张松心有不平啊”

刘备：“有何心有不平的，我刘备何德何能，能有荆州这样一个栖身之地，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岂敢多望”

张松：“皇叔之言差矣，以你的雄才大略，别说是占据州郡，便是取许昌而居朝廷，也非分外”

刘备：“**永年，你醉了，我刘备世代为汉臣，永不敢叛汉**”

张松：“到了今天，还有人念念不忘自己是汉臣，真是难得。在我看来，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之心；北有曹操，早有鲸吞之意。区区荆州，非久恋之地呀”

刘备：“是呀，这个我知道，但天下之大，舍荆州，而无我刘备安身立命之地呀”

张松：“皇叔恕我直言，益州有险塞百处，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粮饷足备，川中智能之士，无不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能起荆襄之军，长驱西指，以蜀中为基本，数年之内，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永年啊，我当你是国士，你怎么能说出如此悖逆之话啊，别忘了，你主刘季玉，也是汉族皇亲，是我同宗皇兄，我怎么能骨肉相食，侵夺他的属地呢？**

张松：“刘季玉虽居益州牧，却非贤君明主，他秉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更有汉中张鲁，他时思侵犯西川，我来之际，他已经大军压境了，竟把川蜀两县的土地赋税，强行收缴，那刘季玉对此，竟然诺诺不置一辞，整日间只知对着美女作画，这等君主能保有西川吗？他配保有西川吗？时下，川中人心离散，惶惶不可终日，皇叔不取，难道要拱手让与张鲁吗？或者坐视它落入曹操之手吗？几位请随我来”。

孔明：“西川十二郡之图”

张松：“此图，张松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把它画完，蜀中地理行程，山川险要，兵营军镇，府库钱粮，尽

在图中，谁得到此图，谁就能得到半个西川，皇叔请过目”

刘备把它折上不看，走开。

张松：“皇叔为何不看？”

刘备：“永年啊，我岂不知，这图是天下至宝啊，但这有如邻家的美玉，君子岂能窥视，况且这美玉是我自家皇兄的，所以我不能看”

刘备走离而去。

张松：“皇叔啊，皇叔。”张松跪在刘备面前。

刘备：“永年这是为何？”

张松：“请皇叔不要再推辞了，你若再推辞，西川的百姓不答应，大汉的百姓也不答应啊，皇叔，自董卓之乱之后，汉室如西沉之日，气息奄奄，刘氏诸侯相继被人并吞，如今就只有西川还姓刘，可是，蜀中士子百姓都明白，这个刘益州只怕是维持不了多久啊，你若不取，不出两年，益州也被易主，你所声称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又有何意义，岂非空言嘛，皇叔啊，为汉室中兴，我甘愿负背主之名，舍弃刘璋，迎皇叔入川，还望皇叔以天下为重，听张松一言，先取西川为基本，然后北图汉中，再后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哦，如此皇叔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啊”

庞统：“禀主公，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联淄，从来都是易守难攻啊，现在有了永年兄这幅图，又有永年兄做内应，益州唾手可得呀”

孔明：“永年兄欲献西川，乃是对大汉的一片忠诚，你是汉室之后，可不要负了永年兄一片赤诚之心呀”

刘备：“你们都不要说了。永年请起。**永年啊，刘备深谢你一片厚意，只是这仁义二字，是我刘备的立身之本，行事之命，刘备就算是窘迫而死，也不能取刘季玉的西川**”，说完就起身离席而去。

张松：“天哪，我蜀中就为何得不到贤君明主啊，川民为何不能长治久安哪”

孔明：“主公的脾气就是这么倔，他心意已决，从不做背信弃义之事”

庞统：“永年兄，你要真是想让刘皇叔，入主西川，那，在下有一个办法”

张松：“什么办法？”

庞统：“西川不是面临险境吗？只要你主刘璋，请我主公领兵入川，以拒张鲁，我家主公必去无疑”

张松：“刘皇叔刚才已经说了，他意已决，不去”

庞统：“事在人为嘛，你放心，我自会想办法逼他去”

张松：“有这等法子？”

张松回到西川，尽说曹操无礼，建议刘璋请刘备入川襄助，抗击张鲁。昏庸的刘璋当下同意。主簿黄权出班力阻，说刘备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诸葛亮、庞统之智谋，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刘备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礼待之，又一国不容二主。真把他召来，益州有累卵之危矣！建议刘璋闭境绝塞，深沟高垒，对抗张鲁，以求自保。

张松争辩，说马超何等骁勇，西川岂能挡得住马超铁骑？刘备仁义名冠天下，又是刘璋的同宗兄弟。主公要是连这样的人都不信不过，那还能信谁？刘璋连忙表态，请刘备入川。刘璋派法正带着自己的书信，急到荆州请刘备援蜀。

刘备：“孝直啊，你主想让我带兵入川，抵抗张鲁？”

法正：“正是，我主邀皇叔入川，如大旱望甘霖呀”

刘备：“此事棘手啊”

法正：“为何？”

庞统：“孝直兄，我们也有难处啊，你看，曹操虎视于北，孙权狼卧于东。再说，我们本来就兵马也不多，如果分兵入川，我们就有丧失荆州的危险哪”

法正：“士元这话，我听着像是托辞。诸位，时下曹孙刘三方，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你望我，我望你，他望他，谁也不敢轻易起兵。为何呢？因为三家都盼着，另外两家打起来，自己好从中谋利呀。于是乎，三家一时也就打不起来了。比如，曹操在中原施行三策：养民，屯垦，休战，这是为何？其实他就是早看破这一点”

庞统：“孝直兄所言极是，在下不敢高谈阔论了，只好说些俗气话了”

法正：“请讲”

庞统：“大军入川，耗用甚巨，而荆州地狭，我们拿不出更多的粮饷了”

法正：“士元啊，这可不是俗话，反而说了句实在话。同样，我也给列位说句实在话。我主邀皇叔入川，主要是想借皇叔和各位将军的威名，来震慑张鲁。还有西川物产丰盛，粮饷富足，而且我主有言在先，皇叔如能入川，粮饷全部由蜀中供给”

刘备：“孝直啊，既然你主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深为感动。时今，奸臣当道，汉室倾危，在天下各州郡里的汉室血脉，只有刘季玉和我了。皇兄有难，我岂能袖手；皇兄有命，我岂能不遵呢？只是如今确实粮饷匮乏，所以才为难啊”

法正：“如此说来，皇叔答应入川了，蜀中前途灿烂哪。这儿对了，皇叔，我这儿有一封张松给你的信”

刘备：“原来孝直与永年是至交啊”

法正：“正是，不瞒皇叔与各位，就是我劝张松把西川详图献与皇叔的。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呢，如果人主无能，岂不祸满天下。蜀中有识之士，谁都知道刘璋昏庸，西川迟早会落入贼人之手。与其如此，不如让有德者居之。皇叔，刘璋这次面对张鲁的威胁，是惊慌失措，为此，我等求皇叔入川，还望皇叔顺势而为，莫失良机呀，皇叔”

刘备：“孝直兄，难得你一片热忱，只是我与刘季玉乃同宗，此次入川，我只是帮他抵抗张鲁，保境安民，绝无非份之想”

法正：“枭鸱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乎。况且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回旋，而益州人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呀，更有张松与我等为内应，如此良机，皇叔不可失也”

刘备：“孝直啊，当世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曹操以急，我以宽；曹操以暴，我以仁；曹操以黠，我以忠。每与曹相反，则事可成，仁义是我本，是我命，取而代之的话请足下不要再说了”

会谈之后，张飞和关羽来到一房间，张飞说：“来，二哥，喝酒”

关羽：“大哥也是，到手的地盘都不要”

张飞：“等到大哥入了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我只管动手，先占了益州再说”

庞统进来，听了张飞之言，道：“你们以为主公，真的不想取西川吗？”

张飞：“先生来了，先生请坐，来，先生喝碗酒。先生刚才说什么来着，照先生的意思，是大哥心里想，这嘴上不说哪”

庞统：“主公，胸有大志，一直梦想中兴汉室，要想中兴汉室，就少不了土地，益州沃野千里，主公岂能不心里动心呢？”

关羽：“那他为何一再拒绝张松和法正呢？”

张飞：“就是啊”

庞统：“这其一，是刘璋是奉了天子敕命，出掌西川的，而且已经治川十多年了，主公要取西川，必须要到不得不取的时候才能取，起码让世人看上去，不得不如此，否则西川的官吏这心不服啊，蜀中的百姓也会唾骂。这个道理，主公是最明白不过了，主公要不取西川，就不会入川。入了，早晚必取。何时取？这必须要等待时机呀”

张飞：“好，好”

庞统：“再者，张松和法正这两人，他们是真心的邀主公取西川，还是奉了刘璋之命前来试探？这就要拭目相看了。你们两个跟随主公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不明白呢？**主公做事，向来是滴水不漏啊**”

张飞：“明白了，明白了，我和二哥一入了川，不管大哥愿不愿意，如果大哥不动手，我们就下手”

庞统：“不，你们俩，谁都不能去”

张飞：“为何？”

庞统：“其一，这荆州必须要有重兵把守，你们二人还有子龙，必须得留下，才能镇得住孙权。这其二呢，主公如果把你们二位重将调往西川，那刘璋岂不是更加担心了吗？他的部属岂不是更加寒心了吗？”

张飞：“那我们不去，谁替大哥打益州呀？”

庞统：“刘璋暗弱，他的手下，没有几个能征善战的将军，主公有黄忠魏延相随，还有在下，足能够对付川局。如果实在不行，再调你们二位重将，也不迟哪”

张飞：“好，军师，来，喝酒”

于是，刘备率军入川，来到涪城。刘璋从成都前来和刘备相会。庞统认为是取西川的绝好机会。但刘备坚拒。法正来见庞统，庞统道：“失去这次机会，早晚要动刀兵的呀。到那时，流血更多，伤亡更多，仇恨更深哪。我家主公以仁义立身，也会以仁义误事的呀。可惜，可惜啊”

法正：“士元兄啊，我虽客居于此，不便忤逆贵主公，你是执掌大权的军师啊，你可以先斩后奏啊”

庞统：“孝直兄啊，你姓法名正，却一不守法，二不行正啊，你逼着我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啊”

法正：“兄台不必笑我，你浪迹江湖时，不也是邪道士吗？”

刘备与刘璋相会于涪城，刘备道：“刘备拜见兄台”

刘璋：“玄德啊，我朝思暮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刘备：“兄台军阵严整，将士矫健，在下看了，敬佩不已啊”

刘璋：“吾弟玄德亲率荆州士兵，应我之邀，远涉千里，前来助我共拒张鲁，如此真情厚意，令我蜀中军民不甚感激，我先敬各位一杯，一者致谢，二者预祝玄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刘备：“多谢兄台，不过在下有一心愿，望兄台恩准”

刘璋：“请说”

刘备：“我想这第一杯应该共敬天子才是。此时此刻，天子正陷于曹贼之手，日夜以泪洗面，苦盼着我等刘氏宗族，能够携手灭曹，匡扶汉室”

刘璋：“玄德忠义之心，感天动地呀，谨依贤弟之命，我等共敬天子一杯”

刘备：“天子在上，我等皇宗血脉在此立誓，定要剿灭贼患，中兴大汉。这蜀中之酒，甘美无比呀”

刘璋：“蜀中人更胜于酒，贤弟日后便知”

刘备：“不用日后，在下现在就知道了，兄台远道相迎，这份情意就远浓于酒了”

刘璋：“你远道千里迢迢而来，我迎你百里就不该吗？贤弟呀，你此行带了多少兵马？”

刘备：“步军两万，骑兵一万，这三万军士，愿做兄台先锋，驰骋疆场，生死不计”

刘璋：“好，张鲁屡犯我境，现又得马超为助，兵锋正劲，你此次入川，胜如何，败又如何啊？”

刘备：“如胜，则乘胜进军，为兄台攻取汉中之地；如败，则厉兵秣马，以备再战”

刘璋：“如果不胜不败呢？”

刘备：“如不胜不败，依然遵奉兄台之令：“兄台令我离川，在下即刻率军返回荆州；如兄台令我驻守，在下便驻守待命；如兄台要留下兵马只令我返回，在下即刻将所有兵马送与兄台，只身匹马返回荆州”

刘璋：“昔日只听得说玄德仁义，今日之见更令我刮目相看啊，来，请尽饮此杯，以表敬意”

魏延：“主公，饮间无以为乐，魏延愿舞剑为戏”

刘璋：“好啊，好啊，我正想看看荆州将士之勇啊”。魏延于是舞剑，意在刘璋。

刘备正声道：“住手！听着，此宴不是鸿门宴，我也不是楚霸王。魏延，弃剑！荆州来的将领，如有不弃剑者，立斩！”

刘备起身走到刘璋部将张任跟前，说道：“张将军留步，各位将军，我与刘季玉兄乃同宗骨血，荣辱同舟，各位不要再生疑虑了，今日，我刘备当着众人的面立誓，人不负我，我定不负于人，如果日后我对你家主公做出什么不义之事，你们谁都可以杀我”

从刘备处出来，张任对刘璋说：“今日相会，暗藏杀机啊”

刘璋：“不，我确信，刘备是仁义之君”

张任：“即使刘备仁义，可他手下诸将，却不善”

刘璋：“天下诸侯中，姓刘氏者，只剩我和玄德二人了，我连他都不能信任，那就是天亡刘氏啊”

相会之后，刘备率军进驻葭萌关，防张鲁来犯。在关前帐中，刘备与庞统、魏延等议事。庞统说，我军入川后秋毫无犯，蜀中百姓十分拥戴，张鲁更不敢轻举妄动了。不过，我军的粮草却成了问题。营中粮草只够十日之用，将士们已有怨言。若刘璋还是不发粮草，士兵们只怕难以约束。刘璋真是忘恩负义啊，大军压境时，他视我们为救星，大敌一退，他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现在他见张鲁不敢犯境，就开始怠慢我们。刘备说，我亲自致书刘璋，向他讨要就是。庞统说，那自然好。不过，要是他见了主公书信还是不发粮草呢？魏延道：“那他就是逼我们打进成都，那里有的是粮饷！”刘备责斥魏延乱言，同时也心烦意乱。恰在此时，信使带来了荆州急报：孙夫人私回东吴！刘备更加痛苦。孤灯下，刘备与庞统痛饮，醉中倾诉真言。

刘备：“她（孙夫人）到底还是走了”

庞统：“去者已去，来者未来，情缘易了，主公珍重。主公，不要再饮了，主公”

刘备：“士元啊，让我一醉方休吧。士元，我真的舍不得她，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会离开的，从我回荆州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她迟早会离开的。为何？因为我活在马上，而她活在梦中”

庞统：“失去一女子，事小啊。可失去西川，我们会身陷险地，大难临头啊”

刘备：“士元，我深明你意，我何尝不知啊”

庞统：“主公啊，我有上、中、下三策，……”

刘备：“军师啊，你这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嘛，……。罢了，还是待我向刘璋索取粮饷，如若不给，其心自明，那时再定进退吧”

庞统：“请主公速速定夺，如果犹豫不决，我军必陷困境啊”

刘备：“士元，你以为我不想取川地吗？我想，我比谁都想！孔明隆中三策，第二条便是要取川地。可是我现在师出无名，取之不义呀。**我就是攻下益州，得了川蜀，必定会尽失仁义，尽失人心，尽失立身之本啊。我就是想穿了心，也不敢迈出这一步啊。我恨自己，我恨自己呀，我恨自己既想以仁义为本，又想取西川成名大业，可是这两者水火难容啊，**

庞统：“主公此话，在下极为感动。主公，我会让你水火兼容的。主公之所以不肯取西川，是怕师出无名。**主公请放心，我庞统一定会让主公师出有名，而且，师是仁义之师，名是堂堂正正之名”**

收到刘备催要粮草十万斛的信函，刘璋与其文武商议：“该如何妥处？”。黄权说，刘备入川后，一仗没打，却天天要粮草，这不是让益州替他荆州养兵吗？粮草切不可给，否则刘备就会赖着不走了。张松说，刘军虽然没有与张鲁接仗，可正是由于刘备入川，张鲁才不敢轻犯，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功莫大焉！刘军粮草只够几日之用，一旦军中无粮就会生变，比如乱兵掠民，激发事端怎办？其代价将比十万斛粮食更大！

刘璋想，刘备终究是他请来帮忙的，**喂得太肥不行，饿得太狠也不行**。怎么办？十万斛多了点，给五万斛吧，**让他饿不死也吃不饱**。以后设法以礼相送。

刘备军中，庞统在灯下写下一封张松亲启的密信，一个夺取西川的秘密计划由此拉开序幕。庞统授意信使故意把密信错送到张松哥哥张肃家中。张肃正和小妾嬉闹，接信随手打开一看，惊得面如土色！他忙去向刘璋举报。刘璋看罢密信更惊更怒！从此信中可以看出：张松出使许昌时就暗去荆州劝刘备取益州，庞统还托他助刘备筹取军粮。

黄权劝刘璋立即拿下张松，他自己则率杨怀、高沛诸军进击刘备。但刘璋又犹豫不决了，说：“这信里头说，张松虽然屡劝刘备取益州，刘备到底没有动心呀。如果我们对刘备下手，双方拼个鱼死网破，那日后我就得面对刘备、张鲁两个强敌，蜀中怎么对付得了哇？”

黄权说就算刘备真不想取益州，还有他的部下呢。益州内部已经出了一个卖国的张松，时间长了，谁知道还会出多少张松？到那个时候即使刘备不想来，也会被食着刘璋俸禄，暗投刘备的人请进成都来了！刘璋被说得心中更怕，只得同意“抢先下手，进击刘备”。黄权定下机谋：刘备占据葭萌关，凭坚固守，我军如果强攻必受大损。不如堵住刘备通向成都的大道，让出东边通往荆州的小路，同时做出一副礼送刘备返荆州的姿态，再在半路上设伏，定然打他个出其不意。只要刘备一死，西川就无东南之患！刘璋连连称是。

刘璋叫人把张松的人头装在一只盒子里，并和庞统的密信一起，派人送回刘备帐中。事已至此，庞统跪在刘备跟前，伏地请罪：“都怪自己行事不周，使者误投书信，害了张永年呀，还激变刘璋。请主公治罪”。刘备悲痛地说，人算不如天算，先赶紧应变吧。庞统说张松事败，蜀中没人敢再替我们说话，粮草又无着落，我们只能返回荆州了。

次日四更，刘备大军开拔返回荆州。行前，庞统安排全军分成三队，自己与魏延带两千人走在最前面，刘备断后。刘备怀疑道，既然刘璋令我出境，按理该派出细作监视我军行动才对啊，毕竟我有三万大军呀。但探马说往荆州去的道路十分平静，这会不会有阴谋？庞统安慰说，主公多虑了，刘璋连张鲁都怕，岂敢对我们下手？刘备说刘璋性子懦弱，但黄权不弱。张松一死，此人当权。他割了张松首级送来，竟然不怕我记仇？庞统说，主公把蜀中这些人看得太高了，黄权也不过一个文士。主子弱到那个地步，臣下又能强到哪里去？我量他们不敢动兵！

刘备正在思索，庞统坐骑忽然跳起，竟把庞统掀下马来。庞统佯做受伤，跌地难起。刘备令部下为庞统换马，庞统却请求刘备把坐骑的卢马暂借他一用。因为他需要骏马登高望远，率军先行。刘备只得将自己的卢马交给庞统。庞统率前军，朝落凤坡开进。

在落凤坡，黄权以为走在前头，骑骏马的定是刘备，于是朝他万箭齐发。庞统在落凤坡遭黄权伏击身亡，刘备闻讯大惊。他正要挥军上前增援，老将黄忠拦住刘备，说：“军师行前留下一信，说如果遇伏立即交主公拆阅”。刘备接过信展读。响起庞统的画外音：“我毕生都在等待一位能让我效死的明主。苍天有眼，主公让我等到了！禀主公，张松是我出卖的，用意就是要让黄权得势，逼刘璋对主公下杀手。主公不是一直找不到攻取益州的理由吗？当主公读此信的时候，理由定已出现。那就是我的性命。刘璋背信弃义袭击我们，并杀死主公军师，这足可以说服天下人了吧。请主公不要意气用事，千万不要派兵增援。这道山谷无论进来多少援兵，都难以生还。因为它名叫“落凤坡”，是最适合伏兵的地方，也是上天留给我的墓地，主公还是多留下些人马攻打益州吧。我已派人通知了诸葛亮，他现在应该已经带兵到达了川界，只要我遇袭身亡的消息传出，他就会挥师西进。现在主公正义在手，三军又是哀兵，益州必属主公矣！”

刘璋与刘备彻底决裂，现在自己势单力弱，只得听从黄权的建议，转而死敌张鲁许以重利，请其救援西川。张鲁派马超来援刘璋，进逼葭萌关。刘备令张飞迎战，二人杀得难解难分，相持不下。此时诸葛亮在想：“张鲁与刘璋本是世仇，为何会出兵相助呢？必是受了刘璋的重贿”。得知张鲁的军师杨松性贪，诸葛亮于是派顾雍去以重礼行贿杨松。顾雍来见杨松，说：“刘备与刘璋反目，是为报庞统军师被杀之仇，只要张鲁撤回马超兵马，刘备愿和张鲁瓜分益州，还会向朝廷保张鲁为汉宁王。”

杨松：“你主刘备只是个左将军，如何保举我主做汉宁王呢？”

顾雍：“我主虽只左将军，但天子拜他为皇叔，以皇叔之尊，保举贵主张鲁为汉宁王，必成。”

杨松拿着送来的宝物左看右看，道：“此乃宝物啊，只怕杨某收了礼物，却办不成事，让刘备笑话”

顾雍：“**军师太谦虚了，谁不知，在汉中地面上，军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开口，贵主无有不从。再者，我主也说了，即便此事不成，也愿与军师交个朋友。些许薄物，权当见面礼了”**

杨松：“我心有不安呀。你想，马超出征在外，我却在背后败坏人家，多不仗义啊”

顾雍：“在下也久闻军师仗义，可马超不仗义。请军师设想，如果马超西征成功，那他在汉中的地位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再者，马超已失西凉，难道他不想取汉中自立吗？”

于是杨松对张鲁进言道：“主公啊，就算刘备败后，西川也未必是主公的。主公试想，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啊，正因为 he 败于曹操，丢了西凉根据，无处安身，这才暂寄人篱下。我担心啊，马超一旦拿下益州，焉能不自立啊？”

张鲁：“此话可有凭据？”

杨松：“马超之所以在葭萌关，不进不退，不胜不败，是因为他与刘备正秘密谈判。刘备呢，想要马超取汉中自立，由他取川地。而马超呢，想要刘备取汉中，自己取川地。因而才故意保持了不胜不败之势，两家正为谁取汉中，谁取川地相争不下。两家一旦达成了一致，川汉两地，就被瓜分完毕了。或马超，或刘备，必来攻袭主公啊”

为不惊动马超，张鲁于是便假借曹操派军来袭为名，派人召马超班师。马超接到张鲁书信，正要撤军，这时张飞却来挑战，马超大怒，自己一世英雄，连个张飞都不能打败，何以立足？决心打下葭萌关再回师。

马超不回，张鲁顿生疑心：“马超抗命不归，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岂有此理”。杨松乘机说，马超不肯回师，更证明其心不轨，主公不可不防啊。其意是想取西川自立为蜀王，与父报仇呀！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臣服于您呢？于是张鲁派杨松亲去传命马超：一月为限，如果能办成三件事，他就可以不回师汉中。一要取下西川，二要刘璋首级，三要击败刘备。三件事不成，我断他的粮草。

马超接杨松传命，大惊：“这三件事，件件万难，我岂能在一个月内办成这三件事！这岂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杨松：“将军，不是主公逼你，是你自己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说是要生擒刘备和诸葛亮。如今已过数月，你止步在关前，不进不退。主公那是爱惜将军，这才让将军班师回汉中”

马超：“我要是不回呢？”

杨松：“粮饷军械都在汉中候着。将军无粮，怎么继续作战呢？”

马超只好回师。杨松：“这就对了，主公必会出迎三十里”

为防刘备追杀，马超下令全军留下辎重，轻装北撤，以最快速度退回汉中。张鲁得知马超总算是回来了，不过回来得很快，前锋已过汉中界。杨松说：“马超这是回军呢，还是进军呢？前番主公让他回师，他推三阻四地不肯回来，现在突又回来得这么急，会不会有什么诈呢？主公万不可掉以轻心，不得不防啊”。张鲁大疑，立刻派军马把守住关隘，不许马超入汉中。

马超：“张鲁这是何居心？”。

马岱：“我想这是张鲁猜忌大哥”。

马超：“一定是那个杨松在作祟，此人阴阳怪气，素来提防我。你还记得吗？去年张鲁想把女儿嫁给我，也是此人从中阻拦”。马超被挡在关下，进退失据。先前他为了快些归汉中，已令各营把辎重都弃了，士兵们只带了随身干粮，现在陷入绝境。在这走投无路之时，副将禀报：诸葛亮求见。马超问他为何来此。

诸葛亮：“特来作说客”

马超：“我战剑新磨，正少一头颅待斩。阁下请试言之。如果言语不通，请便试剑”

诸葛亮：“将军大祸不远矣。恐新磨之剑，不能斩我头颅，将军必将先试”

马超：“我有何祸？”

诸葛亮：“我听说越国西施，善毁者不能闭其美。齐国无盐，善美者也不能遮其丑。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有切齿之恨。眼下困坐于此，观剑而长叹息。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四海不容，一身无主。昔日渭桥之败，冀城之失，今日又将重现，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马超：“你说得不错，我马超一世英雄，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诸葛亮：“将军既然愿意听我言，帐中何故伏刀斧手？”

诸葛亮：“马将军，我主刘皇叔礼贤下士，爱才如命，并有誓言传及四海，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我主此生大业，就是要剿灭曹贼，中兴汉室。令尊大人当年与我主共同在汉帝的玉带诏上，歃血盟誓，相约共讨曹贼。此事，将军应该知道吧。将军原本是英雄豪杰，当代义士。仅仅为了存身，才不得不屈身于张鲁账下，此真乃将军之不幸也。将军何不弃暗投明？归于刘皇叔。此者，上可承父志，报父仇，下可除奸逆，立功勋。马腾将军在天之灵，必为你欣然长笑”。马超听了，愿降刘备。

诸葛亮道：“我主又得一虎将，益州指日可得”

马超：“先生，就让马超夺取益州，给皇叔立功吧”

成都的益州府一片狼籍，刘璋孤零零地坐在榻上。黄权入内进见。刘璋叹道：所有的人都弃我而去，你为何不走？黄权也叹道：主公啊，难道益州一个忠臣都没有吗？刘璋长叹：当初只有你一人劝我不要引刘备入川。我后悔莫及，早该听你的话呀！现在，我只能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了。黄权说城中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泣道：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忠诚，别说有三万人，就是只有三千人，我也敢战下去。可是世上的忠臣实在太少，先有张松、法正，后有李严、李恢，都卖主迎降。接下来不知还会有谁呢？这时侍从连滚带爬地进来，道：“主公，蜀郡太守许靖，开城出降，刘备大军进东门了。”

刘璋惨笑：你看看，天意不在了，人心也不在了。黄权跪倒痛泣，要护刘彰从西门杀出。刘璋拒绝了，说今日杀出了西门，明日又到哪去？我父子治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于百姓。与其血肉捐于草野，不如投降以安生灵吧。

刘璋投降，献出成都。刘备在益州府，被俘的黄权被带入。他破口大骂，说落凤坡设伏是他的主意，原本要

杀死你刘备，结果上天无眼，庞统做了替死鬼！他连声令刘备杀了自己。刘备却说，请你来不是要杀，而是请做右将军。蜀中有六十余官员归降，但他觉得最忠义、最应该封赏的人是黄权！

不料，黄权仍然拒降请死！刘备动情道：有位故人请求你啊。刘备取出庞统遗书。庞统画外音：“蜀中多才俊，平定西川后，请主公一定要量才使用，尤其是黄权，更是忠勇难得，请主公万不可慢怠”。黄权捧信发抖，惨笑说自己一向自视不凡，可是与庞统一比，才知道自己忠勇不及，才识更输一筹！庞统能为您而死，在下愿意投效。刘备激动地搀起黄权，含泪说：“如此，凤雏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刘备在益州府衙封拜五虎上将，消息传到荆州。关羽看见名单竟有马超，愤然道：“张飞、赵云皆是我兄弟，当然应该。黄汉升也是老将，名列其后也还说得过去。马超何人？刚刚投降就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即刻写信，让义子关平亲送成都，说要和马超比武。

在益州府，刘备与诸葛亮议起此事。诸葛亮说，他哪里是要来比武呀，他是不服主公将马超列为五虎上将呀。诸葛亮即复信，令关平带回。在荆州城，关羽拆信开视。响起诸葛亮画外音：“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争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关羽看完信，抚着长髯，笑道：“你瞧瞧，军师赞我美髯公。哈哈哈哈哈，关平啊，把军师的信抄上五十遍，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

五十、单刀赴会——傲视群雄 pk 智谋深远

第六十八集：刘备攻取西川后，孙权又惦记荆州归属，他亲往鲁府问计于鲁肃。此时的鲁肃已重病缠身，建议派人向刘备讨还荆州。孙权不解其意，鲁肃解释说：对东吴来说，联刘只是手段，根本目仍是拖住刘备抗曹。只要让曹刘两家在争斗中不断削弱，东吴才可能日益壮大。刘备太弱对我们不利，但让他得西川后越来越强大，于我们也不利，所以必须催逼刘备归还荆州！只要刘备担心失去荆州，就不得不往东谋汉中。而曹操也想谋取汉中，这一来，他们双方早晚兵戈相见！总之，要不要到荆州是一回事，但索要荆州是另一回事。孙权钦佩不已，即派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亲往成都，向刘备讨要荆州。

诸葛瑾到成都后，张飞斥骂道：“孙权既以妹嫁我兄长，却乘我兄长不在荆州，竟将夫人骗去，情理难容！我们不记这仇也就罢了，你们还有脸来索荆州。不给，就是不给！”。刘备明白长久不还荆州可能导致孙刘联盟崩坏，因此客客气气请诸葛瑾回去复命，正言表示：自己刚拿下西川，立足未稳，一时还需要荆州的兵马钱粮支应，所以只能先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等取了汉中，定把荆州都还给东吴。

诸葛瑾虽然没要下整个荆州却要回半个，也可复命了。诸葛瑾带着刘备的公文，来到荆州城中，叫关羽移交长沙等三郡。关羽十分不悦，说：“荆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军将士拼着性命从曹操手中夺回来的，我岂肯拱手让人？”

诸葛瑾：“刘皇叔军令在此，将军竟敢不遵？”

关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哥哥好说话，我可不成。若不是看在孔明的份上，你回不了东吴！送客！”

诸葛瑾被轰了出去后，关羽道：“关平听令，立刻多派水军，沿江列阵，防止东吴来袭我长沙三郡。另外，如有东吴官员前来长沙等赴任，都给我轰回去！”

东吴官员前去零陵赴任，果然被关羽轰回。副都督吕蒙见了气愤，亲自来到关羽衙府，索要三郡。不料关羽傲慢地问：“你何人哪？”吕蒙报上姓名职称。关羽讥笑：“你就是那位吴下阿蒙”。随行侍卫大忍羞辱，正要发作，却被吕蒙按住。吕蒙强忍屈辱，说道：“关将军说得对，我为将之初，目不识丁，确是被称作吴下阿蒙”。关羽问他来此何事？吕蒙道：“与将军会商，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事物”。关羽：“你不配跟我谈，还是打道回府吧。东吴想要跟我谈事，让鲁肃前来见我”。吕蒙说：“大都督病得很重，已经

不能远行了”。关羽：“也罢，鲁肃既然病得很重，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我就让他一截子路，我会在陆口江边迎候，这总可以了吧”。吕蒙忍气离去。

鲁肃来到陆口，对众将说：“我此次前来，是应关羽之邀，来谈归还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之事。总之，是来和谈，而非论战。吕蒙，把布在江上的水师，立刻后退二十里”。

吕蒙：“大都督，如此一来等于把江东的门户，向荆州敞开了啊”

鲁肃：“子明啊，我跟你讲，现在沿江两岸，已是张弓待发之势。这个架势，谁又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事呢？”

吕蒙：“关羽欺人太甚”

鲁肃：“子明呀，你记住，我江东从不仗势欺人，但也绝不可被人欺。欺人者，必自毙，不是吗？”

吕蒙：“大都督所言甚是”

夜里，吕蒙从侍从手里接过洗脚盆，亲手服侍鲁肃安歇。鲁肃道：“子明，你这是干什么？”。吕蒙：“大都督，你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欠安，双腿都浮肿了，腰都弯不下来，还是我来吧”。鲁肃：“就算我弯不得腰，也不能让你来做呀。你现在毕竟已是江东的副都督了，万万使不得”。吕蒙：“在你面前，我永远也只是你的学生。大都督，你对我恩同再造。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关羽正要动身去赴会，关平道：“父亲，东吴水师后撤了二十里”。关羽：“怎么撤了？”。关平：“我也觉得奇怪”。关羽：“定是鲁肃叫他们撤的，他这是在向我们示诚。东吴文武不和，也就是这个鲁肃还是个明白人”。关平：“父亲，你为何不披战甲呀？”。关羽：“不用”。关平：“儿派五百校刀手，护卫父亲赴会”。关羽：“昔日我在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今日又何惧那东吴鼠辈？你在此待命，我只带周仓一人过江”。

吕蒙在江边迎候关羽，道：“君侯辛苦，大都督在帐中已等候多时了”

关羽：“有劳吕将军相迎”

鲁肃：“云长啊，恕我贱体有恙欠安，不能相陪了，还请云长自己多饮几杯吧”

关羽：“我是不会客气的”

鲁肃：“子明啊，你们应该祝贺关将军受封汉寿亭侯呀”

吕蒙：“恭贺君侯”

鲁肃：“云长啊，诸葛瑾从成都回来，带回你家兄长书信，令你交还长沙等三郡，敢问云长为何抗命啊？”

关羽：“子敬兄，今天只喝酒，不谈国事”

鲁肃：“哎，这酒要喝，国事也要论。云长啊，数年前，我家主公只有区区江东之地，却肯以荆州相借，那是念及刘皇叔兵败来投，没有依托。可如今，刘皇叔已夺得益州百余县，其沃土丰田，远超我江东。按理说，你们应该早就兑换诺言，归还荆州。可是，刘皇叔仍然说，他益州未稳，只能先还三郡。对此，我家主公也能体谅。不料，云长却不能够体谅”

关羽：“那我来问你，东吴为什么总说，荆州是借给我们的。荆州是我们从曹操手里，夺回的大汉城池”

鲁肃：“关将军，在你们夺得那些大汉城池之前，早已是兵败长坂，九死一生，命悬一线。若不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败曹操于赤壁，刘皇叔和关将军恐怕早就是曹操的阶下之囚了，又如何能够夺得那些大汉城池？”

周仓在关羽身后，见东吴在两厢设有伏兵，便出言道：“天下土地，有能者居之，绝非江东囊中之物”

关羽顺势说道：“这哪有你说话的份？下去，下去！”，趁机从周仓手中接过青龙偃月刀。此刻，气氛紧张起来。

鲁肃见势，便起身，朝关羽走去，说“云长啊，来。云长啊，你太过计较了，我且敬你一杯。将军们背着我设伏，你可以以我为人质，挟我而走”

关羽便道：“我喝醉了，荆州之事，改日再谈吧”。关羽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往外走去。东吴诸将见关羽手提大刀，挟拉鲁肃，担心投鼠忌器，不敢妄动。

来到江边，关羽对鲁肃道：“为何救我？”

鲁肃：“我不是在救你，我是在救孙刘联盟啊。”

关羽：“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把三郡交你们。”

鲁肃：“**即算是这样，我仍然会救你，因为只要你的人头落在江东，就算东吴夺得荆州，我们两家还会大战。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孙刘两家早晚会被曹操所并。**”

关羽：“子敬真乃义士也，关某敬佩。”关羽松开鲁肃，上船，然后转身对鲁肃说：“**自周瑜后，我一直以为江东无英雄。今日来看，是我错了。子敬，长沙三郡，你，你派人拿回去吧。**”

鲁肃：“多谢了。”

关羽走后，鲁肃因病重倒地，在病榻上对吕蒙说：“子明呀，你今天太莽撞了，就算你今天酒席宴上，真的取了关羽的首级，可是荆州那边的八万多水师，仍然是毫发无损，而且会悲愤不已，为关羽复仇。你想激起孙刘大战吗？子明呀，关羽已经同意交还长沙三郡了。你可以派人去接收了。而且你可以趁接收之际，在荆襄内地布下一支劲旅，这大概就是你暗藏的心思吧。”

吕蒙：“大都督明察秋毫。”

鲁肃：“但是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派任何将士过江，只派若干文官前去赴任。为何呢？因为关羽会紧紧盯着，会紧紧盯着江东官吏的一举一动。**须待时日长久，关羽才会有所松懈。那时，你就可以实现公瑾的遗愿了。**”

此时，信使来报：“曹操趁刘备在西川立足未稳，亲率二十万精锐攻取了汉中，汉中十二郡全部归于曹操。”

鲁肃道：“子明啊，曹操果然是用兵老手，下手真快呀。看来刘备取蜀中，让他坐立不安啊。子明啊，现在曹操和刘备在北边和南边两条战线上已经形成了对峙，只要一点火星蹦出来，就会燃起一场大战，这样则使我东吴越发主动了。”

吕蒙：“是呀，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鲁肃：“子明啊，现在孙刘曹三足鼎立之势已成，但是曹操和刘备在兵马和属地上都胜过我东吴。你说说看，以后我东吴当如何应对呀？”

吕蒙：“遵循大都督的决策，联刘抗曹”

鲁肃：“你只说对了一半”

吕蒙：“我错在哪一半？”

鲁肃：“子明啊，**曹强刘弱时，刘备是友，曹操是敌，我们必须联刘抗曹。可是反过来，刘强曹弱时，那刘备就是敌，曹操就是友，我们必须联曹抗刘。这有这样，我江东才是永远的胜者。**”

吕蒙：“大都督深谋远虑，我吕蒙此生牢记。”

鲁肃：“我怕是不行了。江东大事，就托付给你了”。第二天，鲁肃死。

五十一、对知心老友的阻拦不为所动——曹操扫除忠汉旧臣

第六十九集：曹操取得汉中后，程昱建议：丞相已开创万世不移的丰功伟业，应当改朝建元。曹操摇头说：不可不可，时机不到。程昱再建议：那么丞相也应该先试行一步，进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曹操虽喜，仍担心拥戴汉帝的群臣不赞同。程昱正声道：丞相之勋，足以开天地自立。那些到现在还不明时务的臣党，早该从朝堂上驱逐出去了！

朝会上，程昱安排众臣大赞曹操功德，齐劝：“进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众臣一片劝进之声。唯有荀彧出班劝止说：“陛下，丞相承天命，伸大义，素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秉忠贞之志，守廉退之节。高祖皇帝子创立大汉之时，便定下律法，异性不可称王。今日，如将丞相晋升为王，则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侧，必遭臣民非议。我等既是汉臣，又是丞相部下，不应该把丞相推到不仁不义之境，臣请求陛下纳丞相以忠言，不要晋丞相为王”

曹操闻言不悦，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最为欣赏，立功最多的荀彧，已成障碍了。程昱辩驳道：“文若之言差也。陛下，天下半壁虽已安定，但孙权刘备仍割地称雄，图谋篡汉，朝廷更应该彰显王威，方能荡平逆贼。如丞相晋位为王，上合天道，下顺民心。陛下，切不可因俗守旧，而阻四海万民之望啊”

汉献帝：“朕，朕也有意为丞相晋爵，但怎奈丞相自个儿不愿意呀”

程昱：“陛下，丞相晋位为王，但凭天意，岂能因丞相辞让而罢休”

众臣：“陛下，丞相忠义谦恭，陛下更应该为丞相晋爵，陛下更应该为丞相晋爵”。

荀彧：“衮衮诸公，碌碌汉臣，食君禄，要受国恩，今日却成一派枯木败草，无一骨节矣，无一骨节矣，无一骨节矣，无一骨节矣”

荀彧无奈叹息，退班而去。退朝后，曹植匆匆出宫门来，跳上马车，想穿过白马门走捷径。白马门前，门吏阻止曹植说：朝廷的规矩，白马门不能过马车。情急之下，曹植下令冲过白马门。可迎头撞上了荀彧。荀彧以身相阻。曹植说有急事，请荀大人让开。荀彧正声说道：朝廷规矩就是天下大事，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曹植一再恳求。荀彧说：“莫非父亲不守规矩，儿子也不守规矩么？你要想驾车出白马门，就从我身上碾过去吧！”

恰在这时，曹操出现了。得知事情经过后，打了曹植一耳光，然后下令将门吏处死！荀彧说：“坏规矩的是公子，丞相为何要处死门吏？”。曹操说门吏不开门，公子能坏规矩吗？这就是我的规矩！荀彧说：“丞相说得对，今天朝堂上为丞相大开魏公大门的百官，都该像这个门吏一样处死！”曹操拉着荀彧的手，边走边笑呵呵道：“荀彧！荀彧！你跟了我三十年，没想到你竟敢这么悖逆。来人哪”。荀彧说道：“丞相要杀在下吗？”。曹操笑道：“足下尽管放心，我曹操从来不杀有功之臣。许诺，即刻拆除白马门。荀彧，我要让你好好看看，一会儿连门都没了，大路朝天，人人可走，你所谈的规矩又何在呢？嗨，嗨，嗨”。然后走了。

荀彧气得浑身发抖，晕倒在地。御林军小头目耿纪见了，扶起荀彧。荀彧悲愤地说：“汉臣没有死绝呀”。数日后，曹操问荀彧如何了？程昱禀报说，荀彧病了，七天没有吃东西。曹操说：不吃东西怎么成？你马上替我带一篮果品送给他。于是程昱携一篮去探望荀彧。在榻前，荀彧打开曹操送的篮子，一看，盒中竟空无一物。他一切都明白了。“空篮”意“空拦”，意思是我曹操的步伐，荀彧你是阻拦不住的。程昱离去后，荀彧便拔剑仰首自尽！

曹操在荀彧灵堂前祭拜，感慨万千：“文若，你歇着吧。你知道吗，我想念我们的当年啊。要是没有你荀文若，哪有我曹操的今天。兴平元年，我征讨陶谦，你以州司马留守兖州，费尽心机保我粮饷供给。张邈反叛时，各郡县纷纷响应，又是你，率军坚守，保我大营不失。建安五年，官渡大战，我大军粮尽，军心大乱，所有将领都要让我退去，只有你，劝我坚守待变，连夜给我送来了粮草军械，我才能最后出奇制胜，大败袁绍。**文若呀，你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就是我的兄弟。只可惜啊，你不是我的同道。丕儿啊，为父伤心哪”**

曹丕：“是，孩儿明白。**父亲杀了一个不想杀又不得不杀的老友。况且这位老友，还是父亲的知心人。**

曹操：“你听见了吗？文若。丕儿说得对，你是我的知心老友。可是你，和世人一样，看错了曹操。你等着，时间会证明，你离我而去是错的，大错特错。而我是对的”。

御林军小头目耿纪对曹操称王，逼死荀彧满腔义愤。他暗中联络四位忠义臣子，率御林军起事，攻打曹操住所五凤楼，然后请天子登楼，召百官面谕讨贼。半夜时分，许昌的大街小巷中突然响起一片“诛杀曹贼，匡扶汉室”的喊声。曹操从梦中惊醒，许褚急报宫中起火，御林军作乱，提出护送曹操出城。曹操却冷静道：“慌什么！四面都是喊声，怎知哪条路上没有乱兵？我是国家的梁柱，稍有风吹草动就动摇的话，那国家能不动摇么？”。曹操下令把住四门。曹丕听到御林军作乱的消息，担忧父亲安危，急忙带上所有卫士和家仆，去五凤楼杀贼救父！五凤楼宫门前，曹丕冒死与耿纪厮杀！后曹彰带兵赶到，平息了叛乱。耿纪被捆绑着带到曹操面前。

曹操：“耿纪，你为何造反？”

耿纪：“曹操，造反的人不是我，而是你。我是为大汉除贼。”

曹操：“口气不小啊。知道吗，我会灭你九族。”

耿纪：“即便断子绝孙，我也要杀你。”

许褚：“把这叛贼的舌头割下来。”

曹操：“不，让他骂。让他痛痛快快地骂几句。我好久没听人骂了。耿少卿，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自从灵帝以后，汉庭日渐衰危腐败，皇帝卖官鬻爵，官吏横征暴敛，豪强纷起，为祸四方。整个汉室，就像我脚下这片废墟一样。是我，呕心沥血，重整河山，才让老百姓有了饭吃，让那些贪官污吏没有了作恶的地方。我自认为，还是有些微薄之功的，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么恨我，还要杀我？难道你们想要让汉室变成一片废墟吗？”**

耿纪：“**忠为百德之首，我生而读圣人之书，死而要尽圣人之道。**”

曹操：“**圣人之道要是管用的话，圣人早就自个儿一统天下了。你知道吗，你这叫愚忠，贪官污吏可恨，昏庸的君主可恨，你这种愚忠不化的人更可恨”**

耿纪：“曹阿瞞，吾生不能杀你，死也要做厉鬼杀你。”

曹操：“是吗？那你就看清楚点儿，记清楚我这张脸，别到了阴间记不住。你们这些鼠辈，在阳间不是我的对手，到了阴间就能翻过身来吗？”

耿纪：“曹阿瞞，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五十二、司马懿心智过人——曹丕心服司马懿

六十九集：平息五凤楼兵变后，曹丕沾沾自喜地来告诉司马懿，昨夜父王被围五凤楼，是他第一个带着家仆杀去营救，后来三弟才领兵马赶到。自己在平乱中立下首功。司马懿问曹植去没有。曹丕说不见人影。司马懿长叹：此役，你和曹彰都输了，曹植赢了。曹丕惊问其故。司马懿说，丞相心智过人，也生性多疑。他会猜疑，这么多人攻打五凤楼，又有这么多人去救五凤楼，连御林军里都有耿纪作内应，谁知道五凤楼下的人谁忠谁奸？丞相或许会对每一个赶到五凤楼的人都生出猜疑。尤其是你们这两个儿子，来杀贼还是助贼？丞相甚至会怀疑是你们二位公子策划了这场兵变。曹植没去，虽然丞相看不出他的忠心，但是至少可以知道他没有反意呀。曹丕一听，惊骇不已。

第二天曹操果然下令让曹植统领御林军，戍守许昌城。程昱向曹操汇报，说乱贼都已经惩处。曹操说这些都是被捕获的，还有没被捕获的，此事务必要深挖严惩，一定要挖出余党。校场上，百官都被招来。曹操指着

校场上的两面旗道：耿纪造反，想放火焚五凤楼害我，你们中间，有人出来救火击贼，也有人闭门不出。曾经救火击贼的，可立于红旗下；闭门不出的，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红旗之下。曹操手指立于白旗下的人，说：“你们各赏金二十两，回归本职去吧”。众人一齐称谢。接着曹操手指立于红旗下的人，说道：“统统拿下！”。红旗下众官一齐跪倒：“魏王，我们去救火杀贼，何罪之有？”。曹操怒斥：“你们文士手无缚鸡之力，救什么火？击什么贼？你们聚集五凤楼下，分明是鼓噪起事，实则助贼，通通牵到漳河边斩首！”

曹丕看着这场面，心中暗道：司马懿果然有先见之明。

曹操随后叫曹丕来单独问话：“丕儿，为何不安呢？”

曹丕：“父王刚刚杀了三百多官员，赫赫王威，令孩儿惊心动魄”

曹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吗？”

曹丕：“红旗下的，多为皇宫卫士，他们跑到五凤楼下来，其心不轨”

曹操：“你既知道如此，那你为何要去五凤楼下？”

曹丕跪下道：“父王，孩儿宁肯被父王怀疑，也绝不让奸贼害了父王”

曹操：“丕儿，你昨夜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你本不是习武之人，剑法拙劣不堪，但是在与逆贼殊死相搏时，却像个疯子一样，毫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丕儿，我要立你为世子，承王嗣，今日我就要董昭诏告天下。你要尽快地搬到丞相府来，日后我不在许昌的时候，所有军政要务，全归你执掌”

曹丕：“儿臣听令”

曹操：“去叫司马懿来”

曹操：“仲达，我已经立曹丕为世子了”

司马懿：“臣看见丕公子满面是泪”

曹操：“足下的才华不亚于孔明，周瑜。日后，我还盼你忠心辅佐曹丕”

司马懿：“臣领命”

五十三、司马懿初露峥嵘——联孙抗刘

此时，程昱给曹操送来战报：曹洪从汉中发来告急文书，说刘备上将黄忠已攻取天荡山，定军山也危在旦夕。曹洪请主公快发救兵！

曹操：“刘备攻取川蜀不到一年，就要攻取汉中之地。汉中一失，刘备就可居高临下，像刘邦一样出兵中原，攻许昌，与我一决雌雄”

程昱：“魏王，汉中断不可失啊，赶紧发兵救援曹洪吧”

曹操对司马懿说：“你说呢”

司马懿：“刘备帝王之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坐拥于川蜀，荆襄。其兵马不下于百万，战将不下于千员，粮饷军械，用之不竭，取之不尽。此时刘备大军斗志正酣，丞相不必与之争锋”

曹操：“难道你想让我放弃汉中”

司马懿：“臣以为，还有一处比汉中更要紧的地方，那就是天下之腹，荆州。丞相可让曹洪率十万军，在汉中佯动。丞相亲率三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取荆州。由此，刘备必乱，汉中之危也可立解”

曹操：“好方略，不过我想稍作修改，叫曹仁率十万军南下，进驻樊城，择机攻取荆州。我亲率三十万军往汉中，迎战刘备。你，随我出征”

司马懿：“遵命，禀丞相，如果丞相非要与刘备决战，臣还有一个建议。至书孙权，让他发兵过江，与我军联合行动，攻取荆襄。事成之后，平分其地”

曹操：“孙权在合肥屡败于我，他还会与我联手吗？”

司马懿：“肯定会。一者，孙权朝思暮想，贪图荆州；二者，他此时的心思，与丞相不谋而合，他也不想看到刘备吞并天下”

五十四、曹操与刘备血拼汉中——孙权渔翁得利

第六十九集：曹操亲率大军前来汉中。刘备召集众文武议事，刘备说：“其一，黄忠攻取了要隘，汉中门户洞开；其二，曹操刚刚在许昌篡位称王，便激起了兵变，差点杀了他”

张飞：“大哥，我们要抓住时机，尽起三军，夺了汉中”

魏延：“汉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若战取汉中，就可以居高临下，威胁中原，若让曹操占据，他可随时西犯川蜀”

众人：“对，对，对，一定要拿下汉中，拿下汉中，拿下汉中”

刘备：“孔明啊，你何意？”

孔明：“**主公啊，我有些忧虑，如果尽起蜀中三军，万一荆州有事，如何应对？**”

张飞：“嗨，嗨，嗨，先生啊，你这人，样样都好，就是太过谨慎了。你想想，如果我们尽起三军进攻汉中，那曹操，哪还有力量南顾呀？”

孔明：“除了曹操，还有孙权呢”

张飞：“这江东鼠辈，岂是云长之敌啊？”

孔明：“我还是心存忧虑”

刘备：“**我决定了，挥军攻取汉中，与曹操一决雌雄**”。【刘备在一帮武将的高声中，轻率地拍板，第一次不顾孔明意见】

众将：“遵命！”

刘备：“**孔明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想我们越快攻取汉中，荆州就越安全。**”

东吴方面，孙权和陆逊在凭栏远眺。陆逊道：“主公，那里就是主公昔日插剑的地方，青龙门”

孙权：“真是龙盘虎踞，气象万千啊”

陆逊：“主公啊，曹操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荆州。刘备也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曹操。这二人都是折腰降尊，有求于主公。这是东吴的大好时机呀。不知主公如何决断？”

孙权：“你看，我是应该答应曹操呢，还是应该答应刘备？”

陆逊：“在下建议主公，两边都答应着，但是都不发兵。目前，曹刘两家都是孤注一掷，血拼汉中。主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到底是谁胜谁负，到时候再决定时攻曹还是攻刘。至于荆州，放在那里，它也跑不掉。如果曹操胜，荆州自然是主公的。如果刘备胜了，就算主公现在拿下了荆州，只怕到时候，也会引来刘备的大军。”

孙权：“好主意，我两边都答应，但却都不出兵。不过，我还想更进一步，立刻书信向曹操索要十万担粮饷，以备攻刘所用，再向刘备索要十万担粮饷，以备攻曹所用。你看如何？”

陆逊：“主公英明。依眼下的情况，主公向他们要什么，他们都会给的”

孙权：“不过，我现在还在想一件事。如果此时此刻，在汉中激战的不是曹刘，而是我们，你看，我们能取胜吗？”

陆逊：“只怕不能”。

孙权：“为何？”

陆逊：“原野作战，依仗的是铁骑和兵甲。我江东的水师天下无比，可步骑皆不如曹刘。这也就我们多年据守江东，无法远图的原因之一。主公啊，我们自保有余，可想要夺取天下，就必须要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铁骑”

孙权：“陆逊，我为何要找你来，你明白吗？”

陆逊：“明白，主公是要我，抓住时机，训练铁骑”

孙权：“没错，命你为东吴副都督，立即招募壮士，训练一万铁骑，一万战甲，以备将来所用。我从刘备和曹操那儿拿来的二十万担粮草，就都交给你了”

五十五、危险总在狂欢时逼近——曹操忍痛，刘备欣喜

第七十集：黄忠和夏侯渊在定军山血拼死战。夏侯渊派信使火急向曹操求援。得讯后，曹营众将请求曹操派兵救援。曹操对众将和信使说：“夏侯渊英勇，不愧为吾弟。这样，你先歇息片刻，待会儿，我会派五百铁骑，护送你回山寨。你告诉夏侯渊，我马上就会派徐晃，许褚带三万铁骑前来相援。让他再死守一天，只待援军到，里应外合，聚歼黄忠”

曹操对众将：“都退下吧”

曹操对司马懿说：“从刘备攻破第一关算起，我们这是第几场败仗了？”

司马懿：“第四场”

曹操：“我打了一辈子仗，还从来没有连败过四阵”

司马懿：“魏王真想援救定军山？”

曹操：“为何不，你以为我说说而已吗？”

司马懿：“魏王应该前日就发兵，何必等到战局恶化成今日。此刻发兵，须急行军一日半。等援军到时，定军山八成已经失了。而我援军却是兵疲马乏”

曹操：“哎，瞒不过你，这正是我心中的苦恼呀。我刚才给信使说要发兵，也只是说给他听听。定军山地势险峻，四周山岭都被黄忠占据，我已经无法再救。派多少人去，都是送死”

司马懿：“魏王的意思是，定军山已成败势，就让它败得更更有价值。让定军山的士兵们抱有一丝希望，战至最后一刻。好拼杀掉刘备更多兵马。”

曹操：“没错，刘备得定军山之后，骄气更甚，必小视于我，这更有利于我日后与他决战。”

司马懿：“魏王啊，夏侯渊是我军上将，屡建奇功，还是魏王的宗亲血脉，他一旦阵亡，三军震动。”

曹操：“你心痛了。”

司马懿：“心痛如绞。”

曹操：“我也心痛，但又能如何？我只能让痛到最后的，不是我，是刘备。”

黄忠提着夏侯渊的首级，大摇大摆地走进刘备大帐，将首级往地上一扔，得意地高声道：“主公啊，主公，定军山被攻下来了，曹军非死即降，我亲手斩了夏侯渊哪”

张飞与众将：“恭喜黄老将军，老将军如此神勇，在下是佩服万分呀！”

刘备：“众将听令，曹军失了定军山，可谓大势已去，三军齐发汉中，与曹操决战。”【这次连问都没问一声孔明了】

众将：“遵命！”

曹操在严峻情势下，一丝不乱，梳理好各处兵马，得知曹彰已带五万铁骑抵达斜谷，已无后顾之忧。刘备连胜五阵，已成骄兵，认为决战时候到了。两军阵前，曹操对刘备道：“来者何人哪？”

刘备：“汉皇后裔刘备，字玄德。孟德兄好健忘哪”

曹操：“原来是玄德贤弟哪，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健忘的人吗？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是谁把你扶进了十八路诸侯？你被吕布追杀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又是谁将你收留？常言道知恩图报，你却恩将仇报，背反朝廷，祸乱天下”

刘备：“曹操，你戮位称王，篡汉自立，囚君弑后，屠戮忠良，每一个大汉子民都恨不得食汝肉，寝汝皮。我今日奉天子血诏，杀你报国”

曹操：“又一个食肉寝皮的，就没点儿新词吗？玄德，我身后有四十万大军，你若不降，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刘备：“曹孟德，今日之战我朝思暮想，盼了十八年。明年今天，我会到你的坟前祭拜。”

两军酣战中，司马懿提示曹操，蜀军还有赵云未出现，而我们已把所有将军都派出。恰在此时，探马来报：“赵云朝大营杀来”。曹操听此坏消息，撑不住此种危难情势，头风发作，头痛欲裂，倒地不省人事。在曹操昏迷时，司马懿和众将一同商议，决定收兵。此战曹军大败，不得不退出汉中。在回师的路上，曹操醒来，对司马懿反省道：“当初应该听你的，佯动于汉中，避免跟刘备作战，挥师南下，直取荆州。……。问司马懿，刘备下一步会有什么企图？”

司马懿：“刘备攻取汉中以后，必效仿高祖刘邦，挥师中原，居高临下。先攻取许昌，洛阳，继而进取天下。”

曹操：“仲达啊，你说，我会成为第二个袁绍吗？”

司马懿：“不会”

曹操：“说实话”

司马懿：“我说的是实话”

曹操：“为何？”

司马懿：“此战刘备虽然大胜，但他粮草供给拖至千里，蜀粮运至汉中，非一月不至。还有，刘备此役伤亡不少，急需修整，臣估计三个月乃至半年内不会有大战。再者，魏王此役虽败，但中原各州仍有三十万旧军，加之曹仁樊城，襄阳两地，仍驻有精锐十万，丝毫未动”。

曹操：“那你有何良策？”

司马懿：“魏王安心休养，日后再议吧”

曹操：“现在就说，快”

司马懿：“臣愚钝，并无什么良策。魏王非得要臣说，臣还是先前那句话，至书孙权，约他攻取荆州”

曹操：“可是上次我给了他几十万担粮饷，他却言而无信，并没有举兵”

司马懿：“上次，魏王和刘备胜负未分，孙权想坐观成效，坐收渔利。这次不同了，**魏王大败，而刘备大胜，对孙权而言，最可怕的敌人，现在不是魏王，而是刘备。**”

在汉中大败曹操，刘备大帐中一片狂欢，觥筹交错，豪情大发。众将都说曹操兵败如山倒呀，我军直杀到斜谷，要不是曹彰死命抵挡，曹操的首级就拿到了。曹操的四十万大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连他的大纛都被我们夺下了。这时又传来刘封等攻取上庸诸郡的消息，说明汉中已尽归刘备。刘备一脸陶醉。

张飞：“好啊，大哥，你已经是坐拥半壁江山了”

众人：“恭喜主公”

刘备：“都是列位之功。只是曹操未死，许昌未下，我等仍不可懈怠”

法正奉承道：“来，我等共敬主公一杯。主公仁义著于四海，又是皇室正统，更抚有两川之地与荆州，带甲百万，上将千员，天下大势已归于主公啦。**敬请主公进位汉中王，之后诏告天下，共讨曹贼，一统天下**”。

张飞：“说得好”

刘备：“孝直，此言差矣，天子仍困于许昌，刘备如不思救驾，反而自立，岂不跟曹操一样了吗？进居尊位的事，我不能做。此事万万不能再提了”

另一将领：“请主公即王位，如再推却，我等不答应”

众人：“请主公即王位”

诸葛亮：“主公平生以义为本，无天子诏，主公绝不肯自立为王。依我之见，众文武的心意不可违，请主公进位汉中王”

刘备：“各位尊我为王，令备感激不已。可是，没有天子明诏，我这是自立呀”

法正道：“主公，高祖早有遗言，非刘氏称王者，天下共诛之。曹操是异性贼，尚且做了魏王。主公乃汉室正宗，做个汉中王又有何不可呢？”

张飞：“说得好，哥哥就别说是做王了，就是做了皇帝，又有何不可呀？”

诸葛亮：“主公应宜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也未迟也”

刘备：“那就依军师所言吧”

法正跪下，第一个高喊：“臣法正，参拜汉中王”

接着众将一齐下跪高呼：“参拜汉中王！”

入夜，诸葛亮抚琴，一曲《梁父吟》引来马谡。他说，从琴声中听出军师心情沉重。马谡：“好久没有听到先生弹奏这支琴曲了”

诸葛亮：“是啊，手都生了”

马谡：“先生好像有心事”

诸葛亮：“幼常啊，昨天已经有人拥立主公为帝了”

马谡：“我感觉到，不仅众将有此心，主公也有此意”

诸葛亮：“不许胡说”

马谡：“怨在下失言，学生想说的是，如此大胜，已经让好些文武忘乎所以。”

诸葛亮：“是啊，以前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我都不曾感到恐惧，而今天的大胜，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忧虑”

马谡：“先生之所虑，真是学生之所想啊”

诸葛亮：“你听听那狂欢之声，悠悠青史告诉我们，危险总在狂欢时逼近。而让我忧虑的是，我不知道这危险是从何而来。”

【此时的天下大局，只有鲁肃和陆逊明白，因为东吴一直就是基于天下大局来执导国家。初出茅庐者一般都很高明，赤壁大战进行时，诸葛亮就把天下大局清理得一清二楚。现在司马懿也是初出茅庐之时，表现得也很高明，看清了联孙抗刘的可行性。刘备坐拥三地之后，大伙一片欢呼，这是自然。诸葛亮只是知道欢呼不好，谨慎才好，但还没有意识到形势变化导致了敌友转化。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诸葛亮也是如此。诸葛亮万万没有想到孙权会和曹操联手来对付自己。《隆中对》中，也是第一步谋取荆州，第二步谋取西川，第三步：外和孙权，挥师北伐。哪想到孙权突然间变成了敌人。诸葛亮没有跟上形势，但曹操和孙权已经就位。出现了这种落差，失荆州就成了必然】

在许昌丞相府，程昱拿着刘备乞封汉中王的奏章来见曹操。曹丕说，刘备在奏章中说要为国靖难，这是把矛头指向父亲，这等表章应该扔进粪池！曹操笑道：刘备要是不骂我，难道夸我么？曹操令曹丕亲自把奏章上呈给献帝，让献帝授刘备为汉中王。曹操说：**让世人都看看，是刘备有篡汉之心，还是吾有篡汉之心？即使世人看不懂，那么让他们看花了眼也好啊！**

【上了年纪，对于干大事，是一个危险因素。关羽北伐，是乘胜进军，这点没错。形势发展太顺，取襄阳，败曹仁，围樊城，水淹七军。于是，胃口变大，目标加码，变成了攻取樊城，北伐中原。这种雄心对于年近六十的关羽，十分切合口味，非常迫切，因为来日不多，想在有生之年，立下旷世功勋。捷报凭传，也使得诸葛亮中央松懈下来。于是乎，关羽就可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其实，凭荆州那点力量，不足以攻下樊城。关羽只好采取榨和挤的办法，弄得兵马疲惫至极，苦不堪言。但在胜利声中，下面的痛苦和怨气自然是抑隐着，没表现出来。等到一被击溃，就出现了一哄而散的场面，一座城池都没有留下来，彻底失败。壮心不已，得寸进尺，结果输个精光，先前的周瑜是如此，后面的刘备又重演了一次，曹丕也重演了一次，再后面诸葛亮还重演了一次。现代的毛泽东也是如此，江山都被我打下了，共产主义难道就不能一步跨进去吗？其本质是雄心壮志在作怪。其实，在刘备得到西川后，曹刘孙三方都趋向稳态，作战都有一套制度，常态化了。因此，奇迹一般不再易出现。但是，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壮心不已，急着朝更高目标奔进】

五十六、关羽北伐——一路凯歌中的轰然倒塌

关羽在荆州收到川蜀捷报：主公已攻取汉中，还进位为汉中王。借此得胜之机，关羽举兵挥师北伐，攻取樊城，目标是和刘备会师许昌城下。形势真是瞬息万变，先前樊城还一直是荆州北边的巨大威胁，转瞬间关羽变守为攻，北伐攻取樊城。关羽的北伐，开局是一路凯歌：取襄阳，败曹仁，围樊城，兵锋正劲。对曹魏而言，樊城乃中原重镇，现在被围，只得派兵救援。

朝堂上，曹操对众文武说道：“于禁，各位将军都刚从汉中归来，各有伤情。你是我的上将，多年未曾出战。此役，你去如何？”

于禁：“禀魏王，自西凉之战后，末将奉命屯田，久疏阵战。只怕，会误了魏王的大事。”

曹操：“什么话！当将军的只知道屯田还能叫将军吗？你从前不是也打过许多恶仗！建过许多功勋吗？”

于禁：“那都是丞相在阵前指点的。而这次，关羽成名悍将，威震天下。末将担心战不过他。”

曹操：“**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呢？你如果斩了关羽，你不就威震天下了吗？**”

于禁：“末将遵命！请魏王再派一员将军为先锋，随我出战关羽。”

曹操：“谁愿意出任这个先锋官啊？”

众人：“……”

曹操：“看来汉中小败几仗，列位都不愿意打仗！都怕了！是吗？”

众人：“……”

曹操：“那好吧！就让我这个老朽去给于禁将军当这个先锋官吧！我此去，定会与关羽以命相搏。列位就请作壁上观吧！”

庞德：“魏王！末将请做先锋。誓擒关羽，献于麾下！”

曹操：“庞德！好！看来我军中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关羽吓破胆。庞德，我且问你，那关羽威震天下，十多年未逢对手，莫非你不惧他？”

庞德：“那关羽是人，我也是人！那关羽有刀，我也有刀！我何惧之有！魏王何不问问那关羽惧我否！”

曹操：“好！庞德，就冲你这份豪气，我赏你晋爵两级，令你为先锋，与于禁同率八万军，前往樊城，出战关羽。我会自提二十万人马，为你们的后援。”

于禁，庞德：“遵命！”

退朝后，于禁单独对曹操说：“魏王啊，这庞德原是马超手下副将，不得已而归顺魏王。现在其故主在刘备那里，已高居五虎上将，其亲兄庞柔已在西川为郡守。魏王使他为先锋，末将担心是**泼油救火**呀！请魏王三思，再换一将。”

曹操：“这我倒忘了，快！传庞德回来。”

于禁：“遵命！”

庞德：“魏王。”

曹操：“缴下庞德的先锋印绶！”

庞德：“魏王！为何如此？”

曹操：“庞德，不是我信不过你。你的故主马超现在刘备帐下，你的家兄也在川蜀做官。我若用你，众将也有非议，恐怕会动摇军心。所以你还是回归本职吧。”

庞德：“回魏王，当年我受伤被擒，魏王不但不杀我，还厚待于我！我深感隆恩厚德，此生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答！今天，我做先锋是为了杀敌报恩，岂敢有异心！请魏王明察！”

曹操：“就凭你这几句话，我还是不敢把一支军队交给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旦你到了军前，手握兵符，谁又能管得了你？”

庞德：“魏王若是拿我走的军印，我今天就叩死在这里！”

曹操见状，甚为感动，说：“**庞德！如果你带兵去投故主，说明你对故主忠义。如果你带兵去战关羽，说明你对我忠义。无论怎么做，你都是个忠义的人。**”

曹操扶起庞德，说：“刚才的事，是我错了，我向你赔罪。”

七十一集：东吴君臣商议联曹抗刘之事。孙权道：“刘备得汉中后，自立为汉中王。现在兵强马壮，坐拥半壁江山。五天前，关羽又攻下了中原重镇襄阳，现在正在攻打樊城。曹操派密使来说，他已派出七路人马，

驰援樊城，邀我夹击刘备，承若与我平分疆土。信中言语近乎恳求。怎么样，议一下吧，该如何应对？”

吕蒙：“主公，刘备得川地之后，声势滔天，迟早会攻灭许昌，妄图一统天下。如今我东吴最主要的敌人，是刘备。**鲁子敬生前有言，曹强则联刘抗曹，若刘强，则联曹抗刘，这是我东吴求存之道，也是取胜之道。**未将以为我们应联合曹操，袭取荆州”

陆逊：“刘备军势正盛，我们不可与之为敌，最起码现在不可与之为敌”

孙权：“不能与之为敌，难道与之为友吗？现在的这个刘备，还能看得起我这个盟友吗？”

陆逊：“主公啊，在下有一策，不知可否”

孙权：“说吧”

陆逊：“关羽有一女，尚未许配人家，主公有一子，也年当娶亲了吧。请主公派出使臣前往荆州，向关羽提亲，两家再结秦晋之好”

吕蒙：“再结秦晋之好，上次主公之妹下嫁刘备，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哪，如今怎能重蹈覆辙呢？”

陆逊：“**如果关羽答应了，主公可趁势向他索要荆州。毕竟刘备已经取汉中，按约理当归还；如果关羽不答应，他肯定会对我们更加地轻视**”

孙权：“骄兵之策”

陆逊：“总之，在下希望与关羽血战的是曹军，得荆州的是主公”

孙权于是派诸葛瑾来向关羽提亲。关羽道：“这回来此何意呀？”

诸葛瑾：“在下来此求亲，以结秦晋之好”

关羽：“又结秦晋之好，我大哥不是已经和孙权结下了亲家吗？”

诸葛瑾：“关将军，此一时彼一时啊。我主吴侯有一子，甚为聪明。听闻将军有一女，尚未婚配，所以在下特来求亲”

关羽哈哈大笑。诸葛瑾：“将军为何大笑啊？”

关羽：“荒唐，我大哥娶孙权妹子的时候，差点死于非命。我虎女岂肯嫁犬子，回去吧！”

诸葛瑾走后，关羽哈哈得意地大笑，对马良说：“听见了吧，孙权又要与我再结秦晋之好。他想要我女儿嫁给他儿子，这是在向我献媚哪”

马良：“君侯是否答应？”

关羽：“我岂肯答应，当场把他斥走了”

随后，关羽叫关平调集所有精锐，亲自迎战庞德，同时继续攻打樊城，二日内便要扫平曹操七路援军，攻下樊城。

马良：“君侯，你把荆州精锐全都调来攻打樊城。荆州怎么办？”

关羽：“无妨，东吴懂兵者无非两人，一个周瑜，一个鲁肃，二人死后，东吴只剩下一群鼠辈耳，岂敢犯我荆州！”

马良：“现吕蒙就率数万水师屯于陆口。一旦有警，荆州难敌呀”

关羽：“**我有一策，沿江每二十里，造一座烽火台，每台五十军士，一旦有警，日举烟，夜举火，我半日之内便可飞马杀到**”

诸葛瑾回去复命，对孙权说：“在下刚刚表明求亲之意，关羽竟哈哈大笑，还说虎女岂肯嫁犬子”

孙权：“他是虎，我是犬，好你个关云长，我平生还未受到过这等污辱。**刘备要是得了天下，岂不比曹操还要危险！**”

陆逊：“主公，在下有一事，还要向主公道喜呢”

孙权：“还有何喜？”

陆逊：“哨骑探报，关羽已将五万精锐调出荆州，亲自率往樊城，攻打曹操援军。**荆州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呀，主公攻打荆州的时机到了**”

孙权：“马上传令吕蒙，令他过江，攻打荆州！”

陆逊：“在下遵命”

曹魏这边，庞德抬棺出战关羽，不杀关羽誓不休，勇猛异常，用毒箭把关羽射伤。关羽虽伤，但毕竟是名将，不顾伤痛，视察地形，来了个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和庞德。

关平：“父亲用兵真如神啊。当年孔明先生也不过是草船借箭，父亲却借来天上大水，往曹军营寨一泼，于禁数万兵卒，都成了水中之鳖”

于禁被俘，被押到关羽大帐，军士斥道：“君侯在上，还不跪拜！”。关羽道：“于禁，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来之前，可否听说是谁在此统兵？”。于禁：“知道，是关云长”。

关羽：“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领七路人马前来送死？当年我斩颜良文丑之时，你不是在一旁看着吗？”。

于禁：“上有命，下不得不为。还请关将军念及旧情，饶过在下”。

关羽：“杀你，脏了我的刀斧。把他押回荆州，待我擒了曹操，交与主公，一并发落。”

随后，庞德也被押进帐中。关羽道：“庞德，不如你降了我，世人知道你降了关羽，不丢人！”但庞德誓死不屈。

趁水淹七军大胜之势，关羽命令乘胜进军，攻取樊城。马良进劝道：“我军连续作战一月有余，败曹仁，取襄阳，围樊城，歼七军，有道是，强弩之末难穿鲁缟，是否休整几天再战？”

关羽：“这是什么话？我关羽的兵永远是强弩，曹兵才是鲁缟。大胜之际，应该乘胜追击，何言修整呀！”

谋士马良道：“再说我们还有后顾之忧。现在所有兵马都已调来攻打樊城，要是东吴对我们用兵，又该如何？”

关羽：“此时此刻，我大败于禁十万军的消息定已传进东吴。就算我借给孙权一个胆子，他也未必敢来惹我。”

马良：“将军自然是勇冠天下。不过如果那无胆孙权真过江来了，该怎么办？”

关羽：“那好呀，他过江，我也过江。他过江攻打我的荆州，我就过江直捣他的老巢建业，连孙权一起拿下”

关羽挥手间，箭伤触动，站立不住，倒地。

关平对马良说：“**父亲太固执了，他毕竟上了春秋，身子不比从前，受了这么重的伤，又听不进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伯父交代呀？**”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后，关羽道：“先生真乃神医啊”。华佗说：“君侯真乃天神也”。在离去时又对马良说：“恕我直言，**关将军的箭伤我已治好了，可是他的狂傲之病，远胜于伤情，我无药可治**”

马良：“在下明白了”

吕蒙进军荆州，来到江边，见到对岸的烽火台，顿感荆州有防备，冷静一想情势，来个诈病倒地。

孙权对陆逊说：“伯言，招你来，是有事要委托你。子明突然犯病，不能掌军。他发来书信说，要我替他选一良士，替他执掌大都督之职。我就想到了你”

陆逊：“谢主公信任，不知子明病情沉重否？”

孙权：“舟马劳顿，引发风寒，病势很重，现在已在会南徐的路上”

陆逊：“主公啊，孙刘联盟，万劫不复了”

孙权：“何出此言？”

陆逊：“想吕蒙行伍出身，身体十分强健，几十年浴风沐雨，从未染病。为何偏偏早不病晚不病，一到陆口就病了呢？我看哪，他是想以诈病迷惑关羽，此时此刻，恐怕不是在回南徐的路上，而是奇袭荆州了吧”

孙权：“真是瞒不过你。没错，他是看见对岸的烽火台，他还得知，关羽在荆州内部，留守了一万五千精锐，所以才想到诈病，诱关羽将那一万五千精锐调往樊城前线”

陆逊：“所以，他就举荐了我这么一个书生，好让关羽更加无防”

孙权：“伯言，我已将传告江东各地，吕蒙病重，陆逊代职。此刻荆州的细作，应该已经把此消息告知了关羽。伯言，你就配合一下吕蒙，上任去吧”

陆逊：“在下遵命。主公，在下还有一言。周瑜最恨的人是孔明，吕蒙最恨的人是关羽。请主公下令，吕蒙攻下荆州即可，万万不可杀害关羽。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他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甚至要高于孔明。失了荆州，刘备未必会与我们反目为仇，因为荆州本来就属于我们江东的。可如果杀了关羽，主公和刘备就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十个荆州也化解不开呀。几个月后，刘备的百万大军就会舍弃曹军，直奔江东而来”

孙权：“陆逊，你赶快前往陆口，一定要找到吕蒙，令他攻下荆州后，就地驻守，万万不可追杀关羽。”

吕蒙病倒，书生代职水师大都督的消息传来，果然又使关羽再调走荆州最后一万兵力去攻打樊城。关羽倾力攻打樊城，曹军危急，曹仁派信使来见徐晃。信使道：“曹仁将军令在下冒死突围。樊城被围两个月，城中的老鼠都吃光了。如果将军再不发兵救援，我们就只有吃人肉了”

徐晃：“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在此等候了二十天。但是没有魏王之令，我不能进兵”

信使：“将军，将军啊，难道你想坐视樊城的弟兄们全军阵亡，想看到曹仁将军落得定军山的下场吗？”

徐晃：“扶他下去。我徐晃为将三十年，何曾受过如此耻辱”

这时，曹操来了，听见了徐晃的话，便道：“知道耻辱好啊，知耻而后勇嘛”

徐晃：“魏王，魏王，你终于来了”

曹操：“着急了吧”

徐晃：“魏王，我恨不得劈自己一刀啊，你命令末将在此等候二十多天，我七次请战，你七次给我骂回来。魏王，你今天为何亲自赶来？”

曹操：“因为现在战机已到。你看，孙权要和我们联合，他想袭取荆州，按信上的日子算，吕蒙此时应该在荆州城下。徐晃，现在我把我的虎喷营，御林军，还有我儿曹彰，全部交给你，这是我最精锐的十二万兵马。关羽号称天下第一勇将，他所统率的荆州军，是刘备最精锐的部队。现在我命令你，击败他，全部斩尽杀绝，一个降卒都不留”

徐晃：“遵命”

徐晃身先士卒，拼死攻打东寨。东寨守将来报关羽，说曹军精锐太多，东寨失守。关羽道：“**曹军在汉中连败五阵，损兵折将好几十万。要说精锐，我荆州军经我调训多年，那才是精锐。关平，带人去东寨，半个时辰，打退徐晃，夺回东寨。否则，提头来见**”

得报荆州被东吴攻占了，关羽哈哈大笑：“**谎言，这是谎言。曹操战不胜我，就放出谎言来乱我军心，不用睬它。关平，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夺回东寨**”

马良：“我担心荆州真的失了”

关羽道：“**听说过望梅止渴吗？那是曹操惯用的伎俩。他越是这么喊，我就觉得我们就越快攻破樊城了。曹操用这最后的伎俩，给他的部下打气**”

得知荆州真的丢了，关羽道：“**这个吴下阿蒙，竟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五十七、孙权的心狠与柔术

第七十三集：东吴夺回荆州之后，吕蒙在城中洒酒设祭周瑜，对天说道：“大都督，你的心愿，我们今天实现了，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吕蒙置孙权之令而不顾，追击并斩杀了关羽。吕蒙被吴侯召回建业，在庆功宴会上，被暗中下毒，发病而亡。陆逊随后也被召回。

陆逊被领到张昭面前。陆逊道：“在下见过张大人，大都督的病好些了吗？”

张昭便领陆逊来到一间房中，对陆逊道：“足下自己看吧”

陆逊见吕蒙身上已盖上了白布，便道：“大都督过世了？”

张昭：“嗯，庆功宴上，吕蒙忽然狂疾大作，浑身抽搐，半个时辰后便溘然死去了，医官们束手无策，至今不明原因”

陆逊：“不是说主公招见我吗？带我来这里作什么？”

张昭：“难道你不应该来看看吗？你不想看看大都督是怎么死的吗？陆逊啊，大都督违抗主公军令，一意孤行，置东吴于危机之中，死了，也是上天报应。据老夫看来，东吴必须重整三军了。请吧，主公在等你”

陆逊被领到孙权房间，道：“臣陆逊拜见主公”

孙权：“陆逊啊，吕蒙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我东吴又失一梁柱呀”

陆逊：“在下也深感悲痛”

孙权：“可事已至此，只能顺天命。你说，谁可继任吕蒙之职，来担任东吴的大都督啊？”

陆逊：“大都督之职，乃东吴战时最高统兵将领，如今相对平静，主公可暂不设大都督之职，专意整顿三军，积攒粮草军械，待战情爆发，再慎重选立”

孙权：“好，就依你吧”

陆逊：“末将还有一请”

孙权：“说”

陆逊：“既然主公不设大都督一职，那末将的副都督一职也应一并裁撤”

孙权：“为何？”

陆逊：“末将本是一文士，并无统兵之才，请主公恩准，让末将回归故里，闭门读书” **【陆逊对孙权如此对**

待吕蒙，暗地表达心中不满】

孙权：“准”

陆逊：“末将告退”

孙权对张昭说：“子布啊，我在位十多年了，一直受他们这些大都督的制约，现在才能真正当一回主公了”

孙权为避战祸，在给曹操祝寿送礼时，把关羽人头也一并送给曹操。曹操道：“孙权给我送寿礼，他做梦都想让我早点死，会给我送寿礼，什么呀？”

程昱答道：“关羽人头，还有一信：“孙权拜呈魏王陛下，吾领陛下之命，夹击刘军，荆州之役，实乃魏王之功也，欣逢陛下六五大寿，敬奉敌首，关羽首级，以示贺庆”

曹操：“孙权，取了荆州，杀了关羽，占了大便宜不说，还想把祸水引到我这儿。他知道刘关张，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便托辞是受我命来取的荆州，想让刘备迁怒于我，不伐吴而攻魏”

程昱：“魏王，我等该如何应对哪？”

曹操：“上奏天子，追封关羽为荆王，将其首级，配以香木身躯，厚葬于洛阳南门外。下葬的时候，着文武百官一起出殡”

五十八、曹操谢幕——谋略家

曹操在关羽墓前，感言道：“都说这人要是上了岁数，就喜欢念旧。我这两天，老想起从前的事儿。想起你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真是一把快刀啊。可是你为何死在鼠辈手里？（嗯？）因为你缺一个好主子。你要是跟了我，岂能身首异处？刘备，假仁假义，我才是天下雄主。你呀，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好主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当初真跟了我，没有去寻你的故主，我又该瞧不上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喜欢忠义之人，但最好是对我忠义。罢了，罢了，来世再会吧，云长，你歇着。”“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啊！”“死不可怕，死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

曹操祭吊关羽中，受了风寒，病重昏迷。部下星夜请华佗入内诊脉视疾。佗曰：“魏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华佗曰：“魏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面无忧色；今魏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曹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正与吉平无异”。华佗曰：“魏王，我只会救人，不会害人”

华佗被打入牢中，狱吏吴押狱每日以酒食供奉华佗。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将死，恨有《青囊书》未传于世。感公厚意，无可为报；我修一书，公可遣人送与我家，取《青囊书》来赠公，以继吾术。”吴押狱大喜曰：“我若得此书，弃了此役，医治天下病人，以传先生之德。”

佗即修书付吴押狱。吴押狱直至金城，向佗之妻取了《青囊书》，回至狱中，付与华佗检看。佗即将书赠与吴押狱。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后，华佗死于狱中。吴押狱买棺殓，然后辞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书》看习。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吴押狱大惊，连忙抢夺，全卷已被烧毁，只剩得一两叶。吴押狱怒骂其妻。妻曰：“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它何用！”吴押狱嗟叹不已。因此《青囊书》不曾传于世，所传者只阉鸡猪等小法，乃烧剩一两叶中所载也。后人诗叹曰：“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垣一方。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见青囊！”

曹操病重醒来，程昱奏报：“魏王，吴侯遣人上表”

曹操：“都说什么哪？”

程昱：“请魏王加尊九五，晋帝位”

曹操：“孙权，是越来越聪明了”

程昱：“吴侯在信上说，他早就知道天命是归于魏王，势不可阻，伏望魏王早正大位，剿灭刘备，扫平西川，到那时，他就率东吴文武士民，纳土归降”

曹操：“到那时，那时是哪时啊？五年，十年，我还能活得到那时吗？聪明，真聪明，一个行将要死的人，还当什么皇帝？”

程昱：“魏王，臣和百官都以为，魏王功盖古今，德被天地，虽无皇帝之名，早居皇帝之实，应该顺天即位，垂名青史啊。”

程昱：“魏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连孙权都上表劝进了啊”

曹操：“孙权，你以为他是真心的吗？他拥立我，是想把我搁在火上烤啊。我虽有些功德，但名至王侯，名爵已极，足矣”

曹操临终前，想着要再磨练一次曹丕，于是令许褚带兵把曹丕带来拷问。曹操：“许褚，把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拿下去，斩了”

曹丕：“父王，父王为何要杀儿臣啊？”

曹操：“你弟曹冲是怎么死的？”

曹丕：“被毒鼠咬死的”

曹操：“哪有什么毒鼠？他是被人放毒蛇咬死的”

曹丕：“原来是这样。父王，谁，谁如此狠毒啊？”

曹操：“毒蛇就是你放的”

曹丕：“父王，你冤枉我，父王，你冤枉我，我”

曹操：“冤枉你，出殡前四天，我给你们每家发了五只猫，都是发春期的猫。可是那些猫整夜都叫个不休。为什么？因为它们无鼠可捕。还有，我让你们给冲儿守灵，四更天的时候，曹植和曹彰，都熬不住睡过去了，唯有你，心神不定，彻夜不眠。为何？你心中有鬼。丕儿，父亲要死了，临终前就想听一句实话”

曹丕：“父王，儿臣说的，句句属实。冲弟不是我害的，父王如果要杀儿，你就杀吧”

曹操：“许褚，你先去吧”

曹操：“了不起啊，了不起”

曹丕：“你不杀我了？”

曹操：“**我不仅不杀你，我还要把基业传给你。有你这样的主子，再有司马懿那样的谋士，我们曹氏的大业，才能延续下去。我告诉你，司马懿是个天下奇才。你必须用他，没有他辅助你，你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是你要记住，永远要防着他”**

曹丕：“儿臣牢记”

曹操：“永远牢记”

曹丕：“儿臣永远牢记”

曹操：“从今往后，你在家是长兄，在朝是君王，一定要善待兄弟姐妹”

曹丕：“儿臣对天立誓，永远牢记父王的嘱咐，永远”

曹操：“招众文武进来”

曹操临终前交代后事，对着众文武，感言道：“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今孤病危，不能再与卿等共事，特将家事相托。孤，长子曹芳，.....，环夫人所生曹冲，聪明过人，不幸早夭，...，孤甚爱曹植，但他虚华俗丽，嗜酒放纵，因此不能立，曹彰勇而无谋，曹雄多病难保，唯曹丕，敦厚恭谨，可继我大业，卿等宜辅佐之。孤，此生杀人甚多，死后，你们要在德彰府武城外，修疑冢七十二处，断不可让世人知道孤的葬处。还有孤的遗孀们，愿走则走，愿改嫁者，准其改嫁。**死不可怕，死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世人，昨日看错我曹操，今日又看错了，也许明日还会看错。可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

五十九、司马懿的崛起

第七十四集：曹操死后，汉献帝带上老太监到太庙，向列祖列宗牌位诉心肠：“恶贯满盈的曹操真的死了。臣恨死了那个曹操。恨死了那个曹丕，此人竟然不等朕的旨意就擅自继位称王了。大汉四百年的祖业就要毁在我手里了”

老太监：“曹操虽然可恨，可他毕竟不敢废朝廷，不敢废天子，月月供奉也不曾短少。可现在呢，魏王是曹丕，他会不会像曹操那样尊奉陛下呢？”

汉献帝：“他竟敢篡位？”

老太监：“刚才听说百官已为曹丕备下了一樽王椅，比陛下的龙椅还大呢。陛下，**这曹丕比他的父亲更奸险，更可怕啊”**

汉献帝：“列祖列宗听见了吗？朝廷妖逆日甚一日，求祖宗显灵，廓清天下啊”

曹操死后，王位承继上出现波澜。驻守长安的三公子曹彰率军十万而来，已到许昌城外。

曹丕对司马懿说：“他（弟曹彰）竞争王位来了”

司马懿：“殿下不要惊慌，臣愿去劳军”

曹丕：“曹彰性情刚烈，一言不合，即可拔剑相向。你准备以何物去犒劳他？”

司马懿：“三寸肉舌而已”

曹丕：“那，那如果你说服不了他，你，你会有性命之忧啊”

司马懿：“如果说服不了他，臣自愿命薄，死而无怨”

曹丕：“多谢”

司马懿来到曹彰军中，对曹彰说：“下臣司马懿，拜见君侯”

曹彰：“我父王玺绶，现在何人手里啊？”

司马懿：“家有长子，国有君王。先王玺绶，是公子所当问的吗？不过既然公子提到此事，在下可以如实禀告，先王临终前立下遗愿，立世子曹丕继位。所以玺绶，自然在当今天子魏王手里”

曹彰：“我明白了，曹丕是派你来向我问罪的”

司马懿：“在下是来劝君侯回头的”

曹彰：“司马懿，我有十万精兵，你许昌城才万余守军，我只要一声令下，两日之内即可破城。”

司马懿：“不错，真不愧是先王公子，说话一点儿不遮遮掩掩。凭公子之勇，破许昌何需两日，依下臣看有半日足矣。因为当今魏王，根本就不愿看到，兄弟手足相残。在先王尸骨未寒之际，即刻血漫宫墙。你以为你，得了许昌就得大业了吗？非也，当今魏王，只需将先王遗旨昭告天下，樊城曹仁，洛阳徐晃，合肥张辽，还有虎喷将军许褚，都会积极响应。他们听你的还是听先王的，他们希望祸起萧墙，还是希望先王大业步步强盛。再请公子试想，虽然公子英勇过人，但是他们个个都久经沙场，勇冠三军。你斗得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吗？公子啊，**谁得王位是天意，和谁斗也不要和天斗。**”

司马懿：“西面刘备，东面孙权，无不枕戈相望，公子只要一动手，他们就会趁乱起兵，先王大业丢弃不说，就连公子你，都会即刻成为草中枯骨。公子啊，起兵夺位，你这是在帮助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哪。”

司马懿：“啊，司马大人，我只是一时激愤，一时激愤啊”

司马懿：“魏王知道你一时激愤，所以不会计较。”

曹彰：“可我还有十万兵马，他岂能容我？”

司马懿：“你把这十万大军，交出去，不就远离了祸乱。”

曹彰：“什么，交出兵权？那曹丕再对我起杀心，我该如何自保呀？”

司马懿：“当今魏王比你聪明，君侯交出了兵权，就如同老虎拔掉了爪牙，对他已无任何威胁。他对你何必还要赶尽杀绝呢？让天下人耻笑他不义呢？须知，**此时的曹丕，王位已在手，最想得到的是天下人心。**”

曹彰：“好吧，司马大人，我都听你的，交出兵权，只身一人进城，向二哥负荆请罪。”

司马懿：“魏王会亲自出城相迎，君侯从此以后可以富贵终生了。”

司马懿成功说服曹彰臣服曹丕。曹丕对司马懿说：“先生这张嘴，胜过十万雄兵啊”

司马懿：“在下就是仰仗魏王的恩威，顺势利导而已。其实魏王心里很清楚，曹彰性情刚烈，一时激愤，这种人最好对付。”

曹丕：“还有个曹植呢，他可是满腹经纶，名扬四海呀，特别是在士子中间威望极高，甚至比我都高。”

司马懿：“植公子不掌兵，掌中只有笔墨而已。”

曹丕：“笔墨有时候比刀枪更厉害呀。”

司马懿：“魏王可将曹彰谢罪之事，着人传示于他，让他再次前来见驾，如果他还不来，魏王就有问罪的理由了。”

司马懿为曹丕了难很多。曹丕对司马懿说：“先生，多年来，你对我是忠心耿耿啊，几次助我度过危难。我应当好好酬报先生。先生，现在先生你自己说，要个什么职位？”

司马懿：“在下为魏王效力心已足矣，绝无非分之想。”

曹丕：“哎，先生，太尉。”

司马懿：“断断不可，太尉位在三公，臣怎敢僭越。”

曹丕：“相国”

司马懿：“臣虽已是中年，但就功名而言，仍是资历短浅，僭居相国位置，百官不服啊。”

曹丕：“先生你，你到底想要什么职位啊？”

司马懿：“王室主薄足矣，也好就近服侍魏王。”

曹丕：“这是拟写诏书的虚官儿，这太委屈先生了。”

司马懿：“不委屈，不委屈。**先王是吾楷模，智者务其实，愚者争虚名。**”

曹丕：“好，好吧，就依你吧，如若不赏赐你点什么，难以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激之情。思来想去，不避嫌了”。曹丕把漂亮至极的绝代佳丽静姝送给司马懿，还说，实不相瞒，原本想献给父亲，现在父亲走了，先生在我心里就是亚父。其实曹丕口里美其名曰送美女，实为安插一间谍，担当监视司马懿的一双眼睛。

处理好了曹彰，接下就轮到曹植。华欣在朝会上参奏：“先王宾天，临淄侯曹植不来参加先王的宾天大礼，又不来参叩新王，实属叛逆之罪”。

曹丕：“我为兄长，曹植为吾弟，我可以宽宥。但对先王不孝，却不能宽宥。先王宾天大礼，连天子都亲临跪拜，曹植竟然不来。先王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容忍他哇”

众臣：“魏王明鉴”

曹丕：“许褚，拿临淄侯曹植问罪”

许褚来到曹植府上。曹植道：“人无千古醉，诗有成年芳。许褚，你也闻到我府里的酒香了？好，那我就赐你一杯，尝尝吧”

许褚挥手打掉了曹植端给他的酒。

曹植：“可惜，可惜啊，这么好的酒。许褚，我令你一剑穿心，快。来啊，我是先王公子，你要么杀我，要么给我跪下！有何话，跪下再讲”

曹植：“我身后诗文，足以流芳千古。此生无憾，人生在世，多活一日不长，少活一日不短，但凭快活论生死。”

听到曹丕要问罪曹植，曹丕母亲从后宫赶来，当庭责问曹丕：“你还认我这个母亲？你们几兄弟，曹冲死了，曹彰也被你缴了兵权。你四弟曹植，不过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你都不放过他吗？”

曹丕：“父王过世，四弟连父王的宾天大礼都不来参加，无孝无道，父王也不会宽恕他”

曹丕母亲：“他若有错，你做哥哥的责备他就是了，怎不能去杀他吧。你们是一母同胞，我看你们手足相残，我心里天天都在流血啊”

哄走母亲后，曹丕问华欣：“谁这么多嘴，让母亲知道了此事？”

华欣：“许昌城中，无论是内廷还是外朝，都有很多人喜欢曹植的诗赋。所以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魏王，你真的要听你母亲的吗？”

曹丕：“我母亲活得不易呀。多年来，先王一直宠着环夫人，母亲饱受冷落。在我最不得志的时候，母亲常来跟我说话。我这个母亲一辈子不求人，好不容易张回嘴，能拒绝吗？”

华欣：“魏王啊，常言说得好，王者无情啊。临淄侯怀才抱志，党羽极多。依臣看，他绝非池中物，日后必为主公后患啊”

曹丕：“你有何建议？”

华欣：“是否可这样，世人皆言曹植出口成章。明日魏王在殿中，以才试之。如若通不过，就可杀之。若通过了，则贬之。这样也可堵天下文人之口”

第二天，曹植被带到朝堂，曹丕道：“子建，你我在家是兄弟，但在朝中是君臣。先王宾天，你竟不前来服丧。如此忤逆，其罪难容”

曹植：“臣弟知罪了，愿意受罚”

曹丕：“先王在世时，你常以诗赋文章夸示于人，自称能七步成诗。不少臣工都怀疑你是狂妄自诩。今天，限你在大堂行七步路，便成诗一首。如若能，则免你一死。如若不能，则除悖逆之罪外，加责欺君之罪，决不饶恕”

曹植：“请出题”

曹丕：“你我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吧，但你切记，诗中不许有兄弟二字”

曹植：“**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臣颌首赞。曹丕也从王位起身，走下殿来，嘴中念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诗啊，好诗”。夸了曹植好文章，但对曹植不来参加先王宾天大礼的不孝不道，还得惩戒。曹植被降爵，去新的封地就居，远离京城。

第七十五集：司马懿出谋划策，劝曹丕称帝，并想好了自己不出头，让建功心切，想邀宠进位的华欣来打头阵。在朝会上，华欣出班道：“陛下，臣有事上奏：朝廷诸臣皆以为，汉室历经四百年，由盛而衰，由荣而枯，如今更是气数已尽。魏王父子两代，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超古越今，光照天地，陛下何不效尧舜之道，把山川社稷禅让与魏王，如此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陛下也可享受清闲之福了。此事臣等已经议决，请陛下准奏”。

汉献帝：“你是想要我退位？”

华欣：“禅让。尧禅位于舜，益见其贤；文王禅让与武王，更见君王勋德。陛下虽然不是什么圣君，难道不想效圣君之道吗？”

汉献帝：“你们都是这个意思吗？”

众臣：“请陛下纳华大人之忠言”

汉献帝：“忠言？这等忠言，灭祖弑君”

华欣：“陛下休要糊涂，乾坤流转，万象更新，此乃天道也，岂是一介独夫庸君所能阻挡”

汉献帝：“各位爱卿们啊，朕知道自己薄才寡德，不堪为天下之主。可是高祖斩蛇起义，毕生拼杀，除爆秦灭强楚，方才开创大汉天下，尔等世世代代受国恩，食汉禄，岂能如此不义啊。朕若失了祖宗江山，九泉之下以何面目去见祖宗呢？”

汉献帝提出要去太庙问祖宗之灵。曹洪、曹休跟着去，然后硬是强行把汉献帝驾回朝会大殿。

华欣：“陛下已去过了太庙，现在可以做决断了吗？”

汉献帝扫视众臣：“卿等食汉禄久矣，其中多有大汉功臣的子孙，你们真忍心做此不臣之事吗？”

华欣：“陛下，臣等劝你禅让，皆是出于对山川社稷的一片忠心啊。说实话，先王在世时，我等就想拥立先王改朝换代了。可惜啊，先王天不假年，未及如愿。现在新王继位，仍是执意不从。但臣等宁愿让新王斩了，也要推新王即大位。若是陛下坚持不肯禅让，只怕祸起萧墙”。

汉献帝：“谁想杀朕？”

华欣：“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一介庸君，盘附朝中，毫无人主之福。如果不是魏王坐在你身边，想杀陛下者，何止成千上万。”

汉献帝：“魏王，事已至此，你有何意呀？”

曹丕起身作揖，道：“臣，回府待诏”。说完，走了。

汉献帝的皇后，对其弟曹丕道：“你可是真无耻啊！”

曹丕：“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今天做的事情，远远高于廉耻。”

刘协禅位曹丕的第一诏：“朕在位三十二年，屡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瞻仰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威武之迹，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以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钦止！”

在曹丕王府，曹丕道：“华欣，你觉得这道禅位诏书如何呀？”

华欣：“言辞还算恳切”

曹丕：“与其说恳切，还不如说凄切。听上去，好像是魏王用刀逼着让他禅让似的”

华欣：“殿下下的意思是....”

曹丕：“辞。着你替我上一道表章，辞恩不受，以绝小人之谤”

于是，华欣和曹洪一起来找汉献帝。华欣道：“这是魏王的辞恩表章”

汉献帝：“魏王如此谦虚，朕为之奈何呀？”

华欣：“这等言辞让人误以为魏王失德。这诏书是谁替陛下录下的？是何居心？拿下去砍了。陛下，请再写一诏”

汉献帝：“那就请华欣大人代笔吧”

华欣：“陛下这话说得不对。这等事，臣怎敢僭越？”

汉献帝：“你要朕亲自拟写诏书？”

华欣：“这样才能显示出天子的至诚之心嘛”

汉献帝只得亲自来写禅位第二诏。华欣等汉献帝写完，便说：“陛下，现在可以临朝了。你得亲自把这道禅位诏书，授予魏王殿下”

汉献帝上朝，未见魏王曹丕，便说：“魏王何在？”

华欣：“魏王未闻陛下旨意，只得在宫外待诏”

汉献帝：“诏魏王进宫”

华欣：“陛下口谕，诏魏王进宫”

曹丕进殿，汉献帝当着魏王和满朝众臣宣读禅位第二诏：“朕生逢乱世，天下三分，战乱不已。朕蒙受魏王恩德，才得以继续汉朝。今瞻仰天象、俯察民心，大汉气数已然精尽，天心民意无不聚过魏王。朕愿意奉天命、顺民心，效法先贤尧典，禅位于魏王。”

曹丕：“稟陛下，臣德行薄浅，岂敢僭居九五之尊，请陛下另求大贤，以嗣帝位。臣只当尽忠效命，别无它

求”。说完，退下，转身离去。

众臣在下面小声议论：“魏王辞得好啊，辞得好”

汉献帝：“朕已再下禅位诏书，魏王仍然不接，朕如之奈何呀？”

华欣：“陛下，天子禅让，受禅者一辞，再辞，三辞，此乃魏王之圣德啊，难道陛下不明白吗？”

汉献帝：“你想要朕怎样？”

华欣：“请陛下再授第三诏，益见天子之诚啊”

退朝后，司马懿来皇宫见汉献帝，道：“臣司马懿，叩见吾皇”

汉献帝：“司马懿，很久都没人向朕叩首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司马懿：“臣世代为汉臣，只要陛下一日为天子，臣就恭守一日君臣之道”

汉献帝：“真是难得啊，还有人记得君臣之道，平身吧。这么晚了，你来做甚？”

司马懿：“华欣大人已遵陛下之意，令人在城外已筑好受禅高坛”

汉献帝：“朕没有下旨呀”

司马懿：“那一定是陛下记错了，华欣大人不会错。是吧，陛下”

司马懿：“受禅高坛筑起后，请陛下选定黄道吉日，招集文武百官。陛下亲持玉玺，授予魏王”

汉献帝：“这次无须诏书了吧”

司马懿：“登坛禅让，祭天大典，岂能无诏？如若陛下恩准，臣愿意再为汉室尽一次犬马之劳，恐怕臣以后就没这个福分了”。司马懿提出替汉献帝写第三道诏书。

司马懿替刘协写的禅位第三诏：“咨尔魏王：昔者，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以禹。天命无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大乱滋昏。群凶恣逆，环宇颠覆。皆赖魏王神武，拯朝纲、平祸乱、救社稷、安宗庙。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承文武之大业，昭列祖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采亮，师锡朕命。全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祇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

汉献帝禅让帝位给曹丕后，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司马懿奉命前去给山阳公送行，离京前往封地。汉献帝刘协对司马懿笑道：“**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司马懿在江边望着汉献帝乘船远去，对儿子司马昭说：“看一眼，少一眼，毕竟他当过几十年皇帝，能亲眼看看亡国之君是怎样离开，这种际遇不是人人都看得见”。

在船上，汉献帝对曹皇后道：“皇后啊，我这皇帝当得可真有意思。做皇帝的时候，是别人逼着做的，不做皇帝的时候，也是别人逼着不让做的。九岁那年，董卓把我推上皇位，我就成了他最称心的玩偶。从那以后，我天天以泪洗面，上愧祖宗，下愧黎民，没有一天快乐的日子。说来，我还真要感谢令弟哪，是他让我脱离了这苦海。今天，是寡人毕生最快乐的日子。”

曹皇后：“曹丕他不是我弟，他是奸臣贼子，臣妾对他恨之入骨”

汉献帝：“不要再怨令弟了，我这一辈子啊，经历过四个强臣，他们一个个都是我这个傀儡皇帝的主子，董卓，郭汜，曹操，曹丕，算起来，令弟算是对我最好的一位了，我终于可以回到青山绿水间了，那地方，我只有在诗赋里读到过，还从来没有去过”

突然有人喊：“船要沉了”

曹皇后：“陛下，这船要怎么了？”

汉献帝：“你知道吗，这个洞不是司马懿所为，而是朕叫凿的，我把祖宗江山拱手送人了，我不配葬在大汉故土，只配沉入江河，漂入大海喂鱼。皇后啊，你走吧，寡人自己呆一会儿”

曹皇后：“一辈子了，你总算是英雄了一回。臣妾哪儿也不去，陪着陛下，永远陪着陛下”

汉献帝：“皇后啊，如有来世，千万不要嫁入帝王家呀”

曹皇后：“陛下如有来世，也不要再投胎帝王家了”

六十、刘备和诸葛亮对荆州之失的痛悔

关羽被害，刘备悲伤过度，趟在床上对诸葛亮说：“孔明啊，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我痛定思痛，思绪万千，我记得你说过，云长性情过于孤傲，视天下英雄如草芥，如果不防，早晚会祸及自身。荆州之祸，被你言中了。如果云长他能不轻视东吴，能够善加提防，何至于此，何至于丢了性命，何至于失了荆州啊”

孔明：“主公，在云长眼里，东吴群雄皆鼠辈耳，家兄诸葛瑾奉孙权之命，向云长提亲，想让云长之女嫁给孙权之子，孙刘两家再结秦晋之好，可主公知道云长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虎女焉能嫁给犬子，这，此话无论任何王者听之，都有如一箭穿心啊”

刘备：“是啊，是啊，可是那刘封，孟达更加可恨，如果他们尽出上庸之兵，云长何至于此呀，那刘封还是我的义子，竟然见死不救。那孟达，事后竟然投敌了。这二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之斩首示众”

孔明：“主公息怒，主公息怒啊。主公，此时恨已无用。荆州失陷后，曹孙刘三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此之前，主公已拥有荆州九郡，又夺得川蜀四十一县，并攻下了汉中各郡，可以说，主公已经是天下第一雄主了，我们定能在数年之内，南北两路出兵，一鼓作气攻下许昌，如此曹操必亡，主公大业必成啊”

刘备：“孔明啊，这就是你隆中跟我说的第三步。可惜啊，可惜”

孔明：“荆州之变，使我中原根据尽失。曹操在大难之际，得到了喘息之机，日后再想灭他，更困难了。另之，孙权跨过了江东，进入中原，势力大增。荆州啊，荆州，天下之腹，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足可养兵五十万哪。更重要的是，荆州四通八达，若是从荆州起兵，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车船步马皆可日行百里，可是，可是从川蜀北伐，山川险隔，遥遥两千余里呀”

坏消息接连传来：曹丕称帝，汉献帝死，汉室灭亡。

六十一、刘备顿失初心

第六十七集：刘备夺得川蜀后，实现了第二步棋，在成都府中对孔明说：“照此下去，我真的能一统天下吗？”

孔明：“主公，天下之乱已经几十年，四海子民，无不盼望统一，无不渴望太平，想成此大业，非圣君不可为，主公便是天赐圣君”

刘备：“但愿我不负苍天”

孔明：“主公，下一步，应该让川蜀，荆州修生养息数年，一则强兵富民，二则集聚粮草军械，待天下有变，便可率百万军，攻取长安洛阳，一鼓而平天下，成万世大业”

刘备：“好，孔明啊，这是法正拟写的治理蜀条理，你看过了吗？”

孔明：“看过了，法正在拟此条例之前，都和我商量过，我完全赞成法正的宽刑省法主张”

刘备：“为何？”

孔明：“四百年前，高祖皇帝入汉中，曾与当地士民约法三章，诚信，爱民，轻徭薄赋。为此，士民皆感其德，助高祖皇帝共成大业，今日主公入川蜀，犹如当年高祖皇帝入汉中，也应当宽刑省法，以慰民望”

刘备：“此条例，我已经驳回了”

孔明：“为何？”

刘备：“法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高祖帝之所以宽刑省法，恰恰是因为秦皇暴虐无度，万民怨恨，故而高祖才反其道而行。而刘璋父子治蜀数年，恰恰是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款之以位，顺之以恩，君臣之道渐遭凌替，朝野间百弊丛生，为此，我们非但不应该宽刑省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施以严刑峻法，恩威并举，使蜀中上下有节，功过严明，是非尊卑皆有尺度，管理百姓，皆依法从事，数年后川蜀大治，那时才可宽刑省法”

孔明：“主公，你一向都是以仁义为本的呀”

刘备：“孔明啊，仁义也分大仁和小仁，大义和小义。眼下汉室中兴可望，我欣喜之余也忧心忡忡，为能使汉风严整，纲常伦理，回归有序，虽有不得已，却也要为之。与大汉四百年的基业相比，我之前的一些仁义，都显得渺小了。今日律法严明，以法治国，恰恰是取大义，而舍小义。**孔明，请重新拟定治蜀条例，再呈与我看”**

孔明：“知道了，遵命”

从这刻起，诸葛亮明白了，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他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君王。

【难怪林彪说：“我们出生入死地闹革命，只为实现心中的理想：“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等到革命成功了，主公坐了江山，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世上哪有这些东西？”】

【难怪毛坐稳了江山，立马就反右派，整肃彭德怀。因为君王所要的是：“纲常伦理，回归有序，尊卑皆有尺度，而你们的概念却是民主，公正，自由，平等。”】

第七十七集：曹丕称帝，汉献帝亡。于是刘备在成都即帝位，喊出的理由是曹丕废汉自立。但刘备即帝位后昭告天下的第一诏却是：“攻伐东吴”，令人跌破眼镜。对此第一诏，赵云进谏道：“当下国贼乃是曹丕，不是孙权。尚若陛下一定要舍魏伐吴，这大战一开，曹丕必将是乘间取利”

刘备答道：“孙权杀害云长，偷取荆州，是我死敌，我与他誓不两立”

赵云：“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陛下现在既然已登皇位，就应该以天下为重啊”**

刘备：“子龙啊，我跟你讲句心里话，**虽然我继承了帝位，但若不能为弟报仇雪恨的话，纵有万乘之尊，又有何用呢？**我心意已决，诏命也已下了，此事不仅三军皆知，数日内也将传扬四海，你难道想让我自食其言吗？”

孔明：“为帝者，当然不能自食其言，但可以暂缓。臣同意子龙将军的话，盼陛下暂缓对吴发兵”

刘备：“文臣之首推丞相，武将之首为子龙，既然文武之首都有此意，就暂缓吧。但暂缓并非放弃伐吴，而是为了囤积粮草军械”

张飞在阆中掌兵，对大哥迟迟不伐吴，焦躁不安，于是跑到成都来见大哥刘备，一见面就说：“大哥，我在阆中度日如年啊，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做先锋，眼睛都快望穿了，可就是等不到你这伐吴的诏令。**大哥，难道你做了皇帝，就忘了桃园之誓了吗？”**

刘备：“三弟啊，云长之仇，我如何能忘呢？”

张飞：“既然如此，大哥为何还不下令伐吴呢？”

刘备：“兄弟休怪，云长遇难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打算兴兵伐吴，可那时我军刚遭到荆州之败，大家都劝我，休整三军，我只好隐忍。即位后，我已经下诏伐吴了，可是孟达那贼又降了曹，上庸粮草尽失，没了粮草，只能暂缓了”

张飞：“大哥这不是你推迟伐吴的理由”

刘备：“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张飞：“你是担心孔明他们反对你伐吴”

刘备：“我一直以为你是粗人。没想到你，心细如发。三弟啊，倾国出兵，非同小可啊，丞相一再劝阻，我不能不三思啊”

张飞：“**你是皇帝，他是臣子啊，是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他不想和东吴打仗，还不是因为他那个鸟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当官哪”

刘备：“不要胡说，丞相跟我东征西讨十多年，若无他的辅助，你我断不会有今日”

张飞：“**没有诸葛亮，哥哥就不能成就大业吗？哥哥就不能御驾亲征了吗？哥哥就不能夺得天下了吗？叫我说，他诸葛亮要是没有哥哥的赏拔，才不会有今日呢？哥哥只是知道，诸葛亮辅佐了你，何不说是你造就了他**”

刘备：“这话可不像是你说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张飞：“二哥在世的时候，我们私下里议论过”

刘备：“到此为止，不可再胡言乱语。翼德啊，你歇息几日，还是回到阆中去掌兵，无论何时，士气不可怠，军心不可乱”

张飞：“那二哥的仇怎么办？”

刘备：“三弟啊，你总要给一些时间给我运筹吧”

刘备伐吴，左有孔明和子龙等劝阻，右有张飞“难道忘了桃园之誓”的催逼。只好以悲情来诱导蜀中旧臣，以求支持。刘备对李严道：“正方啊，眨眼间我已经年过六旬了，朕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光复大汉的那一天，也不知道云长的血恨何时能报？”

李严：“陛下不必太过伤感，臣倒是觉得，陛下春秋正盛，雄心万丈。麾下良将上千，水陆三军近百万。试看当今天下，还有谁敢与陛下抗衡呢？”

刘备：“正方啊，东吴孙权，许昌曹丕，皆我大敌也。不瞒你说，丞相与子龙打等一直在劝阻我伐吴，朕知道他们在忧虑什么。**他们心忧千里用兵，山川阻隔，粮饷军械难以供给。可我觉得，与曹魏相比，东吴更弱些，欲成大业必先灭东吴**，次取曹丕。我三军将士刚刚经历了汉中之战，军威正盛，而孙权部将多已老弱，其步骑战甲更非我敌手。此时我军若以雷霆之势顺江东下击之，完全可以在曹魏出兵前，击败东吴。再说，曹丕新立，根基未稳，又没有经历过大的战阵。我若伐吴，他最多是虚张声势，坐观成败，不敢轻动。而且我越是用兵神速，他就越是不敢轻易冒险。正方啊，你是懂兵略的，你来说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与不对。”

李严：“陛下洞观全局，深谋远虑，臣钦佩万分”

刘备：“想来想去，最关键的还是粮饷军械。上次我让你和黄权他们商量此事，你们有何见解？”

李严：“臣与右将军黄权，蜀郡太守许靖商量了三天两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施行四六征税，三丁抽一，那么年内就可新增粮饷一百五十万担，兵勇二十五万。”

刘备：“好，有你们这些话，朕就无后顾之忧了，朕就彻底放心了”

李严：“但是，陛下。丞相一直不赞成四六征税，三丁抽一呀。因为这样一来，蜀中的百姓负担过重了”

刘备：“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朕即刻授你一道手诏，授权于你，令你与黄权，年内加征军粮一百五十万担，兵勇二十五万。”

李严：“臣领旨。如有差迟，甘当军法”

刘备：“正方啊，朕好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来，咱们喝一杯”

李严回到家里，将此事告诉儿子李丰，李丰说：“父亲，你在陛下面前，赞成伐吴了？可你心里并不赞成呀”

李严：“陛下伐吴的决心已定。丰儿啊，你不要忘记咱们的身份。咱们是降臣，而孔明和子龙他们跟随陛下多年，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率性地直言。咱们不行，咱们要顺着陛下的心意而行事，尤其是在陛下与孔明他们之间有分歧的时候，更要一心一意地站在陛下这边”

第七十八集：**张飞因二哥关羽被杀，大哥又拖延伐吴，苦闷难当，每天饮酒解闷，醉后打骂部将，招来杀身之祸。**张飞熟睡时，被部将杀害，提头投奔东吴。在成都府，刘备来参加张飞的祭典，因悲伤过度，走路差点跌倒，诸葛亮等上去参扶。

刘备道：“**让开！朕没有你的辅佐，就不能自立了吗？**”

来到灵前，刘备哭道：“三弟，你死得冤啊，怪哥哥没有听你的话，如果我能早早伐吴，你何至遭此毒手？”

张飞儿子张苞：“我爹是被孙权害死的，侄儿与他誓不两立，求伯父下令，杀往东吴，砍掉孙权的脑袋”

臣下：“还请陛下节哀，大仇未报，不可自摧龙体啊”

刘备：“我如何能不伤痛啊，想想虎牢关，想想当阳桥，再想想逐郡那片桃园，我的心被摘走了。”

张苞：“你一定要替我父亲报仇啊”

刘备：“此仇当然要报，先前云长被吴贼所害，今日逆贼又携翼德首级投降东吴。他孙权折我两臂，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刘备叫秦弼写伐吴诏书，但秦弼死谏不能伐吴，刘备阻拦不住。刘备叫拿下秦弼斩首，众文武上前求情。刘备只好说：“**朕今天告诉你，魏强吴弱，要成大业必伐吴，要报仇雪恨也必伐吴，朕心意已决，休要再谏**”

刘备：“子龙，不要再替此人说情！”

刘备：“**今日起，谁要是再阻我伐吴，就便是视我为敌**”

众人齐声应道：“遵旨，遵旨”

【刘备的“仁义为本”荡然无存：“天子第一诏“攻伐东吴”，个人意气重于天下大义；魏强吴弱成了行动的出发点，完全跌回了世俗的实用主义。丢失根本，由高尚退回世俗，众人离心离德，自然会落得“托孤白帝城，无颜回成都见蜀中父老”的结局。历史在不断地反复重演这一幕】

六十二、刘备伐吴——家与国两难全

【刘备集团起步于艰难险阻中，大家都谦恭警醒，同心同德。连串的胜利，到拥有川蜀和荆州两地，王者之气就开始显露。用兵汉中，便可不顾诸葛亮的意见。三军齐发汉中，甚至连问一声诸葛亮都没有了。初始时，分歧在胜利面前隐而不现。等到刘备伐吴，分歧则变得暴露无遗。同心同德时，哪怕是艰难险阻，大伙也都快快活活，勇往无前。内部出现分歧时，大家都别扭，无形中没了从前的爽直和纯真，强势者变得霸道任性，下属则变得小心翼翼。这种情形预示着

灾难和悲局。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蒋介石时代也是如此】

第七十九集：刘备伐吴，老臣孔明，赵云，魏延等都反对和劝阻，认为此举有失初心。蜀中旧臣自知只能紧跟刘备，因此都持逢迎态度。刘备一意孤行伐吴，自然发对派（孔明，赵云，魏延）都不在随驾出征之列。刘备的伐吴跟关羽北伐一样，首先也是一路凯歌，捷报频传。首战三个时辰就攻下东吴门户秭归城。富池口大捷后挥师东进，又遇上陆逊的屡战屡败。

孙权派来来使求和，刘备道：“我对孙权之恨，超越古今。我今偏斩来使，泄我仇恨之火，以表我与孙权誓不两立”

刘备伐吴，孙权直接指挥作战，先是派孙桓在秭归御敌，叫他凭坚固守一个月，挫敌锐气，结果三个时辰就丢了秭归。

刘备将所到之处全都划入蜀地，据为己有。孙权对众文武道：“秭归失守，江东门户洞开。我叫孙桓在秭归凭坚固守一个月，居然激战三个时辰就失守了。还折损了上万兵士。**现在你们看到了吧，刘备到此，不是为了什么报仇，而是为了鲸吞我江东河山，为了一统天下而来的”**

刘备三个时辰攻破秭归坚城，深入吴地二百多里，变得不可一世。东吴上下一片惊慌，孙权再派诸葛瑾前来求和，刘备神气地说道：“杀弟之仇，不共戴天。就是曹丕来，我也一并灭了他。快回去叫孙权带上东吴文武一起来给我请降吧”

诸葛瑾回来复命，孙权道：“没想到刘备的骄狂之气，竟甚当年关羽，这是孤不曾料到的。子瑜，说吧，事到如今，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和我直说”

诸葛瑾：“臣以为，眼下情势万急，主公可以给曹丕上一道降表，承认他是天下之主，率江东文武向他称臣”

孙权：“你要我放弃祖业，投降曹丕”

诸葛瑾：“主公，此乃拯救危难之策。如此一来，可望得到曹丕出兵相援哪，与其让刘备称王，不如向曹丕称臣，以保江东啊”

孙权：“孤乃东吴之主，这降表一上，孤的颜面何在？王威何在？这事，容我三思”

张昭：“如果不上降表，东吴只怕真的要断送了。如果上了降表，东吴必胜”

孙权：“为何这么说？”

张昭：“刘备称帝后，天下三足鼎立，缺失了任何一足，天下必然崩塌。曹丕与刘备一样，都有一统天下之志，岂能坐视刘备攻取东吴？东吴一旦不存，曹魏也不能长久，曹丕最想看到的是蜀吴交兵，两败俱伤，但他并不想看到东吴灭亡”

孙权：“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可是向曹丕请降，屈辱至极啊”

张昭：“**人主的胸怀是被世间无数屈辱撑大的”**

孙权于是派赵咨出使魏国。曹丕对吴使赵咨道：“赵咨啊，朕问你，孙权是怎样的一个主公哪？”

赵咨：“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曹丕：“足下太过褒奖了吧”

赵咨：“臣不敢过于褒奖我主，陛下可曾记得，先父武皇帝的那句感叹”

曹丕：“什么感叹？”

赵咨：“当年，魏王与我主吴侯在合肥交战，我主刚刚策马而出，其风姿神采就让魏王大惊，长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此叹世人皆知，陛下乃魏世子，敢问陛下，魏王这句感叹，岂不就是说，我主吴侯，可做魏

王诸子的楷模吗？

曹丕：“是，嗯，是有此事”

赵咨：“陛下明鉴，容臣再举数例：我主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俘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踞三江而虎视天下，是其雄也；今日愿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而论，我主岂不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吗？”

曹丕：“孙权虽然降朕，但依现在的形势，是蜀强吴弱。朕如果拒绝孙权，反而联蜀伐吴呢？东吴如何相抗？”

赵咨：“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敌之策，我主无论陛下怎么做，都有成竹在胸”

曹丕：“这么说，东吴不怕我”

赵咨：“东吴战甲虽少，但水师之勇，天下无双，更有长江天堑，足可坚守不坠，我主何惧之有？”

曹丕：“足下果然善辩，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才，还有多少？”

赵咨：“智勇超群者百人上下，如我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曹丕：“孙权派你为使，真是不辱使命。好吧，朕接受孙权的降表，你告诉他，朕封他为吴王，加九锡”

蜀军大帐中，老将黄忠道：“太容易获胜的仗，十之八九有诈啊。吴军虽败了几阵，可韩当，周泰，甘宁等等名将一个也没有露面呀”

刘备：“孙权连败几阵，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如果我们小胜即骄，那离大败就不远了”

此时探马来报：“孙权遣使与曹丕结盟。曹丕在洛阳昭告天下，封孙权为吴王”。又报：“孙桓率残部四万多，退入彝陵城，正在加固城池，并扬言要与彝陵城共存亡”

刘备对众文武道：“听见了吧，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曹丕就会扰我后路。孙桓率残部四万进入彝陵城，我们正好可顺势来个围城打援。孙桓是孙权的亲侄，孙权不会不援，我们便可在野战中歼灭吴军主力”

孙权一听孙桓知耻而后勇，誓与彝陵城共存亡，便决意再派韩当、周泰率十万大军增援彝陵城。

刘备围困彝陵城，攻而不下。东吴老将程普，对孙权派兵增援，心存疑虑，进谏道：“只怕不妥啊。秭归城坚实无比，三个时辰就被刘备攻破。彝陵城池远比秭归难守，为何蜀军连攻三日都未能攻下？这其中恐怕有诈啊”

孙权：“老将军多虑了。刘备是在吴地作战，战线已很长。彝陵不能再失了，那时曹丕就会以为我东吴大势已去，必袭荆州。更何况即便决战，我也不惧刘备。他千里而来，连战月余，此时兵锋已衰。我就在彝陵城下与他决一死战”

得知韩当、周泰率十万大军增援彝陵城，陆逊在江边大发豪悲：“东吴的儿郎们啊，你们好惨啊，真是送羊入虎口，抱薪救大火啊。今日送君去，不能见君还啊，惨哪，惨哪”。陆逊悲呼，孙权视其扰乱军心，将其囚禁。

对吴军十万精锐来援彝陵，刘备对诸将道：“如何收拾东吴这十万精锐？此仗是东征的关键之役。如胜，孙权大势已去，荆州指日可下”。决计将敌诱入富池口，一举歼灭。

老将黄忠应声出班道：“那如何才能将东吴十万精锐引入富池口呢？我愿亲往诱敌”

黄忠又道：“要钓大鱼，须上香饵。黄忠愿以身做饵，诱吴军上钩啊。难道我不行吗？”

刘备：“汉升啊，你七十五岁了，位居五虎上将，声名显著，是我蜀军大舵。朕怎么能让你冒如此大的凶险呢？说实话，此次伐吴，我本不想让你来的，挡不住你一再恳请，但以身作饵之事，朕绝对不会答应”

黄忠：“陛下，五虎上将中，云长，翼德都走了，马超在汉中防着曹丕，赵云留守川蜀，只有我随驾出征。东吴那些将领，谁不想用五虎将的首级，为自己扬名啊。这以身作饵的事，还有谁比我更合适呢？只有我亲身现于阵前，韩当他们才会不顾一切地追杀我呀。陛下，请准我上阵吧”

刘备：“别说了，汉升啊，你的忠勇令朕感动。可是你看看你，白发苍苍，你让朕怎么能忍心？一旦亲身赴险，矢刃无情啊”

黄忠：“陛下啊，臣打了一辈子仗，直到六十都没有遇上明主，臣以为此生也就如此罢了。没想到临老了却遇上了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陛下，黄忠已经是老朽了，不想再苟延残喘，只想在一场大战中了此终生，以求无憾啊。臣，恳求陛下”

刘备对众将道：“听见了吧，七十五岁的老黄忠，这番雄心壮语，告诉我们怎样才不负平生，怎样才能成为名垂青史的良将。汉升，我用你所谋，你也可以率军出征。此次富池口，我要用它变成东吴十万精锐的坟场。但是，我更要你平安归来，安然无恙。我已经没了云长，翼德二弟了，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位贤兄”

黄忠：“臣，遵命”

在富池口，黄忠不惜以身受箭，以五虎上将的首级为诱饵，诱韩当、周泰追击，进入伏击圈。韩当、周泰遭蜀军伏击。绝望之际，程普引军来援，杀入重围。程普刚与韩当、周泰会合，不料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当场毙命。刘备听此消息，对众文武道：“好，程普乃东吴头号战将，威名垂三代，他死于此役，东吴三军必然心寒”

黄忠身中数箭，不省人事。醒来时，对刘备说：“陛下，战情如何？”

刘备：“汉升，我军大获全胜，吴军伤亡六七万，此役应该归功于你呀”

黄忠：“呵，呵，那是陛下圣明，臣只不过挨了几箭罢了”

刘备：“汉升啊，你好生养息，等伤势痊愈，我着人送你回成都”

黄忠：“不，臣要看着陛下攻取荆襄”

刘备：“好，我就是抬也要把你抬进荆州”

黄忠：“臣这辈子只打过两回败仗。上一回，长沙之战，臣输给了云长。那一仗不该输呀，说实话，至今臣也不服云长啊”

刘备：“汉升啊，你年纪若跟云长一般，云长一定胜不了你”

黄忠：“说这话，臣爱听啊。再就是这次败仗啊，臣虽然是败了，可陛下却是大胜，臣败得高兴啊。九泉之下，遇到了云长，臣就有得说了。臣要问问他，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值不值？对不对？你服不服哇？哈，哈，哈”。黄忠一笑而死。

刘备悲愤地对众文武说：“朕，五虎上将，至今已亡三人，个个都死于孙权之手。朕发誓要杀进建业，掘孙氏三代祖坟。听令，吴军精锐已尽丧富池口，传三军听令，攻打彝陵”

东吴一方，富池口大败，损兵七万，危急万分。孙权把陆逊从囚房招来，对其说：“陆逊，我军富池口大败，十万精锐，折损大半。上将军程普，甘宁，前将军潘璋，吴忠阵亡。现在刘备大军直逼彝陵。那是我东吴最后一道屏障。彝陵若失，蜀军便是一马平川，直指荆州。而荆州再失，东吴无救。陆逊，我拜你为东吴大都督，统领三军，迎战刘备”

陆逊：“主公，在下有一问，请主公直言”

孙权：“问吧”

陆逊：“主公囚禁陆逊十三天，是在等前线的战报吧。富池口如果大胜，主公必不会用我。如今富池口大败，

主公才被迫用的我”

孙权：“富池口大胜，我不但不会用你，还会治你佯疯卖傻，祸乱军心之罪。此役大败，可见你有先见之明。陆逊，我也想问你一句，你之所以在营外大发狂言，不想也以此而触动我，激我请你出山吗？”

陆逊：“请主公恕罪”

孙权：“可惜啊，被你那些疯话言中了。你说我大军出击，是为虎驱羊，抱薪救火，句句都对。此一战，损失了我东吴大半骑兵战甲。老臣阚泽说你是擎天之柱，并以全家性命担保你担此大任”

陆逊：“想来，江东反对此议者也不在少数吧”

孙权：“十倍于阚泽”

陆逊：“如此看来，江东文武必不服我。在下，乃一介书生，才疏德薄，不配当此重任”

孙权：“先兄孙策提领江东时才二十一，我继承父兄大业年方十八，周瑜赤壁建功也不过三十。陆逊，江东自古英雄出少年。现在是危亡之际，我既然用你，定与你荣辱与共，生死同命”

陆逊：“谢主公”

孙权：“江边已设好将坛。明日午时，江东文武齐至坛下，我会登坛拜帅，为你扬威”

陆逊：“末将遵命”

东吴大帐中，众文武分列左右，孙权道：“韩当、周泰，我将东吴十万精锐托付给你俩，你们却轻举妄动，首战便折损我七万将士。此败，致使我军威丧尽，东吴万急，你们该当何罪？”

韩当：“末将罪无可赦，愿受军法”

孙权：“来人，将这两个败军之将拖出去，营前正法”

重臣诸葛瑾、老臣张昭相继出班求情，被孙权顶回。陆逊出班道：“且慢，主公。主公授我大都督之职。依主公之授权，三军将士的生死，当归兵马大都督执掌”

孙权：“你有什么意呀？”

陆逊：“富池口之战，韩当、周泰二将有罪，可也有功。罪在轻率出击，遭敌埋伏。功则是斩杀了蜀军的五虎上将黄忠，为彝陵的坚守与加固，争取了二十天的时间。这二十天，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可在日后极有可能成为吴蜀之战胜负之关键。末将建议，剥夺韩当、周泰的军中之职，罚往军前效力”

孙权：“你是大都督，就都听你的吧”

韩当、周泰：“谢主公恩典”

孙权：“谢我做甚，又不是我宽恕你们的”

韩当、周泰：“末将，叩谢大都督”

陆逊：“听着，你们折损了主公七万兵马，日后定当斩杀蜀军七万，否则，本都督两罪并罚”

陆逊领受大都督之职，便令吴军凭山险筑寨坚守。刘备出巡探查敌情。山岗上，蜀将关兴对刘备道：“这些营寨都是吴军新筑的。十天前我率哨骑探查时，对面还一无所有。现在吴军依仗营寨，凭险据守，阻我大军进路”

刘备：“也就是说，吴军在十天里不声不响地筑起了几十座营寨，本事不小啊。查清楚了吗？领军的将军是谁？”

关兴：“据刚刚抓获的俘虏说，半月前，孙权任命陆逊为东吴大都督”

刘备：“陆逊，从来没有听说过”

谋士马良道：“据说三年前陆逊做过吕蒙的副都督，专门掌管粮饷军械，不到两个月即被孙权罢免。此后未曾担任过任何军职，只在家中读书”

刘备：“多大了？”

马良：“二十七岁。”

刘备：“黄口孺儿，是吾孙子辈儿”

关兴：“看来东吴真是无人可用了，竟然拎出个书生来做大都督，且不说他从未领兵征战，只怕连他帐下的将军，也未必服他”

马良：“陛下，臣觉得，孙权既然敢在危亡关头任用此人，这就足以证明，此人不可小视”

刘备：“且试试他的能耐。关兴听令，陆逊在十天之内，筑起的这些营寨，朕令你在五日之内攻破。马良听令，待吴军山寨被攻破后，三军即行开进，至猇亭扎营”

于是，蜀军猛攻吴军营寨。激战之时，韩当遵陆逊之命凭寨坚守抵抗。周泰向韩当提出：“激战快两个时辰了，这时候如果有一支精兵，冲出营寨，定能杀蜀军一个出其不意，人仰马翻啊”

韩当：“幼平啊，大都督令我们凭险坚守不出击，你忘记了吗？”

周泰：“富池口之败，你我名声扫地，此时不建功，更待何时啊？”

韩当：“弃寨进攻太过冒险，万一丢了营寨怎么办？”

周泰：“我宁愿和他们拼了，也不愿坐着挨打。我领三千人马冲出营寨，你坚守营寨”

韩当：“你站住！不行！”

恰在此时，传令官到，对韩当周泰道：“二位将军，大都督将令，放弃所有山寨，后撤三十里”

韩当：“胡说，大都督严令我们坚守二十日，为何十日不到就弃营后撤？”

周泰：“就是，朝令夕改，如同儿戏”

传令官道：“大都督说了，如违令不撤，斩无赦”

韩当：“回禀大都督，韩当周泰奉命即撤”

蜀军一边，关兴得意地进帐，向刘备报告：“吴军二十多座营寨，不到十日就被我军全部攻下，斩敌两千多，韩当周泰弃寨东逃了”

刘备：“好，休整几天，然后全军开进，等过了彝陵山脉，咱们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下荆襄了”

此时，马良来报：“陛下，哨骑探报，三十里外山坡上，又出现了吴军寨墙，约有二十余座”

刘备：“又有了？”

刘备于是再亲往前线探察。山岗上，朝着对面山上的吴军营寨，关兴对刘备道：“陛下，给我两万军，我十日之内攻破它”

刘备：“但是你攻破这些营寨之后，三十里外再出现吴军营寨怎么办？”

关兴：“那末将就再攻破它。我就不信，吴军能在座座山上都筑满营寨”

刘备：“那倒不会。朕告诉你怎么办。你率领三万精兵，绕过这些山寨，直取三十里外的吴军营寨，只要把那里的营寨拔除了，这里的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不攻自破。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越过彝陵山脉，才能进入荆襄平原。而越过彝陵山脉，就必须拔除这些钉子”

此时，吴军内部对陆逊的败退后撤，抱怨不服。帅帐中，先到的将军议论道：“蜀军张苞率军猛攻我彝陵城，大都督始终不肯发兵救援，还说什么孙桓必能坚守”

周泰：“刘备十日之内连破我两道营寨，进军上百里，大都督居然没有退兵之策”

陆逊进来，帅帐点兵。孙权内弟傅骏迟到。陆逊道：“帅帐点兵，本都督都到了，你为何迟误啊？”

傅骏：“末将营寨太远，因此迟到”

陆逊：“既然迟误，为什么不叩拜谢罪呀？”

傅骏：“恕我直言，本将不拜不战自退的都督”

陆逊：“来人，拉出去，打四十军棍”

傅骏：“陆逊，有能耐，去和刘备打呀，在我身上耍什么威风”

陆逊：“本都督的威风无处不在，我先打你，再打刘备”

傅骏：“四十军棍算不屁”

陆逊：“说得好，傅骏怠误军机在先，口出不逊在后，着打八十军棍”

韩当出班求情，陆逊阻止，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傅骏是主公的内弟，打伤了主公面子上不好看。可是军法无情，再有犯者，我必请出王剑，斩！”

周泰出班道：“大都督，蜀军连破我两道营寨，本部已失去了屏障，下面的仗怎么打呀？”

陆逊：“三十里外，我已经为你们筑好了第三道营寨，共二十座。你和韩当所部进驻把守。这一次，你们只需坚守五天。五天之内仍然不许出击。五天之后，如果蜀军攻击猛烈，你们就继续后撤吧。五十里外，我会为你们准备第四道营寨”

周泰：“请问大都督，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头呀？”

陆逊：“这个嘛，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

韩当：“恳请大都督开恩，现在就告诉我们，以安军心”

陆逊：“好吧，我们最后的防线，是猇亭山。蜀军攻到那里，应该是两个月后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争取一切时间，拖垮蜀军，以待天时。两个月后，我自自有三十万雄兵，从天而降”

散会后，众将出帐，在路上议论道：“三十万援军从天而降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韩当：“我担心大都督并无良策，他现在是表面镇定，内心恐惧不安哪”

周泰：“主公让他做大都督，早晚得大祸临头啊”

韩当：“不说了，战死报国吧”

周泰：“死有何惧呀，怕就怕活得窝囊死得冤”

蜀军一方，参军马谡从前线回到成都，来见诸葛亮，说道：“丞相，陛下的大军又告捷了”

诸葛亮：“进展到何程度了？”

马谡：“陛下在富池口设伏，一举歼灭了吴军精锐七万有余。之后，挥师东进，先后攻破吴军三道连营，近九十道栅寨。**我军现已深入吴境二百余里，吴军上下是一片慌乱**”

诸葛亮：“想不到啊，进展得如此顺当”

马谡：“是啊，孙权用陆逊做大都督。此人太过稚嫩，在军中又无威信，连吃败仗也是在所难免的”

诸葛亮：“孙权并不会打仗，凡战必败。但是他有一条好处，就是有知人之明，知道谁是良将，知道该找谁为自己打仗。周瑜，鲁肃，吕蒙，他就用对了。如今用陆逊，看来陆逊也有过人之处。啊，陛下还有什么话捎来吗？”

马谡：“陛下传话说，蜀军年内定可荡平东吴，请丞相斟酌迁都何处？”

诸葛亮：“哎”

马谡：“怎么哪？丞相”

诸葛亮：“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担心，**可担心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就想到迁都了。远隔两千里，我仿佛就能听见将士们的笑声。取笔来，我给陛下回一封信，你亲自送到军中” **【前面汉中大捷，众文武一片得意欢笑，诸葛亮也是心存忧虑，但忧虑什么，也是不清楚】**

对陆逊的一味败退，吴军武将怨声载道，文臣也结众非议，联名弹劾陆逊。建业城里，孙权对众文武道：“听着，我是不会撤换陆逊的。打仗的门法千奇百怪，层出不穷。我不重视过程，只重视最终的结果。别说陆逊现在连败三阵，就是连败十阵，我也绝不会换他”。

有人出班道：“那韩当、周泰败了一仗，主公为何就要治他俩死罪呢？”

孙权：“彼败与此败不同。韩当周泰之败，损失精兵七八万，而陆逊之败，只不过留给刘备几座空营，并无多大损害，所以二者不可并论”

有人出班道：“就算陆逊损兵不多，但丧城失地之罪也非同小可。主公若不予追究，以后守城将士，岂不可以个个弃城而逃了吗？”

孙权：“蜀军多，吴军少。更何况蜀军铁骑远胜过我军。所以丢几座城池必不可免。我东吴所需的不是几座城池，几垛寨墙，而是军力。记住，只要军力和斗志二者在，不管失掉多少座城池，我们都能够把它拿回来”

前线吴军大帐中，陆逊升帐点兵，对众将道：“你们中有谁能告诉我，自本都督挂帅以来，我军败了多少阵了？怎么没人说话呀？”

傅骏冷眼答道：“回大都督，你已经连败四阵了。自你挂帅以来，末将打的败仗比从军以来都多。”

陆逊：“你心中有气，对吗？”

傅骏：“不错，我气冲斗牛”

韩当：“傅骏，放肆！”

陆逊：“傅将军说得在理，不算放肆，接着说”

傅骏：“说就说，我傅骏从军为什么？一是保主公，保江东父老，二是为了杀敌建功。如果只打败仗，那便是奇耻大辱，我生不如死”

陆逊：“还有谁是和傅骏将军一样想法的？”

众将：“大都督，我等宁愿死战，不愿败退”

陆逊：“好，我们现在已是退无可退了。列位将军请看，那就是彝陵山脉最后一道山梁，越过它就是一马平

川，直下荆襄，再无险关可守。我已经在那里筑起了五十座坚固的营寨，那也是我军最后的防线。从今日起，自本都督以下，所有将士都必须与营寨共存亡。”

众将：“我等愿意死战！”

陆逊：“拿酒来！”，与众将饮血盟誓：“死战不退，击败刘备”

众将：“死战不退，击败刘备”

蜀军大帐中，众将前来汇报，张苞对刘备道：“陛下，我军眼看就要攻下山寨了。可是，吴军象换了个魂似的，个个死战不退，左营一万精兵猛攻跑虎寨，血战一天也没能得手。”

关兴：“右营攻打落雁坪，也遭到了吴军的猛烈抵抗，伤亡不小”

刘备：“这是吴军在作困兽一斗。这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的死期快到了。听令，各营组织敢死队，由各营将军亲自率领，明天继续攻打，三天之内，务必全部攻下”

谋士马良：“陛下，我军连续征战两个多月了，将士们都已疲惫不堪，可否休战一日，待后天再攻山寨”

刘备：“**你们疲惫了吗？吴军比你们更疲惫。疲兵战疲兵，就看谁刺出最后一枪。这个时候，谁要是敢停下来喘口气，那么对手的枪尖就会刺到你的胸膛上。**听令，把后军各营全都调到猇亭前线，从明天开始，轮番攻杀。哪怕吴军的营寨就是一座泰山，我也要一寸一寸地把它砍平。”

在刘备大帐中，马谡把诸葛亮的来信，送给刘备。信：“自陛下征战以来，天威所向，频频告捷，臣为陛下之智勇惊叹不已，敬佩无遗。但臣生性谨慎，常怀杞人之忧。陆逊其人虽名不扬，声不远，但臣闻其研习兵法多年，十年铸剑，不露锋芒。盼陛下不可轻视”

刘备：“马谡啊，你押运粮草是假，替孔明送信才是真，是吧？”

马谡：“陛下一语道破。臣动身之前，丞相是数夜不寐，总是为军情而忧虑”

刘备：“孔明在忧虑什么呢？”

马谡：“丞相自己也说不清楚。据臣猜测，丞相还是担忧陆逊”

刘备：“孔明说得已经很清楚，陆逊研习兵法多年，十年铸剑，不露锋芒。马谡啊，你肯定知道春秋时期的赵括吧。赵括研习过的兵法只怕要比这陆逊多得多。但结果呢，纸上谈兵罢了，何足为惧。你且歇息几日，然后再回成都一次，告诉孔明，就说此时乃伐吴关键之役，我们只可进不可退，只能胜不能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军令。还有，请孔明多备些粮草军械，待秋凉时运至猇亭前线”

于是，蜀军竭力攻寨，吴军死战不退。刘备说：“张苞，五天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攻下跑虎寨？”

张苞：“吴军抵抗甚为顽强。我军日夜攻打，敌死战不退”

刘备：“好，朕再给你增兵两万，三日之内，能否拿下？”

张苞：“末，末将必定死战”

刘备：“朕在问你能否攻下敌寨？你难道没有胆气直说吗？”

张苞：“禀陛下，各营将士疲惫不堪，吴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末将定会死战，但没有必胜的把握”

刘备责骂道：“你还是不是张翼德的儿子？你还是不是我的侄儿？如果你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直说，朕另换人”

张苞跪下道：“陛下，三日内，我定攻下敌寨。如不胜，甘当军法”

刘备：“好，拿纸笔，立军令状”

关兴出班道：“禀陛下，我义兄三日内连续冲杀十二次，身上已有五处战伤。末将想，如果连他都无法攻下跑虎寨的话，那别人就恐怕更难攻上去了”

刘备见如此，只好说：“传命，各营撤至山下，修整两日。之后另做布置，再战再攻”。

谋士马良道：“陛下，眼下吴军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必会鼓足余勇，拼死一搏”

刘备：“看来朕要改变战法了”

马良：“陛下的意思是要把吴军诱出山寨来打？”。

刘备：“正是，修整之后，各营都叫些老弱病残在阵前叫骂，将吴军诱出山寨”。

蜀军停战休整，吴军自以为是蜀军败退。韩当，周泰，傅骏等高兴得意地前来向陆逊道：“蜀军败退了。蜀军连续苦战，终于不支，开始全面败退，连尸体都来不及抬走啊”

周泰：“敌人死伤惨重，未进寸步。我看，不如抓住有利战机，遣一支精兵杀至山下，狠狠地击打它一下。如果能再夺下几座敌军营盘，赶它三十里外，那就更好了”

陆逊：“你们不许出击！你们听着，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违者军法从事”

傅骏：“大都督，我军毕竟兵少，蜀军兵多。我军若不乘胜追击，一口咬死它。一旦蜀军喘过气来，我们再战，肯怕会损失得更多”

陆逊：“你们只管坚守就是了。本都督有一支援军正在向这里赶来，应该快到了吧”

韩当：“援兵？东吴哪里还有可用之兵哪？”

陆逊：“我说了是东吴之兵了吗？我说的是时辰一到，三十万精兵从天而降。算了，你们也不要再问了。总之一句话，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击，这是本都督的严令”

孙权内弟傅骏不忍蜀军寨前谩骂，置陆逊严令于不顾，擅自贸然出击，结果连累四座营寨失守。傅骏被押进大帐，陆逊将其斩首示众。陆逊严令各营坚守，不得离寨出击。恰在此时，孙权前来犒军。孙权道：“陆逊，当了几个月的大都督，瘦了不少啊。列位将士，你们与五倍于我们的敌军周旋两月有余，使敌寸不能进，大挫刘备骄狂之气，大展我东吴之军威”。对陆逊斩杀傅骏，不但不责备，还当场盛赞陆逊治军有方，并当场把朝中文武老臣弹劾陆逊的奏折全部拿来，当众一把火烧了。

傅骏被斩，吴军不再离寨出击。刘备对众文武说：“陆逊自然是惧怕我军，但孙权不会容他一味避战的。更何况，建业城里的文武老臣，岂能容他一败再败，他们定会弹劾陆逊，逼他出战。这陆逊呀，是在等待战机？”。

众文武道：“战局现已成胶着之势，将士现已疲惫不堪，加上酷暑难当，瘴气四虐，疫病流行，大军可否轮流退回秭归城中，修整后再战？”

刘备：“朕久经沙场，深知不可退的道理。如果你们觉得酷暑难当，吴军也是酷暑难当。**大家都在熬，就看谁熬得过谁。**传令，三军断不可退，只须把营寨迁往山林茂盛之处，依溪伴水而扎，待秋凉时，并力进兵”。

马良向刘备建议将双方阵势画成图本，送告诸葛亮。刘备道：“难道朕不知兵吗？此事太过繁琐，不必了”
马良道：“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陛下乃圣君也，定能博采众长”。刘备于是同意并叫马良去操办。

吴军大帐中，探马来报：“蜀军全部移营山林，连刘备的中军大帐都移进了山林。看来，他们是在秋凉后再战。”

陆逊对众将说：“蜀军必败了。两个月前，我跟诸位说，我会有三十万大军从天而降，你们不信。现在我告

诉你们，我的三十万大军已经到了。你们不必东张西望。我所指的三十万大军，就是指现在的酷暑，疫病，瘴气。入伏以来，蜀军中十亭已经病倒了三亭。即便是未病的也已是士气低落。蜀军耗损如此，岂不是上天赐给我们三十万大军吗”

众将：“七十万蜀军，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七十万条病虫了”

陆逊：“何止只是病虫呀。列位将军，请看眼前这片山林，它就像是一只堆满了干柴的火炉子。只需要一把火，刘备和他的七十万大军，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周泰：“大都督，你说是用火攻？”

陆逊：“正是，昔日周瑜赤壁一把火，把曹操烧得片甲不留。我们今日之火，要烧得比赤壁之火更加猛烈，定使刘备和他的七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诸葛亮在成都得知前线战况，对马谡说：“东吴真是人杰地灵啊。陆逊虽然年少，名不见经卷，却如此坚韧，屡败而不乱，蒙羞含耻而无动于衷，终于把陛下陷入败局。此人的谋略胆识，不下于当年的周瑜”

刘备下令移营山林，待秋凉再战。结果刚进山林，即遭陆逊火攻，七十万大军所剩无几。**【曹操，刘备都为枭雄，此役刘备表现得有谋略，但与曹操渭水大战马超相比，似乎差点火候】**

六十三、司马懿的磨难

第八十一集：司马懿得探报，刘备移师山林，料定必被陆逊所败。便向魏帝曹丕说：“臣当时见刘备倾国出兵，势不可挡。臣万万没料到，陆逊竟然会有这等阴谋，他数月间屡屡败战，继而坚守不战，原来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其目的，就是要等刘备师老兵疲，最后予以致命一击。臣昏庸短视，误导了陛下，臣请罪”

曹丕：“罢了，罢了，不止是你，朕当初也以为刘备必胜嘛。依现在的情形，吴军大败蜀军之后，该当如何呢？”

司马懿：“依臣看，陆逊战败刘备之后，当乘胜进军，挥师直取成都”

曹丕：“不错，孙权梦寐以求想得到川蜀之地呀”

司马懿：“臣敢请陛下，赐予臣二十万军，待陆逊西进追击刘备时，挥师直取荆襄。如不胜，臣甘当军法”

曹丕：“仲达，你想亲自率军征吴？”。

司马懿：“臣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为陛下沙场建功”

曹丕说：“先生啊，朕相信你，你如果亲自出征的话，必定是大胜无疑呀”

司马懿：“谢陛下”

曹丕：“但是，朕离不开你呀，朕更想留你在身边，帮助朕运筹帷幄呀。至于领军出征之事，还是交给为将者去吧”

司马懿回到家中，儿子司马昭来见。司马懿：“昭儿，何事啊？”

司马昭：“朝中传言，说父亲今日被陛下斥责了”

司马懿：“传的真快”

司马昭：“莫非是真的？”

司马懿：“不瞒你，是真的，我原以为刘备出军，蜀军必胜，谁想到区区陆逊，竟能战败刘备”

司马昭：“刘备东征之初，兵势滔天，当时满朝文武，甚至包括陛下，都相信刘备必胜，岂止只父亲判断失误了”

司马懿：“意味深长之处就在这儿啊，你好生想想，陛下为何不责备别人，反而偏偏降罪于我呢？”

司马昭：“陛下是有意贬斥父亲”

司马懿：“不错啊，我入幕多年，为陛下屡建功勋，虽然未居高位，可我在朝中是一言九鼎。此等权威，岂不遭人忌恨，尤其是曹氏亲贵们，对我不放心啊。父亲最痛苦的，不是遭陛下责备，而是陛下始终提防着父亲啊”

司马昭：“这，这何以见得？”

司马懿：“我向陛下请命，要率军出征，陛下当面拒绝不说，反而派曹真，曹休，曹仁率军出征，他们都是曹氏亲贵，明白了吗？陛下不允许我掌兵，明白了吗？”

司马昭：“儿立刻密嘱，氏族宗人及各处门生亲信，从现在起，在朝中为官的，务须谨小慎微，切不可倚势弄权，凡在外治学，为官，行商者，绝不可妄议朝政”

司马懿：“不错，应该这样，我儿大有长进啊”

六十四、白帝城托孤——命中注定刘备一生坎坷

刘备伐吴，遭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七十万大军所剩无几，败退白帝城，躺卧在床上对赵云说：“不瞒你说，我此时已身心俱瘁，怕是熬不过此劫了”

在成都，太子刘禅对李严道：“父王彝陵大败，病危白帝城，招我们去见驾”

诸葛亮等从成都赶到白帝城，来到刘备床边，说道：“陛下，臣来迟了”

刘备：“来，坐这里。这些日子，我痛定思痛，可还是肝胆痛穿哪”

诸葛亮：“陛下好生休养，来日方长啊”

刘备：“二十年前，我从隆中请你出山，一切都对你言听计从。但此次东征伐吴，我却固执己见，不纳你言，才招致如此惨败，我，我悔恨无及呀”

诸葛亮：“陛下，是臣不对，我应该早日警示，您定能战胜陆逊，是臣对不起陛下呀”

刘备：“孔明，其过在我，究其根源，是我登上帝位以后，听不进逆耳忠言了，我委屈你了”

诸葛亮：“陛下”

此时，信使来报：“报，东吴使者诸葛瑾，奉孙权之命，请求进城”

诸葛亮：“臣，建议陛下，招诸葛瑾进城相见”

刘备：“孔明啊，你代我去相见吧，听听他想说什么？”

诸葛亮：“陛下，诸葛瑾是我兄长，**此时此刻，臣不能单独与他相见，无论诸葛瑾要说什么，都应该向陛下明言**”

刘备只得强行起床，接见诸葛瑾。诸葛瑾道：“拜见陛下，我奉吴王之命，送还被俘蜀军两万余人，另有兵器，车船，战马，一并送还。吴王还让在下带话，彝陵之战，东吴取胜，实属侥幸，吴王向陛下赔罪了。陛

下，吴王的意思是，希望陛下能消除前仇，与东吴再结盟好，共拒曹魏”

刘备听了，顿时口喷鲜血，说：“你是来羞辱我的吗？”，然后倒地不省人事。

诸葛亮对诸葛瑾说：“多谢你，在我陛下大败蒙羞之际，前来为使言和，此恩此情，感激不尽啊”

诸葛瑾：“二弟不必客气，陛下有无大碍啊？”

诸葛亮：“陛下方才怒火攻心，现已安然睡去了”

诸葛瑾：“那就好，那就好。二弟呀，依你之见，陛下这回还会愿意和东吴再结盟好吗？”

诸葛亮：“**陛下是不会愿意的，但他会同意的**”

诸葛瑾：“此话何意呀？”

诸葛亮：“**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刘备躺在床上，安排后事，首先招见李严，说：“正方呀，我有几句话想嘱咐你”

李严：“陛下请讲”

刘备：“朕纵横天下四十载，阅人无数，你与黄权等人都堪称蜀中俊杰，尤其是你，更是朕入川后，得到的最出色的大臣，文武兼备，智虑深远，对朕忠心耿耿，在川蜀人臣心中，也颇具影响。但你，你为何要与丞相不和呀？”

李严：“臣不敢”

刘备：“正方啊，丞相之才，十倍于朕，你绝非他的对手，朕如不在了，你们这些蜀中旧臣，必须要同丞相齐心协力，共赴时艰，如此，不但川蜀能够繁荣昌盛，你，也能名垂青史啊”

李严：“臣谨遵圣命”

刘备：“李严听旨，朕拜你为太子太傅，加封益侯，盼你多多教诲太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唯贤唯德，方可自保。朕还盼你，凝聚蜀臣人心，共同辅助孔明，同襄大业”

李严：“陛下，事事都为在下想到了，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陛下的隆恩哪，臣誓死与丞相同心同德，亲如父兄，辅佐太子，以竟王业”

刘备：“爱卿这话，朕不胜欣慰，拜托了”

再招诸葛亮前来，刘备道：“孔明啊，坐我身边来。孔明啊，你也长出白发来了。想当年，朕三顾茅庐之时，先生风华正茂，不足二十七岁。想不到转眼间，你已满鬓沧桑了。”

孔明：“陛下识拔臣于南阳山野，是臣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刘备：“荣幸的是我刘备，我若无先生，早成草中枯骨了。幸得先生相助，才有了如今的大业。可惜啊，我继承了帝位之后，太过自信了。不纳先生忠言，致使彝陵大败。此败使川蜀元气大损，多年积攒的兵马钱粮也毁于一旦。孔明啊，我真是痛穿心肺啊。”

孔明：“陛下，不要说这些了。”

刘备：“孔明，当年隆中一席谈，你还记得吗？”

孔明：“臣记得。”

刘备：“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再者孙氏兄弟据江东，以历三世，国险而民富，兵精而将勇。将军只可联之为盟，不可图伐江东。公若能跨荆、益两州，得川蜀之国，对外结好孙权，

对内修政以德，待天下有变，率两川兵马以出秦川，天下百姓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

孔明：“都二十几年过去了，陛下啊，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刘备：“先生隆中之策，千古不易，声声在耳，我每每想起，都如饮甘露啦！。阿斗，扶我起来。孔明啊，你看此子如何？”

孔明：“圣君之后，龙凤之嗣也。”

刘备：“此子虽贤，却过于孱弱。孔明啊，我命在旦夕。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孔明：“陛下，你万万不可。”

刘备：“听着，卿之才，胜过曹丕孙权十倍百倍。有卿在，定当安邦定国，终成大业。至于孺子阿斗，你愿意辅佐他就辅佐他，如是你觉得他不成大器，你可取而代之，自领川蜀，承继帝位。”

孔明：“陛下，臣此生此世，唯有忠于陛下和太子，哪怕肝脑涂地，天崩地裂，臣没有任何非份之想。”

刘备：“孔明，你不要忧虑，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孔明：“陛下天恩臣知道，臣宁肯粉身碎骨，也要保有忠贞，此外唯独死耳。”

刘备：“阿斗”

刘禅：“父皇”

刘备：“给先生叩头，即日起，孔明先生便是你的亚父，要视先生如父如君。”

孔明：“陛下，臣何地自容啊。”

刘备：“先生，你难道要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托付吗？”

刘禅：“相父”

刘备：“好，经此一拜，朕死也安心了。”

此时，恰逢马谡进来请示事情。马谡走后，刘备对诸葛亮说：“孔明啊，你觉得马谡才识如何？”

孔明：“当世英才，不亚于江东陆逊。”

刘备：“幼常是读过不少兵书，可朕总觉得他言过其实，只怕不可大用。”

孔明：“臣谨记了。”

刘备：“孔明啊，去招爱卿们进宫。”

诸葛亮出去后，刘备对儿子刘禅说：“儿啊，你可知道，父亲为何要你视丞相如君如父吗？”

刘禅：“不知道，”

刘备：“记住，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平安无恙。”

刘禅：“孩儿知道了。”

刘备：“高祖本纪能熟诵了吗？”

刘备：“还是不能熟诵”

刘禅：“孩儿实在是太笨了。”

八十三集：刘备伐吴大败，蜀国空虚，曹魏乘机策划五路伐蜀。诸葛亮对少帝刘禅道：“还有一路。彝陵之败之后，孙权之所以再度与我修好，是由于当时曹魏大军正在进犯荆襄。现在则不然，如果曹丕许东吴以重利，比如约他共分川蜀之地，那孙权还能守得住盟约吗？魏主曹丕其才智不及曹操，但狡黠不亚于乃父。三足鼎立，相互牵制。如果曹丕不能先稳住东吴，岂敢尽意伐蜀。如臣所料不错的话，此时此刻，魏使肯怕已经前往东吴了。陛下该速遣使入吴，晋见孙权，晓以大义，说明利害”

诸葛亮派马谡为使前往东吴。对川蜀来使求见，张昭对孙权说：“主公，诸葛亮虽然多智，但他也经常故作疑兵，或许此信，就是他的一道疑兵之计，臣建议主公见一下马谡，其真假一试便知”

马谡觐见吴王，张昭对马谡道：“既为使臣，见我王，为何不跪？”

马谡：“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

孙权：“马谡啊，你此行来吴，是想施展三寸之舌，效仿丽笙说齐吧。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说客了。来人啊，将此人扔到油锅榨了”

马谡：“且慢，本使无须尔等玷污，待我自己下鼎锅。人言东吴多贤，没想到竟然悸惧我一儒生”

孙权：“慢，孤何惧一匹夫？”

马谡：“吴王既然不惧马谡，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孙权：“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说客，劝我联蜀拒魏，救蜀出险境”

马谡：“非也，马谡此来，不为救蜀，乃为救吴”

孙权：“救吴？救吴？可笑至极，现在被包围的可是蜀汉，并非东吴”

马谡：“殿下，你既然知道丽笙说齐的典故，为何却不知，扁鹊说蔡桓公之典。在扁鹊眼里，患有重病的王公，却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之所在”

孙权：“你可试言之，言不中我意，自己下鼎锅去吧”

马谡：“谢吴王，你乃当今明主，我家丞相也是当世之俊杰，互为盟友则天下太平，若互为仇敌则唇亡齿寒。同理，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互为唇齿，则进可兼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如果吴王贪信曹魏所许之小利，助贼攻蜀，试问：“蜀一旦灭亡，东吴又能与曹魏抗衡多久？早晚必亡也。反之，蜀如果击退了曹魏的各路军马，我主以后还会与殿下为盟吗？蜀吴必将反目成仇啊。请问殿下，魏蜀吴三方，就好比这只鼎的三足，断其一足，必然天下倾覆。而吴蜀两国，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任何一只，此人必然难以立足。敢问殿下：“你见过有谁，拿着刀剃自己的脚吗？也罢，也罢，既然殿下愿意背盟毁约，向曹丕拱手进献江东八十一县，那么在下也自愿下鼎锅，以全名节”

孙权：“慢”

马谡：“怎么？殿下嫌鼎锅中沸油还不够多吗？”

孙权：“先生好口才，好胆识呀，请到后殿一述”

马谡：“启禀殿下，那么大一鼎沸油，不能白废了”

孙权：“此话何意？”

马谡：“既然蜀使没有入鼎之福，还请殿下掷魏使入鼎，以表明吴王联蜀抗魏之志，并以此正天下视听”

六十五、司马懿在惊涛骇浪中小心翼翼地求存

魏国五路伐蜀被诸葛亮一一化解。安静了一年后，魏帝曹丕要亲征伐吴。大堂议事，曹丕对司马懿说：“仲达，你为何不开言哪？”

司马懿：“臣恳请陛下降罪”

曹丕：“爱卿何罪之有？”

司马懿：“先前五路大军伐蜀，概出于臣，不料想劳师无功，此臣之罪也，虽然陛下没有降罪，臣心何安？”

曹丕：“朕说过，伐蜀无功，祸在孙权，你不必自责”

司马懿：“谢陛下宽容，不过臣还是要请陛下降罪”

曹丕：“还有何罪？”

司马懿：“臣有一言，不说则无罪，说了，陛下定会降罪”

曹丕：“说，说，说，说”

司马懿：“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吴”

曹丕：“为何？”

司马懿：“既然伐蜀无功，此祸在孙权，如果我军伐吴，诸葛亮就不会援吴了吗？臣以为蜀吴联盟如果不出现裂隙，伐蜀伐吴都难有胜算”

曹丕：“那你有何建议？”

司马懿：“**臣建议陛下，效仿先帝，养兵屯田十年，十年之后，魏国将益发强大**，而不用十年，吴蜀将再生裂隙，要么诸葛亮起兵攻取荆州，要么孙权起兵攻取益州，而此时陛下只需乘势起兵，均可一鼓而下”

曹丕：“朕年近四旬，岂能坐等十年。再者，如果吴蜀之间不但不生裂隙，反而联手用兵攻魏，那真不是坐失良机了吗？朕伐吴之志已决，断不更改。司马懿，朕不降罪于你，你就不必赘言了，回家去吧，朕要议兵了。”

司马懿：“臣遵旨”

司马懿回府。司马昭说：“父亲，你为何要劝陛下罢兵，那，那不是自取其辱吗？”

司马懿：“我若不进谏，陛下更要降罪于我”

司马昭：“什么？难道伐吴之役会失败？”

司马懿：“必败无疑”

司马昭：“为何？”

司马懿：“此时此刻，陛下建功心切，犹如当年伐吴的刘备，孙权，陆逊何等人哪？曹真曹休岂是他们的敌手，加之诸葛亮必然会在陛下伐吴之时，遣派一上将，从西川出兵直袭长安，陛下胜负可想而知，我是说也得罪，不说也得罪，既然罪责难辞，倒不如直面请罪，省得人家说我心怀奸诈”

司马昭：“父亲自取今日小罪，以免日后大祸，儿钦佩之至”

司马懿：“此外，你也看到了，陛下仍然弃我不用啊，还是曹氏亲贵们随征”

曹丕伐吴大败而归。在将死之际，曹丕招见司马懿，道出伐吴的心底想法：明白自己来日无多，不想做一个无为皇帝。

司马懿：“陛下是想在有生之年奠定功名大业”

曹丕：“说得对呀，朕要是早点听你的劝阻，或许不会败落，但朕此生也只是个无为之君罢了”

司马懿：“陛下伐吴，为何不让臣去呢？臣做梦都想着，能为陛下沙场建功呀”

曹丕：“朕会用你的，先帝说过，只有你，只有你，才是诸葛亮的对手。仲达，朕想问你一句话：“你掌兵之后，有谁制你？”

司马懿：“臣明白了，此生此世，永不掌兵”

曹丕：“来人，宣旨”

“司马懿，尽忠王室二十五年，勤勉辅政，智勇超群，任劳任怨，坚韧不拔，即加授骠骑大将军一职，与大将军曹真，大司马曹休共同执掌魏国军政，钦此。”

司马懿：“臣谢恩”

曹丕：“仲达，我儿曹睿，拜托了，好生辅佐”

司马懿：“臣遵旨，臣遵旨”

曹丕一死，曹氏亲贵对司马懿窃得骠骑大将军一职忌恨不已，便打击排斥司马懿。曹休对少帝曹睿说：“臣觉得攘外必须按内，陛下欲成大业，必须重振朝纲，剔除逆臣才是啊”

曹睿：“谁是逆臣？”

曹真：“陛下，太祖武皇帝曾对臣密言，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赋予兵权，久之必为国之大患”

曹休：“司马懿暗藏大志，性情坚韧，曾随先帝身边韬晦多年，当年先帝每用之，也必制之，不料先帝临终之前一时不察，竟让他窜得骠骑大将军之职，此甚为可忧啊”

曹真：“陛下，请恕臣直言，陛下临朝初政，非曹氏亲贵，不可加以兵权。司马懿久蓄大志，精通兵略，其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也都生有异相，这一司马家族，乃是百年旺族啊，其门生故旧，亲信朋党，遍布朝廷内外。陛下啊，臣昨夜偶得一噩梦，梦见三匹马同槽食草，梦醒便觉豁然心惊，三匹马便是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食槽，食曹啊！”

魏帝曹睿想，司马懿并没什么把柄和过错，又想到司马氏一族在朝野树大根深，便只好将司马懿外放任职，让其远离京师，去做雍凉大都督，镇守边疆，然后徐图削之。司马懿得到这个职衔，求之不得，回到家中，行喜于色地对司马昭说：“鱼入大海，龙出升天哪。我若再呆在京都，早晚会被奸人害死，谁料曹真，曹休两个蠢夫，把我给贬到雍凉去了。他们不知啊，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更何况，雍凉虽属边城，却是魏国咽喉重镇，诸葛亮若敢犯境，天赐我建功之机啊”

六十六、诸葛亮北伐——文臣和武将都与诸葛亮相左

【诸葛亮北伐的雄心大，遇到的阻力也大】

第八十五集：对刘备伐吴大败留下的烂摊子，诸葛亮先是瓦解了曹魏的五路伐蜀，接着剿抚了南蛮孟获。恢复稳定之后，便举兵北伐。在议定北伐的朝会上，太傅李严道：“丞相壮志，令在下敬畏不已。不过曹魏势大，极难图之。我川蜀乃天府之国，山川险要，田广粮丰，即使不图之，也足可立足于天下，丞相何必亲身

赴险呢？

诸葛亮：“正方此言差矣，川蜀之地虽广，却是偏居一隅，如果只图固守，那么十年，二十年尚可，五十年后就难说了。如果川蜀之地真的可永保太平，那么四百年前太祖皇帝刘邦为何还要出川北伐，夺中原，争天下？因为太祖皇帝目光远大，他深明**我不伐人，人必伐我；只求自保断不能自保，唯有进取方能成大业。**”

在进军方略上，汉中太守魏延道：“丞相为何不走第三条道哪？”

参军马谡：“出汉中并无第三条道啊”

魏延：“图上没有，图外却是的啊”

诸葛亮：“文长何意啊？”

魏延：“在这，丞相，你若给我五千精兵，让我率军穿越秦岭，经子午谷直逼长安，十日之内我便可建功”

诸葛亮：“秦岭崎岖难行，一旦被敌军发现，必陷于重围，全军曝尸山谷”

魏延：“不，曹睿万万想不到，我军会穿越秦岭，**越是危险之处越是无防**，我只需精兵五千，便可出其不意，直捣长安城下。**奇兵之功倍胜于众力。如按丞相所说，出祁山直逼长安，则非数月不可到达，而且沿途有敌兵布防，需一城一寨地攻打，旷日持久，何时可得中原啊？**

诸葛亮：“北伐乃兴亡大业，万万不可当险，我大军当循陇右平坦大道依法进兵，步步为营，如此进军，我纵然不能速胜，也万万不会失败。就这么定了，走大道，传命吧”

魏延：“攻打长安这乃是天赐良机，想不到丞相竟然是这般地谨慎”

马谡：“魏延哪，你记住，丞相生来从不弄险，因此才百战百胜”

魏延：“兵法精髓，就在于一个奇字，如不敢冒险，何来奇兵？”

【文臣李严，武将魏延都深知北伐是以弱击强，难以致胜。诸葛亮迎难而上】

参军马谡对诸葛亮道：“据探报，司马懿被排挤出了洛阳，出任雍凉都督”

诸葛亮：“什么？雍凉乃扼守长安的咽喉要道，难道我的进军方略被曹睿识破了？”

马谡：“我看不像，曹睿如果是破了丞相的进军方略，必在雍凉增兵。哨骑说，雍凉守军只有八千，并未增加一兵一卒”

诸葛亮：“司马懿极善用兵，有他在，有如十万大军”

马谡：“那依丞相之见...”

诸葛亮：“杀了他”

马谡：“派刺客？”

诸葛亮：“杀人何须用刺客？有时流言也能杀人，而且是杀人不见血。曹真，曹休不是在猜忌司马懿吗？”

马谡：“是，否则也不会把他贬到边城去”

诸葛亮：“嗯”

在雍凉，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在汉中集兵，出兵犯境。想到雍凉的区区八千兵马岂能抵挡诸葛亮大军，便命儿子司马昭扩军三万。司马懿对儿子司马昭说：“诸葛亮已经出兵了，我料他必出祁山，径取长安。雍凉扼长

安要道，早晚必将大战”

司马昭：“可探报说，诸葛亮是由斜谷道进军，准备攻取眉城。祁山方向并无蜀军”

司马懿：“善战者能将千军万马藏于无形。蜀军出斜谷道，就是诱我朝廷大军呢。到那个时候，他们必出祁山”

司马昭：“可万一诸葛亮不出祁山呢？父亲秘密招募几万兵马，我们该如何向朝廷解释？如果此事一旦泄露，轻则遭曹真弹劾，重则会让天子生气治灭族之罪。不如先给朝廷上道奏折，禀明此事”

司马懿：“朝廷的风气你不是不知。奏章一上，陛下必招众臣商议，等商议下了旨，那诸葛亮早就打过来了。这区区八千兵马岂能抵挡得住”

司马昭：“可父亲擅自扩军，朝廷一旦知道了，就会治父亲擅自扩军之罪，那如何是好？”

司马懿：“我身为雍凉都督，负守城重任。你想想，**扩军与失守，两罪孰大孰小？**”

诸葛亮散布流言：“司马懿在雍凉招募兵勇，有谋反不轨之心”。曹真，曹休得讯后，自然高兴，马上凑报魏帝曹睿。曹睿：“四伯啊，你不是说过，司马懿生性韬晦。如此张扬的告示，会出自他手吗？这是不是诸葛亮使出的离间计？司马懿仅凭雍凉的数千守军，他岂敢谋反自立”

曹休：“陛下疑虑的是。不过，要是司马懿**私自招募兵马**呢？”

曹睿：“他敢！朕没有下旨招募兵马”

曹休：“臣接到密报，说司马懿在雍凉秘密招募兵马，已不下数万了”

曹睿：“这是灭族的事，他胆敢不报！”

曹休：“要害就在这里，他为何不报？陛下，**诸葛亮大军已进入我国境，如果司马懿和他里应外合**”

曹睿：“立刻召集二万虎贲军，我要亲往雍凉，拿他问罪”

司马懿接报魏帝曹睿率二万虎贲军到了雍凉，对儿子说：“生死听由天定吧”

魏帝来到雍凉，司马懿前来见驾。曹睿：“司马懿，你募兵了吗？”

司马懿：“募了”

曹睿：“多少？”

司马懿：“三万”

曹睿：“大胆，朕准你募兵了吗？”

司马懿：“禀陛下，臣蒙天恩出镇雍凉。可是来了一看，雍凉兵少将寡，诸葛亮如兵出祁山，臣断难抵挡。臣就想了，**与其负战败失守之罪，莫不如募兵抵抗**”

曹睿：“为何不报奏与朕？”

司马懿：“臣有难言之隐哪。臣想啊，奏报上去，八成是不准，即使准了，没有三个月批不下来。军情万急，刻不容缓。臣领兵在外，只好先斩后奏了。臣恳请陛下降罪”

曹休：“狡辩。司马懿，你说募兵是为了御敌，而诸葛亮却是从斜谷道进犯。你这里并无战事，谈何迎敌？”

司马懿：“禀大司马，**斜谷道是诸葛亮佯动，蜀军早晚必出祁山，直指长安**”

曹休：“如果诸葛亮不出祁山，当治你何罪？”

司马懿：“砍臣头颅！”

曹休：“洛阳城里，流言四起，说你打算据雍凉之险，自立为王”

司马懿：“陛下，这是诸葛亮的反间计。**臣受先帝的托孤之重，粉身碎骨无以回报，安敢有异心？**请陛下明察，明察！”

曹睿：“司马懿，朕念你与先帝和皇祖有旧，暂免你一死。但要罢夺你全部官职，返回故里。没有朕的旨意，片步不得离开。全部兵马，交予曹休。四伯，朕令你镇守雍凉”

司马懿不请旨，私自招募兵勇，扩充兵马，自然是皇家大忌，不得不治罪。司马懿被削职，回家养老。

在削职回家的路上，司马昭对父亲说：“父亲，你真打算终老于故乡吗？”

司马懿：“有何不可？生于斯，死于斯，太平终老，难得之幸也”

司马昭：“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司马懿：“能活着回去就不错”

六十七、司马懿柳暗花明

八十五集：诸葛亮北伐。年轻的魏帝曹睿，初生牛犊不畏虎，先派夏侯渊之子夏侯尚为平西大都督，率军御敌，结果初战就被赵云生擒。接替司马懿的雍凉大都督曹休也丧师失地。再派大将军曹真为主帅，大司徒王朗为军师，出战诸葛亮。结果大司徒王朗在阵前被诸葛亮活活骂死。曹真使诈，大张旗鼓为王朗发丧，诱使诸葛亮趁机来劫营，以此设伏歼敌。但诸葛亮更胜一筹，识破曹真计谋，将计就计，大败曹真。诸葛亮北伐的初期也是一路凯歌，屡战屡胜。

魏国情势危急，皇帝曹睿招老太傅钟繇前来问计，道：“现在我军兵败如山倒，朝中一片混乱。丞相华欣上表，要朕御驾亲征。钟老太傅，你看如何？”

钟繇：“老臣斗胆问陛下一句，你贵为天子，能有多大把握战胜诸葛亮呢？”

曹睿：“朕不知兵，怕不能”

钟繇：“陛下此话，**足有自知之明，堪称贤主明君啊。但陛下只差一丝知人之明啊**”

曹睿：“老太傅何意？”

钟繇：“臣以为，**为天子者，龙驭中宫，不必知兵，但须知人。尤其须知道用谁征战，用谁护国啊**”

曹睿：“用谁啊？”

钟繇：“老臣愿以全家性命保举一人，陛下若能用此人，那诸葛亮必败也”

曹睿：“何人？”

钟繇：“此人乃大魏三朝元老。诸葛亮不惧曹真、曹休，独怕此人。为此，**他广布流言，使出反间计，置他于死地。之后，诸葛亮他便可长驱直入了**”

曹睿：“你是说司马懿”

钟繇：“正是此人。如今朝中上下，**唯独司马懿，预见诸葛亮会兵出祁山。他在雍凉招兵买马，正是为了抵御诸葛亮啊**”

曹睿：“朕误听谗言，错怪司马懿了。朕悔恨无及啊”

蜀军大帐中，参军马谡：“丞相，我们自出征以来，屡战屡胜，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

魏延：“丞相，中原魏军早已闻风丧胆，丞相何不乘胜进军，分兵两路，攻取长安，洛阳？”

诸葛亮意气风发地答道：“不急，修整几日，补备粮草军械。**之后，子龙率十万大军攻取长安，魏延引军八万攻取洛阳，我自统大军，率众自后跟进。如果顺利，半年左右，中原便可大定啊**”

此时，诸葛亮更是喜上加喜。诸葛亮对马谡道：“李严竟然说服孟达反了。现在孟达愿举新城十二万兵马，一齐归顺于我，并让我定下日期，令他攻取洛阳，并生擒魏帝曹睿来献。孟达还说，时下魏兵都在外，洛阳只有御林军把守，如果起事，他定能在顷刻间攻破城池”。

马谡：“丞相，此事可信吗？”

诸葛亮：“怎么会不可信？当年孟达降魏，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在曹丕死后，他经常遭曹真、曹休的猜忌。孟达恐性命不保，早有反意。如今我北伐大军连战连捷，正是他将功折罪的好机会。现在不立功，更待何时呀”

马谡：“若如此，新城距离洛阳不远。孟达如若起兵，攻其不备。魏庭必然骤不及防”

诸葛亮：“**有孟达相助，取中原将会易如反掌。曹魏必亡，蜀汉当兴啊**。李丰啊，你父亲的功劳可是昭日月，垂青史啊”

司马懿在老家赋闲弹琴，儿子司马师对父亲说：“夏侯尚兵败被擒，曹真又丧师失地，西线大部分要镇都落入诸葛亮之手。你看，朝廷是不是要被迫迁都了？陛下听信谗言，弃贤用奸。曹氏亲贵们更是屡战屡败。再这样下去，大魏支撑不了多久，就要亡国了。父亲，你连一道奏折都不上吗？父亲，你是怎么想的？”

司马懿：“你知道这琴曲吗？”

司马师：“**古曲高山流水。父亲是在期待知音。不过，今天的天子，不是你的知音，反而是你的天敌啊**”

司马懿：“**所谓天敌，往往就是知音。他们之间彼此没有深深的理解，又谈何天敌？林中的枣熟了吗？**”

司马师：“这，该熟了吧”

司马懿：“打些枣来，我要尝个鲜”

司马师：“父亲，你是不是在等待朝廷的诏书？”

恰此时，儿子司马昭进来，报告：“父亲，朝中的钦差大臣进村了，传天子诏书”

司马懿：“来使何人哪？”

司马昭：“朝廷丞相，华欣”

华欣宣旨：“司马懿受谗蒙冤，皆朕之过也。今大敌犯境，朝廷危难。唯卿可承大任，驱水火，护国安民。诏司马懿领骠骑大将军，拜平西大都督，统领中原各部兵马。即日，起军迎敌，钦此”

中原各镇将军领兵前来向司马懿报到。新城太守申仪来见司马懿，道：“仲达，我听说你重被启用，可喜可贺啊。敢问，功成之后，你就不怕再度被贬吗？”

司马懿：“怕呀，我脖子也是肉长的，岂能不怕？”

申仪：“那你为何还要出山？”

司马懿：“贪哪，兄台知道，**我司马懿贪功名，贪大业，整日心痒难熬，梦中都想和诸葛亮斗一高下**”

申仪：“仲达啊，魏国生死存亡尽都掌于你手，此时此刻，你有两个选择”

司马懿：“愿闻其详”

申仪：“一者，你可拥兵自守，坐视天子曹睿被擒，听任魏国灭亡，而你呢，日后可居王位，挥师角逐天下，图成霸业”

司马懿：“且慢，你说什么？天子被擒？”

司马懿：“兄台快说其二”

申仪：“其二便是救天子，护朝廷，战蜀军，尽忠勇，功成之后嘛，再遭到曹真等亲贵的诋毁，陷害”

司马懿：“我选其二”

六十八、司马懿一鸣惊人及其韬光养晦

八十七集：司马懿从新城太守申仪那里得知，孟达在新城暗地谋划叛魏投蜀，与诸葛亮一道行动，杀向京都洛阳，生擒魏帝。司马懿道：“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若非足下报信，曹魏可真是亡国灭种了”。

申仪：“仲达，赶快起兵，前去洛阳救驾啊”

司马懿：“此时赶去，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一个办法，不向朝廷示警，免得惊动孟达。我亲率一支铁骑，星夜进军，直扑新城，擒拿叛贼孟达”

申仪：“仲达啊，你这是要以天子为饵，擒贼建功啊”

司马懿在进军新城的路上，意外地抓到诸葛亮给孟达送信的信使，感叹要是晚来半个时辰，孟德就会得手，天子被擒。然后不动声色，派人通报孟达，说司马懿往洛阳见驾，路过新城，要孟达来见。司马懿来了个擒贼先擒王，立得一功。

平息了孟达叛乱，司马懿来到洛阳，受到魏帝嘉奖，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雍凉前线。在魏军大帐中，司马懿对众将说：“夏侯驸马初败，大司马曹休再败，大将军曹真三败，此三番败战下来，朝廷损失了几十万兵马，丢失城池十七八座。更要紧的是，京城人心动摇，百官畏敌，朝廷已有迁都之意了。不过我，我可以正告各位，魏军之败，到此为止；蜀军之败，由此开始”

部将孙礼：“如果大都督早些挂帅，诸葛亮何以猖狂？我军定能胜他”

老将张郃：“将军此言差也。如果没有曹休等三人的战败，我们就不会有今后的胜利，曹休等人的战败，消耗了诸葛亮大量的兵马，钱粮。特别是时间，他们深入我国境五月有余，兵锋已挫，已成强弩之末。诸葛亮粮草军械的供给，已经供应不足，而他们入我魏境作战，每一粮一箭，都要从汉中运出，这样我们就占尽了天时和地利。这就是我们决定胜利的先机”

司马懿：“呵，呵，呵，**我要是诸葛亮的话，我就出一道奇兵，入子午谷，穿越秦岭，径取长安**”

老将徐晃：“这诸葛亮要这样用兵的话，中原一半就是他的了”

司马懿：“可惜呀，**诸葛亮啊，平生谨慎。所以呀，他只有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不求速胜，只求百战不殆耳**”

郭淮：“大都督，我们该如何用兵？”

司马懿：“陇西以南，蜀军侧翼，又一个地名叫街亭，它扼守汉中咽喉，是蜀军的粮道所在，只要我们能抢占街亭，就遏制住了蜀军的粮道。十日内，蜀军必会撤军。如果诸葛亮还不撤兵，那我军就分布在各险要口坚守不战。一个月之内，陇西的几十万蜀军就会饿死”

徐晃：“先帝若是早用仲达的话，天下早就大定了”

张郃：“大都督，我愿率领二万军马，袭取街亭”

司马懿：“此役非将军不可，请将军率二万兵马前往，我自引大军随后”

诸葛亮大营中，探马来报：“上庸败兵来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孟达叛变的事，现已将其斩首。孟达所有部下全部归降了司马懿”

另一探马来报：“司马懿拜名将张郃为先锋，集各路兵马四十八万，现已挥师西进”

诸葛亮：“**司马懿奸诈多智，极善用兵，他才是我的大敌呀**。诸位判断一下，司马懿进军以后，会攻取哪里呀？街亭，他定会攻取街亭，断我咽喉要道。众将，你们谁能拥军据守街亭啊？”参军马谡请命率军守卫街亭。

司马昭到街亭察探后，回来对司马懿道：“末将奉命前去街亭打探，发现蜀军已经占领了街亭要道”

司马懿：“**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高我一头啊。看来上天不予我建功的机会啊**”

司马昭：“大都督为何自薄自叹？末将认为街亭唾手可得”

司马懿：“司马昭，你从军不久，为何出此大言？”

司马昭：“禀大都督，末将曾逼近敌营仔细看过，街亭五道口当道处，只有一座军营，兵不过五千。而蜀军大营，全扎在街亭东面的石山上。只要我大军围攻，必能夺取”

司马懿：“蜀军居高临下，俯视四面。我军只能仰攻，事倍功半，取它岂能不难？”

司马昭：“末将曾绕山一周，发现那是一座孤山。山虽高，却孤立无援。一旦被围，便无路可逃。更要紧的是，那山离河流很远，取水不易，就算是山上有泉水，也不足大军饮用。大都督请想，一旦断了他们的水源，他们能支撑几日？”

司马懿：“司马昭，带我前去观察”

司马昭：“大都督，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吗？”

司马懿：“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司马昭，这情形你可是仔细探察过？”

司马昭：“儿当时离蜀军后队只有一箭之遥，看得一清二楚”

司马懿当机立断：“传令！**全军立即拔营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街亭蜀军**”

司马懿随即亲自来到街亭，立马登高察探：“蜀军果然屯集在山上，**真乃天赐我建功啊**。统领将军是谁？”

司马昭：“蜀汉参军马谡，传言他跟随诸葛亮多年，深知兵法韬略”

司马懿：“我不信任何人，只看他如何行事。从这个马谡布阵来看，徒有虚名。诸葛亮敢用此人为将，岂有不败！看来诸葛亮半世英名也就毁于此人了。街亭左右还有其它蜀军吗？”

司马昭：“十里开外，是王平的营寨，兵不过五千”

司马懿：“本都督谢你了，司马昭。传命，张郃领军一万，攻打王平营寨。我自统大军围山。**告诉各位将军，只许围而不攻，只要断其水道，摇旗呐喊，扰敌军心即可。三日后，蜀军大乱，便倾力攻山**”

司马懿在街亭大败蜀将马谡，首战告捷。接着在西城遇上诸葛亮的空城计，放走诸葛亮。诸葛亮失街亭咽喉要地，不得不退兵。第一次北伐在接连胜利之后，遭司马懿扼喉之击，只好撤回汉中。魏国收复全部失地，司马懿也被召回魏都洛阳。

魏帝曹睿接见司马懿，道：“爱卿啊，此次大捷，你功高卓著啊。辛苦，太辛苦了，瞧，人都瘦了”

司马懿：“谢陛下”

曹睿：“太祖和先帝都曾说过，群臣中，唯有爱卿最知兵略，此次大捷足见先帝有识人之明啊”

司马懿：“先帝何等圣明，臣如无先帝教诲和陛下恩威，断没有今日之胜”

曹睿：“你看看这个”

司马懿：“陛下天恩，臣万万当不起”

曹睿：“你也看到了，这是朕三日之前写的圣旨，要加封你为大司马，领骠骑大将军。可是，你猜怎么着？”

司马懿：“臣猜不着”

曹睿：“百官纷纷上表，说你曾以十五万大军进击西城，然而城内只有诸葛亮和一千多蜀兵，而你却在琴声中，放走了诸葛亮，为魏国留下后患”

司马懿：“臣误以为城中有伏兵，此乃臣之罪”

曹睿：“还有，有大臣说，你之所以放走诸葛亮，是为了养寇自重，因为没有诸葛亮为患，你司马懿也就不会被大用了”

司马懿：“禀陛下，断无此事”

曹睿：“还有呢，有人上奏弹劾，说孟达起兵之前，申仪曾经劝过你，要你坐视朕被擒，听任曹魏灭亡，然后你则可以自拥重兵，居王位，角逐天下”

司马懿：“万万没有此事，万万没有此事啊，臣，臣，臣恳请陛下明察啊”

曹睿：“爱卿，这些胡言乱语，朕断断不信，宁死也不信哪”

司马懿：“陛下英明，陛下英明，陛下英明”

曹睿：“可是，他们让朕治你西城之罪。你看，这么多弹劾折子堆在这，朕一时也不敢嘉赏你了啊”

司马懿：“臣有罪，请陛下罢免臣所有兵权，罢撤臣所有职爵”

曹睿：“朕为了爱惜你，保护你，只能暂时解除你的兵权，你也好生休息休息，暂且不要掌兵了”

司马懿：“陛下不杀臣，已是天恩浩荡。臣恳请重返宛城故乡，终老于山林之下”

曹睿：“不，哪都别去，就在京都洛阳，朕要赏你一座大的宅子，比你的宛城旧宅大多了”

司马懿：“罪臣遵旨”

在司马懿府上，司马昭道：“父亲，父亲，外面全是虎喷卫士，我们被软禁了”

司马懿：“静姝啊，羹还有吗？给昭儿盛一碗”

司马昭：“我不喝，父亲，没想到陛下竟如此待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诸葛亮兵败汉中，刘禅只是革了他的职，并没有夺他的权，而是继续让他执掌军政。可你呢，打了胜仗回朝，却什么都没有了，还如处牢狱”

司马懿：“这不怪陛下，怪我在西城放走了诸葛亮”

司马昭：“曹真丧师辱国，连吃败仗，照样当大将军。曹休丢了陇西三郡，死伤了十几万将士啊，却毫无处分，还被派到扬州去当大都督去了。你一点点小小的过失，陛下就揪住不放，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司马懿：“住口”

司马昭：“天子昏庸，朝中满是奸逆。你，你如果再这么忍受下去，肯怕会无葬身之地的，父亲”

听到此言，司马懿扇了司马昭一记耳光，道：“逆子！听着，再有一句悖逆之言，我就把你交给陛下处置”

司马昭：“父亲，你还从来没有打过我”

静姝上前安抚司马昭，道：“公子啊”

司马昭一时失去理智，不领情，把静姝推倒在地，说：“走开！”

司马懿：“静姝啊，静姝，伤着没有？伤得重吗？”

静姝：“奴婢没事，老爷心里的伤痛才重呢。公子你不知道吧，老爷已经三日没有出门了，整日干坐着，今日才准奴婢来送一碗羹”

司马懿对司马昭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行年五十有余，什么事没经过，什么苦没吃过，好好过日子吧。你等着，终有一天，朝廷还会找来的”

西线战火平息后，大司马曹休率大军东征伐吴，结果中了陆逊布下的周舫诈降之计，兵败身亡，国家又陷危难。魏帝曹睿只得再次启用司马懿，派老太监迎司马懿进宫。

宫中老太监：“司马大人啊，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大人，你下车。自从武帝爷之后，就没有任何大臣，能乘车直驰玉阶，这份恩宠，只有你司马大人享受着”

司马懿：“老了，这身子骨不行了”

宫中老太监：“哎，大人啊，你呢是老当益壮，来来，慢点，慢点”

司马懿：“公公你看，连这玉阶都快爬不动了”

宫中老太监：“司马大人，你这是偶感风寒，不必担心啊”

司马懿：“臣司马懿，拜见陛下”

曹睿：“老爱卿，请坐，请坐。曹休战败身亡，国中水师损失大半，朕想御驾亲征，率领五十万大军伐吴啊”

司马懿：“陛下真的要伐吴吗？”

曹睿：“朕只是说来听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司马懿：“原来陛下是说给臣听听的，就是说陛下不打算伐吴了”

曹睿：“凡事都得从长计议嘛”

司马懿：“陛下这话说得好，应该从长计议。恕臣直言，东吴陆逊，不是大患。我朝大患，仍然是蜀汉诸葛亮”

曹睿：“爱卿言之有理。据探报，诸葛亮退回汉中，大力整顿军马，积攒钱粮兵器”

司马懿：“你看看，他还是伐魏之心不死，早晚还会来的”

曹睿：“爱卿，蜀吴两国，朕要以谁为首要之敌？应该以何战守之策？盼爱卿赐教”

司马懿：“臣断不敢言教，只能据实而论，臣刚才说了，蜀汉是天敌，朝廷应该让东南固守不战，将重军布往中原，随时准备迎战诸葛亮，中原两千余里，要紧之处便是陈仓，更要有重兵把守”

曹睿：“为何陈仓这么紧要？”

司马懿：“因为它扼中原咽喉，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四百多年前，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从那儿

出兵的”

曹睿：“爱卿，朕想付你二十万兵马，再次请你担任雍凉大都督，兼领陈仓防务”

司马懿：“陛下，臣年老多病，虽愿重赴沙场，怎奈岁月不饶人哪，秋凉之后，臣又患了肺疾，每日咳血不止，方才上玉阶时，要不是公公扶着，早就跌下去了”

曹睿：“既然如此，那就为朕举荐一位吧”

司马懿：“大将军曹真哪”

曹睿：“三叔理政尚可，至于掌兵征战嘛，朕也不避丑了，他是败将一个，绝非诸葛亮的敌手，爱卿，再为朕举荐一位吧”

司马懿：“大将军长子，后将军曹爽啊”

曹睿：“嫩了，嫩了，乳臭味干”

司马懿：“不怕，不怕，历练历练，就和他爹曹真一样老辣了，俗讲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曹睿：“仲达啊，你掌兵多年，莫非你心目中，就别无能征善战之将吗？”

司马懿：“陛下言过了，臣有生之年，掌军不过两年。前后赋闲加在一起，倒有二十多年。”

曹睿：“可是你人闲心不闲呀，更何况，你有辨才之明。你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你出战的时候，你麾下的战将为你拼死效力，你百战百胜啊”

司马懿：“陛下又言过了，将士们不是为臣拼死相战，而是为陛下拼死而战，再者，臣也不是百战百胜，西城那一战，臣就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现在想起来，我都汗颜啊”

曹睿：“区区小事，爱卿为何不这么想，天下有谁能够把诸葛亮打得如此落花流水，逼得他携千余老弱逃往西城”

司马懿：“陛下英明”

曹睿：“爱卿，此事与你的累累功勋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啊”

司马懿：“真的是九牛一毛？”

曹睿：“九牛一毛，朕永不计较此事”

司马懿：“臣谢皇恩，陛下不计较，臣也留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计较，臣还是汗颜啊”

曹睿：“仲达啊，大兵当前，你为何不为朝廷举荐贤良？”

司马懿：“上将军赫昭，可担此大任”

曹睿：“赫昭？”

司马懿：“此人自幼便身赴沙场，身经百战，颇知兵法，遇事不慌，更有一桩好处”

曹睿：“什么好处？”

司马懿：“他和亲贵曹真相反，从不口出大言，更不好大喜功”

曹睿：“好，朕命赫昭为征西大将军，领兵执掌陈仓防务”

司马懿：“陛下圣断”

司马懿赋闲钓鱼，司马昭来到跟前。司马懿道：“有话就说，说完就走，别惊着鱼”

司马昭：“朝中传言，说陛下给你二十万精兵，请你出征雍凉，可你却称病推辞了”

司马懿：“不错”

司马昭：“你不想出山了？”

司马懿：“时机未到，坐镇雍凉的事，里面暗藏玄机”

司马昭：“暗藏什么玄机？”

司马懿：“陛下让我做雍凉的大都督，同时让曹真总领天下的兵马，做大将军，也就是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司马昭：“陛下让父亲对付诸葛亮，又让曹真对付父亲，如果胜了，功劳全是曹真的。如果败了，罪过都是父亲的”

司马懿：“明白就好，何必说出来”

88集：两年后，诸葛亮重整旗鼓，再度北伐。诸葛亮对蜀汉皇帝刘禅进谏道：“魏国大都督曹休在石亭被东吴大败，损失惨重，朝野不宁，三军惊骇。此时正是北伐良机啊”

刘禅：“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国失一柱，军失一帅，朕伤心之余，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

诸葛亮：“陛下不必担心，臣夜观天象，帝气南移，北斗晦暗，正合我军伐魏”

刘禅：“相父，我有一言，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啊”

诸葛亮：“陛下请讲”

刘禅：“你说，我们开国以来，魏军从来不敢犯我，倒是相父频频攻伐人家，如果相父不举兵的话，蜀、魏、吴相安无事，这天下岂不太平吗？”

诸葛亮：“恕臣冒昧，陛下今年多大了？陛下十七岁，是蜀魏吴三国中最年轻的君王，今后的岁月还长着哪。可知道臣多大了？五十有二。臣如果想偷安，完全可以不伐魏，每日上朝下朝，过平安的日子。凭蜀中各处险要，二十年可保无虞。可二十年之后呢？曹魏必会兴兵伐蜀。到那时，臣早已亡故，可陛下才三十七呀。凡偏居一隅者，都不能久持。要么进取，要么坐亡。臣之所以一再举兵伐魏，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攻取中原，谋定天下。只有到了那时候，陛下才能安享千秋大业呀”

刘禅：“朕明白了。不过相父，你在表上说，至于北伐成败利钝，非臣之所以能逆睹也。你这话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吗？”

诸葛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伐之”

对诸葛亮再度来犯，司马懿装病推托，魏帝曹睿只得派大将军曹真出征御敌。曹真道：“诸葛亮疯了，诸葛亮疯了，前次抄了他的后路，街亭大败”

曹睿：“街亭大败与你有什么关系？那是人家司马懿的功劳。你只会劝朕用曹氏亲贵提防司马氏，我看照这样下去，司马氏是提防住了，可是江山快要丢给诸葛亮了。三叔啊，我知道，你是嫌雍凉苦寒，不愿前往上任，朕成全你，罢免你全部职权，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

曹真：“陛下，万万不可啊万万不可。陛下，臣这就往雍凉继任，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我也要大败蜀军，为陛下建功”

六十九、司马懿再次临危受命——再次扭转危局

第 89 集：诸葛亮再度进兵北伐，不料在陈仓受到魏将郝昭顽强抗击，受挫不前，一筹莫展。后一听是曹真，而不是司马懿带兵来解陈仓之围，诸葛亮转忧为喜，顿感天赐良机。诸葛亮以退为进，撤兵回师，诱敌追击。曹真命郝昭出陈仓之兵追击蜀军。郝昭虽知陈仓防守重要，但是上命不可违，只得从命。结果去追击的魏军遭伏击，大败，损失十几万兵马，丢失咽喉之地陈仓。曹真沮丧至极，对儿子曹爽道：“完了，全完了。陈仓一失，雍凉危殆。雍凉若失，我大魏就完了。陛下他岂能饶我！儿啊，为父的是开国以来第一个被斩的大都督”

部将郭淮劝曹真别慌，献上一计策，叫曹真打悲情牌，以此躲过被斩一劫。于是，曹真叫儿子曹爽拖着一条血淋淋的断臂去洛阳见驾魏帝曹睿。曹睿：“你那总打败仗的爹怎么不来受死？曹氏祖宗的面面都被他丢了，江山就要葬于他手，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他为何还不自尽？”

曹爽：“陛下，父亲败后，五脏俱焚，几次要自尽，是众将死死拦着，才没死成。众将说，大都督啊，你就算要死，也不该死在军前。你应该打败诸葛亮后，回到洛阳城外，自尽以谢天下。父亲觉得众将说得对，因此才坚守军中，待来日再自尽谢罪”

曹睿：“悲壮啊。他为什么不来，只差你来？”

曹爽：“父亲本想来的。可是继任大都督未到，蜀军又不断北犯。父亲泣血上奏，请陛下摆撤他，派司马懿继任，担任大都督。父亲愿意在司马懿麾下，做军前一卒”，说完就倒地。

旁边服侍：“陛下，曹将军左臂是断的”

曹睿：“曹爽啊，念你英勇作战，朕不会降罪于你。你回去告诉曹真，就说朕已经为他准备好天牢，叫他立刻回京”

曹爽：“只怕父亲已无福享受天牢了”

曹睿：“为何？”

曹爽：“罪将来时，父亲已得重病，夜夜呕血不止，恐怕此时此刻，父亲已经亡故了”

众官：“陛下，曹真虽然罪在无赦，但请陛下念他浴血奋战，免他一死吧。”“陛下，曹真虽败了，但其子英勇杀敌，功不可没呀”

曹睿：“华欣啊，招司马懿进宫”

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便临危受命，领受大都督之职，来到前线大营。对副都督郭淮说：“我在来此路上，抓获九个逃兵，讯问后得知，营中军心大乱，日日都有逃兵，你是怎么执掌军纪的？”

郭淮：“禀大都督，逃兵太多，在下实在无法一一约束啊”

司马懿：“无法约束，为何不斩？”

郭淮：“斩了逃兵，日后谁肯出战蜀军呢？”

司马懿：“逃兵能战吗？一个逃兵，牵扯一哨兵马。来人哪，拿下郭淮，斩首示众！”

众将：“大都督，军心涣散，责在曹真哪。大都督，郭将军虽然执法不严，但曹真离任之后，一直是他部军迎敌，否则，诸葛亮早就杀来了。是啊，大都督，饶了他吧。大都督，我等愿意以性命作保，如果再有逃兵，与郭将军同罪。请大都督开恩。”

司马懿：“听着，不树军威，不战自溃。即日起，逃一个斩一个，士卒逃跑，斩伍长；伍长逃跑，斩什长；什长逃跑，斩校尉，校尉逃跑，斩将军；将军逃跑，我司马懿自斩头颅向朝廷谢罪。”

众将：“遵命！”

司马懿：“对郭淮重仗四十。好了，现在可以议兵了。众将听令，本都督第一道军令是，把我这个帅案换了，立刻打造一座铜案，立在这里”

众将：“遵命！来人，把这帅案抬出去！”

司马懿：“本都第二道军令是，放假两日，把营中所有酒肉都搬出来，让将士们饱餐两顿，大醉一场”

众将：“哦哦，遵命！遵命！”

司马昭：“大都督，这这这，这将士们都喝醉来了，一旦有警，何以应敌呀？”

司马懿：“无妨，把我的帅旗插遍山岗，蜀军闻风后，就是不丧胆，也得倒退三十里吧”

众将：“哈哈哈哈哈，遵命！”

司马懿：“本都第三道军令是，把前一阵子有功将士的名册报上来，凡是斩杀过两个蜀军的，皆升一级，赏钱五百；杀过四个蜀军的，皆升两级，赏钱一千，以此类推，直至各位将军。”

众将：“遵命！”

司马懿：“没说完呢，凡是没有斩杀过蜀军的，不管他是将，是尉，是士，是卒，立刻斩首！”

众将：“遵命”

司马懿：“大点声”

众将：“遵命！”

诸葛亮在山上察看魏军营盘，说：“营盘还是那些营盘，将士还是那些将士，可一看就明白，大都督换人了”

七十、司马懿遭受大败——再次经受考验

因曹真损失兵马十几万，司马懿用兵捉襟见肘。诸葛亮乘胜紧逼，围城打援，亲自献身武都，诱惑司马懿。司马懿将计就计，派老将张郃率二万精锐直扑诸葛亮大营。但是，诸葛亮想得更深远，料事如神，事先在大营设下重兵埋伏，大败司马懿，斩杀名将张郃。

魏军大帐中，司马懿对众将说道：“我钓了几十年的鱼，自视也是个垂钓高手了，却上了诸葛亮的钓饵，可这世上哪有这样下钩的呀！饵在武都那边，钩却安在了大营这头。”

郭淮：“张郃将军身中三十七箭哪”

司马懿：“哭什么？张郃将军虽然亡了，我军士气却复活了。知道吗？张郃将军带去的两万精兵，没有一人临阵脱逃，这就是我军的胜利。军心如铁，何愁蜀军不败！司马昭，杀了本都督坐骑，剥下马皮来，包裹张将军的尸身，本督要率三军为他送行”

蜀将姜维对诸葛亮说道：“魏军深沟高垒，丝毫没有退军的迹象”

诸葛亮：“司马懿确实不同于曹真，曹真打了败战，上下皆失魂落魄，可司马懿打了败战，却不见一丝乱象”

曹真留在雍凉养病，见司马懿也大败，又想翻身，东山再起。对儿子曹爽道：“司马懿害死了张郃，损失了两万多兵马。司马懿啊，仲达，你不过也是一个败军之将罢了。我要夺回大都督之职。”

于是，派儿子曹爽回京向魏帝曹睿进劝。曹爽向魏帝曹睿道：“司马懿掌军以来，一直消极避战，都三个月

了，他总共只打两仗，第一仗失了武都等城，第二仗，折损精兵两万多，连老将军张郃都因司马懿指挥失误，不幸阵亡。老将军身正三十七箭哪”

曹睿：“曹真有何建议？”

曹爽：“家父身上的伤病基本痊愈，但心中之痛，仍然痛不可当。家父日夜都在为朝廷的安危，担忧哪。家父托儿臣向陛下请命，想要再次出征，一雪陈仓之耻，尽忠报国。”

曹睿：“若再败于诸葛亮呢？”

曹爽：“家父说了，若再败于诸葛亮，就不等朝廷下旨，自斩于军前”

曹睿：“好，听着，命曹真官复原职，再次出任平西大都督，前往陇西掌军”

曹爽：“遵旨，陛下，那司马懿该如何处置？”

曹睿：“你有何建议？”

曹爽：“陛下，司马懿先是惧敌避战，后则损兵折将，朝廷应该明正典刑啊”

曹睿：“你父亲战败的时候，明正典刑了吗？听旨，命司马懿为平西副大都督，协同曹真掌军，二人尽释前嫌，共拒大敌。”

圣旨传到陇西大营，司马懿感叹：“**我费尽心机，稳固了几十万军心，稳固了大魏防务，却无法稳固朝廷对我的信任哪。**”

司马昭：“父亲，如果你给那个曹真当副都督，那，那是大耻大辱啊，父亲。何况，曹真肯定会陷害你”

司马懿：“**我已经给陷害了，还能怎么陷害？**”

司马昭：“你比如说，**诸葛亮只会在战场上跟你相敌，可曹真呢，却会在背后施放暗箭**”

司马懿：“那依你，我该如何做？”

司马昭：“那跟曹真换个位置，既然曹真离开雍凉前来掌军，那父亲就离开军营回雍凉去，我看不出两个月，他又会兵败，又会被陛下撤换”

曹真重掌大都督之职，司马懿去职的消息传到陇西魏军大营中。部将郭淮道：“大都督，你千万不能走啊”

众将：“大都督，你千万不能走啊”

司马懿：“我不是大都督了”

孙礼：“仲达兄，你是军心所在，唯你能抵挡诸葛亮。你如一走了之，军心又散了。不管朝廷怎么对你，在我们心中，只有你是大都督，我们永远听你的军令”

司马懿：“多谢各位将军，多谢。我不走，不走。不走，咱们也得迎接曹真大都督哪”

七十一、司马懿能屈能伸——忍辱伺机东山再起

曹真来到陇西大营，司马懿等出迎，道：“平西副都督司马懿，恭迎大将军大都督”

曹真：“仲达，好久不见，可好吗？”

司马懿：“尚好，尚好”

曹真：“我听说，你宁可赋闲，也不肯做人家的副职，这回怎么愿意屈居副都督啦？”

司马懿：“回大都督话，如不做副都督，有人就会上奏朝廷，那司马懿脑袋就掉了。”

曹真：“哈，哈，哈，那就让它先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吧。如不遵本都军令，再让它掉下来不迟”

司马懿：“在下必遵军令，一切都依从大都督”

曹真：“真的？”

司马懿：“千真万确，大都督日后便知”

魏军大帐中，曹真道：“仲达啊，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这个蜀军它是真退呢，还是假退呢？”

司马懿：“这个嘛....”

曹爽：“父帅，儿认为，诸葛亮真病还是假病这个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蜀军是真退兵，还是诱敌之计？”

司马懿：“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真退军，还是诱敌呢？”

曹爽：“诸葛亮用兵谨慎，他若真退，必然会在陈仓道口设下伏兵，等大军回到蜀境，伏兵才会撤去，我军不须追杀，只需往陈仓道口，点验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便知其详”

司马懿：“如何知其详？”

曹爽：“军中造饭，常是十人一灶，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如果没有火灶，或者火灶不多，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

司马懿：“少将军深通兵略，所说极确，极明，老夫敬佩不已”

诸葛亮退军，曹真进军追击，收复失地。魏军大帐中，郭淮对曹真道：“大都督兵威所致，诸葛亮落荒而逃啊”

众将跟着溜须拍马：“大都督用兵如神啊”

夜深人静的灯光下，司马懿父子审视情势，问司马昭：“曹爽归营了吗？”

司马昭：“还没有”

司马懿：“你要记住，曹爽之才，远在其父之上，日后，你要好生在意”

外面：“捷报，捷报，少将军回营了”

司马昭：“父亲，曹爽斩获不少啊，他的马腹下面挂的全是蜀军人头”

司马懿：“如此看来，诸葛亮真的退兵了？”

魏军大帐中，曹真高兴地说：“郭淮，你即刻替本都督写一道奏章，上奏朝廷，我军奋勇杀敌，日行百里，一举摧毁蜀军三十万大军，胜利夺取了陈仓等十多座城池”

郭淮：“在下这就去写”

司马懿：“别急呀，郭淮，还有啊，少将军曹爽亲率铁骑，斩杀蜀军三万有余，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请朝廷加封行赏”

曹真：“哈，哈，哈，仲达啊，我看这道奏章还是由你来写吧，你写更有说服力”

司马懿：“遵大都督命，在下写就是了”

曹真：“那就多谢了”

从大帐出来，司马昭问道：“父亲，你真要替曹真写表章，向朝廷邀功请赏吗？”

司马懿：“为何不？我已经答应了”

司马昭：“你这道表章一上去，是自取其辱啊，百官必然大哗”

司马懿：“为何啊？”

司马昭：“父亲兵败，被曹真取而代之，而曹真一上任，立刻转败为胜，这样一来陛下会怎么想？百官又怎么想啊？”

司马懿：“他们一定会想，哎，司马懿这个人，不像是鹰视狼顾之徒啊，他多么虚怀若谷，多么宽宏大量，他和曹真尽释前嫌，现正同心同德，为国赴难哪”

司马昭：“父亲，儿不是说笑，而是说真的”

司马懿：“我也跟你说真的，陛下一定会这样想。特别是，当我的表章到后，紧跟着曹真的败报就到了，陛下更会惊讶，哎，这刚刚司马懿还在为他邀功请赏，这怎么又败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司马昭：“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儿没有看出曹真的败象啊，父亲”

司马懿：“还是那句老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司马昭：“父亲，你，你就别跟儿卖关子了，你快教我吧”

司马懿：“不教，自个儿琢磨吧”

司马昭：“父亲，父亲叫儿打探军情，儿都打探清楚了，陇西各城，凡被蜀军放弃的，都被大火焚毁了，只剩下残垣断壁”

司马懿：“大军退去，自然片瓦不存，这我早料到了，只是这诸葛亮，为什么单单留下了陈仓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司马昭：“陈仓是咽喉要道，兵犯雍凉的必经之地，诸葛亮之所以留下它，是为了以后再取陈仓”

司马懿：“就这些？”

司马昭：“就这些，莫非还有别的？”

司马懿：“你再想想”

司马昭：“儿想不起来”

司马懿：“这么简单的事情，到今日你还看不出个玄机，真是愚夫一个，不可救药。苍天哪，我司马懿胜曹真多矣，可我这痴儿却输曹爽多矣”

司马昭：“父亲，喝杯热茶吧”

司马懿：“不喝”

司马昭：“父亲，其实儿早就参透玄机了”

司马懿：“当真？”

司马昭：“千真万确”

司马懿：“说我听听”

司马昭：“诸葛亮之所以留下陈仓，就是为了给曹真驻军。陈仓地势低洼，大雨数日之后，必会积水盈尺，到那时，我军的战甲就会泡烂，粮草会生霉，辎重也会损坏，等到天一放晴，蜀军再来攻时，我军必大败，而诸葛亮最有可能，弃其它城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专攻陈仓，专擒曹真”

陈仓城中，果然连日秋雨连绵。曹爽对父亲曹真道：“儿以为，应该立即放弃陈仓，率全军退回雍凉”

曹真：“不可，陈仓乃蜀军北犯之咽喉要地，如若放弃，再夺回就不易了。你马上发书朝廷，转运兵器铠甲来，天一放晴，一切都好办了”

曹爽：“但儿担心，等不及兵器铠甲运到，蜀军就会挥师攻杀过来。还有，屯粮也开始霉变了，军士们吃了发霉的饭食，怨声四起，现在我越来越怀疑，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仓，好借上天之力削弱我们，然后...”

曹真：“要是这么说，我还真有些担心哪。不过陛下刚刚颁下恩旨，重重赏赐于我，我怎么能就放掉陈仓呢？再等几日吧，你传令下去，叫各军好生守备，城内外要塞，都要添兵驻防，去吧”

诸葛亮乘雨后魏军粮草军械发霉变坏，猛攻陈仓。曹真大败，穿上蜀军服饰夺路而逃。司马懿来援救，路上遇曹真，道：“哎呀，我还以为是贼兵呢，原来是大都督啊，要不我早就赶来救驾了。大都督无恙否？”

曹真惨败，气绝而亡。司马懿对郭淮道：“郭淮啊，我曾经替你写过一道表章，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章吧”

郭淮：“请大都督示下，这道表章应该如何写呀？”

司马懿：“你上奏朝廷，大都督曹真不听司马懿劝阻，贸然犯进，致使我军兵败，丢弃陈仓等城。大都督曹真抛弃陛下所赐的朝廷服饰，改穿蜀军小卒战服，弃三军而独自逃命，幸得司马懿拼死相救，侥幸生还。眼下三军无主，军心动乱。郭淮，我是否言过了？”

郭淮：“大都督所言，句句都是实情。禀大都督，这道表章，我要请所有的将军联名上奏”

七十二、以其人之道反报其人——诸葛亮内院起火

【北伐艰难，蜀汉内部出现分化，重臣意见分歧，水火不容，诸葛亮更加高处不甚寒】

曹真死后，司马懿重新接掌大都督，也吃了败仗，一筹莫展。恰在此时，蜀中重臣李严的侄子苟安押送粮饷到祁山前线，延误了期限，被诸葛亮打了四十军棍。苟安在回成都的路上被魏军捉住，押来见司马懿：

司马懿：“你是谁，为何受过军杖？”

苟安：“小的蜀军粮官，名叫苟安，因为运粮误了期限，被诸葛亮打烂了屁股”

司马懿：“误了多少日？”

苟安：“十五日”

司马昭：“怪不得那天诸葛亮没有乘胜进军，原来是军粮没了”

苟安拿着司马懿的信来见叔父李严。李严看了苟安带回的司马懿信，说：“司马懿已经上奏魏帝曹睿，诸葛亮接受了司马懿的重金，两人相立密约，相互撤军，以渭水为界，永不互犯。”

李严对苟安：“我会为你在圣上面前请功的，密信的事，万万不可泄露”

苟安：“侄儿明白”

李丰：“父亲，这是不是司马懿设的离间计？几年前，丞相也用过类似的计谋，致使司马懿被朝廷所废”

李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是先帝托孤的重臣，社稷有危，我不能不管啊”

李丰：“父亲，父亲，你一旦参倒了诸葛亮，朝政必然大乱，蜀汉就完了”

李严：“丰儿，你急什么呢？诸葛亮要是真的被罢撤了，不是还有我吗？我就不相信，我比诸葛亮差”

李丰：“父亲，父亲，父亲”，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李严到蜀帝刘禅处，拿着苟安的信前来告发诸葛亮：“这事，竟然把陛下，和蜀中的文武大臣，全部蒙在鼓里，诸葛亮他究竟想干什么？”

刘禅：“爱卿多虑了，丞相在北伐前，朕就劝他不要动兵，既然咱蜀灭不了魏，魏国也灭不了蜀，何不两国修好，相安无事？现在丞相与司马懿修好言和，这不正好也符合朕的本意吗？”

李严：“陛下啊，要害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么大的事，诸葛亮他为何不向陛下请旨？为何要私下里与司马懿签订密约？其密约背后，是否还有其它交易。恕臣直言，蜀汉究竟谁是国君？是陛下你，还是诸葛亮？”

刘禅：“是啊，这么大的事，丞相不应该背着朕啊”

李严：“陛下啊，这么多年来，诸葛亮借着北伐之名，一直掌控着蜀汉全部的精锐，这太可怕了”

刘禅：“你是说，丞相会行篡逆之事吗？”

李严：“不管诸葛亮是否会行篡逆之事，关键是如果诸葛亮行篡逆之事时，陛下能否阻止他，战胜他。如果不能，那么陛下这个君王，就只有虚名了；诸葛亮这个强臣，却是实际上的国君啊。陛下，自古以来，凡是臣强君弱的，其君，没有不死的，其国没有不亡的。陛下，还记得汉献帝吗？他是怎么死的？”

刘禅：“不会的，不会的，那先帝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曾经跟诸葛亮说过，如果我不成器，他可以自立为蜀汉之主。那诸葛亮当时是拒绝了。如果他要夺朕的江山的话，何须等到现在呢？”

李严：“彼一时此一时呀。那时候，朝中有许多忠于先帝的文武大臣，如赵云，孙乾，关兴，张苞等，他们对于先帝的感情，远远甚于诸葛亮。诸葛亮审时度势，当然不敢冒犯。现在不同了，前朝的文武大臣都已经过世了，诸葛亮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

刘禅：“爱卿，那你说，朕该怎么办？”

李严：“陛下立刻下一道密旨，找诸葛亮回京议事。至此，臣执此信与他当面对质”

刘禅：“那，他要是不来又该怎么办呀？”

李严：“那就更说明，诸葛亮心存不轨了”

于是，刘禅假托东吴来犯，招诸葛亮回朝议事。诸葛亮收到刘禅叫他回朝的信，对姜维说：“东吴犯境是假，陛下让我回朝才是真啊。八成是司马懿的鬼，几年前，他吃了我一道反间计，今日以我之道反报于我啊。”

姜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末将请丞相不要回去”

诸葛亮：“不行，我在蜀中地位不同于将帅。我必须回成都见驾，我若不回，便是不忠，便是抗旨，定会遭人猜忌。而司马懿，他所谋的就是让我朝中内乱，逼我退军”

诸葛亮回到成都，探马来给李丰报告，诸葛亮仅只带了五十随行骑卫。于是李丰出城迎接诸葛亮，对诸葛亮说：“丞相可知道，城里暗藏多大危险吗？”

诸葛亮：“知道，谁让我是丞相呢？先帝托孤之重，我岂能姑息自己性命呢？罢了，你引我进城吧。”

诸葛亮来见刘禅，刘禅正与李严在商议。刘禅：“哎呀，我说，这密信的事，朕还是不追究了吧”

李严：“诸葛亮马上就要回朝了，事已至此，陛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什么了”

刘禅：“可是，朕与相父他有父子之情啊，我，我狠不下心来”

李严：“陛下如果狠不下心来，那么先帝的基业就要沦入他人之手了。陛下，你好好地想一想，你与诸葛亮既有君臣之礼，又有父子之情，可他是怎么对待你的呢？他暗通司马懿，密夺先帝江山。昔日，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如今的诸葛亮就是当年的曹操啊”

诸葛亮进来，听到此话，说：“李大人把我说成了曹操，也有道理。曹操是丞相，我也是丞相，但我与曹操虽可并提，却不可并立。诸葛亮忠，曹孟德奸，忠奸不两立”

刘禅：“丞相回来了”

诸葛亮：“臣诸葛亮拜见陛下”

刘禅：“丞相请起”

诸葛亮：“陛下，**北伐大军连战连捷，司马懿兵穷力竭，臣正要长驱北进，直捣长安，不知陛下为何要突然下令，让臣回朝啊？**

刘禅：“这个，我，朕多日不见相父，心里十分想念，想让你回来叙叙旧”

诸葛亮：“陛下可知道，三十万大军出一趟祁山，有多艰险，要耗费多少钱粮，可知道前方将士攻城拔寨，流了多少鲜血，牺牲多少性命啊”

刘禅：“朕，...”

李严：“陛下，事已至此，你不必躲闪。你是天子，何惧下臣”

诸葛亮：“李严所说的，我有何罪？请陛下直言”

刘禅：“相父啊，这儿有封信，请看看吧”

诸葛亮：“是司马懿亲笔写的，**好字，好文章，好计谋啊**。陛下，可相信这信上写的事情吗？”

刘禅：“朕，朕不大信，不过...，

李严：“诸葛亮，陛下当然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才招你回朝议事，问个究竟。但是，此信是真是假，应该由你来禀告皇上。毕竟这信上说，是你与司马懿达成的协议呀”

诸葛亮：“李严，此信从何而来呀？”

李严：“都尉苟安在回成都的路上，从魏使身上搜出来的”

诸葛亮：“那个魏使呢？”

李严：“那人拼命抵抗，被苟安部下杀死了”

诸葛亮：“那么苟安呢？”

刘禅：“对呀，爱卿，你刚才说苟安已经进宫了，那他现在为何不来呀？”

李严：“是啊，臣一早就传他去了，可，可现在怎么还没有到啊？”

诸葛亮：“如我所料不错，苟安已经逃离了成都。姜维，把实情禀报陛下”

姜维：“禀陛下，苟安押送军粮违限十五日，依律当斩，但丞相念他是初犯，又顾及他是尚书令之内侄，所以网开一面，只杖责了八十军棍。之后，苟安便心怀仇恨，在回去的路上又被魏军虏了去，随行的亲兵多被杀死，只有两人逃到了山里，转转数日才回到祁山大营。如今这两人就在宫外。陛下如若不信的话，可招上来作证。所谓苟安杀密使，搜得密信，纯属胡说”

诸葛亮：“陛下，苟安已经归降司马懿。司马懿写了这封信，让苟安来成都行离间之计。这等计谋，陛下为何不察啊？”

刘禅：“朕，朕是听信了李严的谗言。朕，朕是一时糊涂”

李严：“陛下，姜维指苟安说谎。他的亲信密使回朝，难道就是真的了吗？”

姜维：“李严，如今这两个亲兵就在宫外，而苟安何在？”

李严：“不管你怎么说，密信在此，白纸黑字。陛下，你快下旨吧。先罢了诸葛亮，然后再令其详查”

此时，李严的儿子李丰出来道出真相：“陛下，丞相是自亘古以来的罕见忠臣啊。在苟安来给家父送信时，我苦劝家父不要中司马懿的离间之计，无赖家父不听我劝。我只好连夜派人赶往祁山大营，将此事报之丞相，请丞相小心在意。丞相执掌蜀汉三十万大军，他如有异心，完全可以以清君侧之名，率大军返城，半日之内即可弹定成都。但丞相没有这么做，他此行只带回五十余骑呀”。

李严气愤至极，扇了李丰一个耳光，骂道：“你这个家贼！”

此时真相大白，于是刘禅走到诸葛亮跟前，说道：“相父，你的忠心，可昭日月，朕错怪你了”

诸葛亮：“臣并不委屈，只是前方将士们，用血和性命换来的成果，因臣一走，顿时化为乌有，臣为此心痛啊”

刘禅：“这都是李严的罪过。来人啊，将李严拿下，依法重办！”

李严被削职，打入牢中。诸葛亮提了酒肉前来探望，说：“李大人，请”

李严以为诸葛亮会杀了自己，于是说：“这是送行酒吧？”

诸葛亮：“不是送行酒，是交心酒”

李严：“那是何意啊？”

诸葛亮：“白帝城时，你我受先帝托孤重任，先帝把梦想托付给了你和我。但多年来，你我各忙其事，生分了许多，才引发了今日之祸啊”

李严：“总而言之，你赢了，我输了，我唯有一死啊”

诸葛亮：“正方，你到底对我有何仇恨啊？”

李严：“我对你其实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我反对你，用举国之力北伐。我在蜀中多年，深知国力有限。可你却不停地举国伐魏，弄得是兵疲民乏，内外不宁。长此以往的话，蜀汉要被你榨干了血啊”

诸葛亮：“我知道北伐以来，蜀汉子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日夜不安。蜀所恃者，一者天险，二者汉室正统，因此才偏安至今。但从古至今，偏安者断不能久安。先帝明白此理，才立下汉贼不两立的誓言。

我受先帝之托，舍生冒死举兵北伐，你为何就不明白此理呢？正方啊，蜀不伐魏，魏必伐蜀。如果上天相佑，我定能收复雍凉，平定中原；反之，要是我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蜀中早晚必亡啊”【**这辈人，雄心大志，征战一生，你死我活已经深入骨髓中，已成固式，毛泽东一代也是如此**】

李严：“不！我宁死也不同意！”

朝堂之上，刘禅面对满朝大臣：“丞相正在祁山乘胜追击魏军，朕得到了李严密报，称有东吴来犯。因此，朕不得不下令丞相率师回援。事后方知，所谓东吴来犯纯属子虚乌有。事情的起因皆因李严征粮不力，无法将后续的军粮及时运送到祁山大营。不得已，李严只得谎报军情。朕本该依律重办，但念及李严有多年的功劳，加之相父为之说情，故将李严贬为庶人，永不复用”【**这天大的一桩朝中丑闻就此掩饰过去，只字未提内部矛盾与重臣不和**】

众臣：“陛下圣断！”刘禅对诸葛亮道：“相父，李严之职，应着何人接替？”

诸葛亮：“陛下，臣愿意以性命担保，举荐李丰担任尚书令。”【**此事，反显了诸葛亮以国为重的情怀**】

诸葛亮再次出征前，对李严的儿子李丰说：“你父亲离开成都了吗？”

李丰：“已经返回故里了，丞相啊，说也奇怪，家父以前总是心事重重的，可自打成了庶民之后，他反而一身快活了，走的时候，开心得很”

诸葛亮：“说实话，我羡慕他呀。我也想重归南阳，安老于山中林下呀。无奈，不说了。”

【**诸葛亮高处不甚寒，无奈，下不了台，身不由己。只能一往无前，继续走下去**】

诸葛亮回成都期间，在祁山前线，司马懿施行了郑文诈降之计，魏延不顾诸葛亮走前交代，擅自作主，率五万精锐铁骑奔袭司马懿大营，结果在路上遭到伏击。司马昭：“魏延那几万铁骑，都是蜀军精锐，消灭他们之后，就象长矛断了矛尖，诸葛亮马上完蛋”

司马懿：“三年前，诸葛亮在剑阁道设伏，诱杀了张郃老将军。今日我在此地斩杀魏延，也好告慰张郃老将军啊。司马昭，你快带兵前往谷口，不要让魏延逃脱了”。

结果，诸葛亮派来了援军，魏延逃脱。此后，司马懿便深沟壁垒，以静制动，不理睬诸葛亮的挑战。诸葛亮无可奈何，只好派参军杨仪给司马懿送去一件女人服，以此羞辱司马懿怯战不中用，激其出来接战。

杨仪来到司马懿大帐中，对司马懿说道：“我家丞相说了，大都督大而勇，智而壮，立身巍如泰山，皮厚赛过城墙，水火不侵，喜怒无形，因此你大都督断不会迁怒来使”。

司马懿：“知我者，诸葛亮也”

司马懿披上诸葛亮送来的妇人服，对杨仪说：“你回去后，替我向孔明致谢，就说**好衣服，好料子，好心意**”。

杨仪：“遵命”

司马懿：“杨仪乃蜀汉大贤，你我相见实属不易。拿酒来，我要与杨大贤喝几杯”

司马懿披了妇人服与杨仪喝酒。司马懿对诸葛亮的羞辱不为所动，杨仪惊讶而显得有点不自在。司马懿道：“**杨仪，你害羞了？我都不害羞，你害什么羞？**”

杨仪：“在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鲜艳的衣裳，照得我眼都花了”

司马懿：“诸葛亮身体如何？精神如何？”

杨仪：“我家丞相身体健康，精神旺盛”

司马懿：“饮食如何？睡眠如何？公务多不多？”

杨仪：“就是睡眠稍差了些，我家丞相公务缠身，日理万机，不得片刻闲暇”

司马懿：“少睡而事多，不能长久。回去告诉孔明，人啊，得先清心寡欲，方能高枕无忧”

七十三、天敌与知音的上方谷生死决战——命由天定

九十三集：司马懿：“诸葛亮诱我出战不成，就开始诱我军粮了。他故意先送我们木牛流马，让我们用以运军粮，然后再劫我们的军粮。”

司马昭：“父亲，几十万担粮落入诸葛亮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啊。赶紧追杀吧”

司马懿：“怎么追？由此往南的山路有几十条，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是知道，追兵少了，能夺回粮食吗？追兵多了，会不会遭受伏击？难道丢了粮食不成，还要搭上几万兵马吗？”

魏军几十万石粮草被劫，震惊朝廷。在司马懿大营，传来朝廷圣旨：“蜀军北犯以来，司马懿等连败，丧城失地，损兵折将。更为痛心者是朕费尽心力，筹措粮饷，而尔等却一次就让诸葛亮劫去三十万担。眼下正值春荒，中原百姓易子相食。卿等扪心自问，你们对待起朕吗？对待起国中受苦受难的百姓们吗？着免去司马懿大将军头衔，暂留大都督印信，以示惩戒。**如一个月内再无胜绩，朕将前后罪并处，以儆效尤**，钦此！”

司马懿听了圣旨，心惊肉跳，手发抖，连圣旨都没接稳，掉在了地上。宫中的宣旨公公：“大都督，你可要接住，这是圣旨啊”

司马懿：“陛下骂得对，朝廷募粮不易，眼下正值春荒，几十万担粮食足可救几十万百姓。我有罪”

部将孙礼：“诸葛亮可恨！偷鸡摸狗之辈，我若是捉拿到他，定要抽筋扒皮”

司马懿：“不要再骂诸葛亮了，偷鸡摸狗也是本事呀。**有诸葛亮在，朝廷才不会免我军权；若无诸葛亮在，陛下早就杀我了。**”

司马懿深感紧迫，亲自到处察探，寻找战机，终于发现蜀军将粮草囤积在上方谷，而且探到有魏延和王平率五万精兵把守。

魏军大帐中，司马懿：“诸葛亮派大将魏延和王平率重兵把守上方谷，其祁山大营不就空虚了吗？即派郭淮和孙礼两大将率精兵十万去攻打诸葛亮的祁山大营。蜀军必会来援救，那自然只能是魏延和王平会率军前去救援大营，这样上方谷不就空虚了吗？我亲自率军前往上方谷。诸葛亮用偷鸡摸狗之计劫走了我几十万担军粮，我要夺回来！”

蜀军中军大帐中，诸葛亮对杨仪道：“司马懿知道我有精兵把守上方谷，祁山大营空虚，故而来袭我大营，但是如果他想真的来擒我，就该不动声色，而如今大张旗鼓地来攻，恰恰说明他是虚张声势。”

杨仪：“上方谷，司马懿想要夺取的目标是上方谷。”

诸葛亮：“不错，正是上方谷。如我所料不错，此时此刻，司马懿必率大军亲去上方谷了。”

诸葛亮：“只要魏延，王平来援祁山大营；他就会攻取上方谷，焚我粮草，断我命脉。”

魏军中军帐中，司马懿道：“魏延来援祁山大营吗？”

探报：“没有。”

司马懿：“传令郭淮，让他增兵猛攻祁山大营，把所有精锐全部用上。”

探报：“报，上方谷的蜀军起兵了，他们直奔祁山大营而去。”

司马懿：“魏延去了没有？留下多少守兵？”

探马来报：“魏延亲自领兵去的，王平留守，守军仍有数千。”

司马懿：“再探。”

蜀军中军帐中，杨仪：“丞相，魏军攻势猛烈，我们的东寨两次被攻破，好不容易才夺了回来，但是南寨的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伤兵和马夫都提着刀上了，仍然不敌，看来南寨也快守不住了。”

诸葛亮：“知道了。”

杨仪：“丞相，我从来没有见过魏军这么猛的攻势啊，司马懿一定是亲自来督战了，否则魏军是不会这么拼命啊。”

诸葛亮：“司马懿没有来，他在上方谷。”

杨仪：“我从台楼上看，上方谷太平无事。”

诸葛亮：“司马懿定在上方谷；不必多说了，去指挥退敌吧。”

司马懿确知魏延去援祁山大营后，洋洋得意地说：“诸葛亮啊，昔日街亭，今日又重现了；司马昭，传令各部，随我去上方谷。”

祁山蜀军中军帐中，杨仪道：“丞相，南寨破了，东寨北寨都在苦战，或许天亮之前整个大营都会失陷。”

诸葛亮：“那只是或许。”

杨仪：“丞相，你赶快迁出大营，转往陈仓吧。”

诸葛亮：“不成，我一走，大营就真的要崩溃了。”

杨仪：“可是现在情形危急，你不走不成呀。”

诸葛亮：“我不走，令众军死战，誓与大营共存亡。”

杨仪：“好”

在上方谷，探马向魏延来报：“上将军，祁山东寨，西寨已均被敌军攻破。”

魏延：“中军大寨如何？”

探报：“四面被围，正在激战。”

魏延：“再探。”

探报：“遵命。”

探报再来给魏延报告：“上将军，如果再不救援的话，魏军定会攻破中军大寨，到时丞相性命难保啊。”

魏延：“**妄自猜测；丞相何许人也，神人也；**我们再等一等；等到中军大寨被攻破之时，我们杀将进去。”

探报又报：“报，上将军，不好了，祁山大营已经被敌军攻破了。”

魏延：“你看清楚了吗？”

探报：“看得清清楚楚，敌军已经攻入祁山大营。”

魏延：“众将听令！杀将进去。”

祁山蜀军中军帐中，杨仪：“丞相，魏延所带的铁骑已经杀到，魏军开始溃败了。”

诸葛亮：“你迅速去廖化军营传令，让他率本部兵马前往上方谷，与王平合军，待司马懿进入上方谷，即封杀谷口。”

杨仪：“丞相，可是廖化所部不足一万，战斗力也弱，为什么不让魏延回救上方谷呢？”

诸葛亮：“廖化所部离上方谷更近；令魏延回攻司马懿大营！”

诸葛亮：“杨仪呀，军中卫士还有多少？”

杨仪：“二三百人。”

诸葛亮：“令他们护送我去上方谷山顶。”

杨仪：“丞相，上方谷山顶山高路远，大战刚刚结束，你身子又有病，还是不能轻动吧。”

诸葛亮：“一个时辰前，你还劝我去陈仓呢，怎么现在我连上方谷都去不了呢？”

杨仪：“刚刚探报，攻打大营的魏军都往上方谷退去了，万一他们半道上攻杀丞相，这几百卫士，怎么保护得住你呢？”

诸葛亮：“**我和司马懿缠斗多年，今天总算有个了断，岂能不去送送他呢，走吧。**”

司马懿率大军冲到上方谷，司马昭：“大都督，谷口的蜀军营寨已经被我攻破，王平引数千残兵，正朝山中败逃。”

司马懿：“上方谷谷口如何？”

司马昭：“哨骑已经探过了，谷口的守兵已经纷纷弃寨而逃，谷口现在只是一座空营，大都督，事不宜迟，赶快进谷口夺粮吧”

司马懿：“先派人扼守谷口，再派人打探祁山大营消息。”

司马昭：“遵命。”

诸葛亮和杨仪来到上方谷山顶，俯视谷口。杨仪道：“魏军已经来了，不少啊。”

杨仪：“魏军早已拿下谷口，但他们就是不肯进入上方谷。”

诸葛亮：“司马懿在犹豫，他是头老狐狸，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

杨仪：“那我们怎么办？”

诸葛亮：“没办法，该做的我都做了，静等天意吧。”

魏军进到上方谷里，司马昭：“父亲，这里是山中腹地，我们要么进谷，要么退兵，不可久留。”

司马懿：“急什么？我看过了，谷口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耐心点吧，等祁山大营消息到了，我再定进退。”

探报：“报，魏延引大军到祁山大营，正与郭淮将军交战，两军交战胶着不下。”

司马懿：“祁山大营距此八十多里，蜀军就是插上翅膀，两个时辰内，也到不了上方谷。听令，全军杀入谷中，夺取蜀军粮食，焚毁蜀军营寨，随我冲！”

在山顶，杨仪道：“魏军进谷了，司马懿上钩了。”

诸葛亮：“是，是啊，是进入上方谷了，司马懿，你总算走进坟墓了。”

在谷底，司马昭：“大都督，蜀军残部已经全部肃清，粮仓也丝毫无损。”

司马懿：“仓中有粮吗？”

司马昭：“请大都督验粮。”

司马懿：“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费尽心思夺我军粮，现在又让我夺回来了，我就不信，没了军粮，如何退军？”

司马昭：“父亲，传令装车吧。”

司马懿抽剑取粮来闻，叫道：“不好，粮中有火油。”

士兵：“仓底下埋的是火炭。”

司马懿：“不好，快撤！”

司马懿：“不要乱，往谷口方向撤，谷口还在我们手中。”

蜀军在山上万箭齐发，谷底顿时一片火海。诸葛亮见了，欣慰不已：“好火啊，比彝陵之火还好啊！”

杨仪：“丞相，你看，我看见司马懿正在火海中奔逃”

诸葛亮：“王平封住了谷口，司马懿只能葬身火海，天也救不了他。主公，雍凉可以平定了，中原可以平定了，大汉可以中兴了。”

司马懿：“往谷口方向冲，昭儿，一定要冲出谷。”

司马懿望见蜀军已把谷口卡死，往谷口冲只是送死而已，便下命令道：“让将士们不要冲了。”

司马昭：“父亲，儿带来的全是敢死队员，待会火势减弱，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司马懿：“你我都明白，不可能冲出去，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做什么吗？他这个人呀，最喜欢摆弄算筹，他是天底下最精于运算的人呀，上方谷存多少火油，藏多少硝磺，用多长时间才能把上方谷焚为灰烬，此人早已算得清清楚楚了。去吧，去叫战士们不要再战了，让他们退下来，准许他们投降。”

司马昭：“不，父亲，不能投降。”

司马懿：“去！。”

司马昭：“不！不能投降，不能投降呀，父亲。”

司马懿：“将士们，将士们都尽了自己的力了，今日落到这步田地，都是本都督的过错，现在，本都督允许你们放下兵器，走出谷口，向蜀军投降。”

士兵：“大都督，那你呢？”

司马懿：“我是大都督，我必须殉职。”

手下将士：“不！大都督。不，不投降，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

“末将也不投降，大都督，我们宁死不降，宁死不降，宁死不降。”

司马懿：“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士兵，本都督谢谢你们了。”

司马昭无所畏惧，带着将士高声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杨仪：“丞相，魏军不再突围了，他们在唱歌。”

诸葛亮：“这是荆轲在刺秦王前，在易水之畔所唱之歌。**司马懿以此歌明志，与我蜀汉势不两立，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司马懿不愧是个英雄。**”

司马懿绝望之际，闭眼念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先帝呀，臣司马懿这就来与你相会了。”正要拔剑自刎。

突然听到有人喊：“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司马昭：“弟兄们，下雨了....”

杨仪：“丞相，不好了，下雨了。”

司马昭：“弟兄们，**上天助我，蜀军必亡，弟兄们，随我杀呀。**”

杨仪：“大雨把火全都浇灭了，丞相。”

诸葛亮仰天长叹：“祁山整整九个月不曾下雨，今日为何暴雨倾盆呐！”

杨仪：“**丞相，天有不测风云，你不要难过。**”

诸葛亮悲恼交加：“**天不助我，助尔曹。我北伐十年，六出祁山，今日好不容易把司马懿逼入绝境哪，可这场大雨救了他，害了我啊！**”，然后吐血倒地，不省人事。

司马懿在上方谷逢上天下雨相救，绝处逢生，败回大营，躺着道：“昭儿啊，我原本不信星象，自从上方谷那场救命雨之后，我对上苍感激不尽，笃信不移。你看西南夜空，主星明亮，克星幽暗。按照易理，当有一员大将亡命了。”

司马昭：“大概是应在诸葛亮身上吧。哨骑探报说，他可是带病出征的。”

司马懿：“**但愿如此吧。这种人千年难遇啊，活着可恨，死了可惜啊。**”

诸葛亮在上方谷功败垂成，北伐大业壮志未酬，病重不起，临终前对姜维嘱托：“我大业未竟，旦夕将死。这是我所著兵法二十四篇。唯独只有你能继我大任。记住：“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要么亡魏，要么被魏所亡。此外没有第三条路。当年，先帝请我出卧龙岗时，水镜先生曾感叹道：“孔明虽得其主，却不得其时啊，惜哉，惜哉！”如今，水镜一语竟成验呀。”

诸葛亮临终遗言：“伏闻生死有言，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臣家中子弟，衣食可依此为生。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臣死后，断不可让子弟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诸葛亮的北伐有惊人的相似。都是倾力而为，华丽堂皇，但下不了台。北伐没成功，诸葛亮无颜回成都见蜀中父老，客死军中。不过诸葛亮作了一个聪明成功的后事安排，使其流芳百世。毛泽东也仿效诸葛亮，但是后事安排以失败告终】

七十四、诸葛亮心系身后事

【诸葛亮杀魏延，从个人角度看，心狠无情。从国家和历史角度看，完全正确】

诸葛亮病重，自知来日无多，便招魏延觐见，试探魏延：“说实话，我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想问问你，我死后，你觉得谁能执掌三军，担任北伐重任？”

魏延：“这....，在下不敢讲”

诸葛亮：“但说无妨”

魏延：“丞相，你是功盖天地，乾坤独断，军中无人能与丞相相比。不过，丞相实在要问在下的话，在下觉得，三军兵符绝不能交与蜀人”

诸葛亮：“为何？”

魏延：“一来，先帝和少帝都不是蜀人，是夺川蜀而立国，如果让蜀人掌了兵权，肯怕对少帝不利；二来，如果让蜀人执掌了大权，那么他们肯定会停止北伐，偏安于川蜀一隅”

诸葛亮：“说得好啊”

魏延：“此外，掌军之将，应该在军中久负厚望，忠勇双全，战功卓著”

诸葛亮：“魏延啊，我心中已有人选了。此人已经跟随我多年，**久怀大志，深明韬略，冲锋陷阵，无往而不利**。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人行不行？”

魏延：“丞相说的是谁？”

诸葛亮：“你，魏延”

魏延：“丞相，魏延何德何能，能担此大任哪？”

诸葛亮：“文长不必过谦。论资历，军中诸将谁人能与你相比；论战功，那更不用说了。执掌三军，舍你其谁啊？蜀汉的重任就交给你了，你可要把这个千钧重的担子给担稳了，不要负了先帝的天灵啊”

魏延：“丞相，魏延一定不辜负先帝的天灵，不辜负丞相重托”

诸葛亮：“好，回营去吧，加强警戒，防魏军来袭，一两日后我会召集众将领，授三军兵符于你”

【诸葛亮的此等伎俩，在历史上不知坑陷了多少人，毛泽东也是玩此等伎俩的高手。后面，曹睿也给司马懿玩了一次此等伎俩，在临死前，说要司马懿和曹爽给年幼的儿子当辅政大臣，但司马懿从一回朝就被解除兵权，以及与冤家曹爽一起辅政等迹象来判断，此举是陷阱，于是以自己何德何能，年近七十老了，再举荐曹氏亲贵曹爽和夏侯霸等招数来推脱。人事安排是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事情，老板当然只会按自己的意愿来做安排，征求别人意见其实都是作秀或者设陷阱。老板到底属意自己与否，不能从一面之言来看，而要从全局来看。如果诸葛亮真的属意魏延，就会在大伙开会时有所铺垫，或者在职位安排上有所表现，比如调魏延进中枢做自己的联络员，担当姜维的角色，就如毛泽东安排毛远新做自己的联络员。魏延是一介武夫，自然不能识破诸葛亮的心计】

魏延走后，诸葛亮对杨仪说：“杨仪，你说得对啊，魏延早就把三军看成是他自己的了”

姜维：“我去把魏延抓回来”

诸葛亮：“魏延执掌的五万兵马，都是我军精锐，一旦变乱，三军必会手足相残，元气大伤啊”

杨仪：“丞相，你意下如何呀？”

诸葛亮：“**只有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才最有把握拿下他**”

五丈原蜀军大营中，诸葛亮死后，文武聚于中军帐，一起商议后事：

姜维：“奉丞相遗命，在他殒天之后，三军依序撤回蜀中，不得延误；兵符，交与参军杨仪执掌。”

魏延：“且慢！姜维啊，是谁让你把这兵符交与杨仪的呀？”

姜维：“上将军是什么意思？！”

魏延：“大家听着，丞相已经不在。从今日起，我就是三军之主。马成听令。”

马成：“末将在。”

魏延：“着你领军三千，将丞相的灵柩扶回蜀中安葬。”

马成：“遵命。”

魏延：“马岱听令。”

马岱：“在”

魏延：“升你为虎威将军，提领中军，镇守大营。”

马岱：“诺”

魏延：“众将听令”

众将：“在。”

魏延：“你们各自留在军中，安归本职。待我下令后，率领你们攻取中原，以竟丞相的北伐大业。”

众将：“遵命”

姜维：“魏延啊，南归可是丞相的遗命啊。没想到，你竟然以北伐未竟之名，公然违抗，夺取兵权，图谋不轨。”

魏延：“非也，兴汉北伐，乃是先帝的遗旨。怎么能因诸葛亮一人之死而中止呢！”

魏延：“姜维，丞相已经不在。”

姜维：“魏延，丞相早就知道你日久将必反。没想到你今天的行为，果真不出他的所料。”

魏延：“那又如何呀？丞相已经不在。丞相在时，我尚惧他三分。现在还有谁敢与我为敌！马岱，将其拿下。”

马岱：“遵上将军令，诛杀叛贼，杀！”

马岱：“遵丞相遗命，斩杀魏延。”

【诸葛亮很老道，不把兵符直接给姜维，而是杨仪。姜维和杨仪都是中枢近臣。如果把兵符给了姜维，就会由杨仪来主持会议，宣布丞相遗愿。如果把兵符给姜维，魏延就不会是上述表现，而是正如诸葛亮说的，三军手足相残。其后杨仪并未掌军，而是姜维掌军，由此可见这是诸葛亮的权宜之计】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如诸葛亮的北伐，毛泽东的后事安排其实就是诸葛亮的翻版，但是江青只善长斗争咬人，不善于拉盟友，并未深领毛之意，导致毛泽东的算盘未能如愿。毛泽东让华国锋执掌帅印就如诸葛亮让杨仪执掌兵符。如果直接让江青执掌帅印，那么就会变乱，三军手足相残。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传人，这点谁都没有疑问。江青一派已经树大根深，这点大家也清楚。华国锋就如杨仪，不是做主公的那种料，只是过渡者，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只要江青和华国锋联盟，就能得手。中央核心中，江派加上华派已占绝对大多数，稳操胜券。但是江青是一个女人，不是武则天和慈禧，有其天生的致命弱点，耍起威风来，想以威严胁迫华派就范臣服，一步到位，登上宝座。结果事与愿违，把华派挤压到对立面，去与周派联盟，狗急跳墙。从后面的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迅速被周派排挤出中央核心，就可见华派不是做主公的料。如果江青也如周派一样，与华派结盟，然后徐图削之，毛泽东遗愿就成了】

七十五、司马昭青出于蓝胜于蓝

上方谷一战，司马懿虽绝处逢生，但也心有余悸，变得优柔寡断。魏军大营中，探报来报：“蜀军从五丈原撤走了，像是死了一员大将”。司马昭认为蜀军是因断粮而撤，建议趁机追击。

司马懿道：“若是诸葛亮的奸计，又当如何？”

司马昭：“你总说奸计，奸计。哪有那么多奸计？诸葛亮也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有什么可惧的？上方谷那一战，我们都已经陷入绝境了。最后还不是龙出升天了吗。请大都督给我三千铁骑，我率军前去，战与不战，我相机而动。”

郭淮：“少将军说得有理啊。即使诸葛亮没有死，蜀军也已经断粮了，非退军不可。如果我们坐视其从容而去，那可是痛失战机啊。”

司马昭：“是啊。”

司马懿：“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也罢了，司马昭听令。”

得知诸葛亮确实死了，司马懿感叹：“**孔明啊，你怎么死了？你死了，我司马懿岂不寂寞吗？你我虽是百年不遇的天敌，可也是千载难逢的知音哪！**”

七十六、司马懿经受最后考验

第九十五集：诸葛亮死后，蜀军退回汉中。魏廷立刻招司马懿回朝，命夏侯霸为大将军，接替司马懿执掌雍凉兵马。司马懿接旨后即刻启程，从雍凉前线回洛阳皇宫见驾：

曹睿：“爱卿啊，你在雍凉为国尽忠，吃了不少苦，瞧，白头发也增添了不少啊”

司马懿：“臣与蜀军交战多年，耗费了朝廷不少粮饷，也未能速胜，臣有负圣恩”

曹睿：“话不能这么说，**粮饷是耗费了些，但是你守住了国门，打败了蜀军，还把诸葛亮生生地拖死了，换作第二个人，谁能有这本事？**”

司马懿：“这全是陛下恩威，臣不敢居功”

曹睿：“爱卿，诸葛亮死后，蜀军还敢再来犯吗？”

司马懿：“臣相信，只要有蜀，有吴，天下断不会太平，迟早还会起战事”

曹睿：“说得是呀。爱卿，你年事已高，朕不忍心再让你掌兵了，朕拜你为太傅，好生休息吧。”

司马懿：“谢陛下”

司马懿回到家里。静姝：“老爷回来了？”

司马懿：“你在做什么？”

静姝：“我在为老爷缝制棉袄，奴婢打算着，立冬以前托人送往军中”

司马懿：“不用了，我永远不用再去军中了，也不离开你了”

静姝：“老爷说的当真？”

司马懿：“千真万确，你做活吧，我就在这坐会儿”

静姝：“我去给老爷泡杯茶去”

司马懿：“不用，你做你的活儿，我就这样看着你。三年多了，一直想坐在你身边，就这样看你，和梦里一样，一点也没变。我可成老朽了”

静姝：“老爷梦见过奴婢？”

司马懿：“军中苦寒，军中一个女人也没有，寒夜就特别长。”

静姝：“我有什么值得老爷挂念的？我只是个奴婢”

司马懿：“在我心中不是”

静姝：“那是什么？”

司马懿：“夫人”

魏帝曹睿病重，想起先父曹丕临终前的交代，于是招曹爽来见。曹爽：“臣曹爽叩见吾皇”

曹睿：“曹爽啊，朕命不久矣”

曹爽：“陛下，陛下，不可如此”

曹睿：“听着，**诸葛亮虽然已经死了，可司马懿还活着，朕总有些放心不下他。**”

曹爽：“陛下既然有此忧虑，那何不将司马家族满门处死，以绝后患。”

曹睿：“**司马懿掌兵多年，门生故吏遍于朝野，朕不可以轻易动他。又加上，他处处谨慎小心，甚至闭门不出，朕有何理由杀他呀？**”

曹爽：“天子杀人，不须要理由。”

曹睿：“朕不能擅杀功臣，激起动乱哪。”

曹爽：“陛下，**只要司马懿不死，朝廷就有大患，陛下千万不要被司马懿蒙骗了。**”

曹睿：“你令臣工上份奏折，以司马懿德高功著为由，请朕授予他摄政大权，朕要看他反应如何？如何他接受了，就说明他大志未泯，朕就令你除了他。”

曹爽：“臣领旨。”

曹爽向魏帝建议除掉司马懿。曹睿犹豫不决，当场决定召见司马懿，作最后试探。司马懿来见：“臣司马懿拜见陛下”

曹睿：“起身吧。你也看到了，朕不行了。仲达呀，百臣上书，请朕仿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将太子交付于你，由你和曹爽执政，辅佐太子。”

司马懿：“陛下**洪福齐天，万万不会弃臣而去。**”

曹睿：“朕的病，已是百药无医。爱卿，你就答应了朕吧。”

司马懿：“臣何德何能啊，敢受此大任？再说，臣也年近七十了，臣建议，由大司马曹爽，大将军夏侯霸共同执掌。**臣只想苟延残喘于府下，为朝廷焚香祈福。**”

曹睿：“曹爽恨你，你为何举荐曹爽啊？”

司马懿：“大司马恨臣，是因为曹真败给了诸葛亮，此事臣也悔恨终生啊，臣对不起曹爽啊，但臣不能以己之私废了朝廷大政啊。”

曹睿：“爱卿啊，你想没有想过，如果曹爽摄政，他可能不会容你。”

司马懿：“臣也想过这事。曹爽非但不会容臣，还会杀了臣，灭臣九族。但臣再一想啊，只有陛下能救救臣了。”

曹睿：“朕自身难保，如何救你呀？”

司马懿：“请，请，请陛下免去臣所有的官职，同时也罢免郭淮，孙礼等五十二位雍凉将军的军权，把臣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降为庶民。如此曹爽就放心了，就会让臣终老而死。”

曹睿：“爱卿啊，你这何必呢？”

司马懿：“陛下，臣说的都是心里话，恳请陛下降恩啊。”

曹睿：“下去吧，待朕旨意。”

【司马懿告诉我们，在顶头上司面前，在险恶时刻，只有一丝不漏，才不致自己前功尽弃。一丝不漏，就是对别人的宽容和大度，对自己的反省；替人家着想，对自己利益的不在意和不在乎】

曹爽从屏风后出来，说：“陛下。”

曹睿：“你都听到了吧。”

曹爽：“臣都听到了。”

曹睿：“现在怎么说？”

曹爽：“臣愿遵奉陛下旨意。”

曹睿：“哎，罢了，罢了，让司马懿终老天年吧。”

曹爽：“遵旨。”

曹睿：“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早在先帝的时候，就有一双眼睛，安插在司马懿的身边，十多年来，这双眼睛一直替朝廷盯着司马懿。等朕离开的时候，朕会把这双眼睛留给你用。”

七十七、司马懿修炼一生终成正果——高平陵政变

曹睿死后，幼帝继位。又过两年，曹爽成了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司马懿来了个诈病赚曹爽。在静姝生小孩时，司马懿暗地把止血药偷换成放血药，让她放血过多而死，然后假装悲伤过度而中风病危。曹爽见司马懿奄奄一息，其府上也都在悄悄地准备后事，于是毫无戒备地带着幼帝和满朝文武去高平陵祭祖。司马懿乘机发动兵变，招儿子和部将觐见。

司马师从外赶来，一进门，见到父亲，说：“父亲，你，你不是病危了吗？”

司马懿：“我都病危十几年了！”

然后带兵进入皇宫，到太后处请旨。太后见到司马懿，惊讶地说道：“司马懿，你不是病危了吗？”

司马懿：“臣病在心里，今日大病初愈。禀太后，曹爽悖逆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欺凌幼主，独霸朝政，其罪当诛。臣受先帝厚恩，不得不率忠义之士，起兵讨贼。现在城中武库和御林军，都已被臣掌控。臣手里面有道表章，尽显曹爽悖主篡政，祸乱纲常之罪。请太后降旨，令臣扫除国贼。”

太后迟疑不决。老太监在一旁提醒：“太后，事已至此，你就应了司马大人吧。”

太后：“司马懿呀，你可以诛杀曹爽，但万万不可伤了陛下啊”

司马懿：“太后圣明，臣接旨。”

于是，司马懿阔步走出皇宫，威严地对将士们高喊：“奉太后旨意，举兵讨贼！”

在高平陵，受司马懿遣使，传旨黄门疾驰而来，到幼帝面前，高声喧道：“陛下，太后谕旨到”

曹爽：“什么谕旨啊？拿过来，我呈给皇上”

传旨黄门：“太后口谕，此旨要当众宣读”

传旨黄门打开圣旨，念道：“先帝托孤于大将军曹爽，令其辅佐少帝。曹爽本应该恪守臣道，尽忠王室，但其权欲熏心，结党专政于内，任用亲私于外，荼毒社稷，祸乱朝纲，使天下只知有大司马，不知有天子，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今特诏太傅司马懿，令其接掌朝政，缉拿曹爽奸党，严肃朝纲，还政于天子。众臣当弃暗投明，随司马懿拨乱反正，有随曹爽抗旨者，严惩不贷。”

曹爽：“司马懿，你，你敢诈病谋我？！”

传旨黄门：“曹爽，司马懿已令部将接管了御林军，现在全洛阳都在他手里。以你这点兵力，若要顽抗，是以卵击石呀”

曹爽：“圣驾在此，尔等须随我护驾，诛杀司马老贼”

传旨黄门：“众位大臣，你们的亲眷，已经让大将军司马昭接到御林军营去了，你们忍心玉石俱焚吗？”

传旨黄门：“陛下，司马懿军多，请陛下顾全大局，无论如何不能抗拒啊；陛下，司马懿只诛曹爽，绝不会罪及陛下；陛下，请大司马曹爽，令他归降吧”

随后司马懿带兵赶来，将曹爽踩于脚下。曹爽：“**没想到曹氏先祖三朝主政，今日竟沦落到如此地步。司马懿，你赢了。你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夺走了我曹氏四代君臣建立的江山。**”

司马懿：“**我挥剑只有一次，可我磨剑磨了十几年啦！这都是你先祖曹操教我的本领！**”

兵变成功后，司马懿和老太监不约而同地到静姝坟前祭拜：

司马懿：“十八年前，是你把静姝送到我府上的吧。”

老太监：“可是把她赠送给你的人，却不是我，是你的旧主，世祖文皇帝曹丕”

司马懿：“那么现在，你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吧”

老太监：“十八年前，世祖文皇帝把她送到你身边，令她倾听你说的每一句话，观察你每做的一件事。我原以为，你识不破她的，可是当你诈病赚曹爽的时候，我才醒悟过来，你原来早就把静姝看破了”

司马懿：“我虽然早就把她看破了，可我仍然爱她”

老太监：“这也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你居然还有爱？”

司马懿：“没有你，我就没有静姝。还有啊，静姝救过我的命，**多亏静姝在我身旁，世祖皇帝和曹氏亲贵们才自以为掌握了我的一举一动，才会对我放心。要不然，我司马懿早死了**”

老太监：“仲达，我问你一句话，望你能实情回答。墓中这个女人，是你杀死的？”

司马懿：“你为何这样想，我爱她”

老太监：“不，不，在这个世上，你所爱的东西，那就是功名大业呀。静姝吗，只是你的可用之物。当她没用时，自然要除掉她”

司马懿：“你果然好眼力，不错，是我买通了稳婆，把放血的药，当成止血的药让她服下。孩子还没生下来，她的血就流干了”

老太监：“你不是说，你爱她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司马懿：“你不是说，**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所爱就是功名大业吗？**